卷九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

完颜撒改　庞迪　温迪罕移室懑　神土懑　移剌成　石抹卞　杨仲武　蒲察世杰本名阿撒　萧怀忠　移剌按答　孛术鲁阿鲁罕　赵兴祥石抹荣敬嗣晖

完颜撒改，上京纳鲁浑河人也，其先居于兀冷窟河。身长多力，善用枪。王师南征，睿宗为右副元帅，置之麾下，佩以金牌，使督军事。天眷元年，授本班祗候郎君详稳。其后从军泰州路，军帅以撒改为万户，领银术可等猛安，戍北边，数有战功。天德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夏国，谕以即位事，因令伺彼之意。既还，称旨，为尚书兵部郎中。改同知会宁尹，迁迭剌部族节度使，改瓯里本群牧使，为曷懒路都总管。海陵伐宋，授卫州防御使，为武震军都总管。世宗即位，遣使召撒改，既至，除昌武军节度使。已而为山东路元帅副都统，改安化军节度使，兼副都统如故。四年，徙镇安武，仍兼副统。领山东、大名、东平三路军八万余渡淮，会大军伐宋。进至楚州，宋遣使奉岁币。还邳州，卒。

庞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倜傥，喜读兵书，习骑射，学推步孤虚之术，无所效用。应募，隶泾原路第三副将，破贼有功，授保义郎。尝从百余骑经行山谷，遇夏人数千，众皆骇惧请避，迪遂跃马犯阵，敌皆披靡，身被重创，神色自若，完军以还。自是知名，擢为正将，权发遣泾原路兵马都监。

齐国建，泾原路经略使张中孚举迪权知怀德军，兼沿边安抚使。夏人合军五万薄怀德城，迪开门待之，夏人不敢入。因

以数千骑分门突出，遂破之，斩首五百级，获军资羊马甚众。复破关师古兵，擢知泾州。未到官，改知镇戎军、沿边安抚使。已而权淮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总制沂、密、淮阳，兼权知沂州。丁父忧，去官。寻起复为环庆路兵马都钤辖，权知邠州。齐国废，改华州防御使。顷之，军变，被执入山。已而贼众悔曰：“公为政素善，岂宜劫辱。”遂纵之还，复领州事。

天眷元年，除永兴军路兵马都总管兼知京兆府，徙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陕右大饥，流亡四集，迪开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纪其政绩。官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团练使特授定远大将军。七年，除庆阳尹。历三考不易，以治最闻，诏书褒美，西人荣之。正隆元年，迁凤翔尹，屡上章求退，不许。

海陵南伐，征敛烦急，官吏因缘为奸，富者用贿以免，贫者破产益困。迪悉召民使共议增减，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悦。五年，徙汾阳军节度使。大定初，复为临洮尹，迁南京路都转运使，以省事惜费，安静为政，河南称之。徙绛阳军节度使。卒官，年七十。

迪性纯孝，父病，医药弗效，迪仰天泣祷，刲股作羹，由是获安。昆弟析家财，迪尽以与之，一无所取。官爵之廕，率先诸侄。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温迪罕移室懑，速频屯懑欢春人，徙上京忽论失懒。兄术辇，国初有功，授世袭谋克。移室懑性忠正强毅，善骑射，膂力过人。皇统初，袭其兄谋克，积战功，为洮州刺史。谓人曰：“谋克，兄职也。兄子斡鲁古今已长矣。”遂以谋克让还兄子。宗弼闻而嘉之曰：“能让世袭，可谓难矣。”除贵德州刺史，改移典阙详稳，迁乌古里部族节度使，改德昌军。正隆四年，大征兵南伐，泰州猛安定远阿补以所部叛还，移室懑以七

谋克执定远阿补，勒其众付大军。契丹反，败会宁六猛安于缔母岭，屯于信、韩二州之境。移室懑率数千人杀贼万余于伊改河，以功迁临潢尹。世宗即位，赐手诏曰：“南征诸路将士及卿子侄安远、斡鲁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来推戴，朕勉即大位。卿累世有功耆旧之臣，缘边事未宁，临潢剧任，姑仍旧职。闻枢密副使白彦敬、南京留守纥石烈志宁来讨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遁去，兼起异谋，若至则已，若不至，卿当以计执而献之。两次遣人招诱招讨都监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还。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即位，卿可使人谕以朕意。如来降，悉令复旧，边关之事，可设耳目。”是时窝斡已反，领兵数万来攻临潢，诸路军未至，窝斡势益大。移室懑领城中军士六百人邀击窝斡，凡数接战，剿杀甚众，所乘马中流矢而仆，为贼所执。贼使移室懑招城中人曰：“尔生死在顷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杀汝矣。”移室懑怒骂贼曰：“我受国家爵禄，肯从汝叛贼乎？”贼执之至城中，迫胁之使招城中。其妻子官属将士皆登城临望。移室懑厉声曰：“我恨军少不能灭贼。人生会有一死耳，汝辈慎勿降贼！一旦开门纳贼，城中百姓皆被杀掠，毋以我故败国家事，贼无能为也。”贼怒杀之。城中人皆为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缮完城郭，右监军神土懑、辅国上将军阿思懑乘城固守。贼不克攻，遂引众东行。

神土懑，本诸宗室，赠银青光禄大夫胡速鲁改子也。年十五，事太宗为左奉宸。皇统二年，充护卫，除武器署丞，累官肇州防御使。大定初，除元帅右都监，与咸平尹吾扎忽率泰州兵及曷懒路兵千五百人，会临潢尹移室懑讨契丹。契丹犯临潢，移室懑死，攻之不能克，乃引众东行。神土懑表乞济师。十二月甲辰，世宗次海滨县，得奏，上曰：“神土懑、吾扎忽军不

少，可以从长攻袭矣 。”会右副元帅谋衍以大军至，神土懑改曷速馆节度使，隶右翼，与纥石烈志宁败贼于长泺 ，战霿{松}河，皆有功，改婆速路兵马都总管，卒。

移剌成，本名落兀，其先辽横帐人也。沉勇有谋，通契丹、汉字。天会间，隶挞懒下为行军猛安，与宋人战于楚、泗之间，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军，功最诸将。刘麟约会天长军议进止。成与夹古查合你俱为挞懒前锋，得宋生口为乡导，遂达天长，睿宗嘉之。后从宗弼将兵废齐国。及再伐宋，攻濠州，每战辄先登，多所摧破。宗弼再取河南，成及萧怀忠等八猛安先渡。河南平，第功授宣武将军，除威州刺史。用廉，擢同知延安尹，再迁昭义军节度使。正隆南伐，为武毅军都总管。撒八反，海陵以事诛契丹名将，成以本军守磁，即遣妻子还汴。海陵用是不疑。时人高其有识。改神武军都总管，与孛术鲁定方为浙东道先锋，使由淮阴进兵。以所部护粮赴扬州，敌兵乘夜来攻，成整兵奋击，斩刈甚众。会海陵庶人死，军还，复镇昭义。大定二年，以廉在优等，改河中尹。再除临洮尹，招降乔家等族首领结什角。迁南京留守，召拜枢密副使，封任国公。改北京留守。卒。讣闻，上悼惜之，授其子顺思阿不武功将军，世袭咸平路钞赤邻猛安下查不鲁谋克。

结什角者，西番既衰，其苗裔曰堇氈，其子曰巴氈。角始附宋，赐姓赵，改名顺忠。顺忠子永吉，永吉子世昌，皆受宋官，为左武大夫，遥领莱州防御使，袭把羊族长。朝廷定陕西，世昌换忠翊校尉。既而鬼芦族长京臧杀世昌，朝廷遣兵执京臧，斩之临洮市，以世昌子铁哥为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铁哥弟结什角与其母走入乔家族避之。乔家族首领播逋与邻族木波陇逋、庞拜、丙离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结什角为木波四族长,号曰“ 王子 ”。其地北接洮州、积石军。其南陇逋族，

南限大山，八百余里不通人行。东南与叠州羌接。其西丙离族，西与卢甘羌接。其北庞拜族，与西夏容鲁族接。地高寒，无丝枲五谷，惟产青稞，与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万余户。其居随水草畜牧，迁徙不常。结什角念朝廷为其父报仇，欲弃四族归朝，四族不许。成至临洮，使人招结什角，乃率四族来附，进马百匹，仍请每年贡马。诏曰：“远人慕义，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抚其众，厚其赏赐。”

初，天会中，诏以旧积石地与夏人，夏人谓之祈安城。有庄浪四族，一曰吹折门，二曰密臧门，三曰陇逋门，四曰庞拜门，虽属夏国，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破灭吹折、密臧二门，其陇逋、庞拜二门与乔家族相邻，遂归结什角。夏国遣使来告庄浪族违命作乱，欲兴兵剪除。朝廷不知陇逋、庞拜二门旧属夏国，报以将检会其地旧所隶属，毋擅出兵。

结什角之母居于庄浪族中。大定九年，结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遂出兵围结什角，招之使降。结什角不从，率所部力战，溃围出，夏人斫断其臂，虏其母去，部兵亦多亡者。结什角寻亦死，遗言请命朝廷，复立乔家族首领。陕西奏：“闻知夏国王李仁孝与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国,发兵四万，役夫三万，筑祈安城，杀乔家等族首领结什角。屡获宋谍人，言宋欲结夏国谋犯边境。”诏遣大理卿李昌图、左司员外郎粘割斡特剌往按之，且止夏人毋筑祈安城及处置乔家等族别立首领。夏国报云：“祈安本积石旧城，久废，边臣请设戍兵镇抚庄浪族，所以备盗，非有他也。结什角以兵入境，以是杀之，不知为乔家族首领也。”李昌图等按视，杀结什角之地本在夏境，筑祈安城已毕工，皆罢归，不得宋、夏交通之状，乃于熙秦迫近宋、夏冲要量添戍兵。及问乔家等族民户，愿以结什角侄赵师古为首领，于是诏以赵师古为木波乔家、丙离、陇逋、庞拜四族都

钤辖，加宣武将军。

石抹卞，本名阿鲁古列。五代祖王五，辽驸马都尉。父五斤，为群牧使，从睿宗秋山，卞年十三，已能射，连获二鹿，睿宗奇之，赐以良马及金吐鹘。天会末，宗弼为右监军，召卞隶帐下。丁父忧，是时宗磐为太师，挞懒为左副元帅，人争附之，使人召卞，卞不往。宗磐、挞懒皆以罪诛，人多其有识。宗弼复取河南，与宋人战于颍州，汉军少却，卞身被七创，率勇士十余骑奋击，败之。及宋称臣，宗弼选尝有劳者与俱入朝，授卞忠勇校尉。迁宣武将军，除河间少尹。察廉，升遂州刺史，改寿州，再改唐州。丁母忧去官，起复唐州刺史。海陵伐宋，卞为武毅军都总管，由别道进兵。遇宋伏兵数百人，以三十骑击败之，遂下信阳军及罗山县。至蒋州，宋守将弃城遁，因取其城。顷之，军士皆欲逃归，阑子山猛安结汉军三猛安谋克劫卞还，舍于奖水之曲。卞乃阴约汉军将吏乘夜掩杀阑子山猛安，复将其军。大定二年，除郑州防御使，以本官领行军万户伐宋。迁武胜军节度使。宋人请和，明年，有水牛数百头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充官用，卞不听，复驱过淮还之。迁河南尹，转西南路招讨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盗，而城郭不完，卞请修大名城。奏可。城完葺，盗贼不得发。徙临洮尹。卒官，年六十三。

杨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勇闻关西，为宥州团练使。宋末，仲武谒经略使王庶求自效，遂用为先锋。娄室入关，仲武与鄜延路兵马都监郑建充俱降，为安塞堡。环庆路兵马都监。皇统初，复陕西，将兵戍凤翔，屡却宋军。除知宁州。关中荐饥，境内盗贼纵横，仲武悉平之。改坊州刺史，复知宁州，迁同知临洮尹，改同知河中府。海陵营缮南京，典浮桥工役。临洮地接西羌，与木波杂居，边将贪暴，木波苦之，遂相

率为寇掠。仲武前治临洮，乃从数骑入其营谕之曰：“此皆将校侵渔汝等，以至此尔。今惩治此辈，不复扰害汝也。”并以祸福晓之。羌人喜悦，寇掠遂息。至是，木波复掠熙河，熙河主帅使人谕之，不肯去，曰：“杨总管来，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诏复遣仲武。当是时，木波谓仲武不能复来。及仲武至，与其酋帅相见，责以负约，对曰：“边将苦我，今之来，求诉于上官耳。今幸见公，愿终身不复犯塞。”乃举酒酹天，折箭为誓。仲武因以卮酒饮之曰：“当更为汝请，若复背约，必用兵矣。”羌人罗拜而去。及伐宋，以仲武为威定军都总管，驻兵归德。大定三年，除武胜军节度使，改陕西西路转运使，卒。

蒲察世杰，本名阿撒，曷速馆斡笃河人，徙辽阳。初在梁王宗弼军中。为人多力，每与武士角力赌羊，辄胜之。能以拳击四岁牛，折胁死之。有粮车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杰手挽出之。宗敏为东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篡立，即以为护卫。海陵谓世杰曰：“汝勇力绝伦，今我兄弟有异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则有非常之赏，仍尽以各人家产赐汝。”世杰受诏而不肯为。已过十日，海陵怒，面责之。世杰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虽死不敢奉诏。”海陵爱其勇，不之罪也。

正隆四年，调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使者唯恐不如诏书，得数多，世杰往喝懒路，得数少。海陵怪问之，对曰：“曷懒地接高丽，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缓急，何以为备？”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国军节度使事，赐银二百五十两、绢彩六百匹、马二疋。是时征发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众，邢久无长吏，狱囚积四百余人。世杰到官月余，决遣略尽。入为宿直将军，以事往胡里改路，还奏：“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惊扰不安。今举国南伐，贼若乘虚入据东土根本之地，虽得江、淮，无益也。宜先讨平契

丹，南伐未晚 。”海陵不悦曰 ：“ 诏令已出矣。今以三万兵选将屯中都以北，足以镇压 。”世杰又曰 ：“ 若东土大族附于贼，恐三万众未易当也 。”海陵不听。

及发汴京，授郑州防御使，领武捷军副总管。大军渡淮，世杰以军三千护粮餫东下，败宋兵数千人，夺其战船甚众。至和州境，击宋兵五万人走之。明日，使其子兀迭领二百八十骑为应兵，自领八百骑前战。连射六十余人，皆应弦而毙，宋兵遂奔溃。海陵欲观水战，使世杰领水军百人试之。宋人舟大而多，世杰舟小，乃急进，至中流取胜而还。大定初，世杰复取陕州，败宋兵石壕镇，复败宋援兵三千人，遂围陕州。宋兵二千自潼关来，世杰以兵二百四十迎击之，射杀十余人，宋兵败走。复败之于土壕山，生擒一将。复以兵三百至斗门城，遇宋兵万余，宋将三人挺枪来刺世杰，世杰以刀断其鎗，宋兵乃退。复以四谋克军败宋兵于土华，复围陕州。世杰尝擐甲佩刀，腰箭百只，持鎗跃马，往来军中。敌人见而异之，曰 ：“ 真神将也 。”亲率选卒二百余人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宋军三万人，复虢州。

未几，为卫州防御使，改河南路统军都监。召赴阙，上慰劳良久，除西北路副统，赐厩马、弓矢、佩刀。从仆散忠义讨契丹。贼平，改华州防御使，与徒单合喜经略陇右。合喜复德顺，至东山堡，宋兵捍绝樵路，世杰击走之，追至城下。城中出兵约二万余，败之，杀伤甚众。宋经略使荆皋弃德顺走，世杰与左都监璋追破其军。改亳州防御使，四迁通远军节度使。宋人辄入巩州境粜米面，有司执之，世杰署案作归附人，纵遣之。译吏蔡松寿诬府主谋叛，坐斩。十八年，起为弘州刺史。母忧去职。累迁亳州防御使，卒。

世杰少贫，然疏财尚气，每临阵，敌众既败，必戒士卒毋

纵杀掠。平居非忠孝不言，亲贤乐善，甚获当世之誉云。

萧怀忠，本名好胡，奚人也。为西北路招讨使。萧裕等谋立辽后，使萧招折往西北路结怀忠，并结节度使耶律朗为助。怀忠与朗有隙，遂执招折并执朗，遣使上变。裕等既诛，怀忠为枢密副使，赐今名。复为西北路招讨使，西京留守，封王。改南京留守。契丹撒八反，复以怀忠为西京留宋、西南面兵马都统，与枢密使仆散思恭、北京留守萧赜、右卫将军萧秃剌、护卫十人长斡卢保往讨之。萧秃剌战无功，大军追撒八不及。而海陵意谓怀忠与萧裕皆契丹人，本同谋，逾年乃执招折上变，而撒八亦契丹部族，恐其合，以师恭与太后密语，而秃剌无功，怀忠、赜、师恭逸贼，既杀师恭，族灭其家，使使即军中杀赜、怀忠，皆族之。斡卢保、秃剌初为罪首，但诛之而已。大定三年，追复赜、怀忠、秃剌、斡卢保官爵。赜弟安州刺史颐求袭赜之谋克，上不许谋克，而以赜家产付之。

移剌按答，辽横帐人也。父留斡，与耶律余睹俱来降。西京下，复叛，留斡遇害，按答以死事之子，授左奉宸。熙宗初，充护卫，除安州刺史，累官东京副留守。参知政事完颜守道经略北方，摄咸平路屯军都统。入为兵部侍郎，徙西北、西南两路旧设堡戍迫近内地者于极边安置，仍与泰州、临潢边堡相接。除武定军节度使，以招徕边部功迁东北路招讨使，改临潢尹，卒。

按答骑射绝伦，善相马，尝论及善射者，世宗曰：“能如卿乎？”阅马于市，见良马，虽羸瘦，辄与善价取之，他日果良马也。

孛术鲁阿鲁罕，隆州琶离葛山人。年八岁，选习契丹字，再选习女直字。既壮，为黄龙府路万户令史。贞元二年，试外路胥吏三百人补随朝，阿鲁罕在第一，补宗正府令史。累擢尚

书省令史。仆散忠义讨窝斡，辟置幕府，掌边关文字，甚见信任。窝斡既平，阿鲁罕招集散亡，复业者数万人。复从忠义伐宋，屡入奏事，论列可否。上谓宰相曰：“阿鲁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请和，忠义使阿鲁罕往。和议定，阿鲁罕入奏，赐银百两、重彩十端。忠义荐阿鲁罕有才干，可任尚书省都事，诏以为大理司直。未几，授尚书省都事，除同知顺天军节度事。纥石烈志宁北巡，阿鲁罕摄左右司郎中。还朝，除刑部员外郎，再迁侍御史。上问纥石烈良弼曰：“阿鲁罕何如人也？”对曰：“有干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顺。”数日，迁劝农副使，兼同修国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奏请徙河南戍军屯营城中者于十里外，从之。迁吏部侍郎，附山东统军都监，徙置河南八猛安。迁武胜军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改西南路招讨使。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户所贷官粟，阿鲁罕乞俟丰年，从之。军人有以甲叶贸易诸物，天德榷场及界外岁采铜矿，或因私挟兵铁与之市易，皆一切禁绝之。上番军不许用亲戚、奴婢及佣雇者，营堑损圮以时葺治，不与所部猛安谋克会宴，故兵民皆畏爱之。

上谓太尉守道曰：“阿鲁罕及上京留守完颜乌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鲁罕为人沉厚，其贤过之。”改陕西路统军使兼京兆尹。陕西军籍有阙，旧例用子弟补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鲁罕于阿里喜旗鼓手内选补。军人以春牧马，经夏不收饲，瘠弱多死，阿鲁罕命以时收秣之，故死损者少。仍春秋督阅军士骑射，以严武备。终南采漆者，节其期限，检其出入，以防奸细。上谓宰相曰：“阿鲁罕所至称治，陕西政绩尤著，用之虽迟，亦可得数年力也。”召为参知政事，命条上天德、陕西行事，上称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赞曰：《记》曰：“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传》

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故守戍边圉之臣，不可以不论焉。

赵兴祥，平州卢龙人。六世祖思温，辽燕京留守，封天水郡王。父瑾，辽静江军节度使。兴祥以父任阁门祗候，谒告省亲于白。会辽季土贼据郡作乱，兴祥携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进，乃自柳城涉砂碛，夜视星斗而行。仅达辽军，而不知辽主所向，遂还柳城。及娄室获辽主，兴祥乃归国，从宗望伐宋，为六宅使。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忧去官。熙宗素闻兴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册，以本官起复，护视太子。转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尝问兴祥，欲使子弟为官，当自言。兴祥辞谢。海陵善之，赐以玉带，诏曰：“汝官虽未至一品，可佩此侍立。”为济南尹，赐车马、金币、金银器皿，改绛阳军节度使，召为太子少保，封广平郡王，改封钜鹿。正隆初，例夺王爵，迁太子少傅，封申国公，起为定武军节度使。海陵伐宋，兴祥二子从军。世宗即位，海陵尚在淮南，二子未得还。兴祥来见于平州，世宗嘉其诚款，以为秘书监，复为左宣徽使。上曰：“尚食庖人猥多，徒费廪禄。朕在藩邸时，家务皆委执事者，自即位以来，事皆留心。俸禄出于百姓，不可妄费，庖人可约量损减。”近臣献琵琶，世宗却之，谓兴祥曰：“朕忧劳天下，未尝以声伎为心，自今勿复有献，宜悉谕朕意。”有司奏南北边事未息，恐财用未给，乞罢修神龙殿凉位工役。上即日使兴祥传诏罢之。久之，以其孙珣为阁门祗候。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兴祥赴万春节。上谒于良乡，赐银五百两，感风眩，赐医药。未几，卒官。

石抹荣，字昌祖。七世祖仕辽，封顺国王。辽主奔天德，荣父惕益挺身赴之。是时，荣方六岁，母忽土特满携之流离道路，宗室谷神得之，纳为次室，荣就养于谷神家。惕益既见辽

主，委以军事。军败被执，将杀之，金源郡王银术可曰：“彼忠于所事，杀之何以劝后。”遂释之。后从伐宋，卒于军中。荣年长，事秦王宗翰，居幕府。天眷二年，充护卫。熙宗宴饮，命胙王元与荣角力，荣胜之，连仆力士六七人。熙宗亲饮之酒，赐以金币，迁宿直将军。天德初，除开远军节度使。入谢，不觉泣下。海陵问其故。对曰：“老母在谷神家，违去膝下，是以感泣。”乃诏其母与之俱行，仍赐钱万贯。改天德尹，徙泰宁军，再除延安、东平尹。海陵南征，为神果军都总管，留驻泗州，以遏逋卒。大定初，还镇东平，与户部尚书梁铎求按治山东盗贼。二年，以本官充山东东西、大名等路都统。有疾，改太原尹，徙益都尹。丁母忧，起复召为签书枢密院事，北京、东京留守，陕西路统军使，南京、西京留守。荣与河南尹娄室、陕州防御使石抹靳家奴皆坐高贾卖私物、抑贾买民物得罪。靳家奴前为单州刺史，廉察官行郡，乃劫制民使作虚誉，用是得迁同知太原尹，复多取民利。及为陕州，尚书省奏其事，法当解职削阶，上以靳家奴鼓虚声以诳朝廷，不可恕，特诏除名。荣与娄室削两阶解职。久之，荣除临潢尹，改临洮尹。卒，年六十三。

敬嗣晖，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进士第，调怀安丞，迁弘政令，补尚书省令史。有才辩，海陵为宰相，爱之，及篡立，擢起居注，历谏议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贞元三年八月，尚食烹饪失宜，庖官各杖二百，嗣晖与同知宣徽院事乌居仁各杖有差。久之，拜参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张浩及嗣晖于南京，治尚书省事。世宗即位，恶嗣晖巧佞，御史大夫完颜元宜劾奏萧玉、嗣晖、许霖等六人不可用。嗣晖降通议大夫，放归田里。嗣晖练习朝仪，进止应对闲雅，由是起为丹州刺史，戒谕之曰：“卿为正隆执政，阿顺取容，朕甚鄙之。今

当竭力奉职，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罚无赦 。”未几，丁母忧，起复为左宣徽使。世宗颇好道术，谓嗣晖曰 ：“尚食官毋于禁中杀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 。”大定七年，蒲察通除肇州防御使，上责其饰诈，因顾嗣晖曰 ：“如卿不可谓无才，但纯实不足耳 。”久之，有榜匿名书于通衢者，称海陵旧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将图不轨。上曰 ：“岂有是哉 。”谓嗣晖曰 ：“正隆时，卿为执政，今指卿以为怨望，朕极知其不然。卿性明达能辨，但颇自炫，钓众人之誉，所以致此媒蘖，后当改之 。”十年，将有事南郊，廷议嗣晖在海陵时凡宗庙禘祫辄行太常事，复拜参知政事，诏以执政冠服摄太常。礼成，薨。

赞曰：赵兴祥、石抹荣自拔流离艰厄中，而克有所树立，固其识之过人，亦其所遭际致然也。迹世宗之却声伎、减庖人，仁爱若是，而其下孰不兴起哉！

卷九十二　列传第三十

毛硕　李上达　曹望之　大怀贞　卢孝　俭卢庸　李偲　徒单克宁本名习显

毛硕，字仲权，甘陵人。宋末，试弓马子弟，硕中选，调高阳关路安抚司准备差使。寻辟河间尉，再辟兵马都监。宗望军至，硕以本部迎降。齐国建，由淮东路第一副将擢知滑州。刘麟伐宋，充行营中军统制军马。天眷间，历汴京路、山东西路兵马都监。皇统元年，权知拱州。宋将张俊据亳州，而柘城酒监房人杰叛以应俊，硕发兵讨之。至柘城，躬扣城门，呼耆老以谕意。县人缚人杰以降。硕径入县署，召百姓慰安之，众皆感悦，刻石纪其事。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帅梁王宗弼承制超武义将军，改知曹州。有书生投书于硕，辞涉谤讪，僚属皆不能堪。硕延之上座，谢曰："使硕常闻斯言，庶乎寡过。"士论以故嘉之。迁郑州防御使，寻改通州。天德二年，充陕西路转运使。硕以陕右边荒，种艺不过麻、粟、荞麦，赋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绢、干姜，商贾不通，酒税之入耗减，请视汴京、燕京例给交钞通行。而巩、会、德顺道路多险，盐引斤数太重，请一引分作三四，以从轻便。朝廷皆从之。秦州仓粟陈积，而百姓有支移者，止就本州折纳其直，公私便之。改河东南路转运使。上言："顷者，定立商酒课，不量土产厚薄、户口多寡及今昔物价之增耗，一概理责之，故监官被系，失身破家，折佣逃窜。或为奸吏盗有实钱，而以赊券输官，故河东有积负至四百余万贯，公私苦之。请自今禁约酒官，不得折准

赊贷，惟许收用实钱，则官民俱便 。”　至今行之。秩满，除南京路都转运使。大定六年致仕，卒于家。硕文雅好事，性谨饬，每见古人行事有益于时者，常书置座右，以为莅官之戒云。

李上达，字达道，曹州济阴人。在宋时以廕补官，累东平府司户参军。挞懒取东平，上达给军须，号办治。齐国建，为吏部员外郎，摄户部事。刘豫行什一之法，乐岁输多，歉岁寡取之，盖古人助法也。收敛之时，蓄积盖藏，民或不以实输官，官亦不肯尽信，于是告讦起而狱讼繁，公私苦之。上达论其弊，豫改定为五等之制。齐国废，以河南与宋人，上达随地入宋。宗弼复取河南，上达为同知大名尹，按察陕西、河南。是时，关、陕、蒲、解、汝、蔡民饥，上达辄以便宜发仓粟赈百姓。累迁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上达到官再期，比旧增三十余万贯。户部以其法颁之邻路。上达长于吏事，能治繁剧，猾吏不能欺，所至称之。卒官，年六十一。

曹望之，字景萧，其先临潢人，辽季移家宣德。天会间，以秀民子选充女直字学生。年十四，业成，除西京教授。为元帅府书令史，补正令史，转行台省令史。录教授资，补修武校尉，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珏素薄望之，望之愿交不肯纳，遂与蔡松年、许霖构致党狱。改行台吏部员外郎。

海陵为相，尝以书致其私，望之不从。天德元年，调同知石州军州事，坐事免。丁母忧，久之，除绛阳军节度副使，入为户部员外郎。诏买牛万头给按出虎八猛安徙居南京者，望之主给之。撒八反，转致甲仗八万自洺州输燕子城。运米八十万斛由蔡水入淮，馈伐宋诸军，期以一日。望之如期集事。进本部郎中，特赐进士及第。

大定初，讨窝斡，望之主军食，给与有节，凡省粮三十万石，省刍草五十万石。帅府以捷入告，议者欲遂罢转输，望之

以为元恶未诛，不可弛备。既而大军追讨，果赖以济。以劳进一阶，兼同修国史。请于大盐泺设官榷盐，听民以米贸易，民成聚落，可以固边圉，其利无穷。从之。其后凡贮米二十余万石。及东北路岁饥，赖以济者不可胜数。

三年，上曰：“自正隆兵兴，农桑失业，猛安谋克屯田多不如法。”诏遣户部侍郎魏子平、大兴少尹同知中都转运事李涤、礼部侍郎李愿、礼部郎中移剌道、户部员外郎完颜兀古出、监察御史夹谷阿里补及望之分道劝农，廉问职官臧否。望之还言，乞汰诸路胥吏，可减其半。诏胥吏如故。于是始禁用贴书云。迁本部侍郎，领复实缮修大内财用，费用大省。复以劳进阶，上召见谕勉之。

望之家奴袁一言涉妖妄，大兴府鞫治。望之恐，使户部令史刘公辅问其事于大兴少尹王全，全具其事语公辅，公辅以语望之。御史台劾奏刘公辅言泄狱情。上曰：“妖妄之言，交相传说何也？”于是，望之决杖一百，王全杖八十，刘公辅杖一百五十，除名。

顷之，运河堙塞，世宗出郊见之，问其故。主者奏曰：“户部不肯经画，岁久以致如此。”上责望之曰：“有水运不浚治，乃用陆运，烦费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尚书省奏当用夫役数万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劳民。以宫籍监户及摘东宫、诸王人从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内军夫补之。”

《太宗实录》成，监修国史纥石烈良弼赐金带一、重彩二十端。同修国史张景仁、刘仲渊、望之皆赐银币有差。望之叹赏薄，谓人曰：“栽花接本乃加爵命，勤劳者不迁官。”无何，张景仁迁翰林学士，望之又曰：“止与他人便遣，独不及我哉。”世宗闻之，出望之德州防御使，谓之曰：“汝为人能干而心不忠实。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无事君之义。朕敕臣下，有

过即当谏争。汝但面从，退则谤议，此不忠不孝也。汝自五品起迁四品，《太宗皇帝实录》成 ，优赐银币，不思尽心竭力，惟官赏是觊。今出汝于外，宜改心涤虑。不然，则身亦莫保。“望之到德州，有惠政，百姓为立生祠。改同知西京留守事。

上书论便宜事：其一，论山东、河北猛安谋克与百姓杂处，民多失业。陈、蔡、汝、颍之间土广人稀，宜徙百姓以实其处，复数年之赋以安辑之。百姓亡命及避役军中者，阅实其人，使还本贯。或编近县以为客户，或留为佃户者，亦籍其姓名。州县与猛安事干涉者无相党匿，庶几军民协和，盗贼弭息。其二，论荐举之法虚文无实。宰相拔擢及其所识，不及其所不识。内外官所举亦辄不用，或指以为朋党，遂不敢复举。宜令宰执岁举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内外官终秩举二人，自此以下以品杀为差等。终秩不举者遇转官勒不迁，三品者削后任俸三月。其举者已改除，吏部以类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阙则于类第四品中补授，四品五品以下视此为差。其待以不次者，宰执具才行功实以闻。举当否罪当如律。廉介之士老于令幕无举主者、七考无赃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劳叙。吏部每季图上外路职官姓名，路为一图，大书赃污者于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过以闻。年六十以上者，终更赴调，有司察其视听精力，老疾不堪厘务，给以半禄罢遣。其三，论守边将帅及沿边州县官渔剥军民，擅兴力役，宜岁遣监察御史周行察之。边部有讼，招讨司无得辄遣白身人征断，宜于省部有出身女直、契丹人及县令丞簿中择廉能者，因其风俗，略定科条，务为简易。征断羊马入官籍数，如边部遇饥馑，即以此赈给之。招讨及都监视事，宜限边部馈送驼马。招讨司女直人户，或撷野菜以济艰食，而军中旧籍马死，则一村均钱补买，往往鬻妻子、卖耕牛以备之。臣恐数年之后，边防困弊，临时

赈济，费财十倍而无益，早为之所，则财用省而边备实矣。官给军箭用尽，则市以补之，皆朽钝不堪用，可每岁给官箭一分，以补其阙。边民阙食给米，地远负重，往往就仓贱卖而去，可计口支钱，则公私两便。陕西正副，宜如猛安谋克用土人一员，队将亦宜参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复其赋役。以廉吏为提举，举察总管府以下官。农隙校阅，以严武备。则太平之时有经略之制矣。

又论六盐场用人，宜令户部公议辟举。论漕运，先计河仓见在几何，通州容受几何，京师岁费几何。今近河州县岁税或六七万石，小民有入资之费，富室收转输之利，宜计实数以科税入。论民间私钱苦恶，宜以官钱五百易私钱千，期以一月易之，过期以销钱法坐之。论州府力役钱物，户部颁印署白簿，使尽书之，以俟审阅，有畏避不书者坐之。论工部营造调发，妨民生业。诸路射粮军约量人数，习武艺，期以三年成，以息调民。

书奏，多见采纳。以本官行六部事于北边，召拜户部尚书。上数之曰：“汝前为侍郎，以不忠外补，颇能练习钱谷，故任以尚书之重，宜改前非，以图新效也。”

是时，户部尚书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责降，世宗念望之吝出纳或惩德基也，既出，使人谕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平估而已。”十五年新宫成，世宗幸新宫，敕望之曰：“新宫中所须，毋取于民间也。”有良民夫妇质身于东京留守完颜彀英家，期终而不遣，尚书省下东京鞫治。望之言彀英为留守，其同官必且阿徇，不肯穷竟，当移他州。

望之久习事，有治钱谷名，性刚愎，颇沾沾自露，希觊执政。而刑部尚书梁肃自详问宋国使还，世宗尝欲以为执政，久而未用，亦颇炫耀求进。世宗谓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曰：“曹望

之、梁肃急于见知，涉于躁进 。”遂出梁肃为济南尹。数年，乃召拜参知政事。而望之终于户部尚书，年五十六。世宗惜其未及用，赐钱三千贯，敕使致祭，赙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绢二百匹，以其子渊为奉御，泽为笔砚承奉。

其后，尚辇局举出身人年六十余可以临事，世宗曰 ：“ 岂为此辈惜官邪，但此辈专以盗取官钱为谋生计，不可用也 。”由是欲更改监临格式，以问户部尚书刘玮。玮恐监官谤己，不肯实对。世宗因思望之，叹曰 ：“ 不如望之之敢行也 。”

望之初不学，及贵，稍知读书，遂刻苦自致，有诗集三十卷。

大怀贞，字子正，辽阳人。皇统五年，除閤门祗候，三迁东上阁门使。丁母忧，起复符宝郎，累官右宣徽使。正隆伐宋，为武胜军都总管。大定二年，除洺州防御使兼押军万户，改沂州，再迁彰国、安武军节度使。县尉获盗，得一旗，上图亢宿。诘之，有谋叛状，株连几万人。怀贞当以乱民之刑，请诛其首乱者十八人，余皆释之。尝以私忌饭僧数人，就中一僧异常，怀贞问曰 ：“ 汝何许人也？ ”对曰 ：“ 山西人 。”复问 ：“ 曾为盗杀人否？ ”对曰 ：“ 无之 。”后三日诘盗，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改兴中尹。锦州富民萧鹤寿途中杀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不得，怀贞以计取之，置于法。改彰德军节度使，卒。

卢孝俭，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调宪州军事判官，补尚书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陕西用兵，尚书省发本路税粟赴平凉充军实，期甚严迫。孝俭辄易以金帛，驰至平凉，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称之。用廉，进官二阶，迁同知广宁尹。广宁大饥，民多流亡失业，乃借僧粟，留其一岁之用，使平其价市与贫民，既以救民，僧亦获利。累迁山东东路转运使。孝俭素褊躁，与同僚王公谨失欢。其子尝私用官帑，孝俭不知

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转运使，公谨乃发其事。孝俭闻被逮，莫测所以，行至章丘，自缢死。

卢庸，字子宪，蓟州丰润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唐州军事判官，再调定平县令。庸治旧堰，引泾水溉田，民赖其利。补尚书省令史，除南京转运副使，改中都户籍判官。察廉，迁礼部主事，累官凤翔治中。大安三年，征陕西屯田军卫中都，以庸签三司事，主兵食。至潞州，放还屯田军，庸改乾州刺史，入为吏部郎中。至宁元年，改陕西按察副使。夏人犯边，庸缮治平凉城池，积刍粟，团结土兵为备。

十一月，夏人掠镇戎，陷泾、邠，遂围平凉。庸矢尽，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济急用，出府库赏有功者，人乐为死，平凉赖以完。贞祐二年，庸移书陕西行省仆散端，大概谓庆阳、平凉、德顺陕西重地，长安以西邠为厄塞，当重兵屯守。诏赏平凉功，庸进官四阶，迁按察转运使。三年，诏诸道按察司讲究防秋，庸陈便宜曰：“自延至积石，虽多沟坂，无长河大山为之屏蔽，恃弓箭手以御侮，其人皆刚猛善斗，熟于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时犯边，此近年深患也。人情乐土，且耕且战，缓急将自奋。”又曰：“防秋之际，宜先清野。”又曰：“掌军之官不宜临时易代，兵家所忌，将非其人，屡代何益？”无何，有言庸老不胜任者，即罢之。未几，改定海军节度使，山东乱，不能赴，按察司劾之，当夺两官，审理官直之。庸以病请求医药，遂致仕。兴定三年，卒。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进士，调辽山簿，累官户部主事。丁母忧，起复旧职，除同知河东南路转运使事。大定初，改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仆散忠义行省事于汴京，奏偲幕府，世宗曰：“李偲方治京畿漕事，行省可他选也。”三年，权知登闻检院，再迁户部侍郎。上曰：“户部财用出入，

朕难其人。卿非旧劳，资叙尚浅，勿以秩满例升三品，因循岁月，若不自勉，必不汝贷 。”偲每朝会与高德基屏人私语。上闻而怪之，问右丞石琚曰 ：“ 李偲果何如人？ ”琚曰 ：“ 亦干事吏耳 。”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御使。沂南边郡，户部符借民闲田，种禾取藁秸，备警急用度。偲曰 ：“ 如此则农民失业 。”具奏止之。转运司牒郡输粟朐山，调急夫数万人，是时久雨泥泞，挽运不能前进。偲遣吏往朐山刺取其官廪，见储粮数可支半岁，即具其事牒运司，请缓期，毋自困百姓。先是，郡县街陌间听民作廛舍，取其僦直。至是，罢收僦直，廛舍一切撤毁。他郡奉承号令，督百姓必尽撤去，使街陌绳齐矢棘如初时然后止。偲独教民撤治前却不齐一者三五所，使巷道端正即已，民便之。改陕西西路转运使，卒。

赞曰：毛硕、李上达、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悻悻然以求大用，君子无取焉。

徒单克宁，本名习显，其先金源县人，徙居比古土之地，后徙置猛安于山东，遂占籍莱州。父况者，官至汾阳军节度使。克宁资质浑厚，寡言笑，善骑射，有勇略，通女直、契丹字。左丞相希尹，克宁母舅。熙宗问希尹表戚中谁可侍卫者，希尹奏曰 ：“ 习显可用 。”以为符宝祗候。是时，悼后干政，后弟裴满忽土侮克宁，克宁殴之。明日，忽土以告悼后 ，后曰 ：“习显刚直，必汝之过也。”已而充护卫，转符宝郎，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改忠顺军节度使。

克宁娶宗干女嘉祥县主，同母兄蒲甲判大宗正事，海陵心忌之，出为西京留守，构致其罪诛之，因降克宁知滕阳军。历宿州防御使、胡里改路节度使、曷懒路兵马都总管。大定初，诏克宁以本路兵会东京。迁左翼都统。诏与广宁尹仆散浑坦、同知广宁尹完颜岩雅、肇州防御使唐括乌也，从右副元帅完颜

谋衍讨契丹窝斡。趋济州。谋衍用契丹降吏飐者计策袭贼辎重，克宁与纥石烈志宁为殿，与贼遇于长泺。谋衍使伏兵于左翼之侧。贼二万余蹑吾后，又以骑四百余突出左翼伏兵之间，欲绕出阵后攻我。克宁与善射二十余人拒之。众曰：“贼众我寡，不若与伏兵合击，或与大军相依，可以万全。”克宁曰：“不可。若贼出阵后，则前后夹击，我败矣，大军不可俟也。”于是奋击，贼乃却。左翼万户襄与大军合击之，贼遂败，追奔十余里，二年四月一日也。越九日，复追及贼于霿{松}河。左翼军先与贼战，克宁以骑二千追掩十五里，贼迫涧不得亟渡，杀伤甚众。贼收军返旆，大军尚未至，克宁令军士下马射贼，贼遂引而南。

是时，窝斡已再北，元帅谋衍利卤掠，驻师白泺。世宗讶其持久，遣问之。谋衍曰：“贼骑壮，我骑弱，此少驻所以完养马力也。不然，非益万骑不可胜。”克宁奋然而言曰：“吾马固不少，但帅不得人耳。其意常利虏掠，贼至则引避，贼去则缓随之，故贼常得善牧，而我常拾其蹂践之余，此吾马所以弱也。今诚能更置良帅，虽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骑虽十倍，未见其利也。”朝廷知其议，召还谋衍，以平章政事仆散忠义兼右副元帅。师将发，贼声言乞降。克宁曰：“贼初困蹙，且无降意，所以扬言者，是欲缓吾师期也。不若攻其未备，贼若挫衄，则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击之，可一战而定也。”忠义以为然，乃与克宁出中路，遂败贼兵于罗不鲁之地。贼奔七渡河，负险为栅，克宁觇知贼栅之背其势可上，乃潜师夜登，俯射之，大军自下攻，贼溃，皆遁去。

契丹平，克宁除太原尹。未阅月，宋吴璘侵陕右，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乞益兵，遣克宁佩金牌，驻军平凉。诏合喜曰：“朕遣克宁参议军事，此其智勇足敌万人，不必益军也。”克

宁至，下令安辑，未几，民皆完聚。治兵伐宋，右丞相仆散忠义驻南京节制诸军，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经略边事，克宁改益都尹，兼山东路兵马都总管、行军都统。四年，元帅府欲遣左都监璋以兵四千由水路进，诏曰：“可付都统徒单习显，仍益兵二千，择良将副之。璋可经略山东。”于是，克宁出军楚、泗之间，与宋将魏胜相拒于楚州之十八里口。魏胜取弊舟凿其底，贯以大木，列植水中，别以船载巨石贯以铁锁，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以步兵四万人屯于淮渡南岸、运河之间。克宁使斜卯和尚选善游者没水，系大绳植木上，数百人于岸上引绳曳一植木，皆拔出之，彻去沉船。进至淮口，宋兵来拒，隔水矢石俱发。斜卯和尚以竹编篱捍矢石，复拔去植木沉船，师遂入淮。与宋兵夺渡口，合战数四，猛安长寿先行薄岸，水浅，先率劲卒数人涉水登岸，败其津口兵五百人，余众皆济。宋兵四百余自清河口来，镇国上将军蒲察阿离合懑以步兵百人御之。克宁自与扎也银术可五骑先行六七里与战，银术可先登，奋击败之。宋大兵整阵来拒，克宁麾兵前战，自旦至午，宋兵败，逾运河为阵，余众数千皆走入营中。克宁使以火箭射其营舍，尽焚，逾河撤桥，与其大军相会。隔水射之，宋兵不能为阵。猛安钞兀以六十骑击宋骑兵千余，不利，少却。克宁以猛安赛剌九十骑横击之，宋兵大败。追至楚州，射杀魏胜，遂取楚州及淮阴县。是役也，赛剌功居多。是时，宋屡遣使请和，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约以世为叔侄国，割还海、泗、唐、邓四州。宋人尚迁延有请，及克宁取楚州，宋人乃大惧，一一如约。

兵罢，改大名尹，历河间、东平尹，召为都点检。十一年，从丞相志宁北伐，还师。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置酒东宫，赐克宁金带。明年，迁枢密副使，兼知大兴府事，改太子太保，

枢密副使如故。拜平章政事，封密国公。

克宁女嫁为沈王永成妃，得罪，克宁不悦，求致仕，不许，罢为东京留守。明年，上将复相克宁，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统军使。遣使者谕之曰：“统军使未尝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可过京师入见。”克宁至京师，复拜平章政事，授世袭不扎土河猛安兼亲管谋克。

世宗欲以制书亲授克宁，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宁已受制，上谓克宁曰：“此制朕欲亲授与卿，误授之于外也。”又曰：“朕欲尽徙卿宗族在山东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无以尽给之。”乃选其最亲者徙之。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谭国公。克宁辞曰：“臣无功，不明国家大事，更内外重任，当自愧。乞归田里，以尽余年。”上曰：“朕念众人之功无出卿右者，卿慎重得大臣体，毋复多让。”克宁出朝，上使徒单怀忠谕之曰：“凡人醉时醒时处事不同，卿今日亲宾庆会，可一饮，过今日可勿饮也。”克宁顿首谢曰：“陛下念臣及此，臣之福也。”

克宁为相，持正守大体，至于簿书期会，不屑屑然也。世宗尝曰：“习显在枢密，未尝有过举。”谓克宁曰：“宰相之职，进贤为上。”克宁谢曰：“臣愚幸得备位宰辅，但不能明于知人，以此为恨耳。”二十一年，左丞相守道为尚书令，克宁为左丞相，徙封定国公，恳求致仕。上曰：“汝立功立事，乃登相位，朝廷是赖，年虽及，未可去也。”后三日，与守道奏事，俱跪而请曰：“臣等齿发皆衰，幸陛下赐以余年。”上曰：“上相坐而论道，不惟其官惟其人，岂可屡改易之邪？”顷之，克宁改枢密使，而难其代。复以守道为左丞相，虚尚书令位者数年，其重如此。未几，以司徒兼枢密使。二十二年，诏赐今名。二十三年，克宁复以年老为请。上曰：“卿昔在政

府，勤劳夙夜，除卿枢密使亦可以优逸矣。朕念旧臣无几人，万一边隅有警，选将帅，授方略，山川险要，兵道军谋，舍卿谁可与共者？勉为朕留！”克宁乃不敢复言。

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皇太子守国，诏左丞相守道与克宁俱留中都辅太子。上谓克宁曰：“朕巡省之后，万一有事，卿必躬亲之，毋忽细微，图难于其易可也。”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赐宴北部，诏克宁行左丞相事。

是时，世宗自上京还，次天平山清暑，皇太子薨于京师，诸王妃主入宫吊哭，奴婢从入者多，颇喧杂不严。克宁遣出之，身护宫门，严饬殿廷宫门禁卫如法，然后听宗室外戚入临，从者有数。谓东宫官属曰：“主上巡幸，未还宫阙，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时能以死报国乎？吾亦不敢爱吾生也。”辞色俱厉，闻者肃然敬惮。章宗时为金源郡王，哀毁过甚，克宁谏曰：“哭泣，常礼也。郡王身居冢嗣，岂以常礼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读完颜匡曰：“尔侍太子日久，亲臣也。郡王哀毁过甚，尔当固谏。谨视郡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皇太子讣至，哀恸者屡矣。闻克宁严饬宫卫，谨护皇孙，嘉其忠诚而愈重之。

九月，世宗还京师。十一月，克宁表请立金源郡王为皇太孙，以系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太子陵寝已毕，东宫虚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圣超越前古，宁不察此。事贵果断，不可缓也。缓之则起觊觎之心，来谗佞之言。谗佞之言起，虽欲无疑得乎？兹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岂惟储位久虚，而骨肉之祸，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愿亟立嫡孙金源郡王为皇太孙，以释天下之惑，塞觊觎之端，绝构祸之萌，则宗庙获安，臣民蒙福。臣备位宰相，不敢不尽言，惟陛下裁察。”逾月，有诏起复皇孙金源郡王判大兴尹，封原

王。世宗诸子中赵王永中最长，其母张玄征女，玄征子汝弼为尚书左丞。二十六年，世宗出汝弼为广宁尹。于是，左丞相守道致仕，遂以克宁为太尉，兼左丞相，原王为右丞相，因使克宁辅导之。原王为丞相方四日，世宗问之曰：“汝治事几日矣？”对曰：“四日。”“京尹与省事同乎？”对曰：“不同。”上笑曰：“京尹浩穰，尚书省总大体，所以不同也。”数日，复谓原王曰：“宫中有四方地图，汝可观之，知远近厄塞也。”世宗与宰相论钱币，上曰：“中外皆患钱少，今京师积钱止五百万贯，除屯兵路分其他郡县钱可运至京师。”克宁曰：“郡县钱尽入京师，民间钱益少矣。若起运其半，其半变折轻赍，庶几钱货流布也。”上嘉纳之。章宗虽封原王，为丞相，克宁犹以未正太孙之位，屡请于世宗，世宗叹曰：“克宁，社稷之臣也。”十一月戊午，宰相入见于香阁，既退，原王已出，克宁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孙，世宗许之。庚申，诏立原王右丞相为皇太孙。

明日，徒单公弼尚息国公主纳币，赐六品以上宴于庆和殿。上谓诸王大臣曰：“太尉忠实明达，汉之周勃也。”称叹再三。克宁进酒，上举觞为之酹。有诏给太尉假三日。明年正月，复求解机务。上曰：“卿遽求去邪？岂朕用卿有未尽乎？或因喜怒用刑赏乎？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宜勉留以辅朕。卿若思念乡土，可以一往，不必谢政事。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不必到，从容至暑月还京师相见。”四月，克宁还朝，入见上。上问曰：“卿往乡中，百姓皆安业否？”克宁曰：“生业颇安，然初起移至彼，未能滋殖耳。”未几，以丞相监修国史。上问史事，奏曰：“臣闻古者人君不观史，愿陛下勿观。”上曰：“朕岂欲观此？深知史事不详，故问之耳。”初，泸沟河决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复故道。上曰：“鬼神虽不可

窥测，即获感应如此 。”克宁奏曰 ：“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则弗享矣。报应之来皆由人事 。”上曰 ：“卿言是也 。”世宗颇信神仙浮图之事，故克宁及之。宋前主殂，宋主遣使进遗留物，上怪其礼物薄。克宁曰 ：“此非常贡，责之近于好利。“上曰 ：“卿言是也 。”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剑等还之。

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上幸克宁第。初，上欲以甲第赐克宁，克宁固辞，乃赐钱，因其旧居宏大之。毕工，上临幸，赐金器锦绣重彩，克宁亦有献。上饮欢甚，解御衣以衣之。诏画克宁像藏内府。

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甲申，克宁率宰执入问起居。上曰 ：“朕疾殆矣 。”谓克宁曰 ：“皇太孙年虽弱冠，生而明达，卿等竭力辅之 。”又曰 ：“尚书省政务权听于皇太孙 。”克宁奏曰 ：“陛下幸上京时，宣孝太子守国，许除六品以下官，今可权行也 。”上曰 ：“五品以下亦何不可 。”乙酉，诏皇太孙摄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诏太孙与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宁奏曰 ：“皇太孙与诸王宜别嫌疑，正名分，宿止同处，礼有未安 。”诏太孙居庆和殿东庑。丙戌，诏克宁以太尉兼尚书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襄为右丞相，右丞张汝霖为平章政事。戊子，诏克宁、襄、汝霖宿于内殿。

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殿。是日，克宁等宣遗诏，立皇太孙为皇帝，是为章宗。徙封为东平郡王。诏克宁朝朔望，朝日设坐殿上。克宁固辞，诏近臣勉谕。克宁涕泣谢曰：“怜悯老臣 ，幸免常朝 ，岂敢当坐礼 。”其后 ，每朝必为克宁设坐，克宁侍立益敬。即位诏文“凡除名开落官吏并量材录用”，张汝霖奏真盗枉法不可恕，克宁曰 ：“陛下初即位 ，行非常之典，赃吏误沾恩宥其害小，国之大信不可失也 。”章宗

深然之。无何，进拜太傅，兼尚书令，赐尚衣玉带。乞致仕，不许。诏译《诸葛孔明传》赐之。诏尚书省曰：“太傅年高，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大事录之,细事不须亲也。”赐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钱千万、重彩二百端、绢二千匹。

尚书省奏猛安谋克愿试进士者听之，上曰：“其应袭猛安谋克者学于太学可乎？”克宁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颇好辞章，而疆埸方有事，故克宁言及之。

明昌二年，克宁属疾，章宗往视之。克宁顿首谢曰：“臣无似，尝蒙先帝任使，陛下即位，属以上相，今臣老病，将先犬马填沟壑，无以辅明主绥四方。陛下念臣驽怯，亲枉车驾临幸，死有余罪矣。”是日，即榻前拜太师，封淄王，加赐甚厚。是岁二月，薨，遗表，其大概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疏之，轻小人而终昵之。愿陛下慎终如始，安不忘危，而言不及私。”诏有司护丧事，归葬于莱州，谥曰忠烈。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图像衍庆宫。大安元年，改配享章宗庙廷。

赞曰：徒单克宁可谓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劳。《经》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贵。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满而不忘，德之上也。孜孜勉勉，恪守职业，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之，次也。谏期必行，言期必听，为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卷九十三　列传第三十一

显宗诸子　章宗诸子　卫绍王子　宣宗三子　独吉思忠　承裕　仆散揆抹捻史乂搭　宗浩

显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圣皇后生宣宗，诸姬田氏生郓王琮、瀛王瑰、霍王从彝，刘氏生瀛王从宪，王氏生温王玠。

郓王琮，本名承庆，母田氏，其后封裕陵充华。琮仪观丰伟，机警清辩，性宽厚，好学。世宗选进士之有名行者纳坦谋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汉字皆通习。及长，轻财好施，无愠色，善吟咏，不喜闻人过，至于骑射绘塑之艺，皆造精妙。大定十八年，封道国公。二十六年，加崇进。章宗即位，迁开府仪同三司，封郓王。明昌元年，授婆速路获火罗合打世袭猛安，留京师。五年，薨。上辍朝，亲临奠于殡所。谥曰庄靖，改庄惠。

瀛王瑰，本名桓笃，郓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内行修饬，工诗，精于骑射、书艺、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国公。二十六年，加崇进。章宗即位，迁开府仪同三司，封瀛王。明昌三年，薨。敕葬事所须皆从官给，命工部侍郎胥持国等典丧事。比葬，帝三临奠，哭之恸。谥曰文敬。其后帝谓辅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为善人，故朕尝令在左右。温王虽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霍王从彝，本名阿怜，母田氏早卒，温妃石抹氏养为己子。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国公，加崇进。二十六年，赐名瓒。章宗即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谕旨有司曰：“丰、郓、瀛、沂四王府各赐奴婢七百人。”四年，诏追封故鲁王孰辇为赵王，以

从彝为赵王后。承安元年，为兵部尚书，改封蔡。四年，除秘书监。泰和五年，赐今名。八年，封霍。贞祐二年，薨。

瀛王从宪，本名吾里不，母刘氏，后封裕陵茂仪。大定二十六年，赐名琦。章宗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寿王。承安元年，以郊祀恩进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赐今名。六年，授秘书监。八年，薨。

从宪风仪秀峙，性宽厚，善骑射，待府僚以礼，秩满去者皆有赆。帝尤爱重，初以病闻，即临问之，赐钱五百万。还宫，诏府僚上其疾增损状，仍敕门司夜一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恸，为辍朝临奠者再。谕旨判大睦亲府事宛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规画。闻其二姬方孕，若生子，即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剌都护其丧葬，敛以内库之服，其余所须，亦从官给。谥曰敦懿。

温王玠，本名谋良虎，母王氏，后封裕陵婉仪。玠幼颖秀，性温厚，好学。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温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讣闻，上为辍朝，亲临奠哭之。谥曰悼敏。

章宗钦怀皇后生绛王洪裕，资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靖，诸姬生荣王洪熙、英王洪衍、寿王洪辉。元妃李氏生葛王忒邻。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时显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闻皇曾孙生，喜甚。满三月，宴于庆和殿，赐曾孙金鼎，金香合，重彩二十端，骨睹犀、吐鹘玉山子、兔兒垂头一副，名马二匹。章宗进玉双驼镇纸、玉琵琶拨、玉凤钩、骨睹犀具佩刀、衣服一袭。世宗御酒歌欢，乙夜方罢。二十八年十月丙寅，薨。明昌三年，追封绛王，赐名。

洪靖，本名阿虎懒，明昌三年生。生而警秀，上所锺爱。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荆王，赐名，加开府仪同三司。

洪熙，本名讹鲁不，明昌三年生，未弥月薨。承安四年，追封荣王，赐名，加开府仪同三司。

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几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赐名，加开府仪同三司。

洪辉，本名讹论，承安二年五月生，弥月，封寿王。闰六月壬午，病急风，募能医者加宣武将军，赐钱五百万。甲申，疾愈，印《无量寿经》一万卷报谢，衍庆宫作普天大醮七日，无奏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备礼葬。

忒邻，泰和二年八月生。上久无皇嗣，祈祷于郊、庙、衍庆宫、亳州太清宫，至是喜甚。弥月，将加封，三等国号无愜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为葛王。十二月癸酉，生满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玄真观，宴于庆和殿。百官用天寿节礼仪，进酒称贺，三品以上进礼物。泰和三年，薨。

卫绍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赐名猛安曰琚，按出曰瑄，按辰曰璪。泰和七年，诏按辰出继郑王永蹈后，诏曰：“朕追惟郑邸，误蹈非彝，藁窆原野，多历岁年，怛然轸怀，有不能已，乃诏追复王爵，备礼改葬。今稽式古典，命汝为郑王后，守其祭祀。”大安元年，封子六人为王，从恪胙王，有任王、巩王，余弗传。是岁，从恪为左丞相。二年八月，立从恪为皇太子。至宁末，胡沙虎杀卫王，从恪兄弟皆废居中都。贞祐二年，徙郑州。四年，徙居南京。天兴元年，崔立以从恪为梁王，汴京破，死焉。

赞曰：章宗晚年，继嗣不立，遂属意卫绍王。卫绍历年不永，诸子凡禁锢二十余年，镐厉王诸子禁锢四十余年，长女鳏男皆不得婚嫁。天兴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后可知矣。

庄献太子，名守忠，宣宗长子也。其母未详，说在《王后

传》。胡沙虎既废卫王，时上未至，迎守忠入居东宫 。贞祐元年闰九月甲申，立为皇太子，诏曰 ：“ 朕以眇躬，嗣服景命，念祖宗之遗统，方夙夜以靡遑，将上以承九庙之灵，而下以系多方之望。皇太子守忠性秉温良，地居长嫡，以次第言之，则宜升储嗣，以典礼质之，则足愜群情，其立为皇太子 。” 十月己未，以镇国上将军。太子少保阿鲁罕为太子少师。庚申，上遣谕曰 ：“ 朕宫中每事裁减，汝亦宜知时难，斟酌撙节也 。” 又谓曰 ：“ 时方多艰，每事当从贬损，吾已放宫人百余矣，东宫无用者亦宜出之。汝读书人，必能知此也 。” 二年四月，宣宗迁汴，留守中京。七月，召至汴。三年正月，薨。上临奠殡所凡四次。四月，葬迎朔门外五里。谥庄献。五月，立其子铿为皇太孙，始二岁。十二月薨 ，四年正月 ，赐谥冲怀太孙。

玄龄，或曰庄献太子母弟，早卒，未封爵。或曰丽妃史氏所生。

荆王守纯，本名盘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庞氏。贞祐元年，封濮王。二年，为殿前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权都元帅。上谕帅府曰 ：“ 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谙，卿等毋以朕子故不相规戒。凡见将校，令谦和接遇可也 。” 三年，为枢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兴定元年，授世袭东平府路三屯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

瓛，误书转运副使张正伦宣命，奏乞治罪。上曰 ：“ 令史有犯，宰臣自当治之，何必关朕耶？ ” 是年三月，进封英王。时监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切责，杖司马及大奴尤不法者数人。四年九月，守纯欲发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员外郎王阿里谋之，且属令勿泄，而石鲁剌、胡鲁辄以告都事仆散奴失不，奴失不白高琪。及高琪伏诛，守纯劾三人者泄密事，奴失不免死，除名，石鲁剌、胡鲁各杖七

十，勒停。

元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谕守纯曰：“始吾以汝为相者，庶几相辅，不至为人讥病耳。汝乃惟饮酒耽乐，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吾常闻人言己过，虽自省无之，亦未敢容易去怀也。”又曰：“吾所以责汝者，但以崇饮不事事之故，汝勿过虑，遂至夺权。今诸相皆老臣，每事与之商略，使无贻物议足矣。”

是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痹，危笃，将夕，守纯趣入侍。哀宗后至，东华门已闭，闻守纯在宫，分遣枢密院官及东宫亲卫军总领移剌蒲阿集军三万余屯东华门外。部署定，扣门求见。都点检驸马都尉徒单合住奏中宫，得旨，领符钥开门。哀宗入，宰相把胡鲁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砺，不听入宫，以护卫四人监守纯于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宗即位。

正大元年正月，进封荆王，罢平章政事、判睦亲府，封真妃庞氏为荆国太妃，三月，或告守纯谋不轨，下狱推问。慈圣宫皇太后有言于帝，由是获免，语在《皇后传》。守纯三子，长曰讹可，封肃国公，天兴元年三月进封曹王，出质于军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孛德，封巩王。

天兴初，守纯府第产肉芝一株，高五寸许，色红鲜可爱，既而枝叶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闻，铲去复生者再。夜则房榻间群狐号鸣，秉烛逐捕则失所在。未几，讹可出质，哀宗迁归德。明年正月，崔立乱。四月癸巳，守纯及诸宗室皆死青城。

赞曰：《诗》云：“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信哉！守忠立为太子，未几而薨，其子铿立，又薨，哀宗复乏嗣，岂非天乎。正大间，国势日蹙，本支殆尽，哀宗尚且疏忌骨肉，非明惠之贤，荆王几不能免，岂“宗子维城”之道哉！

独吉思忠，本名千家奴。明昌六年，为行省都事，累迁同

签枢密院事。承安三年，除兴平军节度使，改西北路招讨使。初，大定间修筑西北屯戍，西自坦舌，东至胡烈么，几六百里。中间堡障，工役促迫，虽有墙隍，无女墙副堤。思忠增缮，用工七十五万，止用屯戍军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劳，赐诏奖谕曰：“直乾之维，扼边之要，正资守备，以靖翰藩，垣垒弗完，营屯未固。卿督兹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劳，时非淹久，已臻休毕，仍底工坚。赖尔忠勤，办兹心画，有嘉乃力，式副予怀。”赐银五百两、重币十端。入为签枢密院事，转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泰和五年，宋渝盟有端，平章政事仆散揆宣抚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韩侂胄用事，请遣使诘问。上召大臣议。左丞相宗浩曰：“宋久败之国，必不敢动。”思忠曰：“宋虽羁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但力不足耳。”其后果如思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议伐宋事，大臣犹言无足虑者。或曰：“鼠窃狗盗，非用兵也。”思忠执前议曰：“不早为之所，彼将误也。”上深然之。

七年正月，元帅左监军纥石烈执中围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请命大臣节制其军，及益兵攻之。思忠请行。上曰：“以执政将兵攻一小州，克之亦不武。”乃用唐宰相宣慰诸军故事，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敕赏立功者。诏大臣宿于秘书监，各具奏帖以闻。明日，诏百官集议于广仁殿，问对者久之。既而宋人来请和，议遂寝。

顷之，进拜尚书右丞。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三年，与参知政事承裕将兵屯边，方缮完乌沙堡，思忠等不设备，大元前兵奄至，取乌月营，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解职。卫绍王命参知政事承裕行省，既而败绩于会河堡云。

承裕，本名胡沙，颇读孙、吴书，以宗室子充符宝祗候。

除中都左警巡副使，通括户籍，百姓称其平。迁殿中侍御史，改右警巡使、彰德军节度副使、刑部员外郎，转本部郎中。历会州、惠州刺史、迁同知临潢府事，改东北路招讨副使。以病免，起为西南招讨副使。

泰和六年，伐宋，迁陕西路统军副使，俄改通远军节度使、陕西兵马都统副使，与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屯成纪界。宋吴曦兵五万由保岔、姑苏等谷袭秦州，承裕、璘以骑兵千余人击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战，宋兵大败，斩首四千余级。诏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尚少，善于其职，故命汝与完颜璘同行出界。昔汝自言得兵三万足以办事，今以石抹仲温、术虎高琪及青宜可与汝军相合，计可六万，斯亦足以办矣。仲温、高琪兵道险阻，汝兵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关才四百里耳，从长计画，以副朕意。"诏完颜璘曰："汝向在北边，以干勇见称，顷以过失，逮问有司。近知与宋人奋战，故特赦免，仍充副统，如能佐承裕立功业，朕于官赏，岂复吝惜。闻汝临事颇黠，若复自速罪，且不赦汝矣。"宋吴曦使其将冯兴、杨雄、李珪以步骑八千入赤谷，承裕、璘及河州防御使蒲察秉钰逆击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骑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将唐括按答海率骑二百驰击宋步兵，甲士蒙括挺身先入乘之，宋步兵大溃。追奔至阜郊城，斩二千余级。猛安把添奴追宋骑兵，杀千余人，斩杨雄、李珪于阵，冯兴仅以身免。承裕进兵，克成州。

八年，罢兵，迁河南东路统军使，兼知归德府事，俄改知临潢府事。赐金带、重币十端、银百五十两。大安初，召为御史中丞。三年，拜参知政事，与平章政事独吉思忠行省戍边。乌沙堡之役，不为备，失利，朝廷独坐思忠，诏承裕主兵事。

八月，大元大兵至野狐岭，承裕丧气，不敢拒战，退至宣平。县中土豪请以土兵为前锋，以行省兵为声援，承裕畏怯不

敢用，但问此去宣德间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涧曲折，我辈谙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战，但谋走耳，今败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击之。明日，至会河川，承裕兵大溃。承裕仅脱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居庸关，中都戒严。识者谓金之亡，决于是役。卫绍王犹薄其罪，除名而已。崇庆元年，起为陕西安抚使。至宁元年，迁元帅右监军，兼咸平府路兵马都总管，与契丹留可战，败绩。改同判大睦亲府事、辽东宣抚使。贞祐初，改临海军节度使，卒。

赞曰：曹刿有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气为主，会河堡之役，独吉思忠、承裕沮丧不可复振，金之亡国，兆于此焉。

仆散揆，本名临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帅沂国武庄公忠义之子也。少以世胄，选为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尚韩国大长公主，擢器物局副使，特授临潢府路赫沙阿世袭猛安。历近侍局副使、尚衣局使、拱卫直副都指挥使，为殿前左卫将军。罢职，世宗谕之曰：“以汝宣献皇后之亲，故令尚主，置之宿卫，谓当以忠孝自励。日者乃与外人窃议，汝腹中事，朕不能测，其罢归田里。”寻起为泺州刺史，改蠡州，入为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尚书。

章宗即位，出为泰定军节度使，改知临洮府事。以政绩闻。升河南路统军使。陕西提刑司举揆“刚直明断，狱无冤滞。禁戢家人，百姓莫识其面。积石、洮二州旧寇皆遁，商旅得通”。于是进官一阶，仍诏褒谕。

明昌四年，郑王永蹈谋逆，事觉，揆坐尝私品藻诸王，独称永蹈性善，静不好事，乃免死，除名。未几，复五品阶，起为同知崇义军节度使事。以战功迁西北路副招讨，进官七阶，赐金马盂一、银二百两、重彩一十端。复以战功升西南路招讨

使兼天德军节度使，赐金五十两、重彩一十端。复出御边，当转战出塞七百里，至赤胡睹地而还。优诏褒谕，迁一官，仍许其子安贞尚邢国长公主，且许揆入谢，礼成，归镇。

会韩国大长公主薨，揆来赴，上谕之曰：“北边之事，非卿不能办。”乃赐战马二，即日遣还。揆沿徼筑垒穿堑，连亘九百里，营栅相望，烽候相应，人得恣田牧，北边遂宁。复以手诏褒谕，且欲大用，以知兴中府事纥石烈子仁代之，敕尽以方略授子仁。既入，拜参知政事，改授中都路胡土爱割蛮世袭猛安。进拜尚书右丞。寻出经略边事，还拜平章政事，封济国公。

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揆为宣抚河南军民使。上谕之曰：“朕即位以来，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者，若非君臣道合，一体同心，何以及此。先丞相亦尝总师南边，效力先朝，今复委卿，谅无过举。朕非好大喜功，务要宁静内外。宋人屈服，无复可议，若恬不改，可整兵渡淮，扫荡江左，以继尔先公之功。”即以尚厩名马、玉束带、内府重彩及御药赐之。揆至汴，搜练将士，军声大振。会天寿节，特遣其子安贞赐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饮揆，及上秋猎所亲获鹿尾舌为赐。宋人服罪，即罢宣抚使，召揆还。

六年春，宋人复数路来侵，取泗州，取灵璧，围寿春。命揆为左副元帅以讨之。揆至军前，集诸将校告以朝廷吊伐之意，分遣将士御敌。复取临淮、蕲县，而符离、寿春之围亦解去，敌屡败衄，悉遁出境。上即遣提点近侍局乌古论庆寿持手诏劳问征讨事宜，仍赐玉具剑一、玉荷莲盏一、金器一百两、重彩一十端。寻复以诏褒谕，赐玉鞍勒马二及玉具佩刀、内府重彩、御药，以旌其功。

宋人既败退，上欲进讨，乃召揆赴阙，戒以师期，宴于庆

和殿，亲谕之曰：“朕以赵扩背盟，侵我疆埸，命卿措画。曾未期月，诸处累报大捷。振我国威，挫彼贼锋，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宠锡甚厚，特收其次子宁寿为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还军。

十月，揆总大军南伐，分兵为九路进。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颍、寿，至淮，宋人旅拒于水南。揆密遣人测淮水，惟八叠滩可涉，即遣奥屯骧扬兵下蔡，声言欲渡。宋帅何汝砺、姚公佐悉锐师屯花靥以备。揆乃遣右翼都统完颜赛不、先锋都统纳兰邦烈潜渡八叠，驻南岸。揆麾大军直压其阵。敌不虞我卒至，皆溃走，自相蹂践，死于水者不可胜计。进夺颍口，下安丰军，遂攻合肥，取滁州，尽获其军实。上遣使谕之曰：“前得卿奏，先锋已夺颍口，偏师又下安丰，斩馘之数，各以万计。近又西帅奏捷，枣阳、光化既为我有，樊城、邓城亦自溃散。又闻随州阖城归顺，山东之众久围楚州，陇右之师克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赵扩闻之，料已破胆，失其神守。度彼之计，乞和为上，昔尝画三事付卿，以今事势计之，径渡长江，亦其时矣。淮南既为我有，际江为界，理所宜然。如使赵扩奉表称臣，岁增贡币，缚送贼魁，还所俘掠，一如所谕，亦可罢兵。卿宜广为渡江之势，使彼有必死之忧，从其所请而纵之，仅得余息偷生，岂敢复萌他虑。卿于此时，经营江北，劳徕安集，除其虐政横赋，以良吏抚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虽未系赵扩之颈，而朕前所画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见时，已尝议定，今复谆谆者，欲决卿成功尔。机会难遇，卿其勉之。”

既而宋帅丘濡果奉书乞和，揆以前五事谕而遣之。复进军围和州，敌以骑万五千驻六合，揆侦知之，即以右翼掩击，斩首八千级，进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扬诸路之冲。乃整列军骑，毕张旗帜，沿江上下，皆金兵焉。于是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数

万保河桥，复遣统军纥石烈子仁往攻之，分军涉浅，潜出敌后。敌见之大惊，不战而溃，斩首二万余级，生擒其帅刘侹、常思敬、萧从德、莫子容，皆宋骁将也。遂下真州。宋复遣陈璧来告和，揆以乞辞未诚，徒欲缓师，欲之。宋人既丧败，不获请成，乃决巨胜、成公、雷塘渚积水以为阻，尽焚其庐舍储积，过江遁去。

揆以方春地湿，不可久留，且欲休养士马，遂振旅而还。次下蔡，遇疾。诏遣宣徽使李仁惠及其子宁寿引太医诊视，仍遣中使抚问。泰和七年二月，薨。讣闻，上哀悼之，辍朝，遣使迎丧殡于都城之北。百官会吊，车驾临奠哭之，赙银一千五百两、重币五十端、绢五百疋，其葬祭物皆从官给。谥曰武肃。

揆体刚内和，与物无忤，临民有惠政。其为将也，军门镇静，尝罚必行。初渡淮，即命彻去浮梁。所至皆因粮于敌，无馈运之劳。未尝轻用士卒，而与之同甘苦，人亦乐为之用。故南征北伐，为一代名将云。

抹捻史乂搭，临潢路人也。其先以功授世袭谋克。史乂搭幼袭爵，守边有劳。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御使事。

五月，宋将李爽围寿州，田俊迈陷蕲县，平章政事仆散揆谓诸将曰：“符离、彭城，齐鲁之蔽，符离不守，是无彭城，彭城陷则齐鲁危矣。”乃遣安国军节度副使纳兰邦烈与史乂搭以精骑三千戍宿州。俊迈果率步骑二万来袭，邦烈、史乂搭逆击，大破之。邦烈中流矢。宋郭倬、李汝翼以众五万继至，遂围城，攻之甚力，城中丛射，敌不能逼。会淫雨潦溢，敌露处劳倦，邦烈遣骑二百潜出敌后突击之。敌乱，史乂搭率骑蹂之，杀伤数千人。敌复闻援军将至，遂夜遁。邦烈、史乂搭蹑其后，黎明合击，大破之，获田俊迈。十月，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颍、

寿，史乂搭为骁骑将中军副统，克安丰军，战霍丘、花靥，功居多。十二月，从攻和州，中流矢卒。

史乂搭形不过中人，而拳勇善斗，所用枪长二丈，军中号为“长枪副统”。又工用手箭，箭长不盈握，每用百数，散置铠中，遇敌抽箭，以鞭挥之，或以指钳取飞掷，数矢齐发，无不中，敌以为神。其箭皆以智创，虽子弟亦不能传其法。在北部守厌山营，敌尤畏之，不敢近。及死，将士皆惋惜之。

内族宗浩，字师孟，本名老，照祖四世孙，太保兼都元帅汉国公昂之子也。贞元中，为海陵庶人入殿小底。世宗即位辽阳，昂遣宗浩驰贺。世宗见之喜，命充符宝祗候。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帅置幕山东，宗浩领万户从行，仍授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丁父忧，起复，承袭因闵斡鲁浑猛安，授河南府判官。以母丧解，服阕，授同知陕州防御使事。察廉能第一等，进官一阶，升同知彰化军节度使事，累迁同签枢密院事，改曷苏馆节度使。

世宗谓宰臣曰：“宗浩有才干，可及者无几。”二十三年，征为大理卿，逾年授山东路统军使，兼知益都府事。陛辞，世宗谕之曰：“卿年尚少，以卿近属，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体朕意。”因赐金带遣之。二十六年，为赐宋主赵甗生日使。还，授刑部尚书，俄拜参知政事。

章宗即位，出为北京留守，三转同判大睦亲府事。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便宜从事。朝廷发上京等路军万人以戍。宗浩以粮储未备，且度敌未敢动，遂分其军就食隆、肇间。是冬，果无警。北部广吉剌者尤桀骜，屡胁诸部入塞。宗浩请乘其春暮马弱击之。时阻珝亦叛，内族襄行省事于北京，诏议其事。襄以谓若攻破广吉剌，则阻珝无东顾忧，不若留之，以牵其势。宗浩奏：“国家以堂堂之势，不能扫灭小部，顾欲

藉彼为捍乎？臣请先破广吉剌，然后提兵北灭阻翊。”章再上，从之。诏谕宗浩曰：“将征北部，固卿之诚，更宜加意，毋致后悔。”宗浩觇知合底忻与婆速火等相结，广吉剌之势必分，彼既畏我见讨，而复掣肘仇敌，则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领军二百为先锋，戒之曰：“若广吉剌降，可就征其兵以图合底忻，仍侦余部所在，速使来报，大军当进，与汝击破之必矣。”合底忻者，与山只昆皆北方别部，恃强中立，无所羁属，往来阻翊、广吉剌间，连岁扰边，皆二部为之也。撒入敌境，广吉剌果降，遂征其兵万四千骑，驰报以待。

宗浩北进，命人赍三十日粮，报撒会于移米河共击敌，而所遣人误入婆速火部，由是东军失期。宗浩前军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统石鲁、浑滩两部，击走之，斩首千二百级，俘生口车畜甚众。进至呼歇水，敌势大蹙，于是合底忻部长白古带、山只昆部长胡必剌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诏，谕而释之。胡必剌因言，所部迪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讨之。乃移军趋移米，与迪列土遇，击之，斩首三百级，赴水死者十四五，获牛羊万二千，车帐称是。合底忻等恐大军至，西渡移米，弃辎重遁去。撒与广吉剌部长忒里虎追蹑及之，于窋里不水纵击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斩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余人，获驼马牛羊不可胜计。军还，婆速火乞内属，并请置吏。上优诏褒谕，迁光禄大夫，以所获马六千置牧以处之。明年，宴赐东北部，寻拜枢密使，封荣国公。初，朝廷置东北路招讨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敌入，比出兵追袭，敌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据要害，设副招讨二员，分置左右，由是敌不敢犯。

会中都、山东、河北屯驻军人地土不赡，官田多为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诣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余万顷。还，坐

以倡女自随，为宪司所纠，出知真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复为枢密使，进拜尚书右丞相，超授崇进。时惩北边不宁，议筑壕垒以备守戍，廷臣多异同。平章政事张万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独谓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毕，上赐诏褒赉甚厚。撒里部长陀括里入塞，宗浩以兵追蹑，与仆散揆军合击之，杀获甚众，敌遁去。诏征还，入见，优诏奖谕，躐迁仪同三司，赐玉束带一、金器百两、重币二十端，进拜左丞相。

宋人畔盟，王师南伐，会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帅往督进讨。宗浩驰至汴，大张兵势，亲赴襄阳巡师而还。宋人大惧，乃命知枢密院事张岩以书乞和。宗浩以辞旨未顺却之，仍谕以称臣、割地、缚送元谋奸臣等事。岩复遣方信孺赍其主赵扩誓稿来，且言扩并发三使，将贺天寿节及通谢，仍报其祖母谢氏殂，致书于都元帅宗浩曰：

方信孺还，远贻报翰及所承钧旨，仰见以生灵休息为重，曲示包容矜轸之意。闻命踊跃，私窃自喜，即具奏闻，备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载之仁，与都元帅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谢宸庭，仍先令信孺再诣行省，以请定议。区区之愚，实恃高明，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听焉。

兵端之开，虽本朝失于轻信，然痛罪奸臣之蔽欺，亦不为不早。自去岁五月，编窜邓友龙，六月又诛苏师旦等。是时大国尚未尝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诸军屯于境外者尽令彻戍而南，悔艾之诚，于兹可见。惟是名分之谕，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无佳兵之意，况关系至重，又岂臣子之所敢言？

江外之地，恃为屏蔽，傥如来谕，何以为国？大朝所当念察。至于首事人邓友龙等误国之罪，固无所逃，若使执缚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罚于臣下。所有岁币，前书已增大定所减之数，此在上国，初何足以为重轻，特欲藉手以见谢过之实。傥

上国谅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计。矧惟兵兴以来，连岁创残，赋入屡蠲，若又重取于民，岂基元元无穷之困，窃计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于通谢礼币之外，别致微诚，庶几以此易彼。

其归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时窜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无所用，岂以去来为意。当隆兴时，固有大朝名族贵将南来者，洎和议之定，亦尝约各不取索，况兹琐琐，诚何足云。傥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处驱掠人，悉当护送归业。

夫缔新好者不念旧恶，成大功者不较小利。欲望力赐开陈，捐弃前过，阔略他事，玉帛交驰，欢好如初，海内宁谧，长无军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泽洋溢，鼎彝所纪，方册所载，垂之万世，岂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诞节将临，礼当修贺，兼之本国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续津发，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鉴其至再至三有加无已之诚，亟践请盟之诺，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无极。誓书副本虑往复迁延，就以录呈。

初，信孺之来，自以和议遂成，辄自称通谢使所参议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为通问使所参议官，信孺援以为例。宗浩怒其轻妄，囚之以闻。朝廷亦以其为行人而不能孚两国之情，将留之，遣使问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还必得罪，拘之适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数其恌易，而释遣之使归，自穷无辞以白其国人，则扩、侂胄必择谨厚者来矣。”于是遣之，而复张岩书曰：

方信孺重以书来，详味其辞，于请和之意虽若婉逊，而所画之事犹未悉从，惟言当还泗州等驱掠而已。至于责贡币，则欲以旧数为增，追叛亡，则欲以横恩为例，而称臣、割地、缚送奸臣三事，则并饰虚说，弗肯如约。岂以为朝廷过求有不可从，将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与我军角一日胜负者哉？既

不能强，又不能弱，不深思熟虑以计将来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语形于尺牍而勤邮传，何也？

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岂不以生灵为念，盖犯顺负义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国犯盟，侵我疆埸，帅府奉命征讨，虽未及出师，姑以逐处戍兵，随宜捍御，所向摧破，莫之敢当，执俘折馘，不可胜计，余众震慑靡然奔溃。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劳而复。今乃自谓捐其已得，敛军彻戍，以为悔过之效，是岂诚实之言！据陕西宣抚司申报，今夏宋人犯边者十余次，并为我军击退，枭斩捕获，盖以亿计。夫以悔艾罪咎，移书往来丐和之间，乃暗遣贼徒突我守圉，冀乘其不虞，以徼幸毫末，然则所为来请和者，理安在哉！

其言名分之谕，今昔事殊者，盖与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于宋国，恩深德厚，莫可殚述，皇统谢章，可概见也。至于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间恩泽之渥，夫岂可忘？江表旧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为侄国，以镇抚之。今以小犯大，曲在于彼，既以绝大定之好，则复旧称臣，于理为宜。若为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统时何故敢言而今独不敢，是又诚然乎哉！又谓江外之地将为屏蔽，割之则无以为国。夫藩篱之固，当守信义，如不务此，虽长江之险，亦不可恃，区区两淮之地，何足屏蔽而为国哉！昔江左六朝之时，淮南屡尝属中国矣。至后周显德间，南唐李景献庐、舒、蕲、黄，画江为界，是亦皆能为国。既有如此故实，则割地之事，亦奚不可！

自我师出疆，所下州军县镇已为我有，未下者即当割而献之。今方信孺赍到誓书，乃云疆界并依大国皇统、彼之隆兴年已画为定，若是则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岂

理也哉！又来书云通谢礼币之外，别备钱一百万贯，折金银各三万两，专以塞再增币之责，又云岁币添五万两疋，其言无可准。况和议未定，辄前具载约，拟为誓书，又直报通谢等三番人使，其自专如是，岂协礼体。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国，谓如此径往，则事必可集，轻渎诳绐，理不可容。

寻具奏闻，钦奉圣训：“昔宣、靖之际，弃信背盟，我师问罪，尝割三镇以乞和。今既无故兴兵，蔑弃信誓，虽尽献江、淮之地，犹不足以自赎。况彼国尝自言，叔父侄子与君臣父子略不相远，如能依应称臣，即许以江、淮之间取中为界。如欲世为子国，即当尽割淮南，直以大江为界。陕西边面并以大军已占为定据。元谋奸臣必使缚送，缘彼恳欲自致其罚，可令函首以献。外岁币虽添五万两疋，止是复皇统旧额而已，安得为增？可令更添五万两疋，以表悔谢之实。向汴阳乞和时尝进赏军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表段里绢各一百万、牛马骡各一万、驼一千、书五监。今即江表一隅之地。与昔不同，特加矜悯，止令量输银一千万两以充犒军之用。方信孺言语反复不足取信，如李大性、硃致知、李璧、吴琯辈似乎忠实，可遣诣军前禀议。据方信孺诡诈之罪，过于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间，姑放令回报。”伏遇主上圣德宽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钦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傥犹有所稽违，则和好之事，勿复冀也。夫宋国之安危存亡，将系于此，更期审虑，无贻后悔！

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其后宋人竟请以叔为伯，增岁币，备犒军银，函奸臣韩侂胄、苏师旦首以献而乞盟焉。讣闻，上震悼，辍朝，命其子宿直将军天下奴奔赴丧所，仍命葬毕持绘像至都，将亲临奠。以南京副留守张岩叟为敕祭兼发引使，莒州刺史女奚列孛葛速为敕葬使，仍摘军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

十人，外随行亲属官员亲军送至葬所，赙赠甚厚。谥曰通敏。

赞曰：金自宗弼渡江而还，既而画淮为界。厥后海陵咈众举兵，国用虚耗，上下离心，内难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详问之使每先发焉。侂胄狂谋误国，动非其时，取败宜也。揆、宗浩虽师出辄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来。仪币书辞，抑扬增损之际，有可藉口，即许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祸耳。虽然，揆、宗浩常胜之家，史乂搭骁勇之将，三人相继而死，和议亦成，天意盖已休息南北之人欤？

卷九十四　列传第三十二

夹谷清臣　内族襄　夹谷冲　完颜安国　瑶里孛迭

夹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笃人也。姿状雄伟，善骑谢。皇统八年，袭祖驳达猛安。大定元年，闻世宗即位，率本部军六千赴中都会之，以功迁昭武大将军。从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管押万户，接应左都监完颜思敬，逐窝斡余党，败之柔远，至抹拔里达悉获之。贼平，迁镇国上将军，知颍顺军事。会宋兵二万袭陷汝州，杀刺史乌古孙麻发及汉军二千。河南统军宗尹遣万户孛术鲁定方与清臣等领骑兵四千往击之。宋人弃城遁，遂复汝州。三年五月，从志宁复取宿州，宋将李世辅大败遁去，志宁复遣清臣等以兵追袭，又败之。捷闻，授宿州防御使。移博州，改西北路招讨都监，迁乌古十垒部族节度使。十二年，授右副都点检，迁左副都点检，出为陕西路统军使，兼知京兆府事。朝辞，赐以金带厩马，仍谕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劳久矣，故以是授卿，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阅三岁，迁枢密副使。明昌元年，初议出师，以本职充东北路兵马都统制使，既而诏止之。俄以其女为昭仪，眷倚益重。二年，拜尚书左丞。顷之，进平章政事，封芮国公，赐同本朝人。四年，迁右丞相，监修国史。

时议签军戍边，上问：“汉人与夏人孰勇？”清臣曰：“汉人勇。”上曰：“昔元昊扰边，宋终不能制，何也？”清臣曰：“宋驭军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胜彼也。”未几，迁崇进，改封戴。一日，上谓宰臣曰：“人有以《八阵图》来上

者，其图果何如？朕尝观宋白所集《武经 》，然其载攻守之法亦多难行 。”清臣曰 ：“兵书皆定法，难以应变。本朝行兵之术，惟用正奇二军，临敌制变，以正为奇，以奇为正，故无往不克 。”上曰 ：“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学古兵法如学弈棋，未能自得于心，而欲用旧阵势以接敌，亦以疏矣 。”

寻上表丐闲，不许。固请，乃赐告省亲，谕之曰 ：“闻卿母老，欲令归省，故特给假五十日，驰驿以往，至彼可为一月留也 。”五年二月，上御凝和殿，清臣省觐还，谒上。上问：“卿母健否？其寿几何？相别几年矣？”清臣对曰 ：“臣母年八十三矣，别十年，幸颇强健 。”上曰 ：“何不来此？”曰：“急于家务，故不欲离耳 。”上曰 ：“老人多如是 ，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也 。”复谓清臣：“胡里改路风俗何如？”对曰 ：“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及矣 。”因言西南、西北等路军人，其闲习弓矢，亦非复曩时。

六年，迁仪同三司，进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师，行尚书省事于临潢府。清臣遣人侦知虚实，以轻骑八千，令宣徽使移剌敏为都统，左卫将军充、招讨使完颜安国为左右翼，分领前队，自选精兵一万以当后队。进至合勒河，前队敏等于栲栳泺攻营十四，下之，回迎大军，属部斜出掩其所获羊马资物以归。清臣遣人责其赕罚，北阻珝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责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横海军节度使兼沧州管内观察使。

初，上谕宰臣曰 ：“清臣旧有劳效，罪状未甚明，若降授，应须告致仕耳 。”初拟知广宁府，上曰 ：“姑与沧州 。”既而又曰 ：“与则与之，第恐有人言也 。”寻复致仕。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子么查剌袭猛安。初议征讨，清臣主其事，既而领军出征，虽屡获捷，而贪小利，遂致北边不宁者数岁，天下尤之。

丞相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孙也。祖什古乃从太祖平辽，以功授上京世袭猛安，历东京留守。父阿鲁带，皇统初北伐有功，拜参知政事。襄幼有志节，善骑射，多勇略，年十八袭世爵。大定初，契丹叛，从左副元帅谋衍以本部兵讨贼，战于肇州之长泺。襄先登鏖击，足中流矢，裹创以战，气愈厉，七战皆胜。谋衍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贼走渡霿{松}河，追及之。所驻地多草，贼乘风纵火，襄亦纵火，立空地以俟。战十余合，贼益困。襄谓谋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后将有悔。”谋衍然之。襄率众搏战。大败之，俘获万计。会朝廷遣平章政事仆散忠义代谋衍将，襄复从忠义追贼至袅岭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奋击，贼大溃，人马相蹂而死，陷泉几平。贼酉窝斡仅与数十骑遁去，卒就擒，论功为第一。有司拟淄州刺史，诏特授亳州防御使，时年二十三。

宋人犯南鄙，襄为颍、寿都统，率甲士二千人渡颍水，败敌兵五千，复颍州，生擒宋帅杨思。次濠州，宋将郭太尉退保横涧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获郭太尉。既而趋滁州，襄为先锋，将至清流关，得宋侦者，知敌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备。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问计。襄曰：“今兵少地隘，傥不得关，敌至，我无所据，必先取之。”曰：“我与若孰往？”襄曰：“元帅国家大臣，讵宜轻动？襄当为公往取。”志宁韪之。襄率骑二千，分二道，一由冲路，自以千兵间道潜登。既近，敌始觉。襄攻克之，据其关，志宁履行战地，顾谓曰：“克敌于不可胜之地，真天下英杰也。”及宋乞盟，班师，召为拱卫直都指挥使，改殿前右卫将军，转左卫，出为东北路招讨都监，迁速频路节度使，移曷懒路兵马都总管。

左丞相志宁疾甚，世宗临问之，志宁荐襄“智勇兼济，有经世才，他人莫及，异时任用，殆胜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

都点检。为宋生日使，宋方祈免亲接国书，襄至，宋人屡来议，皆折之，迄成礼而还。授陕西路统军使，赐之尚服、厩马、鞍勒、佩刀。改河南统军使。

入为吏部尚书，转都点检，赐钱千万。世宗谓宰执曰：“襄为人甚蕴藉，非直日，亦入宫规画诸事，事有所付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岂多得哉！”擢御史大夫。逾月，拜尚书右丞，谕之曰：“卿在河南经制边事，甚有统纪，及在吏部，至为点检，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长宪台，亦以刚直闻，是用委以机政，其益勉之！”未几，进拜左丞。襄在外任，治有异效，至是朝廷以褒赏廉吏诏天下，列其名以示奖励。二十三年，进拜平章政事，封萧国公。

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孙，将加王爵，诏择国号。襄曰：“为天下大计，必先正其本，原者本也，请封原。”从之。故事，诸部族节度使及其僚属多用陉人，而颇有私纵不法者，议改用诸色人。襄曰：“北边虽无事，恒须经略之，若杜此门，其后有劳绩，何以处之？请如旧。”他日，议及古有监军之事。襄曰：“汉、唐初无监军，将得专任，故战必胜，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内臣监其军，动为所制，故多败而少功。若将得其人，监军诚不必置。”并嘉纳之。诏受北部进贡。使还，世宗问边事，具图以进，因上羁縻属部、镇服大石之策，诏悉行之。进拜右丞相，徙封戴。

世宗不豫，与太尉徒单克宁、平章政事张汝霖宿内殿，同受顾命。章宗初即政，议罢僧道奴婢。太尉克宁奏曰：“此盖成俗日久，若遽更之，于人情不安。陛下如恶其数多，宜严立格法，以防滥度，则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仆隶？乞不问从初如何所得，悉放为良。若寺观物力元系奴婢之数推定者，并合除免。”诏从襄言。由是二税户多为良者。

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御使鹏上封事，历诋宰执。太傅克宁奏，膏所言襄预知之。于是诏鹏还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阳府事。移知凤翔，历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亲府事，进枢密使，复拜右丞相，改封任。时左丞相夹谷清臣北御边，措画乖方，属边事急，命襄代将其众，佩金牌，便宜从事。临宴慰遣，赐以貂裘、鞍山、细铠及战马二。时胡里瓯亦叛，啸聚北京、临潢之间。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临潢。顷之，出师大盐泺，复遣右卫将军完颜充进军斡鲁速城，欲屯守，俟隙进兵。绘图以闻，议者异同，即召面论，厚赐遣还。

未几，遣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安国等趋多泉子。密诏进讨，乃命支军出东道，襄由西道。而东军至龙驹河为阻珝所围，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请俟诸军集乃发。襄曰：“我军被围数日，驰救之犹恐不及，岂可后时？”即鸣鼓夜发。或请先遣人报围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傥为敌得，使知我兵寡而粮在后，则吾事败矣。”乃益疾驰。迟明，距敌近，众请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驰者，欲掩其不备尔。缓则不及。”向晨压敌，突击之，围中将士亦鼓噪出，大战，获舆帐牛羊。众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国追蹑之。众散走，会大雨，冻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长，遂勒勋九峰石壁。捷闻，上遣使厚赐以劳之，别诏许便宜赏赉士卒。九月，赴阙，拜左丞相，监修国史，封常山郡王。宴庆和殿，上亲举酒饮，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赐，俾即服之。

十月，阻珝复叛，襄出屯北京，会群牧契丹德寿、陀锁等据信州叛，伪建元曰身圣，众号数十万，远近震骇。襄闲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镇也，至石门镇，密谓僚属曰：“北部犯塞奚足虑。第恐奸人乘隙而动。北京近地军少，当预为之备。”即遣官发上京等军六千，至是果得其用。临潢总管

乌古论道远、咸平总管蒲察守纯分道进讨，擒德寿等送京师。

契丹之乱，廷臣议罢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问之，对曰：”郊为重礼，且先期诏天下，又籓国已报表贺，今若中罢，何以副四方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谷之礼，非郊见上帝之本意也。大礼不可轻废，请决行之，臣乞于祀前灭贼。”既而贼破，果如所料。郊礼成，进封南阳郡王。始讨契丹，自龙虎卫上将军、节度使以下许承制授之。襄以为赏罚之柄非人臣所预，不敢奉诏。贼平，请委近臣谕旨将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敕百五十，视功给之。

方德寿之叛，诸陁亦剽略为民患，襄虑其与之合，乃移诸陁居之近京地，抚慰之。或曰：“陁人与北俗无异，今置内地，或生变奈何？”襄笑曰：“陁虽杂类，亦我之边民，若抚以恩，焉能无感？我在此，必不敢动。”后果无患。寻诏参知政事裔代领其军。入见，赐钱五千万。明年，以内艰免。翌日，起复视事。时议以契丹户之驱奴尚众，乞尽鬻以散其党，襄以为非便，奏请量存口数，余悉官赎为良，上纳之。

北部复叛，裔战失律，复命襄为左副元帅莅师，寻拜枢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艰食，乃减价出粜仓粟以济之。或以兵食方阙为言，襄曰：“乌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悦服。时议北讨，襄奏遣同判大睦亲府事宗浩出军泰州，又请左丞衡于抚州行枢密院，出军西北路以邀阻翊，而自帅兵出临潢。上从其策，赐内库物即军中用之。其后斜出部族诣抚州降，上专使问襄，襄以为受之便。赐宝剑，诏度宜穷讨。乃令士自赍粮以省挽运，进屯于沔移剌烈、乌满扫等山以逼之。因请就用步卒穿壕筑障，起临潢左界北京路以为阻塞。言者多异同，诏问方略。襄曰：“今兹之费虽百万贯，然功一成则边防固而戍兵可减半，岁省三百万贯，且宽民转输之力，实为永

利 。”诏可。襄亲督视之，军民并役，又募饥民以佣即事，五旬而毕。于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请。无何，泰州军与敌接战，宗浩督其后，杀获过半，诸部相率送款，襄纳之。自是北陲遂定。

襄还临潢，减屯兵四万、马二万疋。上以信符召还，遣近臣迎劳于途。既至，复抚问于第，入献边机十事，皆为施行，仍厚赐之，复拜左丞相。初，襄至自军，上谕宰臣曰 ：“ 枢密使襄筑立边堡完固。古来立一城一邑，尚有赏赉，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赏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赏功者，虽然可特授之 。”遣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诏褒谕。四年正月，进拜司空，领左丞相如故。

襄重厚寡言，务以镇静守法。每掾有所禀，必问曰 ：“ 诸相云何？ ”掾对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 ：“ 从某议 。”其事无有异者。识者谓襄诚得相体。时上颇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又议设清闲职位，如宋朝宫观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 ：“ 年老致仕，朝廷养以俸廪，恩礼至渥。老不为退，复有省会之法，所以抑贪冒，长廉节。若拟别设，恐涉于滥 。”又言 ：“ 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无益于治，徒乱有司事。议者以谓斯乃外台，不宜罢。臣恐混淆之辞，徒烦圣听。且宪台所掌者察官吏非违，正下民冤枉，亦无提点刑狱、举荐之权。若已设难以遽更，其采访廉能不宜隶本司，宜令监察御史岁终体究，仍不时选官廉访 。”上皆听纳。俄乞致仕，不许。

时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张万公、参政仆散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学士党怀英草罪己诏，仍慰谕襄等视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驰祷于亳州太清宫及后土方岳。以其世封远，特改授河间府路算术海猛安。明年，皇子生，襄复自请报谢。既祀嵩岳，还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薨，年六十三。讣闻，辍

朝，遣使祭于路，葬礼依太师淄王克宁。谥曰武昭。命张行简铭其碑。

襄明敏，才武过人，上亲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驻军临潢也，有以伪书遗西京留守徒单镒，欲构以罪。书闻，上以书还畀襄，其明信如此。既而果获为伪书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练故事，简重能断，器局尤宽大，待掾吏尽礼，用人各得所长，为当世名将相。大安间，配享章宗庙廷。

夹谷衡，本名阿里不，山东西路三土猛安益打把谋克人也。大定十三年，创设女直进士举，衡中第四人，补东平府教授。调范阳簿，选充国史院编修官，改应奉翰林文字。世宗尝谓宰臣曰：“女直进士中才杰之士盖亦难得，如徒单镒、夹谷衡、尼庞古鉴，皆有用材也。”迁修起居注。章宗立，为侍御史，转右司员外郎，敷奏称旨，升左司郎中。明昌二年，擢御史中丞，未几，拜参知政事。三年八月，以病，表乞致仕，诏抚慰不许。

衡久在告，承诏始出，上见其羸瘠，复赐告一月。四年，诏赐今名，谕之曰：“朕选大臣，俾参机务，必资谋画，协赞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利害胶而未决，正须识见纯直，方能去取合公。比来议事之臣，鲜有一定之论，盖以内无所守，故临事而惑，致有中失，朕将何赖？卿忠实公方，审其是则执而不回，见其非则去而能果，度其事势，有若权衡。汝之所长，衡实似之，可赐名衡。古者命名，将以责实，汝先有实，可谓称名，行之克终，乃副朕意。”

参知政事胥持国言区种法。衡曰：“若苟有利，古已行之，且用功多而所种少，复恐荒废土田，徒劳民，无益也。”进尚书右丞。旧制，久历随朝职任者，得奉使江表。衡未使而拜执政，特赐钱六千贯。六年，迁尚书左丞，寻出行省于抚州。洎

还入朝，闻父忧去，上亟召回，起复本职。承安二年，出为上京留守，寻改枢密副使，行院规画边事。三年，以修完封界，赐诏褒谕。四年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国公。薨，年五十一。上闻之恻然，为辍朝，命官致祭，赙赠有加。遣使敕葬，谥曰贞献。

完颜安国，字正臣，本名阇母。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战功。祖斜婆，授西南路世袭合札谋克。安国沉雄有谋画，尤善骑射。正隆元年，从军为谋克，常以少击众。大定中，为常山簿，转虹县令。会王府新建，选充虞王府掾。再迁仪鸾局副使。明昌元年，改本局使。会大石部长有乞修岁贡者，朝廷许其请，诏安国往使之。至则率众远迓至帐，望阙罗拜，执礼无惰容。

时北阻珝迫近塞垣，邻部欲立功以夸雄上国，议邀安国俱行讨之。安国以未奉诏为辞。强之，不可。或以危言怵之，安国曰：“大丈夫岂以生死易节。暴骨边庭，不犹愈于病死牖下。”众壮其言，馈赆如礼。既还，以奉使称旨，升武卫军都指挥使。出为东北路副招讨，未赴，改西北路副招讨。

六年，左丞相夹谷清臣用兵，以安国为先锋都统。适临潢、泰州属部叛，安国先讨定之，以功迁本路招讨使，兼威远军节度使。承安元年，大盐泺之战，杀获甚众，诏赐金币。既而右丞相襄总大军进，安国为两路都统，大捷于多泉子。襄遣安国追敌，佥言粮道继，不可行也。安国曰：“人得一羊可食十余日，不如驱羊以袭之便。”遂从其计。安国统所部万人疾驱以薄之，降其部长。捷闻，进官四级，迁左翼都统。

承安二年，以营边堡功，召签枢密院事。赐虎符还边，得以便宜从事。时并塞诸部降，谕使输贡如初。进拜枢密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袭西南路延晏河猛安，兼合札谋克。帝幸庆宁宫，命安国严饬边备。奏西南路边戍私窜者乞招诱以安人心，

上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国公。四年，起复前职，卒。上闻之，辍朝。敕有司葬以执政礼。赠特进。

安国在军旅几十五年，号令严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又善伺知敌人虚实及山川险易，战必身先士卒，故所向辄克。诸部入贡，安国能一一呼其祖先弟侄名字以戒谕之，诸部皆震悚，甚为邻国所畏服。

瑶里孛迭，北京路窟白猛安陀罗山谋克人也。以军功历海滨令，迁徐王府掾。以称职，再任御史台。察廉，升同知震武军节度使事。明昌初，为唐州刺史，寻授西北路招讨副使。未几，改东北路。六年正月，北边有警，聚兵围庆州急，孛迭率本路军往救，敌解去，州竟无患。承安元年，丞相襄北伐，孛迭为先锋副统，进军至龙驹河，受围，会襄引大军至，得解。后授镇宁军节度使，以六群牧人叛，改宁昌军。孛迭为都统，领步骑万次懿州，敌数万来逆战，兵势甚张，孛迭亲陷阵，奋力鏖击却之，身中二创，捷闻，迁一官。承安二年，飐军千余出没剽掠锦、懿间，孛迭追败之，复获所掠，悉还本户。三年，从同判大睦亲府事宗浩为左翼都统，战移密河，胜；战骨堡子西，杀获甚众。五年，授知广宁府事，俄改东北路招讨使。以捍边有功，赐诏褒谕，三迁为崇义军节度使。泰和六年，卒。讣闻，遣官致祭，赐银五百两，赠金紫光禄大夫。

孛迭勇决善战，自幼以军功显，任兵镇十余年，所向克捷，凡再迁官，赐金币，甚为上倚注云。

赞曰：《易·师》之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盖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慎其始。清臣首议出师，遽以贪小利败。襄虽贤，竭力而后胜其任。衡、安国、孛迭之功又亚于襄者也。然而兵连祸结，以终金世。故兵无常胜，制胜在势。势制兵者强，兵制势者亡。迹襄之开筑壕堑以自固，其犹元魏、

北齐之长城欤？金之势可知矣。势屈而兵胜，亡国之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终。呜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欤，可不慎欤！

卷九十五　列传第三十三

移剌履　张万公　蒲察通　粘割斡特剌　程辉　刘玮　董师中　王蔚　马惠迪　马琪　杨伯通　尼庞古鉴

移剌履字履道，辽东丹王突欲七世孙也。父聿鲁，早亡。聿鲁之族兄兴平军节度使德元无子，以履为后。方五岁，晚卧庑下，见微云往来天际，忽谓乳母曰：“此所谓‘卧看青天行白云’者耶？”德元闻之，惊曰：“是子当以文学名世。”及长，博学多艺，善属文。初举进士，恶搜检烦琐，去之。廕补为承奉班祗候、国史院书写。世宗方兴儒术，诏译经史，擢国史院编修官，兼笔砚直长。一日，世宗召问曰：“朕比读《贞观政要》，见魏征嘉谋忠节，良可称叹。近世何故无如征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无之，但上之人用与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见刘仲诲、张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尝居谏职，屡有忠言故也。安得谓之不用，第人材难得耳。”履曰：“臣未闻其谏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缄口，习以成风。愿陛下惩艾前事，开谏诤之门，天下幸甚。”

初议以时务策设女直进士科，礼部以所学不同，未可概称进士，诏履定其事，乃上议曰：“进士之科，起于隋大业中，始试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时杂以箴铭赋诗，至文宗始专用赋。且进士之初，本专试策，今女直诸生以试策称进士，又何疑焉。”世宗大悦，事遂施行。十五年，授应奉翰林文字，兼前职，俄迁修撰。二十年，诏提控衍庆宫画功臣像，过期，降应奉。逾年，复为修撰，转尚书礼部员外郎。

章宗为金源郡王，喜读《春秋左氏传 》，闻履博洽，召质所疑。履曰 ：“ 左氏多权诈，驳而不纯。《尚书 》、《孟子》皆圣贤纯全之道，愿留意焉 。” 王嘉纳之。二十六年，进本部郎中，兼同修国史、翰林修撰，表进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曰 ：“ 臣窃观近世，皆以兵刑财赋为急，而光独以此进其君。有天下者，取其辞施诸宇内，则元元受赐 。” 俄以疾，乞补外，世宗曰 ：“ 履多病，可与便州 。” 遂授蓟州刺史。无几，召为翰林待制，同修国史。明年，擢尚书礼部侍郎，兼翰林直学士。

世宗崩，遗诏移梓宫寿安宫。章宗诏百官议，皆谓当如遗诏，履独曰 ：“ 非礼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其可使万国之臣朝大行于离宫乎？ ” 上曰 ：“ 朕日夜思之，舍正殿而奠于别宫，情有所不忍，且于礼未安 。” 遂殡于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进礼部尚书，兼翰林直学士，赐大定三年孟崇献榜下进士及第。七月,拜参知政事，提控刊修《辽史》。明昌元年，进尚书右丞。

初 ，河溢曹州，帝问曰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决，何也？ ” 履曰 ：“《春秋》止是鲁史，所以鲜及他国事。“ 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是日 ，履所生也 。谥曰文献。

履秀峙通悟，精历算书绘事。先是，旧《大明历》舛误，履上《乙未历》，以金受命于乙未也，世服其善。初 ，德元未有子，以履为后，既而生子震，德元殁，尽推家赀与之。其自礼部兼直学士为执政，乃举前代光院故事，以钱五十万送学士院，学者荣之。

张万公，字良辅，东平东阿人也。幼聪悟，喜读书。父弥学，梦至一室，榜曰 “ 张万相公读书堂 ”，已而万公生 ，因以名焉。登正隆二年进士第，调新郑簿。以忧去。服阕，除费县簿。大定四年，为东京辰渌盐副使，课增，迁长山令。时土寇

未平，一旦至城下者几万人，万公登陴谕以乡里亲旧意，众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赖之，为立生祠。久之，补尚书省令史，擢河北西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评事，就升司直，四迁侍御史、尚书右司员外郎。丞相徒单克宁尝谓曰：“后代我者必汝也。”俄授郎中，敷奏明敏，世宗嘉之，谓侍臣曰：“张万公纯直人也。”寻迁刑部侍郎。

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选为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迁御史中丞。会北边屡有警，上命枢密使夹谷清臣发兵击之。万公言：“劳民非便。”诏百官议于尚书省，遂罢兵。寻为彰国军节度使。明昌二年，知大兴府事，拜参知政事。逾年，以母老乞就养，诏不许，赐告省亲。还，上问山东、河北粟贵贱，今春苗稼，万公具以实对。上谓宰臣曰：“随处虽得雨，尚未沾足，奈何？”万公进曰：“自陛下即位以来，兴利除害，凡益国便民之事，圣心孜孜，无不举行。至于旱灾，皆由臣等，若依汉典故，皆当免官。”上曰：“卿等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对曰：“天道虽远，实与人事相通，唯圣人言行可以动天地。昔成汤引六事自责，周宣遇灾而惧，侧身修行，莫不修饬人事。方今宜崇节俭，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可俱罢去。”上曰：“灾异不可专言天道，盖必先尽人事耳，故孟子谓王无罪岁。”左丞完颜守贞曰：“陛下引咎自责，社稷之福也。”上由是以万公所言下诏罪己。进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论世俗侈靡，讥涉先朝，有司议言者罪，上谓宰臣曰：“昔唐张玄素以桀、纣比文皇。今若方我为桀、纣，亦不之罪。至于世宗功德，岂容讥毁。”顾问万公曰：“卿谓何如？”万公曰：“讥斥先朝，固当治罪，然旧无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举。其奏对详敏，多类此。

四年，复申前请，授知东平府事，谕之曰：“卿在政府，

非不称职，以卿母老，乞侍养，特畀乡郡，以遂孝养。朕心所属，不汝忘也 。”万公谢，且捧书言曰 ：“ 臣狂妄，有一言欲今日以闻，会受除未及耳。夫内外之职，忧责如一，畎亩之臣犹不忘君，刍荛之言，明主所择，伏望圣聪省察 。”上嘉纳之。六年，改知河中府，时军兴，调发丛剧，悉为宽假，使民力易办。人为绘像于薰风楼，又建“ 去思堂 ”。

移镇济南，以母忧去职。卒哭，诏起复，拜平章政事，躐迁资善大夫，封寿国公。时李淑妃有宠，用事，帝意惑之，欲立为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书论之，帝怒，御史大夫张暐削一官，侍御史路铎削两官，端修杖七十，以赎论。淑妃竟进封元妃。又大兵虽罢，而边事方殷，连岁旱 ，灾异数见。又多变更制度，民以为弗便而又改之。纷纷无定。万公素沉厚深谨，务安静少事以为治，与同列议多不合。然颇嫌畏，不敢犯颜强谏，须帝有问，然后审画利害而质言之，帝虽从而弗行也。万公于是两上表以衰病丐闲，诏谕曰 ：“ 近卿言数事，朕未尝行，乃朕之过。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赐告两月，复起视事 。”

初，明昌间，有司建议，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达泰州，开筑壕堑以备大兵，役者三万人，连年未就。御史台言 ：“ 所开旋为风沙所平，无益于御侮，而徒劳民 。”上因旱灾，问万公所由致。万公对以“ 劳民之久，恐伤和气，宜从御史台所言，罢之为便 ”。后丞相襄师还，卒为开筑，民甚苦之 。主兵者又言 ：“ 比岁征伐，军多败衄，盖屯田地寡，无以养赡，至有不免饥寒者，故无斗志。愿括民田之冒税者分给之，则战士气自倍矣 。”朝臣议已定，万公独上书，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为：“军旅之后，疮痍未复，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扰 ，一也。通检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尽，适足以增猾吏之敝，长

告讦之风，二也。浮费侈用，不可胜计，推之以养军，可敛不及民而足，无待于夺民之田，三也。兵士失于选择，强弱不别，而使同田共食，振厉者无以尽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奸，四也。夺民而与军，得军心而失天下心，其祸有不可胜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莳之，以所入赡军，则军有坐获之利，而民无被夺怨矣。”皆不报。一日奏事，上谓万公曰：“卿昨言天久阴晦，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子当在内，小人当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谓小人？”万公奏“张炜、田栎、张嘉贞等，虽有才干，无德可称”。上即命三人补外。

泰和元年，连章请老，不许，迁荣禄大夫，赐其子进士及第。明年，章再上，有旨：“得非卿有所言，朕有不从者乎？或同列情见不一，而多违卿意邪？不然，何求去如是之数也。”万公谢无他，第以病言。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银青光禄大夫。三月，历举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留，谕曰：“朕初即位，擢卿执政，继迁相位，以卿先朝旧人，练习典故，朕甚重之。且年虽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机务相劳。为卿屡求退去，故勉从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禄大夫，致仕。

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东重地，须大臣镇抚之，先任完颜守贞卒，于是特起万公知济南府、山东路安抚使。山东连岁旱蝗，沂、密、莱、莒、潍五州尤甚。万公虑民饥盗起，当预备赈济。时兵兴，国用不给，万公乃上言乞将僧道度牒、师德号、观院名额并盐引，付山东行部，于五州给卖，纳粟易换。又言督责有司禁戢盗贼之方。上皆从之。宋人请和，复乞致仕，许之，加崇进，仍给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烧饭，赙葬。赠仪同三司，谥曰文贞。

万公淳厚刚正，门无杂宾，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尝与

司空襄言秋山之乐，意将有事于春蒐也。顾视万公，万公曰：“动何如静。”上改容而止。辅政八年，其所荐引，多廉让之士焉。大安元年，配享章宗庙廷。

蒲察通，本名蒲鲁浑，中都路胡土爱割蛮猛安人也。熙宗选护卫，见通名，以笔识之。通以父老，恳乞就养。众讶之曰：“得充侍卫，终身荣贵，今乃辞，过人远矣。”朝廷义而从之。后因会葬宋王宗望于房山，以门阀，加昭信校尉，授顿舍。改御院通进。

海陵伐宋，隆州诸军尤精锐，付通总之。兵压淮，令通率骑二百先济觇敌。及弇中，敌兵跃出，通按兵直前，傍有舞槊来刺者，回身射之，应弦而毙。诸军并击，败之。海陵召见，喜形于色，曰：“兵事定，汝勿忧爵赏。”至扬州，通营别屯。是夜，海陵遇弑，有来告者，通欲执而杀之，续闻其实，哀闷仆地，众掖而起，径入营门哭之。

军还，入见，世宗顾谓近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尝从游，性温厚，有识虑，又精骑射。”授尚厩局副使。又谕近臣曰：“常令见朕，欲问以事而考其言，朕将用之。”窝斡反，命通佩金符，诣军前督战。贼破，以功授世袭谋克。奚人乱，承诏继往莅军。迁本局使，以母丧免。起为殿前右卫将军，兼领闲厩。寻命其子蒲速烈尚卫国公主。出为肇州防御使，赐以金带，仍谕以补外之意，因戒敕之，语在《世宗纪》中。寻擢蒲与路节度使，移镇归德军，迁西南路招讨，入知大兴府事，除殿前都点检。初，大理卿阙，世宗欲令通为之，问宰臣，对曰：“通，点检器也。”上曰：“点检繁冗，无由显其能。通明敏才干，正掌法之官。”又曰：“通之机识，崇尹不及也。”

大定十七年，拜尚书右丞，转左丞。诏议推排猛安谋克事，大臣皆以为止验见在产业，定贫富，依旧科差为便。通言：

“必须通括各谋克人户物力多寡,则贫富自分。贫富分，则版籍定，如有缓急，验籍科差，富者不得隐，贫者不重困。与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 。”上是通言，谓宰臣曰 ：“ 议事当如通之尽心也 。”阅三岁，进平章政事，封任国公。

世宗将幸上京，以通朝廷旧人，命为上京留守，先往镇抚之。二十五年，除知真定府事，世宗曰 ：“ 朕复欲相卿，惜卿老矣，故以此授卿 。”仍赐钱千贯。未几，改知平阳府事，移凤翔，致仕。明昌四年，上谕宰臣曰 ：“ 通先朝重臣，年虽高而未衰 。”因命知广宁府事。累表请老，复以开府仪同三司致仕。承安三年薨。谕旨于其弟曰 ：“ 旧制，致仕宰相无祭葬礼，通旧臣懿戚，故特命敕祭及葬 。”初，通在政府，举太子率府完颜守贞、监察御史裔俱可大用，其后皆为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粘割斡特剌，盖州别里卖猛安奚屈谋克人也。贞元初，以习女直字试补户部令史，转尚书省令史。大定七年，选授吏部主事，历右补阙、修起居注。九年，河南路统军使宗叙以宋人欲启兵衅，上言求入见，世宗遣斡特剌就问之，仍究其实。至汴，问宗叙，及召凡尝言边事者诘之，皆无状。还报，世宗喜曰 ：“ 朕固知妄也 。”授左司员外郎。

十年，以夏国发兵筑祁安城及袭杀乔家族首领结什角，又谍者言夏与宋人通谋犯边 ，诏大理卿李昌图与斡特剌往按其事。夏人报言，结什角以兵犯夏境故杀之，祁安城本上国所赐旧积石地，发兵修筑以备他盗耳。又察知宋、夏无交通状，及乔家族民户愿令结什角侄赵师古为首领，具以闻。世宗甚悦，转右卫将军，赐衣马车牛弓矢器仗。十二年，为夏国生日使，还授右司郎中，迁右副都点检。久之，出为河南路统军都监，赐金带及具装马。

十七年，授昌武军节度使，兼领前职。明年，入为刑部尚书，拜参知政事。世宗尝谕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曰：“朕思为治之道，考择人材最为难事，其余常务各有程式，非此比也。如斡特剌所举者，颇称朕意。”时右三部检法蒙括蛮都告斡特剌与招讨哲典朋党，乞付刑部诘问，世宗曰：“若哲典免死，则可谓朋党。今已伏诛，乃诬谤耳。”又谓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极有识虑，貌虽柔而心甚刚直，所行不率易也。”二十二年，委提控代州阜通监，召见谕之曰：“朕自任卿以来，悉卿材干，故擢为执政。卿亦体朕待遇之意，能勉尽所职，凡谋议奏对多副朕心，莫倚上有宰相而自嫌外。盖旧人年老，新人未苦经练，是以委责于卿，但有所见悉心以言，勿持嫌以为不知也。”二十三年，进尚书右丞，兼枢密副使，表乞解一职，诏许解枢密。世宗以猛安谋克抛留土田，责宰臣曰：“此事皆卿辈所当陈举，乃俟朕言而后行，盖卿辈以为细务非天子所亲。朕尝思之，狱讼簿书有斡特剌在，余事卿辈略不介意，朕亦安能置而不问邪？”俄坐事削一阶，令视事如故。

二十六年，转尚书左丞，世宗谓曰：“朕昨与宰臣议可授执政者，卿不在焉。今阿鲁罕年老，斡鲁也多病，吾欲用宗浩，何如？”斡特剌奏曰：“彼二人者恐不得力，独宗浩干能可任。”遂用宗浩。又谓曰：“朕于天下事无不用心，一如草创时。”斡特剌曰：“自古人君，始勤终怠者多矣，有始有终，惟圣人能之。”上曰：“唐太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谏以十事，谓其不能有终，是则有终始者，实为难矣。”二十八年，为上京留守，赐通犀带及射生马一。

明昌二年致仕。承安初，有事北方，朝廷欲得旧臣任之，乃起为东京留守，遣监察御史完颜纲谕旨曰：“知汝精神尚健，故复用也。”明年，改上京留守，又谕之曰：“上京祖先

基业之地，卿驰驿之任，到彼便宜行事。边事稍息，即召卿还。“二年九月，还朝，拜平章政事，封芮国公。在位数月，薨，年六十九。讣闻，上伤悼久之，遣官致祭，赙赠银千二百五十两、重币四十五端、绢四百五十疋、钱二千贯，谥曰成肃。

斡特剌性温厚醞藉，尝为丞相纥石烈良弼所荐，后世宗谓宰臣曰：“良弼善知人，如斡特剌辈其才真可用也。”在相位十余年，甚见宠遇，唯奏定五品官子与外路司吏同试部令史、及令随朝吏员得试国史院书写，世宗以为非云。

程辉，字日新，蔚州灵仙人也。皇统二年，擢进士第，由尚书省令史升左司都事。久之，为南京路转运使，以宫殿火，降授磁州刺史。有吴僧者杀州人张善友而取其妻，辉督捕之，命张母以长锥刺僧与其妻无完肤以死。改陕西东路转运使，再迁户部尚书。

大定二十三年，拜参知政事。世宗谕之曰：“卿年虽老，犹可宣力。事有当言，毋或隐默。卿其勉之。”一日，辉侍朝，世宗曰：“人尝谓卿言语荒唐，今遇事辄言，过于王蔚。”顾谓宰臣曰：“卿等以为何如？”皆曰：“辉议政可否，略无隐情。”辉对曰：“臣年老耳聩，第患听闻不审，或失奏对。苟有所闻，敢不尽心。”旧庙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辉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号太牢。《语》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古礼不可废也。

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尚书省奏来岁正旦外国朝贺事，世宗曰：“上京地远天寒，朕甚悯人使劳苦，欲即南京受宋书，何如？”辉对曰：“外国使来，必面见天子，今半途受书，异时宋人托事效之，何以辞为？”世宗曰：“朕以诚实，彼若相诈，朕自有处置耳。”辉以为不可，于是议权免一年。会有司市面不时酬直，世宗怒监察不举劾，杖责之。以问辉，辉对曰：

“监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轻，不赎而杖，亦一时之怒也。”世宗曰：“职事不举，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辉对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复起知河南府事，辉辞以衰老不任，召入香阁，谕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强，虽久历外，未尝得嘉郡。河南地胜事简，故以处卿，卿可优游颐养。”辉曰：“臣犹老马也，刍豆待养，岂可责以筋力。向者南京宫殿火，非圣恩宽贷，臣死久矣。今河之径河南境上下千余里，河防之责视彼尤重，此臣所以忧不任也。”于是特诏不预河事。章宗立，时辉年七十六，复乞致仕，诏许之，仍给参知政事半俸。承安元年卒，谥曰忠简。

辉性倜傥敢言，喜杂学，尤好论医。从河间刘守真说，率用凉药。神童尝添寿者方数岁，辉召之，因书“医非细事”四字，添寿涂“细”字，改书作“相”，辉颇惭，人亦以此为中其病云。

刘玮，字德玉，咸平人也。唐卢龙节度使仁敬之裔。祖弘，辽季镇懿州，王师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咸州，后以同平章政事致仕。父君诏，同知宣徽院事。玮幼警悟，业进士举，熙宗录其旧，特赐及第。调安次丞。由遵化县令补尚书省令史，历户部主事、监察御史，累转尚书省都事。宰臣奏拟玮经画军民田土，世宗见其名曰：“刘玮尚淹此乎。”迁户部员外郎。时将东巡，命玮同工部郎中宋中往营行宫，就升郎中。改同知宣徽院事，为使宋国信副使。玮父兄皆以是官使江左，当时荣之。还授户部侍郎。

初，世宗器玮材干，以为无施不可，及将幸上京，以行在所须皆隶太府，欲玮领其事，嫌其稍下，故移户部侍郎张大节于工部，而以户部授玮。上还，谓宰臣曰：“刘玮极有心力，

临事闲暇，第用心不正耳。若心正当，其人才不可得也。”

明年，擢户部尚书。时河决于卫，自卫抵清、沧皆被其害，诏兼工部尚书往塞之。或以谓天灾流行，非人力所能御，惟当徙民以避其冲，玮曰：“不然。天生五材，递相休王，今河决者土不胜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势稍杀，以渐兴筑，庶几可塞。”明年春，玮斋戒祷于河，功役齐举，河乃复故。召还增秩，以为宋吊祭副使。世宗不豫，拜参知政事，仍领户部，既而为山陵使。寻上表请外，出知济南府事，移镇河中。明昌二年，徙知大名府，仍领河防事。

三年，入拜尚书右丞。上尝问考课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夹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繁则有司难于承用耳。”玮曰：“考课之法，本于总核名实，今提刑司体察廉能赃滥，以行赏罚，亦其意也。若别议设法，恐涉太繁。”上问唐代何如，玮对以“四善、二十七最”。明年六月，卒。是日，上将击球于临武殿，闻玮卒而止，谥曰安敏。

后上谓宰臣曰：“人为小官或称才干，及其大用则不然。如刘玮固甚干，然自世宗朝逮辅朕，于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实愚人，则不足论，知及之而不肯尽心，可乎？”平章政事完颜守贞曰：“《春秋》之法，责备贤者。”上曰：“夫为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人皆称己是，贤者固若是乎？”

董师中，字绍祖，洺州人也。少敏赡，好学强记。擢皇统九年进士第，调泽州军事判官。改平遥丞。县有剧贼王乙，素凶悍不可制，师中捕得杖杀之，一境遂安。时大军后，野多枯胔，县有遗榇寓于驿舍者，悉为葬之。迁绵上令，补尚书省令史。右相唐括讹鲁古尤器重之，抚其座曰：“子议论英发，襟度开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监察御史，迁尚书省都事。初，师中为监察时，漏察大名总管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诛，

世宗怒曰：“监察出使郡县，职在弹纠，忽刺亲贵，尤当用意，乃徇不以闻。”削官一阶，降授沁南军节度副使。累迁坊州刺史。

明昌元年，初置九路提刑司，师中选为陕西路副使，坐修公廨滥支官钱罪，以赎论。及御史台言其宽和有体，召为大理卿。御史中丞吴鼎枢举以自代，尚书省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时西北路招讨使宗肃以平章夹谷清臣荐，知大兴府事。师中上言：“宗肃近以赃罪鞫于有司，狱未竟，不宜改除。”上纳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唐、虞不能化天下。”命复送有司。

四年，上将幸景明宫，师中及侍御史贾铉、治书侍御史粘割遵古谏，以谓“劳人费财，盖其小者，变生不虞，所系非轻。圣人法天地以顺动，故万举万全。今边鄙不驯，反侧无定，必里哥孛瓦贪暴强悍，深可为虑。陛下若问诸左右，必有容悦而言者，谓堂堂大国，何彼之恤。夫蜂虿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壮丽，内外苑囿足以优佚皇情，近畿山川飞走充牣，足以阅习武事，何必千车万骑，草居露宿，逼介边陲，远烦侦候，以冒不恻之悔哉。”上不纳。师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为沴，明诏罪己求言，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费，天下欣幸。今方春东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宫，揆之于事，似为不急。况西、北二京，临潢诸路，比岁不登。加以民有养马签军挑壕之役，财力大困，流移未复，米价甚贵，若扈从至彼，又必增价。日籴升合者口以万数，旧藉北京等路商贩给之，倘以物贵或不时至，则饥饿之徒将复有如曩岁，杀太尉马、毁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为乱者矣。《书》曰：‘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况南北两属部数十年捍边者，今为必里哥孛瓦诱胁，倾族随去，边境荡摇如此可虞，若忽之而往，岂圣人万举万全之道哉。乃者

太白昼见，京师地震，又北方有赤色，迟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圣意，修德销变。矧夫逸游，古人所戒，远自周、秦，近逮隋、唐与辽，皆以是生衅，可不慎哉，可不畏哉 。”左补阙许安仁、右拾遗路铎亦皆上书论谏。是日，上御后阁，召师中等赐对，即从其奏，仍遣谕辅臣曰 ：“ 朕欲巡幸山后，无他，不禁暑热故也。今台谏官咸言民间缺食处甚多，朕初不尽知，既已知之，暑虽可畏，其忍私奉而重民之困哉 !” 乃罢北幸。寻为宋生日国信使，还以所得金帛分遗亲旧。五年，上复如景明宫，师中及台谏官各上疏极谏，上怒，遣近侍局直长李仁愿诣尚书省，召师中等谕之曰 ：“ 卿等所言，非无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体者。今命平章谕旨，其往听焉 。”

户部尚书马琪表举自代，擢吏部尚书。初，完颜守贞改为西京留守，朝京师，上欲复用，监察御史蒲剌都等纠弹数事，师中辨其诬，而举守贞正人可用，守贞由是复拜平章政事。及守贞以罪斥，上曰 ：“ 向荐守贞者应降黜。如董师中言台省无此人不治，路铎、李敬义亦尝推举，可左迁于外。然三人者后俱可用，今姑出之，以正失举罪 。” 除陕西西路转运使。岁余，征为御史大夫，命与礼部尚书张暐看读陈言文字。逾三月，拜参知政事，进尚书左丞。他日奏事，上语辅臣曰 ：“ 御史姬端修言小人在侧，果谁欤？ ” 师中曰 ：“ 应谓李喜兒辈 。” 上默然。

师中通古今，善敷奏，练达典宪，处事精敏 ，尝言曰 ：“宰相不当事细务，要在知人才,振纲纪，但一心正、两目明，足矣 。” 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诏赐宅一区，留居京师。以寒食，乞过家上冢，许之，且命赋《寒食还家上冢诗 》。每节辰朝会，召入侍宴，其眷礼如此。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四。上闻之，甚悼惜，顾谓大臣曰 ：“ 凡正人多执方而不通，独师中

正而通 。”诏依见任宰执例葬祭，仍赙赠之，谥曰文定。

师中工文，性通达，疏财尚义，平居则乐易真率，其临事则刚决，挺然不可夺。弟师俭，初业进士，欲籍其资廕。师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给堂帖，使之肄业。师俭感其义方，力学后遂登第。方在政府，近侍传诏，将录用其子，师中奏曰 ：“ 臣有侄孤幼，若蒙恩录，胜于臣子 。”上义之，以其侄为笔砚承奉。与胥持国同辅政，颇相亲附，世以此少之。

王蔚，字叔文，香河人也。登皇统二年进士第，调良乡丞。治绩优等，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蔚性通敏，晓析吏事。寻授都事，以丧去。起复，行左司员外郎，迁郎中。大定二年，超授河东北路转运使，谕旨曰 ：“ 汝在海陵时，行事多不法。然朕素知尔才干，欲授以内除，而宪台有言，以是补外。如能澡心易行，必当升擢，否则勿望再用 。”既而察廉为第一，授中都路都转运使。改吏部尚书，以断护卫出职事不当，夺官一阶。顷之，出知河中府事，迁南京留守。十五年，拜参知政事，蔚恳辞不任负荷，敕谕之曰 ：“ 卿但履正奉公，无或阿顺，何以辞为？ ”十六年，出知真定府事，累转知河中府。明昌元年，召拜尚书右丞，致仕，卒。

马惠迪，字吉甫，漷阴人也。擢天德三年进士第，再调昌邑令，察廉第一，补尚书省令史。大定中，出为西京留守判官，以治最，擢同知崇义军节度事。累迁左司郎中。先是，邓俨居是职，世宗爱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上谓宰臣曰 ：“ 人之聪明，多失于浮炫，若惠迪聪明而朴实，甚可喜也。朕尝与论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 。”未几，超授御确中丞，拜参知政事。时乌底改叛亡，世宗已遣人讨之，又欲益以甲士，毁其船筏。惠迪奏曰 ：“ 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劳圣虑 。”上曰 ：“ 朕固知之。所以毁其船筏，正欲不使再窥边

境耳。”寻以忧去。起为昭义军节度使。明昌元年，为南京留守，致仕，卒。

马琪，字德玉，大兴宝坻人。正隆五年擢进士第，调清源主簿‖三迁永清令。永清畿县，号难治，前令要介有能声，琪继以治闻。补尚书省令史，以永清治最，授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兴中府治中，召为户部员外郎，改侍御史。

世宗谓宰臣曰：“比者马琪主奏高德温狱，其于富户寄钱事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为乃尔，称职之才何其难也？古人虽云‘罪疑惟轻’，非为全尚宽纵也。”寻转左司员外郎，扈从东巡，迁右司郎中，移左司。时择使宋国者，世宗欲命琪，宰臣言其资浅，诏特遣之，还授吏部侍郎，改户部。

章宗即位，除中都路都转运使。时户部阙官，上命宰臣选可任者，或举同知大兴府事乌古孙仲和，上曰：“仲和虽有智力，恐不能主钱谷。理财安得如刘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以来一人而已。”或举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民，是可用也。”遂擢为户部尚书。久之，削官一阶。初，琪病告，近侍传旨，不具服曳履而出，有司议当徒二年，减外犹追官解任。大理少卿阎公贞以为琪本荒遽失措，与非病告有违不同，宜减徒二年三等论之。上从公贞议，任职如故。

明昌四年，拜参知政事，诏谕之曰：“户部遽难得人，顾无以代卿者，故用卿晚耳。”一日，上谓琪曰：“卿在省久矣，比来事少于往时何也？”琪曰：“昔宰职多有异同，今情见不同者甚少。”上曰：“往多情见为是耶，今无者为是耶？”琪曰：“事状明者不假情见，便用情见，亦要归之是而已。”五年，河决阳武，灌封丘而东，琪行尚书省事往治之，讫役而还。迁中大夫。承安元年，北边用兵，而连岁旱，表乞致仕，不许。明年，出镇安武军，致仕，卒。子师周，阁门祗候，当给

假，以闻。上悼之，以不奏闻责谕有司，后二品官卒皆具以闻，自琪始。

琪性明敏，习吏事，其治钱谷尤长，然性吝好利，颇为上所少云。

杨伯通，字吉甫，弘州人。擢大定三年进士第，由尚书省令史为吏部主事、顺义军节度副使，以忧去。吏部侍郎马琪表荐伯通廉干，尚书省复察如所举，召为尚书省都事，授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员外郎，转郎中，累迁吏部尚书，寻移户部。

承安二年，拜参知政事。监察御史路铎劾奏伯通引用乡人李浩，以公器结私恩。左司郎中贾益承望风旨，不复检详，言之台端，欲加纠劾，大夫张暐辄尼不行。上命同知大兴府事贾铉诘之，伯通居家待罪。铉奏：“暐言弹绌大臣，须有实迹，所劾不当，徒坏台纲。益言除授皆宰执公议，不言伯通私枉。”诏责铎言事轻率，而慰谕伯通治事。伯通再上表辞，不许。四年，进尚书左丞，致仕，卒。

尼庞古鉴，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识女直小字及汉字，登大定十三年进士第，调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国子助教，擢近侍局直长。世宗器其材，谓宰臣曰：“新进士中如徒单镒、夹谷衡、尼庞古鉴，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逾年，迁应奉翰林文字，兼右三部司正。世宗复谓宰臣曰：“鉴尝近侍，朕知其正直干治。及为东宫侍丞，保护太孙，礼节言动犹有国俗纯厚旧风，朕甚嘉之。”章宗立，累迁尚书户部侍郎，兼翰林直学士。俄转同知大兴府，用大臣荐，改知大兴府事。明昌五年拜参知政事，薨，谥曰文肃。

赞曰：移剌履从容进说，信孚于君，至论经纯传驳，以孝行为治本，其得古人遗学欤！昔臧孙达忠谏于鲁，君子知其有

后，信矣。张万公引正守己，质言无华。开壕括地之议，明灼利害，如指诸掌，闭于群说而不式，致仕而归，理势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义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辉、斡特剌之鲠直，刘玮、董师中之通敏，才皆足以发闻，然师中有附胥之讥，刘玮见避事之责，其视前人，多有愧矣。王蔚、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卷九十六　列传第三十四

黄久约　李晏　李仲略　李愈　王贲　许安仁　梁襄　路伯达

黄久约，字弥大，东平须城人也。曾祖孝绰有隐德，号“潜山先生”。父胜，通判济州。母刘氏，尚书右丞长言之妹，一夕梦鼠衔明珠，寤而久约生，岁实在子也。擢进士第，调郓城主簿，三迁曹州军事判官。有盗窃民财，诉者以为强，郡守欲傅以重辟。久约阅实，囚得免死。累擢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并山，素多盗，既获而款伏者，审录官或不时至，系者多以杖杀，或死狱中。久约恻然曰：“民虽为盗，而不死于法可乎？”乃尽请谳之而后行。

久之，复入翰林为直学士，寻授左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为贺宋生日副使。至临安，适馆伴使病，宋人议欲以副使代行使事，久约曰：“设副使亦病，又将使都辖、掌仪辈行礼乎？”竟令国信使独前行，副使与馆伴副使联骑如故，乃终礼而还。道经宿、泗，见贡新枇杷子者，州县调民夫递进，还奏罢之。

时以贫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贷贫者，下有司议，久约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贫富不均，亦理之常。若从或者言，适足以敛怨，非损有余补不足之道。”章宗时领右丞相，韪其议。寻上章请老，诏谕之曰：“卿忠直敢言，匡益甚多，未可使去左右。”迁太常卿，仍兼谏职。

时郡县多阙官，久约言：“世岂乏材，阂于资格故也。明诏每责大臣以守格法而滞人材，乞断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

曰：“此事宰相不属意，而使谏臣言之欤？”即日授刺史者数人。久约又言，宜令亲王以下职官递相推举，世宗曰：“荐举人材，惟宰相当为耳，他官品虽高，岂能皆有知人之监？方今县令最阙，宜令刺史以上举可为县令者，朕将察其实能而用之。”又谓久约曰：“近日察举好官，皆是诸科监临，全无进士，何也？岂荐举之法已有奸弊，不可久行乎？”久约曰：“诸科中岂无廉能人，不因察举有终身不至县令者，此法未可废也。”上曰：“尔举孙必福是乎？”久约曰：“臣顷任磁州时，必福为武安丞，臣见其廉洁向公，无所顾避，所以保举。不谓必福既任警巡使，处决凝滞。”上曰：“必福非独迟缓，亦全不解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幸其无赃污耳。”久约无以对。必福五经出身，盖诸科人，故上问及之。翌日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则近臣退避，久约欲趋出，世宗止之，自是谏臣不避，以为常。

章宗即位，久约以国富民贫、本轻末重、任人太杂、吏权太重、官盐价高、坊场害民、与夫选左右、择守令八事为献，皆嘉纳之。再乞致仕，不许，授横海军节度使以优佚之。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约隽朗敢言，性友弟，为文典赡，有外祖之风云。

李晏，字致美，泽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傥尚气。皇统六年，登经义进士第。调岳阳丞。再转辽阳府推官，历中牟令。会海陵方营汴京，运木于河，晏领之。晏以经三门之险，前后失败者众，乃驰白行台，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于下流，人皆便之。丁内艰，服除，召补尚书省令史。辞去，为卫州防御判官。世宗素识其才名，寻召为应奉翰林文字，特令诣阁谢，上顾谓左右曰：“李晏精神如旧。”慰劳甚悉。时方议郊礼，命摄太常博士，俄而真授。为高丽读册官，五迁秘书少监，兼

尚书礼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世宗谓侍臣曰：“翰林旧人少，新进士类不学，至于诏赦册命之文鲜有能者，可选外任有文章士为之。”左右举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识。”于是召为翰林直学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归养，授郑州防御使，未赴，母卒。起复为翰林直学士。

世宗御后阁，召晏读新进士所对策，至“县令阙员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对曰：“臣伏念久矣，但无路不敢言。今幸待罪侍从，得承大问，愿竭所知。”上曰：“然则何如？”对曰：“国朝设科取士，始分南北两选，北选百人，南选百五十人，合二百五十人。词赋经义入仕之人既多，所以县令未尝阙员。其后南北通选，止设词赋一科，每举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县令阙员，盖由此也。”上以为然，诏后取人毋限以数。寻擢吏部侍郎，兼前职，谕旨曰：“卿性果敢，有激扬之意，故以授卿，宜加审慎，毋涉荒唐。”俄为中都路推排使，迁翰林侍讲学士，兼御史中丞。

会朝士以病谒告，世宗意其诈，谓晏曰：“卿素刚正，今某诈病，以宰相亲故，畏而不纠欤？”晏跪对曰：“臣虽老，平生所恃者，诚与直尔。百官病告，监察当视。臣为中丞，官吏奸私则当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图焉。”既出，世宗目送之，曰：“晏年老，气犹未衰。”一日，御史台奏请增监察员，上曰：“采察内外官吏，固系监察。然尔等有所闻知，亦当弹劾。况纠正非违，台官职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顾谓晏曰：“豳王年少未练，朕以台事委卿，当一一用意。”

初，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有欲诉者害之岛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杀生，况人命乎！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圣朝，乞尽

释为良 。”世宗纳其言，于是获免者六百余人。故同判大睦亲府事谋衍家有民质券，积其息不能偿，因没为奴，屡诉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下御史台，晏检擿案状得其情，遂奏免之。寻为贺宋正旦国信副使。及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时诏册，皆晏为之。

章宗立，晏画十事以上。一曰风俗奢忄栗，宜定制度。二曰禁游手。三曰宜停铸钱。四曰免上户管库。五曰太平宜兴礼乐。六曰量轻租税。七曰减盐价。八曰免监官陪纳亏欠。九曰有司尚苟且，乞申明经久远图。十曰禁网差密，宜尚宽大。又奏“乞委待制党怀英、修撰张行简更直进读陈言文字，以广视听”。皆采纳之。以年老乞致仕，改礼部尚书 ，兼翰林学士承旨。越二年，复申前请，授沁南军节度使，久之，致仕。上念其先朝旧人，复起为昭义军节度使。明昌六年，归老，得疾，诏除其子左司员外郎仲略为泽州刺史，以便侍养。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谥曰文简。

仲略，字简之。聪敏力学，登大定十九年词赋进士第，调代州五台主簿。以母忧去，服阕，转韩州军事判官，迁泽州晋城令，补尚书省令史。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为立夏国王读册官。还，权领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顾谓侍臣曰 ：“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鹘脱帽 。”又曰 ：“李仲略健吏也 。”未几，转员外郎，以亲病求侍，特授泽州刺史以便禄养。先是，晏领沁南军节度使，泽于怀为支郡，父子相继，乡人荣之。以父丧免，起为户部郎中。

时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转对，乃进言曰 ：“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谓本者厚风俗，去冗食，养财用而已。厚风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忄栗。去冗食在乎宠力农，抑游堕。养财用在乎广储蓄，时敛散。商贾不通难得之货，工匠不作无用

之器，则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则末息矣 。”又条陈制度之宜，上嘉纳之。俄授翰林直学士，兼前职，因命充经义读卷官。上问曰 ：“ 有司以谓经义不若词赋，罢之何如 ？ ”仲略奏曰 ：“经乃圣人之书，明经所以适用,非词赋比。乞自今以经义进士为考试官，庶得硕学之士 。”上可其奏。改吏部郎中，迁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傅。

时知大兴府事纥石烈执中坐赃，上命仲略鞫之，罪当削解。权要竞言太重，上颇然之，仲略奏曰 ：“ 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师，四方之则也。郡县守令无虑数百，此而不惩，何以励后？况执中凶残很愎,慢上虐下，岂可宥之。”上曰 ：“ 卿言是也。”未几，授山东东西路按察使。寻以病访医京师，泰和五年卒。上闻之，叹曰 ：“ 此人于国家宣力多矣，何遽止是耶 !“ 赠朝列大夫，谥曰襄献。

仲略性豪迈有父风，刚介特立，不阿权贵，临事明敏无留滞，故所任以干济称云。

李愈，字景韩，绛之正平人。业儒术，中正隆五年词赋进士第，调河南渑池主簿。察廉优等为平阳酒副使，迁冀氏令，累迁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改同知济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王奉命宴赐北部，愈从行，还过京师，表言 ：“ 诸部所贡之马，止可委招讨司受于界上，量给回赐，务省费以广边储。拟自临潢至西夏沿边创设重镇十数，仍选猛安谋克勋臣子孙有材力者使居其职，田给于军者许募汉人佃种，不必远挽牛头粟而兵自富强矣 。”上览其奏，谓宰臣曰 ：“ 愈一书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 。”以表下尚书省议。会愈迁同知西京留守，过阙复上言，以为 “ 前表傥可采，乞断自宸衷 ”，上纳用焉。自是 ，命五年一宴赐，人以为便。改棣州防御使。未几，授大兴府治中，上

谕之曰：“卿资历应得三品，以是员方阙而卿能干，故用之，当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范楫、知归德府事邓俨各举愈以自代，由是擢河南路提刑使。上言：“随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员，余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见置许州，乞移治南京为便。”并从之。宪台廉察，九路提刑司以愈为最。

五年，入见，尚书省以闻，上问宰执有何议论，平章政事守贞曰：“李愈言河决事。”上曰：“愈向陈备御北边策。言甚荒唐。”守贞曰：“愈于见职甚干。”上曰：“盖以其敢为耳。”又曰：“李愈论河决事，谓宜遣大臣视护以慰人心，其言良是。”明年，改河平军节度使。承安二年，徙顺义军，奏陈屯田利害，上遣使宣谕，仍降金牌俾领其事。四年，召为刑部尚书。先是，刑部尚书阙，上以愈为可用，令议之。或言愈病，上曰：“愈比陈言，有退地千里而争言其功之语，卿等定恶此人多言耶。”特召用之。旧制，陈言者漏所言事于人，并行科罪，仍给告人赏。愈言：“此盖所以防闲小人也。比年以来诏求直言，及命朝臣转对，又许外路官言事，此皆圣言乐闻忠谠之意，请除去旧条以广言路。”上嘉纳焉。寻为贺宋正旦副使。

泰和二年春，上将幸长乐川，愈切谏曰：“方今戍卒贫弱，百姓骚然，三叉尤近北陲，恆防外患。兼闻泰和宫在两山间，地形狭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宫池台之胜，优游闲适也。”上不从，夏四月，愈复谏曰：“北部侵我旧疆千有余里，不谋雪耻，复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枢密副使阇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无定，岂可远事逸游哉。”上异其言。未几，授河平军节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谥曰清献。自著《狂愚集》二十卷。

王贲，字文孺，其先自临潢移贯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

言。辽道宗信枢密使耶律乙辛之谗杀其太子，世无敢白其冤者，士方击义钟以诉，辽主感悟，卒诛乙辛，厚赏士方，授承奉官。父中安，擢进士第，坐田珏党事废。世宗即位党禁解，终沂州防御使。

贲性孝友，勤敏好学，第进士，由复州军事判官补尚书省令史，擢右三部检法司正。待御史贾铉举贲安静有守，不尚奔竞，政府亦言其廉素，善论议。擢河北东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选授尚书省都事，以丧去。用荐者多，起复刑部员外郎、侍御史，累迁南京路按察使，卒。贲敦厚尚义，笃于亲朋，不营产业，比殁，家甚窭，上闻悯惜之，赠朝列大夫，仍厚恤共家。

弟质，字敬叔，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累官吏部主事，以才干举迁昭义军节度副使。章宗问质临事若何，张万公对曰："胜其兄贲。"章宗曰："及其兄亦可矣。"后以礼部尚书致仕，终。

许安仁，字子静，献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读书，善属文。登大定七年进士第，调河间县主簿。累迁太常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章宗为皇太孙，安仁以讲学被选东宫，转左补阙、应奉翰林文字。上即位，改国子监丞，兼补阙，徙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职如故。侍御史贾铉以安仁守道端悫，荐于朝。同知济南府事路伯达继上章称其立己纯正，宜加显任，超授礼部郎中，兼左补阙。适朝议以流人实边，安仁言："昔汉有募民实边之议，盖度地营邑，制为田宅，使至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于是轻去故乡而易于迁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饿困苦，无聊之心，靡所顾藉，与古之募民实塞不同，非所宜行。"上然之。明昌四年春，上将幸景明宫，安仁与同列谏曰："昔汉、唐虽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师不远。非如金莲千里

之外，邻沙漠，隔关岭，万一有警，何以应变，此不可不虑也。“疏奏，遂罢幸。出为泽州刺史，作《无隐论》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养心、曰田猎、曰公道、曰养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财。在郡二年，徙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阳军节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七，谥曰文简。安仁质实无华，澹然有古君子风，故为时人所称云。

梁襄，字公赞，绛州人。少孤，养于叔父宁。性颖悟，日记千余言。登大定三年进士第，调耀州同官主簿。三迁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庆阳府推官，召为薛王府掾。世宗将幸金莲川，有司具办，襄上疏极谏曰：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盖自古极边荒弃之壤也。气候殊异，中夏降霜，一日之间，寒暑交至，特与上京、中都不同，尤非圣躬将摄之所。凡奉养之具无不远劳飞挽，越山逾险，其费数倍。至于顿舍之处，军骑阗塞，主客不分，马牛风逸以难收，臧获逋逃而莫得，夺攘蹂躏，未易禁止。公卿百官卫士，富者车帐仅容，贫者穴居露处，舆台皁隶，不免困踣，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众人，夭伤无辜，何异刃杀。此特细故耳，更有大于此者。

臣闻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篱也，壮士健马，坚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是废其藩篱也。持甲常坐之马，日暴雨蚀，臣知其必羸瘠矣。御侮待用之军，穴居野处，冷啖寒眼，臣知其必疲瘵矣。卫宫周庐才容数人，一旦霖潦积旬，衣甲弓刀沾湿柔脆，岂堪为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将归，人已疲矣，马已弱矣，裹粮已空，褚衣已弊，犹且远幸松林，以从畋猎，行于不测之地，往来之间，动逾旬月，转输移徙之劳，更倍于前矣。

以陛下神武善骑射，举世莫及，若夫衔橛之变，猛挚之虞，

姑置勿论。设于行猎之际，烈风暴至，塵埃涨天，宿雾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华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狈于道途，卫士参错于队伍，当此宸衷宁无戒悔。夫神龙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轻行，良谓此也。所次之宫，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氈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终日驱驰，加之饥渴，已不胜倦。更使彻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虽陛下悦以使人，劳而不怨，岂若不劳之为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无异谋，要在处己于无忧患之域也。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况今又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奈何无事之日，越居草莱，轻不赀之圣躬，爱沙碛之微凉，忽祖宗之大业，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过，山径阻修，林谷晻霭，上有县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

臣闻汉、唐离宫，去长安才百许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几致结社之变。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马懿窃权而篡国。隋炀、海陵，虽恶德贯盈，人谁敢议？止以离弃宫阙，远事巡征，其祸遂速，皆可为殷鉴也。臣尝论之：安民济众，唐、虞犹难之。而今日之民，赖陛下之英武，无兵革之忧，赖陛下之圣明，无官吏之虐，赖陛下之宽仁，无刑罚之枉，赖陛下之节俭，无赋敛之繁，可谓能安济矣。而游畋纳凉之乐，出于富贵之余，静而思动，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罢之至易耳。唐太宗将行关南，畏魏征而停，汉文帝欲驰霸陵，袁盎谏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

虞之难行，而未能罢中主之易罢，臣所未谕也。

且燕京之凉，非济南之比，陛下牧济南日，每遇炎蒸，不离府署，今九重之内，台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得到。议者谓陛下北幸久矣，每岁随驾大小，前歌后舞而归，今兹再出，宁有遽不可乎。臣愚以为患生于不戒者多矣，西汉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祸，梁武好纳叛降，而有侯景之变。今者累岁北幸，狃于无虞，往而不止，臣甚惧焉。夫事知其不可犹冒为之，则有后难必矣。

议者又谓往年辽国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钵，旧人犹喜谈之，以为真得快乐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谓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辽之过举哉。且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臣知其所游，不过临潢之旁，亦无重山之隔，冬犹处于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为业，穹庐为居，迁徙无常，又壤地褊小，仪物殊简，辎重不多，然隔三五岁方能一行，非岁岁皆如此也。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栋宇是居，不便迁徙。方今幅员万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异，文物增广，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如何岁岁而行，以一身之乐，岁使百万之人困于役、伤于财、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欤？臣又闻，陛下于合围之际，麋鹿充牣围中，大而壮者，才取数十以奉宗庙，余皆纵之，不欲多杀。是陛下恩及于禽兽，而未及于随驾众多之臣庶也。

议者谓，前世守文之主，生长深宫。畏见风日，弯弧上马，皆所不能，志气销懦，筋力拘柔，临难战惧，束手就亡。陛下监其如此，不惮勤身，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臣愚以为战不可忘，畋猎不可废，宴安鸩毒亦不可怀，然事贵适中，不可过当。今过防骄惰之患，先蹈万有

一危之途，何异无病而服药也。况欲习武不必度关，涿、易、雄、保、顺、蓟之境地广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猎田以时，谁曰不可？伏乞陛下发如纶之旨，回北辕之车，塞鸡鸣之路，安处中都，不复北幸，则宗社无疆之休，天下莫大之愿也。

方今海内安治，朝廷尊严，圣人作事，固臣下将顺之时，而臣以蝼蚁之命，进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于吏议，小则名位削除，大则身首分磔，其为身计，岂不愚谬。惟陛下深思博虑，不以人废言，以宗庙天下为心，俯垂听纳，则小臣素愿遂获，虽死犹生，他非所觊望也。

世宗纳之，遂为罢行，仍谕辅臣曰：“梁襄谏朕毋幸金莲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罢其行。然襄至谓隋炀帝以巡游败国，不亦过乎。如炀帝者盖由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既叛，虽不巡幸，国将安保？为人上者，但能尽君道，则虽时或巡幸，庸何伤乎？治乱无常，顾所行何如耳。岂必深处九重便谓无虞，巡游以时即兆祸乱者哉！”

襄由是以直声闻。擢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弈事，罚俸一月。世宗责之曰：“监察，人君耳目，风声弹事可也。至朕亲发其事，何以监察为？”转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未几，迁通远军节度副使，以丧去。服阕，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事，避父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暐、曹州刺史段铎荐襄学问该博，练习典故，可任礼官。转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坐簸扬俸粟责仓典使偿，为按察司所劾，以赎论。历陨州刺史，累迁保大军节度使，卒。

襄长于《春秋左氏传》，至于地理、氏族，无不该贯。自蚤达至晚贵，膳服常淡薄，然议者讥其太俭云。

赞曰：金起东海，始立国即设科取士，盖亦知有文治也。渐摩培养，至大定间人材辈出，文义蔚然。加以世宗之听纳，

人各尽其所能，论议书疏有可传者 。惜史无全文 ，仅存梁襄《谏北幸》一书，辞虽过繁而意亦切至，故备载之，以见当时君明臣直，不以言为忌。金之致治于斯为盛，呜呼休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也。性沉厚，有远识，博学能诗，登正隆五年进士第，调诸城主簿。由泗州榷场使补尚书省掾，除兴平军节度副使，入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将幸上京，伯达上书谏曰 ：“ 人君以四海为家，岂独旧邦是思，空京师而事远巡，非重慎之道也 。” 书奏，不报。阅岁，改秘书郎，兼太子司经。时章宗初向学，伯达以文行知名，选为侍读，居无何以忧去。会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伯达行义，起为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敕与张行简进读陈言文字。

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贺天寿节于九月一日，伯达论列以其非时，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刘玮及台谏亦皆言其不可，下尚书省议，伯达曰 ：“ 上始即政，当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绐四方非信。且贺非其时，是轻礼重物也 。” 因陈正名从谏之道。升尚书刑部郎中。上问群臣曰 ：“ 方今何道使民务本业、广储蓄？ ” 伯达对曰 ：“ 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请罢畿内采猎之禁，广农郊以示敦本，轻币重谷，去奢长俭，遵月令开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农不劝、粟不广者未之有也 。” 是时，采捕禁严，自京畿至真定、沧、冀，北及飞狐，数百里内皆为禁地，民有盗杀狐兔者有罪，故伯达及之。累迁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国军节度使，未几，改镇安武。

尝使宋回，献所得金二百五十两、银一千两以助边，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诚，赠太中大夫，仍以金银还之，傅泣请，弗许。傅以伯达尝修冀州学，乃市信都、枣强田以赡学 ，有司具以闻 ，上贤之，赐号成德夫人。

子铎、钧。钧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终莱州观察判官。铎最知名，别有传。

赞曰：金诎宋称臣称侄，受其岁币，礼也。使聘于其国，燕享礼也，纳其重赂其可乎哉？时人贪利忘礼，习以为常，莫有知其为非者。故去则云酬劳效，还则户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谊耶？伯达独能明其非礼，回献所馈，赍志未毕，傅氏又能成之，及归所献，竟以买田赡学。妇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于世俗之见者宁不愧哉。赐号成德，不亦宜乎。

卷九十七　列传第三十五

裴满亨　斡勒忠　张大节子岩叟　张亨　韩锡　邓俨　巨构　贺扬庭阎公贞　焦旭　刘仲洙　李完　马百禄　杨伯琉　刘玑兄琉　康元弼移剌益

裴满亨，字仲通，本名河西，临潢府人。其先世居辽海，祖讳虎山者，天辅间移屯东受降城，以御夏人，后徙居临潢。亨性敦敏习儒，大定间，收充奉职，世宗谓曰：“闻尔业进士举，其勿忘为学也。”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为奉御。一日问以上古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兴唐、虞之治，要在进贤，退不肖，信赏罚，薄征敛而已。”章宗即位，谕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门第显，惟尔由科甲进，且先朝信臣，国家利害，为朕尽言。”俄擢监察御史。内侍梁道兒恃恩骄横，朝士侧目，亨劾奏其奸。迁镐王府尉，出为定国军节度副使，三迁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从衡，前政莫制，亨下车宣明约束，阖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迁本路副统军。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时世袭家豪夺民田，亨检其实，悉还正之。泰和五年，改安武军节度使。岁大雪，民多冻殍，亨输己俸为之周赡，及劝率僚属大姓同出物以济。转河东南北路按察使，卒于官。上闻而惜之，赠嘉议大夫，赙物甚厚。

亨性尤谨密，出入宫禁数年，谠议忠言多所裨益，有稿则焚之，虽家人辈莫知也。所历州郡，皆有政绩可纪云。

斡勒忠，本名宋浦，盖州人也。习女直、契丹字，历兵部、枢密院、尚书省令史，再转大理寺知法，迁右三部司正。练达

边事，尝奉命使北，归致马四千余匹，诏褒谕之。大定二十六年，为监察御史，转尚书省都事。章宗立，迁尚书兵部员外郎，出为沧州刺史。河东路提刑副使徒单移剌古举以自代，改滕州刺史。尝调发黄河船，数以稽期听赎。授北京副留守，入为同签枢密院事，兼沂王傅。承安二年，拜武宁军节度使，致仕。泰和三年卒，年七十一。忠性敦悫，通法律，以直自守，不交权贵，故时誉归之。

张大节，字信之，代州五台人。擢天德三年进士第，调崞县丞。改东京市令。世宗判留务，甚爱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节领其役。世宗改元于辽东，或劝赴之，富贵可一朝遂，大节曰：“自有定分，何遽尔。”随例补尚书省令史，擢秘书郎、大理司直。会左警巡使阙，世宗谓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大节。俄以杖杀豪民为有司所劾，削一阶解职。未几，授同知洺州防御使事。

入为太府丞、工部员外郎。卢沟水啮安次，承诏护视堤城。擢修内司使，推排东京路户藉，人服其平。进工部郎中。时阜通监铸钱法弊，与吏部员外郎麻珪莅其事。积铜皆窳恶，或欲征民先所给直，大节曰：“此有司受纳之过，民何与焉。”以其事闻，卒得免征。就改户部郎中，定襄退吏诬县民匿铜者十八村，大节廉得其实，抵吏罪，民斫石颂之。召授工部侍郎，改户部。世宗东巡，徙太府监，谕之曰：“侍郎与太府监品同，以从行支应籍卿办耳。”寻为宋生日使，还授横海军节度使，过阙谒谢东宫，显宗抚慰良久，曰：“万事惟中可也。”因榜其公堂曰“惟中”。郡境有巨盗久不获，大节以方略擒之。后河决于卫，横流而东，沧境有九河故道，大节即相宜缮堤，水不为害。

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转运使，因言河东赋重宜减，议者

或不同，大节以他路田赋质之，遂命减焉。乞致仕，不许，徙知太原府，以并、代乡郡，故优宠之。近郭有男子被杀者，闻其妻哭声不哀，召而审之，果为奸夫所杀，人以为神。西山有晋叔虞祠，旧以施钱输公使库，大节还其庙以给营缮。选授河东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兴府事，治有能名。阅岁，移知广宁府，复请老，授震武军节度使。部有银冶，有司以为争盗由此生，付河东、西京提刑司与州同议，皆以官榷为便，大节曰："山泽之利，当与民共,且贫而无业者，虽严刑能禁其窃取乎？宜明谕民，授地输课，则其游手者有所资，于官亦便。"上从其议。复乞致仕，许之，仍擢其子尚书刑部员外郎岩叟为忻州刺史，以便禄养。承安五年卒，年八十。

大节素廉勤好学，能励勉后进，自以得学于任倜，待倜子如亲而加厚。又善弈棋，当世推为第一，尝被召与礼部尚书张景仁弈。世宗尝谓宰臣曰："人多称王翛能官，以朕观之，凡事不肯尽心，一老奸耳。张大节赋性刚直，果于从政，远在王翛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屡语近臣曰："某某非不干，然不及张大节忠实也。"其见知如此。

岩叟，字孟弼，大节子也。大定十九年进士，调葭州司候判官，再除雄州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大理评事，再迁监察御史、同知河东北路转运使事、中都路都转运副使、刑部员外郎、忻州刺史，以父忧去官。起复大理少卿、河北东西大名等路按察转运副使，累迁刑部侍郎，兼夔王傅，太常卿兼国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诸城门以为兵备，集三品官议于尚书省，岩叟曰："塞门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择将，背城疾战。"时议多之。除镇西军节度使，移定国军。贞祐二年，改昭义，复移沁南。逾年，按察司言其年老不任边要，乃致仕，退寓洛阳，卒。

张亨，字彦通，大兴漷阴人。登皇统六年进士第，调樊山丞，以廉干闻。授弘州军事判官，历巨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补尚书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迁尚书左司郎中，授户部侍郎，移吏部。擢中都路都转运使，坐草场使邓汝霖盗草失举劾，解职，削一官。起授户部尚书。世宗问宰臣曰：“御史中丞马惠迪与张亨人才孰优？”平章政事张汝霖曰：“惠迪为人虽正，于事不敏，亨吏才极高。”上曰：“如汝父浩，于事明敏少有及者，但临事多徇，若无此过则诚难得之贤相也。”时车驾车巡，费用百出，自辽以东泉货甚少，计司患其不给，欲辇运以支调度，亨谓：“上京距都四千里，若挽钱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独枉费国用，无乃重劳民力乎。不若行会便法，使行旅便于囊橐，国家无转输之劳而用自足矣。”出为绛阳军节度使。已而复谓宰臣曰：“汉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张亨近令补外，颇为众议所归，以朕观之，无甚过人。小官中岂无才能之士，第未知耳。”又曰：“亨尝为左司，奏事多有脱略，是亦谬庸人也。”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时方重其选，上以亨为河东南北路提刑使，兼劝农采访事。访其利病，条为十三事以闻，上嘉纳之。亨在职每事存大体、略苛细，御史以宽缓不事事劾之，降授蔡州防御使。明年，迁南京路转运使，转知归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八。亨才识强敏，明达吏事，终始有可称云。

韩锡，字难老，其先自析津徙蓟之渔阳。祖贻愿，辽宣徽北院使。父秉休，归朝，领忠正军节度使。锡以廕补阁门祗候。天会中，南伐，锡从军掌礼仪，俄以母，老乃就监差。久之，授神锐军都指挥使，入为宫苑使。天德元年，擢尚书工部员外郎，领燕都营缮。特赐胡砺榜进士及第，四迁尚书户部侍郎，以母丧解。旋起复旧职，付金牌一、银牌十、籍水手于山东。

时苏保衡为水军都统制，趋杭州，俾锡部船三百会广陵。适保衡败还，丧船过半，令锡补足之。时水浅，船不得进，海陵遣使急责之，众稍亡，锡召诸豪谕之曰：“今连保法严，逃将安往，纵一身偶脱，其如妻子何？”众悟，亡者稍止。大定改元于辽东，锡奔赴行在，诏复前职。明年，授同知河间府事，引见于香阁，诫之曰：“闻皇族居彼者纵甚，卿当以法绳之。”锡下车宣布诏言，后无有挠政害民者。迁孟州防御使，累拜绛阳军节度使，改知济南府事。告老，许之。明昌五年卒，年八十三。

邓俨，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也。天德三年，擢进士第。大定中，为左司员外郎、右司郎中，寻转左司，掌机务者数年。有司奏使宋者，世宗命选汉官一人，参知政事梁肃以户部侍郎王翛、工部侍郎张大节、左司郎中邓俨对，世宗曰：“王翛、张大节苦无资历，与左右司官辛苦不同，其命俨往。”尝谓宰臣曰：“人言邓俨用心不正，朕视俨奏事其心识甚明，在太府监心亦向公。”宰臣因奏俨明事机、有心力，于是擢户部侍郎。翌日，复谓宰臣曰：“吏部掌铨选，当得通练人，可置俨于吏部。”因改命焉。累迁中都路都转运使。明昌初，为户部尚书。上命尚书省集百官议，如何使民弃末务本以广储蓄。俨言：“今之风俗竞为侈靡，莫若定立制度,使贵贱、上下、衣冠、车马、室宇、器用各有等差，裁抑婚姻丧葬过度之礼，罢去乡社追逐无名之费，用度有节则蓄积日广矣。”寻知归德府事，致仕，卒。

初，俨致仕复夤缘求进，上问左右：“邓俨可复用乎？”平章政事完颜守贞曰：“俨有才力，第以谋身为心。”上曰：“朕亦知之。然俨可以谁比？”守贞曰：“临事则不后于人，但多务自便耳。俨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颇黠故许之，甚合众议。

今使复列于朝，恐风化从此坏矣 。”上然之，遂不复用云。

巨构，字子成，蓟州平谷人。幼笃学，年二十登进士第。由信都丞察廉为石城令，补尚书省令史，授振武军节度副使。改同提举解盐司事，以课增入为少府监丞。再迁知登闻检院，兼都水少监。时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 ：“ 是人甚明正可用，如巨构每事但委顺而已 。”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守，上谓宰臣曰 ：“ 巨构外淳质而内明悟，第乏刚鲠耳。佐贰之任贵能与长官辨正，恐此人不能尔。若任以长官，必有可称 。”章宗即位，擢横海军节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

构性宽厚寡言，所治以镇静称，性尤恬退，故人既贵不复往来，先遗以书则裁答寒温而已。大定中，诏与近臣同经营香山行宫及佛舍，其近臣私谓构曰 ：“ 公今之德人，我欲举奏，公行将大任矣 。”构辞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籍，始终无过云。

贺扬庭，字公叟，曹州济阴人也。登天德三年经义进士第，调范县主簿兼尉，籍有治声。大定十三年，由安肃令补尚书省令史，授沁南军节度副使，入为监察御史，历右司都事、户部员外郎、侍御史、右司员外郎。世宗喜其刚果 ，谓扬庭曰 ：“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 。”俄以廉能迁户部郎中，进官二阶。顷之，授左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东东路转运使。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驿召赴阙，授山东东西路提刑使。扬庭性疾恶，纤介不少容。明昌改元，诏诸路提刑使入见，亲问所察事条 ，至扬庭则斥之曰 ：“尔何治之烦也。”明年，下除洺州防御使，时岁歉民饥，扬庭谕蓄积之家令出所余以粜之，饥者获济，洺人为之立石颂德。改陕西西路转运使，表乞致仕，上曰 ：“ 扬庭能干者也，当何如？ ”右丞刘玮言其疾，遂许之 。卒年六十七。

赞曰：裴满亨以进士选奉御，能陈唐、虞致治之道于宫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贵梁道兒之奸。斡勒忠以吏道致身，始终不交权贵。世宗自立于辽东，归者如市，张大节独守正不赴。韩锡出守河间，面谕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绳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权，锡下车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识之士，不为富贵所移者也。巨构骫骳，贺扬庭骨鲠，大定于二人而屡评南北士习之优劣，亶其然乎。张亨始以缪庸见薄，晚以论列称赏，亦砥砺之功欤。邓俨专务谋身，上下称黠，致仕又求进用，弗可改也夫。

阎公贞，字正之，大兴宛平人。大定七年擢进士第，调朝邑主簿。由普润令补尚书省令史，察廉，升同知亳州防御事，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绩闻，迁同知武定军节度使。明昌初，召为大理正，累进大理卿。承安元年，迁翰林侍读学士，仍兼前职，命与登闻检院贾益同看读陈言文字。公贞居法寺几十年，详慎周密，未尝有过举。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为法家之祖云。

焦旭，字明锐，沃州柏乡人。第进士，调安喜主簿。再转大兴令，摄左警巡事，以杖亲军百人长，有司议其罪当杖决，世宗曰：“旭亲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复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赎。”改良乡令。世宗幸春水，见石城、玉田令皆年老不治，谓宰臣曰：“县令最亲民，当得贤才。畿甸尚如此，天下可知矣。”平章政事石琚荐旭干能可甄用，上然之，召为右警巡使。旭为人刚果自任，不避权势。初，旭部民诉良，旭以无文据付本主，道逢监察御史诉其事，语涉讹乱，即收付旭，旭释之不问，为御史所劾，削官两阶，杖百八十，出为大名府推官。寻授右三部检法司正，代韩天和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台言：“监察纠弹之司，天和诸科出身，难居是职。”上命别举，

中丞李晏荐旭刚正可任，遂授之，而改天和获鹿令。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宁、右丞相襄请上出猎，旭劾奏其非，上慰谕之，为罢猎。明昌元年，登闻鼓院初设官，宰执奏司谏郭安民、补阙许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迁都水监，以治河防劳进官一阶，授西京路转运使，卒。旭性警敏，练达时政，与王翛，刘仲洙辈世称能吏云。

刘仲洙，字师鲁，大兴宛平人。大定三年，登进士第。历龙门主簿、香河酒税使，再调深泽令。县近滹沱河，时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极力护塞，竟无害。有盗夜发，居民震惊，仲洙率县卒生执其一，余众遂溃，旦日掩捕皆获。寻以廉能进官一阶，升河北西路转运司支度判官，入为刑部主事，六迁右司员外郎，俄转吏部。世宗谓宰臣曰：“人有言语敏辩而庸常不正者，有语言拙讷而才智通达、存心向正者，如刘仲洙颇以才行见称，然而口语甚讷也。”右丞张汝霖曰：“人之若是者多矣，愿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为祁州刺史，以六善为教，民化之。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珏等以党罪废锢者三十余家，仲洙知其冤，上书力辨，帝从之，乃复珏官爵而党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寻改平阳，移德州防御使。转运郭邦杰、节度李晏皆举仲洙以自代。升为定海军节度使。岁饥，仲洙表请开仓，未报，先为赈贷，有司劾之，罪以赎论。时仲洙兄仲渊以罪责石州，仲洙上书请以莱易石，朝廷义而不许。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听。泰和八年卒，年七十五。

仲洙性刚直，果于从政，尤长于治民，所在皆有功迹，盖一时之能吏云。

李完，字全道，朔州马邑人。经童出身，复登词赋进士第。调澄城主簿，有遗爱，民为立祠。用廉，迁定襄令，召补尚书

省令史。时以县令阙人廉问，世宗选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完其一也。明昌初，为监察御史。故事，台令史以六部令史久次者补，吏皆同类，莫肯举劾。完言：“尚书省令史，正隆间用杂流，大定初以太师张浩奏请，始纯取进士，天下以为当。令乞以三品官子孙及终场举人，委台官辟用。”上纳其言。擢尚书省都事，出为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河间府治中。提刑司言：“完习法律，有治剧才，军民无间语。”升沁州刺史，仍以玺书褒谕。迁同知广宁府。初，辽滨民崔元入城饮不归，求得尸于水中。有司执同饮者讯之，皆诬服，提刑司疑其冤，以狱畀完。完廉得其贼乃舟师也，遂免同饮人。改北京临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迁陕西西路转运使，寻授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长于吏治，所至奸恶屏迹，民皆便之。

马百禄，字天锡，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会初第进士，累迁翰林修撰，坐田珏党免官，迨世宗朝解党禁，复召用焉。百禄幼志学，事继母以孝闻，登大定三年词赋进士第，调武清主簿。由龙山令召补尚书省令史，不就，改榷货副使、平阳府判官，入为国子博士。朝廷以宰县日清白有治迹，特迁官一阶，升同知北京路转运事。委录南北路刑狱，所至无冤。召为尚书户部员外郎，与同知河北东路转运事李京为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迁耀州刺史，吏民畏爱。提刑司以状闻，授韩王傅、同知安武军节度事。俄改兼同知兴平军，以提刑司复举廉，升孟州防御使，再迁南京路提刑使。御史台以刚直能干闻，转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致仕，卒。谥曰贞忠。

杨伯元，字长卿，开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进士第，调郾城主簿。升榆次令，召为大理评事，累除定海军节度副使，用廉，超授同知河东北路转运事，入为尚书刑部员外郎，以忧免，起为辽州刺史。明昌元年，移涿州。久之，擢工部侍郎，四迁

安武军节度使。泰和三年致仕，卒。

伯元以才干多被委注，凡两为推排定课使，累为审录官，人称其平。每有疑狱，必专遣决，明辩多中理。赐谥曰达。

刘玑，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进士第。大定初，为太常博士，改左拾遗，兼许王府文学。玑奏王府事，世宗责之曰：“汝职掌教道，何预奏事！”因命近侍谕旨永中曰：“卿有长史，而令文学奏事何也？后勿复尔。”累除同知漕运司事，尝奏言：“漕户顾直太高，虚费官物，宜约量裁损。若减三之一，岁可省官钱一十五万余贯。”世宗是其言。授户部员外郎，条上便宜数事，世宗谓宰臣曰：“玑言河堤种柳可省每岁堤防之费，及言官钱利害，甚可取。前后户部官往往偷延岁月，如玑者不可多得，卿等议其可者行之。玑向言漕运省费事，尽心公家，不厚赏无以劝来者。”乃赐钱三千贯。擢潍州刺史，徙知济州。未几，迁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免奴婢诉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谓宰臣曰：“玑为人何如？”参知政事程辉曰：“玑执强跋扈，尝追济南府官钱，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上曰：“朕闻玑在北京，凡奴隶诉良，不问契券真伪，辄放为良，意欲徼福于冥冥，则在己之奴何为不放？”又曰：“玑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明昌二年，入为国子司业，乞致仕不许，转国子祭酒，寻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职为御史台所纠罢。承安二年卒。年八十二。兄琉。

琉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补阁门祗候，遭父丧求终制，会海陵篡立，不许，改充护卫。海陵忌宗室，琉坐与往来，斥居乡里。世宗即位，琉昼夜兼驰上谒，世宗大悦，以为护卫十人长。往招宗叙、白彦敬、纥石烈志宁，皆相继来附。还报，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谓之曰：“太平所至，庶几能赞朕致

太平矣 。”改御院通进。与乌居仁等往南京发遣六宫百司，琉建议留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经略淮右，余皆北来，诏从之。丁母忧，起复，三迁武库署令。车驾幸西京，留琉为中都总管判官。再转近侍局使，迁太子少詹事，兼引进使，赐袭衣。未几，为陕西统军都监，赐厩马、金带，皇太子以马与币为赆。召为同知宣徽院事，迁太子詹事、右宣徽使，与张仅言典领昭德皇后园陵，襄事，太子赠以厩马。转左宣徽使，以疾求补外，除定海军节度使，以其弟太府监玮为同知宣徽院事。琉朝辞，上曰 :“卿旧臣，今补外，宁不恻然。东莱濒海，风物亦佳，卿到必得调养。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见卿也 。”仍赐厩马、金带、彩十端、绢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琉柩过京畿，敕有司致祭，赙银三百两、重彩三十端。

康元弼，字辅之，大同云中人。幼敏学，善属文，登正隆二年进士第。调汝阳簿，改崇义军节度判官。由垣曲县令补尚书省令史，累迁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事，召为大理丞。

大定二十七年，河决曹、濮间，濒水者多垫溺，朝延遣元弼往视，相其地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为害，请命于朝以徙之，卒改筑于北原，曹人赖焉。出为弘州刺史，阅岁授大理少卿。先是，卫州为河所坏，增筑苏门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乐迁，欲复归卫，于是遣元弼按视，还言治故城便，遂复其旧。转秘书少监，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领漕事。章宗立，尊孝懿皇后为皇太后，以元弼旧臣诏充副卫尉。再转大理卿，以丧去，起复为尚书刑部侍郎，兼郓王傅，迁南京路转运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移剌益，字子迁，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鲁土猛安人也。以廕补国史院书写，积劳调徐州录事，召为枢密院知法，三迁翰林修撰。时北边有警，诏百官集尚书省议之，太尉克宁锐意

用兵，益言天时未利，宜俟后图。御史台举益刚正可任，遂兼监察御史。未几，改户部员外郎。明昌三年，畿内饥，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既入谢，诏谕之曰：“亲民之职，惟在守令，比岁民饥，故遣卿等往抚育之。其资序有过者有弗及者，朕不计此，但以材选，尔其知之。”既至，首出俸粟以食饥者，于是倅以下及郡人递出粟以佐之，且命属县视以为法，多所全活。郡东南有堤久颓圮，水屡为害，益增修之，民以为便，为益立祠。升辽东路提刑副使。五年，宋主新立，诏以泗州当使客所经，守臣宜择人，宰臣进拟数人，皆不合上意，上曰：“特末阿不安在？此人可也。”即授防御使。召为尚书户部侍郎，寻转兵部。属群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点检兗往招降之。承安二年，边鄙弗宁，上御便殿，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议，益谓“守为便。天子之兵当取万全，若王师轻出，少有不利，非惟损大国之威，恐启敌人侵玩之心。”出为山东西路转运使。有敕使按鹰于山东，益奏：“乞止令调于近甸，何必惊远方耳目。”书闻，上命有司治使者罪。迁河东南北路按察使。旧制，在位官有不任职，委所属上司体访。州府长贰幕职，许互相举申。益上言以为：“伤礼让之风，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别生奸弊。乞止令按察司纠劾，似为得体”。又言：“随路点军官与富人饮会，公通献遗，宜依准监临官于所部内犯罪究治。”上皆纳焉。泰和二年，卒于官。

赞曰：阎公贞定金律令，杨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称之，难矣。焦旭畿内小官，听断不受御史风指，遂罹深宪。大臣请人主游猎，劾奏其非，为之罢猎，诚有古人之风焉。李完、康元弼无他足称，完论台令史一事，元弼论曹、卫两城，各当其可。马百禄初坐党废，晚著治迹。刘玑初以理财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后遭遇不同，而百禄求福不回，非玑所及也。

刘琉以大定之立驰赴行在，虽终身荣宠，盖一趋时之士耳。刘仲洙刚而讷于言，移剌益刚而敢言。益以志宁北伐为不可，仲洙释田珏党祸三十家。《 语》曰 ：“ 刚毅木讷近仁 。” 岂不信哉！

卷九十八　列传第三十六

完颜匡　完颜纲　完颜定奴

完颜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孙。事豳王允成，为其府教读。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余岁，显宗命詹事乌林答愿择德行淳谨、才学该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阅月，愿启显宗曰：“豳王府教读完颜撒速、徐王府教读仆散讹可二人，可使教皇孙兄弟。”显宗曰：“典教幼子，须用淳谨者。”已而召见于承华殿西便殿。显宗问其年，对曰：“臣生之岁，海陵自上京迁中都，岁在壬申。”显宗曰：“二十八岁尔，詹事乃云三十岁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谓臣出入宫禁，故增其岁言之耳。”显宗顾谓近臣曰：“笃实人也。”命择日，使皇孙行师弟子礼。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学，显宗曰：“每日先教汉字，至申时汉字课毕，教女直小字，习国朝语。”因赐酒及彩币。顷之，世宗诏匡、讹可俱充太子侍读。

寝殿小底驼满九住问匡曰：“伯夷、叔齐何如人？”匡曰：“孔子称夷、齐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辈学古，惟前言是信。夷、齐轻去其亲，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贤者行其义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国，叔齐不苟从父之志亦去其国。武王伐纣，夷、齐叩马而谏。纣死，殷为周，夷、齐不食周粟，遂饿而死。正君臣之分，为天下后世虑至远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时，世宗如春水，显宗从，二人者马上相语遂后。显宗迟九住至，问曰：“何以后也？”九住以对，显宗叹曰：“不以女直

文字译经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举，教以经史，乃能得其渊奥如此哉 。”称善者良久 ，谓九住曰 ：“《论语 》‘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汝不知不达，务辩口以难人。由是观之，人之学、不学，岂不相远哉 。”显宗尝谓中侍局都监蒲察查剌曰 ：“ 入殿小底完颜讹出、侍读完颜撒速，与我同族，汝知之乎？ ”对曰 ：“ 不知也 。”显宗曰 ：“ 撒速，始祖九世孙。讹出，保活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何由知此 。”

显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 ，其词曰 ：“ 我祖睿宗，厚有阴德。国祚有传，储嗣当立。满朝疑惧，独先启策。徂征三秦，震惊来附。富平百万，望风奔仆。灵恩光被，时雨春旸。神化周浃，春生冬藏 。”盖取宗翰与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陕西大破张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万春节，显宗命章宗歌此词侑觞，世宗愕然曰 ：“ 汝辈何因知此？ ”显宗奏曰 ：“ 臣伏读《睿宗皇帝实录》，欲使兒子知创业之艰难 ，命侍读撒速作歌教之 。”世宗大喜，顾谓诸王侍臣曰 ：“ 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孙无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乐岂有量哉。卿等亦当诵习，以不忘祖宗之功。“ 命章宗歌数四，酒行极欢，乙夜乃罢。

二十五年，匡中礼部策论进士。是岁，世宗在上京，显宗监国。三月甲辰，御试，前一日癸卯，读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御使把内剌、国史院编修官夹谷衡、国子助教尼庞古鉴进禀，策题问“ 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兴教化，措刑罚，振纪纲，施之万世，何术可致？”匡已试，明日入见，显宗问对策云何，匡曰 ：“ 臣熟观策问敷教、措刑两事，不详‘ 振纪纲 ’一句，只作两事对，策必不能中 。”显宗命匡诵所对策，终篇，曰 ：“ 是亦当中 。”匡曰：

“编修衡、助教鉴长于选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显宗惜之，谓侍臣曰：“我只欲问教化、刑罚两事，乃添振纪纲一句，命删去，李晏固执不可，今果误人矣。”谓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答曰：“侍读二十一年府试不中，我本不欲侍读再试，恐伤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乐。”是岁初取止四十五人，显宗命添五人，仆散讹可中在四十五人，后除书画直长。匡与讹可俱为侍读，匡被眷遇特异，显宗谓匡曰：“汝无以讹可登第怏怏，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岁，显宗薨，章宗判大兴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为皇太孙。匡仍为太孙侍读。二十八年，匡试诗赋，漏写诗题下注字，不取，特赐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读如故。”

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长，历本局副使、局使，提点太医院，迁翰林直学士。使宋，上令权更名弼，以避宋祖讳，事载《本纪》。迁秘书监,仍兼太医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卿。迁签书枢密院事，兼职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抚州。河北西路转运使温昉行六部事，主军中馈饷，屈意事匡，以马币为献，及私以官钱佐匡宴会费，监察御史姬端修劾之，上方委匡以边事，遂寝其奏。三年，入奏边事，居五日，还军。寻入守尚书左丞，兼修国史，进《世宗实录》。

章宗立提刑司，专纠察黜陟，当时号为外台，匡与司空襄，参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圣朝旧无提刑司，皇统、大定间每数岁一遣使廉察，郡县称治。自立此官，冀达下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烦圣听。自古无提点刑狱专荐举之权者，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采访廉能之任。岁遣监察体究，仍不时选使廉访。”上从其议，于是监察体访之使出矣。

初，匡行院于抚州，障葛将攻边境，会西南路通事黄掴按出使乌都碗部知其谋，奔告行院为之备，迎击障葛，败其兵。

按出与八品职，迁四官。匡迁三官。匡奏乞以所迁三官让其兄奉御赛一，上嘉其义，许之。改枢密副使，授世袭谋克。

宋主相韩侂胄。侂胄尝再为国使，颇知朝廷虚实。及为相，与苏师旦倡议复仇，身执其咎，缮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言征伐，乃使边将小小寇钞以尝试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确山界夺民马。三月，焚平氏镇，剽民财物，掠邓州白亭巡检家赀，持其印去。遂平县获宋人王俊，唐州获宋谍者李忤，俊襄阳军卒，忤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贮甲仗，修战舰，期以五月入寇。忤言侂胄谓大国西北用兵连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宫，劝宋主都建康节制诸道。河南统军司奏请益兵为之备。诏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籍诸道兵，括战马，临洮、德顺、秦、巩各置弓手四千人。诏揆遗书宋人曰：“奈何兴兵？”宋人辞曰：“盗贼也。边臣不谨，今黜之矣。”

宋人将启边衅，太常卿赵之杰、知大兴府承晖、中丞孟铸皆曰：“江南败衄之余，自救不暇，恐不敢败盟。”匡曰：“彼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岂忘中国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围城邑，动辄数千，不得为小寇。”上问参政思忠，思忠极言宋人败盟有状、与匡、畏也合，上以为然。及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使宋还，奏宋主修敬有加，无他志。上问匡曰：“于卿何如？”匡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议云何，今乃中变邪？”匡徐对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职也。《书》曰‘有备无患’，在陛下宸断耳。”于是罢河南宣抚司，仆散揆还朝。

六年二月，宋人陷散关，取泗州、虹县、灵璧。四月，复诏仆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诸军。顷之，以匡为右副元帅。揆请匡先取光州，还军悬瓠，与大军合势南下。匡奏：“仆散揆大

军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窥唐、邓，汴京留兵颇少，有掣肘之患，请出唐、邓。”从之。遣前锋都统乌古论庆寿以骑八千攻枣阳，遣左翼提控完颜江山以骑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统乌古孙兀屯取神马坡，皆克之。匡军次白虎粒，都统完颜按带取随州，乌古论庆寿扼赤岸，断襄、汉路。宋随州将雷大尉遁去，遂克随州。于是宋邓城、樊城戍兵皆溃。赐诏奖谕，戒诸军毋虏掠、焚坏城邑。匡进兵围德安，分遣诸将徇下安陆、应城、云梦、汉川、荆山等县，副统蒲察攻宜城县取之。十二月，败宋兵二万人于信阳之东，诏曰：“卿总师出疆屡捷，殄寇抚降，日辟土宇。彼恃汉、江以为险阻，箠马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为难事，虽天佑顺，亦卿筹画之效也。益宏远图，以副朕意。”匡进所获女口百人。诏匡权尚书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帅如故。

吴曦以蜀、汉内附，诏匡先取襄阳以屏蔽蜀、汉。完颜福海破宋援襄阳兵于白石峪，遂取谷城县。仆散揆得疾，遂班师，至蔡，疾革，诏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久围襄阳，士卒疲疫，会宗浩至汴，匡乃放军朝京师，转左副元帅，赐宴于天香殿，还军许州。九月，宗浩薨，匡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封定国公，代宗浩总诸军，行省于汴京。

初，仆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诸盗，乃购得韩侂胄族人元靓，使行间于宋。元靓渡淮，宋督视江、淮兵马事丘濬奏之宋主。是时，宋主、侂胄见兵屡败以为忧，欲乞盟无以为请，得密奏，即命遣人护元靓北归，因请议和。密使其属刘佑送元靓申和议于揆，揆曰：“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然后可。”宋主因密谕丘濬，使归罪边将以请焉。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轻佻不可信，移书宋人，果欲请和当遣硃致和、吴琯、李大性、李璧来。侂胄得报大喜过望，乃召张岩于建康，

罢为福建观察使，归罪苏师旦，贬之岭南。是时，李璧已为参政，不可遣。硃致知、吴琯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远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　冉来，至濠州，匡使人责以称臣等数事，柟以宋主、侂胄情实为请，依靖康二年正月请和故事，世为伯侄国，增岁币为三十万两、匹、犒军钱三百万贯，苏师旦等俟和议定当函首以献。柟至汴，以侂胄书上元帅府，匡复诘之，柟恳请曰：“此事实出朝旨，非行人所专。”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诏匡移书宋人，当函侂胄首赎淮南地，改犒军钱为银三百万两。于是，宋吏部侍郎史弥远定计杀韩柟胄，弥远知国政，和好自此成矣。

于是，廷议诸军已取关隘不可与。王柟以宋参政钱象祖书来，略曰：

窃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许以画淮为界。今大国遵先皇帝圣意，自盱眙至唐、邓画界仍旧，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后也。然东南立国，吴、蜀相依，今川、陕关隘，大国若有之，则是撤蜀之门户，不能保蜀，何以固吴？已增岁币至三十万，通谢为三百万贯，以连岁师旅之余，重以丧祸，岂易办集。但边隙既开和议，区区悔艾之实，不得不黾勉遵承。又蒙圣画改输银三百万两，在本朝宜不敢固违，然倾国资财，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弃过图新，兼爱南北之意也。

主上仁慈宽厚，谨守信誓，岂有意于用兵。止缘侂胄启衅生事，迷国罔上，以至地斯。是以奋发英断，大正国典，朋附之辈，诛斥靡贷。今大国欲使斩送侂胄，是未知其已死也。侂胄实本庸愚，怙权轻信，有误国事，而致侂胄误国者，苏师旦也。师旦既贬，侂胄尚力庇之，嘱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师旦已行斩首。傥大国终惠川、陕关隘，所画银两悉力祗备，师旦首函亦当传送，以谢大国。

本朝与大国通好以来，譬如一家叔侄，本自协和，不幸奴婢交斗其间，遂成嫌间。一旦犹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隶，引咎谢过，则前日之嫌便可销释，奚必较锱铢毫末，反伤骨肉之恩乎？惟吴、蜀相为首尾，关隘系蜀安危，望敢备奏，始终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方无兵革之患，不胜通国至愿。

是时，陕西宣抚司请增新得关隘戍兵万人。王枏状禀，如蒙归川、陕关隘，韩侂胄首必当函送，遵上国之命。匡奏曰："关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当增戍万人，壁垒之役，馈餫之劳，费用必广。祖宗所以取者，以关隘仅能自保耳，非有益于战也。设能入寇，纵之平地，以铁骑蹂之，无一得脱。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负固尚且摧覆，今遂失之，是无一日之安也。必谓兵力得之不可还赐，则汉上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枣阳、光化归顺之民数万户，较之陕右轻重可知，独在陛下决之耳。"诏报曰："侂胄渠魁，既请函首，宋之悔服，可谓诚矣。"匡乃遣王枏还，复书曰："宋国负渝盟之罪，自陈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终绝，优示训谕，许以更成，所以覆护镇抚之恩，至深至厚。昨奉圣训，如能斩送韩侂胄，徐议还淮南地。来书言韩侂胄已死，将以苏师旦首易之，饰辞相绐如此。至于犒军银两欲俟归关隘然后祗备，是皆有咈圣训。及王枏状禀，如蒙归还川、陕关隘，其韩侂胄首必当函送。圣训令斩送侂胄首者，本欲易淮南地，陕西关隘不预焉。王枏所陈亦非元画事理，不敢专决，具奏。奉旨'朕以生灵为念，已贳宋罪，关隘区区岂足深较，既能函送韩侂胄首，陕西关隘可以还赐'。今恩训如此，其体大国宽仁矜恤曲从之意，追修誓书，赍遣通谢人使赴阙。"

王枏之归也，匡要以先送叛亡驱掠，然后割赐淮南、川、陕，及彼誓书草本有犯庙讳字及文义有不如体制者，谕令改之。

宋人以叛亡驱掠散在州县，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农事已晚，边民连岁流离失所，扶携道路，即望复业，过此农时，遂失一岁之望。岁币犒军物多，非旬月可办。钱象祖复以书来，略曰：“窃见大金皇帝前日圣旨，如能斩送韩侂胄首，沿淮之地并依皇统、大定已画为定。又睹今来圣旨，既能送侂胄首，陕西关隘可并还赐。以此仰见圣慈宽大，初无必待发遣驱掠官兵，然后退兵交界之语。誓书草本添改处，先次录本赍呈，并将侂胄首函送，及管押纳合、道僧、李全家口一并发还。欲望上体大金皇帝画定圣旨，先赐行下沿边及陕西所属，候侂胄首至界上，即便抽回军马，归还淮南及川、陕关隘地界。所有驱掠官兵，留之何益，见已从实刷勘，发还，其使人礼物岁币等已起发至真、扬间，伺候嘉报，迤逦前去界首，以俟取接。

匡得钱象祖书，即具奏，诏报曰：“朕以生灵之故，已从所请，称臣割地，尚且阔略，区区小节，何足深较。其侂胄、师旦首函及诸叛亡至濠州，即听通谢人使入界，军马即当彻还，川、陕关隘，俟岁币犒军银纲至下蔡，画日割赐。”匡得诏书，即以谕宋人，使如诏书从事。

泰和八年闰四月乙未，宋献韩侂胄、苏师旦首函至元帅府，匡遣平南抚军上将军纥石烈贞以，侂胄、师旦首函露布以闻。五月丁未，遣户部尚书高汝砺、礼部尚书张行简奏告天地，武卫军都指挥使徒单镛奏告太庙，御史中丞孟铸告社稷。是日，上御应天门，立黄麾仗，受宋馘。尚书省奏露布，亲王百官起居上表称贺。献馘庙社，以露布颁中外。竿侂胄、师旦首并二人画像于通衢，百姓纵观，然后漆其首，藏之军器库。丙辰，匡朝京师，进官两阶，赐玉带、金一百两、银一千五百两，重币三十端。罢元帅府仍为枢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谢使许弈、吴衡等入见。癸未，以宋人请和诏天下。

十一月丙辰，章宗崩，匡受遗诏，立卫绍王。其遗诏略曰："皇叔卫王，承世宗之遗体，钟厚庆于元妃，人望所归，历数斯在。今朕上体太祖皇帝传授至公之意，付畀宝祚，即皇帝位于柩前。载惟礼经有嫡立嫡、无嫡立庶，今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已诏皇帝，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丁巳，卫绍王即位。戊午，章宗内人范氏胎气有损。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仆散端、左丞孙即康奏："承御贾氏产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贾氏诈称有身。"诏元妃李氏、承御贾氏皆赐死。初，章宗大渐，匡与元妃俱受遗诏立卫王，匡欲专定策功，遂构杀李氏。数日，匡拜尚书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

匡事显宗，深被恩遇。自章宗幼年，侍讲读最亲幸，致位将相，怙宠自用，官以贿成。承安中，拨赐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济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旧业辄夺之，及限外自取。上闻其事，不以为罪，惟用安州边吴泊旧放围埸地、奉圣州在官闲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还百姓。宣宗尝谓侍臣曰："撒速往年尝受人玉吐鹘，然后与之官，此岂宰相所为哉？"

完颜纲，本名元奴，字正甫。明昌中，为奉御，累官左拾遗。诏三叉口置捺钵。纲上疏谏，疏中有云："贼出没其间"，诏尚书省诘问，所言不实，章宗以纲谏官，不之罪。迁刑部员外郎，纲言："诸犯死罪除名移推相去二百里，并犯徒罪连逮二十人以上者并令就问，曾经所属按察司审谳者移推别路，官亦依上就问。凡告移推之人皆已经本路按察审讫，即当移推别路。按察司部分广阔，如上京路移推临潢路，最近亦往复二三千里，北京留守司移推西北路招讨司，最近亦须数月。乞依旧制，令移推官司追取其人归问。"从之。

故事，使夏国者夏人馈赠礼物，视书几道以为多寡。泰和

元年，纲为赐夏主生日使，章宗命赍三诏，左司员外郎孙椿年奏诏为一道，寻自陈首，上责宰臣曰：“椿年忽略，卿等奈何不奏也。”转工部郎中，上言：“太府监官兼尚食局官，乞于少府监依此例，注能干官一员兼仪鸾局官，仪鸾局官一员兼少府监官，相须检治。”从之。四年，诏纲与乔宇、宋元吉编类陈言文字，纲等奏：“凡阙涉宫庭及大臣者摘进，其余以省台六部各为一类。”凡二十卷。迁同签宣徽院事。

六年，与宋连兵，陕西诸将颇相异同，以纲为蜀汉路安抚使、都大提举兵马事，与元帅府参决西事，调羌兵之未附者。于是，知凤翔府事完颜昱、同知平凉府事蒲察秉铉分驻凤翔诸隘，通远军节度使承裕、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屯成纪界，知临洮府事石抹仲温驻临洮，同知临洮府事术虎高琪、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备巩州诸镇，乾州刺史完颜思忠扼六盘，陕西路都统副使斡勒牙剌、京兆府推官蒲察秉彝戍虢华、扼潼关蒲津，陕西都统完颜忠本名袅懒、同知京兆府事乌古论兖州守京兆要害，以凤翔、临洮路蕃汉弓箭手及绯翮翅军散据边陲。绯翮翅，军名也。元帅右临军充右都监蒲察贞分总其事。

宋吴曦以兵六千攻盐川，巩州戍将完颜王善、队校仆散六斤、猛安龙延常击走之，斩首二百级。七月，吴曦兵五万由保坌、姑苏等路寇秦州，承裕、璘以骑千余击之，曦兵大败，追奔四十里。曦别兵万人入来远镇，术虎高琪破之。

青宜可者，吐蕃之种也。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处西鄙，其鲁黎族帅曰冷京，据古叠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余万户，东邻宕昌，北接临洮、积石，南行十日至笋竹大山，盖蛮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论道里，而以日计之云。冷京卒，子耳骨延嗣，宋不能制，縻以官爵。传六世至青宜可，尤劲勇得众，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曹

佛留为洮州刺史。佛留材武有智策，能结诸羌。青宜可畏慕佛留，以父呼之，请举国内附。朝廷以宋有盟不许，厚赐金帛以抚之。明昌间，属羌已彪杀郡佐反，是时纲为奉御，奉诏与曹佛留计事，因召青宜可会兵击破已彪。曹佛留迁同知临洮尹，兼洮州刺史。子普贤为洮州管内巡检使。纲屡以事至洮，佛留每谓纲言青宜可愿内属，出其至情，纲辄奏之，上终不纳。及纲部署陕西，上密敕经略西事。于是，曹佛留已死，普贤为怀羌巡检使。纲至洮，驰召普贤摄同知洮州事。普贤传箭入羌中，青宜可大喜，率诸部长，籍其境土人民，诣纲请内属。纲奏其事，上以青宜可为叠州副都总管，加广威将军。诏青宜可曰：“卿统有部人，世为雄长，向风慕义，背伪归朝，愿效纯诚，恆输忠力，缅怀嘉瞩，式厚褒旌。览卿进上所受伪牌，朝廷之驭诸蕃固无此例，欲使卿有以镇抚部族、增重观望，是以特加改命，赐金牌一、银牌二，到可祗承，服我新恩，永为藩卫。”曹普贤真授同知洮州事，纲迁拱卫直都指挥使，迁三阶，安抚，都大提举如故。以商州刺史乌古论兖州领、曹普贤押领、青宜可勾当。诏曰：“完颜纲，初行时汝未知朝廷有青宜可之事，独言可以招抚，必获其用，既而果来效顺。今汝勿以青宜可兵势重大，卑屈失体，亦勿以蕃部而藐视之。”

九月，诏安慰陕西，略曰：“京兆、凤翔、临洮三路，应被宋兵逼胁，背国从伪，或没落外境，若能自归者，官吏依旧勾当，百姓各令复业，元抛地土依数给付。及受宋人旗榜结构等，或值惊扰因而避役逃亡，未发觉者，许令所在官司陈首，并行释免，更不追究，军前可用之人随宜任使。限外不首，复罪如初。

宋程松遣别将曲昌世袭方山原，自率兵数万分道袭和尚原、西山寨、龙门等关。是日，大雾四塞，既又暴雨，和尚原、

西山寨，龙门关戍兵不知宋兵来，松遂据之。蒲察贞遣行军副统裴满阿里、同知陇州事完颜孛论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万户奥屯撒合门、美原县令术虎合沓别将壮士五百，取间道潜登，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骇，伏兵合击，遂破之。贞乃分遣术虎合沓、部将完颜出军奴率兵千人出黄兒谷取和尚原，同知会州事女奚列南家、押军猛安粘割撒改率兵千人出大宁谷取西山寨，贞自以兵七百由中路取龙门等关。程松已焚阁道，贞且修道且进兵。至小关，松将杨廷据险注射，贞不得前，令行军副统裴满阿里为疑兵，潜遣猛安胡信率甲士五十人绕出其后，反击之，宋兵大乱，遂斩廷于阵。宋兵走二里关，复败。宋将彭统领宋兵走龙门，追击，大破之。合沓乘夜潜登和尚原绝顶，宋人惊以为神，皆散走，破其众二千，生获数十人。南家斩木开道以登西山，再与宋兵遇，皆败之，遂尽复故地。

宋吴曦将冯兴、杨雄、李珪以步骑八千人入赤谷，将寇秦州。承裕、完颜璘、河州防御使蒲察秉铉逆击，破之。宋步兵趋西山，骑兵走赤谷。承裕分兵蹑宋步兵，宋步兵据山搏战，部将唐括按答海率二百骑驰击之，甲士蒙葛挺身先入其阵，众乘之，宋步兵大溃，杀数百人，追者至阜郊城，斩首二千级。猛安把添奴追宋骑兵，杀千余人，冯兴仅以身免，杨雄、李珪皆为金军所杀。十月，纲以蕃、汉步骑一万出临潭，充以关中兵一万出陈仓，蒲察贞以岐、陇兵一万出成纪，石抹仲温以陇右步骑五千出盐川，完颜璘以本部兵五千出来远。

初，吴玠、吴璘俱为宋大将，兄弟父子相继守西土，得梁、益间士众心。璘孙曦太尉、昭武军节度使、成都潼川府夔利等州路宣抚副使，泰和六年出兵兴元，有窥关、陇之志，诱募边民为盗，遣谍以利饵凤翔卒温昌，结三虞候军为内应。昌诣府上变。曦遣诸将出秦、陇间，与纲等诸军相拒。上闻韩侂胄忌

曦威名，可以间诱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于宋，封曦蜀国王，铸印赐诏，诏纲经略之。其赐曦诏曰：

宋自佶、桓失守，构窜江表，僭称位号，偷生吴会，时则乃祖武安公玠捍御两川。洎武顺王璘嗣有大勋，固宜世胙大帅，遂荒西土，长为藩辅，誓以河山，后裔纵有栾黶之汰，犹当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自古如此，非止于今。

卿家专制蜀汉，积有岁年，猜嫌既萌，进退维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义，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叶不可以复合，骑虎之势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传，稔于朕听，每一思之，未尝不当馈叹息，而卿犹偃然自安。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故智者顺时而动，明者因机而发，与其负高世之勋见疑于人，惴惴然常惧不得保其首领，曷若顺时因机，转祸为福，建万世不朽之业哉！

今赵扩昏孱，受制强臣，比年以来，顿违誓约，增屯军马，招纳叛亡。朕以生灵之故，未欲遽行讨伐，姑遣有司移文，复因来使宣谕，而乃不顾道理，愈肆凭陵，虔刘我边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义士痛心，家与为仇，人百其勇，失道至此，虽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临江问罪，长驱并骛，飞渡有期，此正豪杰分功之秋也。

卿以英伟之姿，处危疑之地，必能深识天命，洞见事机。若按兵闭境，不为异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封册，一依皇统册构故事。更能顺流东下，助为掎角，则旌麾所指，尽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宝一钮，至可领也。

纲次临江被诏，进至水洛，访得曦族人端，署为水洛城巡

检使，遣持诏间行谕曦。曦得诏意动，程松尚在兴元，未敢发，诈称杖杀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既败，曦乃遣掌管机宜文字姚圆与端奉表送款 。纲遣前京北府录事张仔会吴曦于兴州之置口，曦言归心朝廷无他，张仔请以告身为报，曦尽出以付之，仍献阶州。

朝廷以曦初附，恃中国为援，欲先取襄阳以为蜀汉屏蔽，乃诏右副元帅匡先攻襄阳，诏略曰 ：“ 陕西一面虽下四州，吴曦之降朕所经略。自大军出境，惟卿所部力战为多，方之前人无所愧谢。今南伐之事责成卿等，区区俘获不足羡慕，果能为国建功，岂止一身荣宠，后世子孙，亦保富贵 。” 匡得诏，乃移兵趋襄阳。十二月，曦遣果州团练使郭澄、仙人关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图志、吴氏谱牒来上。

七年正月，召纲赴京师，以为陕西宣抚副使，进三阶。还军，吴曦遣郭澄进谢恩表、誓表、贺全蜀归附三表，亲王百官称贺，朝廷以诏答之，并赐誓诏。郭澄朝辞，谕澄曰 ：“ 汝主效顺，以全蜀归附，朕甚嘉之。然立国日浅，恐宋兵侵轶，人心不安，凡有当行事务已委宣抚完颜纲移文计议。或有紧急，即差人就去讲究。大定间，汝主尝以事入觐，今亦多岁，朕嘉汝主之义，怀想不忘，欲得其绘像，如见其面。今已遣使封册，俟回日附进。可以此意归谕汝主 。” 诏以同知临洮府事术虎高琪为封册使，翰林直学士乔宇副之。诏高琪曰 ：“ 卿以边面宣力，加之读书，蜀人识卿威名，勿以财贿动心，失大国体。检制随去奉职，勿有违枉生事 。”

顷之，宋安丙杀吴曦。上闻曦死，遣使责纲，诏曰 ：“ 曦之降，自当进据仙人关，以制蜀命，且为曦重。既不据关，复撤兵，使丙无所惮，是宜有今日也 。” 于是，诏赠曦太师，命德顺州刺史完颜思忠招魂葬于水洛县 。以曦族兄端之子为曦

后。诏谕陕西军士，略曰：“汝等爰自去冬，出疆用命，擐披甲胄，冒涉艰险，直取山外数州，比之他军实有勤效。界外屯驻日久，负劳苦，恩赏未行，有司申奏不明，以致如此。朕已令增给赏物，以酬尔劳。惟是余贼未殄，犹须经略。眷我师徒，久役未解，深怀悯念，寤寐弗忘。汝等益思体国之忠，奋敌忾之勇，协心毕力，建立功勋；高爵厚禄，朕所不吝。”

宋人复陷阶州、西和州，纲至凤翔，诏彻五州之兵退保要害，五州之民愿徙内地者厚抚集之。以近侍局直长为四川安慰使。蒲察贞撤黄牛戍，宋安丙乘之，连兵来袭，遂陷散关，巩州钤辖兀颜阿失死之。诏夺纲官一阶，降兵部侍郎，权宣抚副使。遣户部侍郎尼庞古怀忠按治纲以下将吏。怀忠未至陕西，纲、贞遣兵潜自昆谷西山养马涧入，四面攻之，复取散关，斩宋将张统领、于团练。纲遣使奏捷，诏书奖谕，贞等释不问。

八年，宋献韩侂胄、苏师旦首，诏以陕西关隘还之，宋罢兵。纲还京师。是岁，章宗崩，卫绍王即位，除陕西路按察使，累官尚书左丞。至宁元年，纲行省事于缙山，徒单镒使人谓纲曰：“高琪驻兵缙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奋，与其行省亲往，不若益兵为便。”纲不听。徒单镒复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画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纲不从。纲至缙山，遂大败。

胡沙虎斩关入中都，迁卫绍王于卫邸，命纲子安和作家书，使亲信人召纲。纲至，囚之悯忠寺，明日，押至市中，使张霖卿数以失四川、败缙山之事，杀之。

贞祐四年，纲子权复州刺史安和上书讼父冤，略曰：“先臣纲在章宗时，招怀西羌青宜可等十八部族，取宋五州，吴曦以全蜀归朝。胡沙虎无故见杀，夺其官爵。”诏下尚书省议：“谨按元年诏书云，胡沙虎屡害良将，正谓纲辈也。”乃追复尚书左丞。弟定奴。

定奴与兄纲俱知名，充护卫，除平凉府判官，累官同知真定府。从平章政事仆散揆伐宋，加平南虎威将军。兵罢，迁河南东路副统军，三迁武胜军节度使，入为右副点检。大安二年，迁元帅右都监，救西京，改震武军节度使。元帅奥屯襄败绩，定奴坐失期及不以军败实奏，降河州防御使。迁镇西军节度使、河东北路按察转运使。宣宗即位，改知归德府。贞祐二年，改知河南府，兼河南副统军。寻迁河南统军使，兼昌武军节度使。请内外五品以上举能干之士充河北州县官。改签枢密院事、殿前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复为签枢密院事、行院事兼知归德府事，改兼武宁军节度使，行院于徐州。召为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兴定三年，薨。

赞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帅，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为功，犹曰有人焉？韩侂胄心强智疏，苏师旦谋浅任大，函首燕、蓟，南北皆曰贼臣，何哉？完颜匡、完颜纲皆泰和终功之臣，然匡隳忠于大安，纲罔难于至宁，富贵之惑人，乃如此邪？

卷九十九　列传第三十七

徒单镒　贾铉　孙铎　孙即康　李革

徒单镒本名按出，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父乌辇，北京副留守。镒颖悟绝伦，甫七岁，习女直字。大定四年，诏以女直字译书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复进《史记》、《西汉书 》，诏颁行之。选诸路学生三十余人，令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习作诗、策。镒在选中，最精诣，遂通契丹大小字及汉字，该习经史。久之，枢密使完颜思敬请教女直人举进士，下尚书省议。奏曰 ：“ 初立女直进士科，且免乡、府两试，其礼部试、廷试，止对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在都设国子学，诸路设府学，并以新进士充教授，士民子弟愿学者听。岁久，学者当自众，即同汉人进士三年一试 。” 从之。十三年八月，诏策女直进士，问以求贤为治之道。侍御史完颜蒲涅、太常博士李晏、应奉翰林文字阿不罕德甫、移剌杰、中都路都转运副使奚釭考试镒等二十七人及第。镒授两官，余授一官，上三人为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十五年，诏译诸经，著作佐郎温迪罕缔达、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杨克忠译解，翰林修撰移剌杰、应奉翰林文字移剌履讲究其义。镒自中都路教授选为国子助教。左丞相纥石烈良弼尝到学中与镒谈论，深加礼敬。丁母忧，起复国史院编修官。

世宗尝问太尉完颜守道曰 ：“ 徒单镒何如人也？ ” 守道对曰 ：“ 有材力 ，可任政事 。” 上曰 ：“ 然 ，当以剧任处之。

“又曰：“镒容止温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累迁翰林待制，兼右司员外郎。献《汉光武中兴赋》，世宗大悦曰：“不设此科，安得此人。”

章宗即位，迁左谏议大夫，兼吏部侍郎。明昌元年，为御史中丞。无何，拜参知政事，兼修国史。镒言：“人生有欲，不限以制，则侈心无极。今承平日久，当慎行此道，以为经久之治。”章宗锐意于治平，镒上书，其略曰：“臣窃观唐、虞之书，其臣之进言于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既陈其戒，复导其美。君之为治也，必曰：‘稽于众，舍己从人’。既能听之，又能行之，又从而兴起之。君臣上下之间相与如此。陛下继兴隆之运，抚太平之基，诚宜稽古崇德，留意于此，无因物以好恶喜怒，无以好恶喜怒轻忽小善，不恤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运有否泰。唐陆贽尝陈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为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则大纲举而群目张矣。”进尚书右丞,修史如故。

三年，罢为横海军节度使，改定武军节度使，知平阳府事。先是，郑王永蹈判定武军，镐王永中判平阳府，相继得罪，连引者众，上疑其有党，或命节度定武，继又知平阳焉。改西京留守。承安三年，改上京留守。五年，上问宰臣：“徒单镒与宗浩孰优？”平章政事张万公对曰：“皆才能之士，镒似优者。镒有执守，宗浩多数耳。”上曰：“何谓多数？”万公曰：“宗浩微似趋合。”上曰：“卿言是也。”顷之，镒拜平章政事，封济国公。

淑妃李氏擅宠，兄弟恣横，朝臣往往出入其门。是时烈风昏噎连日，诏问变异之由。镒上疏略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谓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兴，缙绅学古之士弃礼义，忘廉耻，细民违道

畔义，迷不知返，背毁天常，骨内相残，动伤和气，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顺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其道，然后和气普洽，福禄荐臻矣 。”因论 ：“ 为政之术，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窃见群下不明礼义，趋利者众，何以责小民之从化哉。其用人也，德器为上，才美为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虽有才能，行义无取者，抑而下之，则臣下之趋向正矣。其二曰导学者之志。教化之行，兴于学校。今学者失其本真，经史雅奥，委而不习，藻饰虚词，钓取禄利，乞令取士兼问经史故实，使学者皆守经学，不惑于近习之靡，则善矣 。”又曰 ：“ 凡天下之事，丛来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体，法制不能尽，隐于近似 ，乃生异论 。孔子曰：‘ 义者天下之制也。’《记》曰 ：‘ 义为断之节 。’伏望陛下临制万机，事有异议，少凝圣虑，寻绎其端，则裁断有定，而疑可辨矣 。”镒言皆切时弊，上虽纳其说，而不能行。上问汉高帝、光武优劣。平章政事张万公对曰 ：“ 高祖优甚 。”镒曰：“ 光武再造汉业，在位三十年，无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乱。由是言之，光武优 。”上默然。镒盖以元妃李氏隆宠过盛，故微谏云。泰和四年，罢知咸平府。五年，改南京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府，兼陕西安抚使。

仆散揆行省河南、陕西，元帅府虽受揆节制，实颛方面，上思用谋臣制之，由是升宣抚使一品，镒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抚使，陕西元帅府并受节制。诏曰 ：“ 将帅虽武悍，久历行阵，而宋人狡狯，亦资算胜。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旧臣，故有此寄。宜以长刺御敌，厉兵抚民 ，称朕意焉 。”镒言 ：“初置急递铺，本为转送文牒，今一切乘驿，非便。”上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递铺官。自中都至真定、平阳置者，达于京兆。京兆至凤翔置者，达于临洮。自真定至彰德置者，达于南京。自

南京分至归德置者，达于泗州、寿州，分至许州置者，达于邓州。自中都至沧州置者，达于益都府。自此邮达无复滞焉。

七年，吴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陇间。十月，诏镒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汉、沔兵势。镒遣行军都统斡勒叶禄瓦、副统把回海、完颜掴剌以步骑五千出商州。十一月，叶禄瓦拔鹘岭关，掴剌别将攻破燕子关新道口，回海取小湖关敖仓，至营口镇，破宋兵千余人，追至上津县，斩首八百余级，遂取上津县。叶禄瓦破宋兵二千于平溪，将趋金州。宋王柟以书乞和，诏镒召叶禄瓦军退守鹘岭关。八年正月，宋安丙遣景统领由梅子溪、新道口、硃砂谷袭鹘岭关，回海，掴剌击走之，斩景统领于阵。是岁，罢兵。镒迁特进，赐赉有差。改知真定府事。

大安初，加仪同三司，封濮国公。改东京留守，过阙入见。卫绍王谓镒曰：“卿两朝旧德，欲用卿为相。太尉匡，卿之门人，朕不可屈卿下之。”迁开府仪同三司，佩金符，充辽东安抚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政事独吉思忠败绩于会河堡，中都戒严，镒曰：“事急矣。”乃选兵二万，遣同知乌古孙兀屯将之，入卫中都。朝廷嘉之，征拜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

镒言：“自用兵以来，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败必然。不若入保大城，并力备御。昌、桓、抚三州素号富实，人皆勇健，可以内徙，益我兵势，人畜货财，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剌、参知政事梁絪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卫绍王以责镒。镒复奏曰：“辽东国家根本，距中都数千里，万一受兵，州府顾望，必须报可，误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镇之。”卫绍王不悦曰：“无故置行省，徒摇人心耳。”其后失昌、桓、抚三州，卫绍王乃大悔曰：“从丞相之言，当不至此！”顷之，东京不守，卫绍王自讼曰：“我见丞相耻哉！”

术虎高琪驻兵缙山，甚得人心，士乐为用。至宁元年，尚书左丞完颜纲将行省于缙山，镒谓纲曰：“行省不必自往，不若益兵为便。”纲不听，且行，镒遣人止之曰：“高琪之功，即行省之功也。”亦不听。纲至缙山，遂败绩焉。

顷之，镒坠马伤足在告，闻胡沙虎难作，命驾将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相幕皆以军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顷，兵士索人于闾巷，镒乃还第。胡沙虎意不可测，方犹豫，不能自定，乃诣镒问疾，从人望也。镒从容谓之曰：“翼王，章宗之兄，显宗长子，众望所属，元帅决策立之，万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而去，乃迎宣宗于彰德。胡沙虎既杀徒单南平，欲执其弟知真定府事铭，镒说之曰：“车驾道出真定，镐王家在威州，河北人心易摇，徒单铭有变，朝廷危矣。不如与之金牌，奉迎车驾，铭必感元帅之恩。”胡沙虎从之。至宁、贞祐之际，转败为功，惟镒是赖焉。

宣宗即位，进拜左丞相，封广平郡王，授中都路迭鲁都世袭猛安蒲鲁吉必剌谋克。镒尚有足疾，诏侍朝无拜。明年，镒建议和亲。言事者请罢按察司。镒曰：“今郡县多残毁，正须按察司抚集，不可罢。”遂止。宣宗将幸南京，镒曰：“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策之次也。”不从。是岁，薨。诏赙赠从优厚。

镒明敏方正，学问该贯，一时名士，皆出其门，多至卿相。尝叹文士委顿，虽巧拙不同，要以仁义道德为本，乃著《学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学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贾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性纯厚，好学问。中大定十三年进士，调滕州军事判官、单州司候，补尚书省令史。章宗

为右丞相，深器重之，除陕西东路转运副使。入为刑部主事，迁监察御史。迁侍御史，改右司谏。上疏论边戍利害，上嘉纳之，迁左谏议大夫兼工部侍郎，与党怀英同刊修《辽史》。

铉上书曰：“亲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决杖，分径长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铁刃置于杖端，因而致死。间者阴阳愆戾，和气不通，未必不由此也。愿下州郡申明旧章，检量封记，按察官其检察不如法者，具以名闻。内庭敕断，亦依已定程式。”制可。复上书论山东采茶事，其大概以为“茶树随山皆有，一切护逻，已夺民利，因而以拣茶树执诬小民，吓取货赂，宜严禁止。仍令按察司约束。”上从之。承安四年，迁礼部尚书，谏议如故。是时有诏，凡奉敕商量照勘公事皆期日闻奏。铉言：“若如此，恐官吏迫于限期，姑务苟简，反害事体。况簿书自有常程，御史台治其稽缓，如事有应密，三月未绝者，令具次第以闻。下尚书省议。如省部可即定夺者，须三月拟奏，如取会案牍卒难补勘者，先具次第奏知，更限一月结绝，违者准稽缓制书罪之。”

上议置相，欲用铉，宰臣荐孙即康。张万公曰：“即康及第在铉前。”上曰：“用相安问榜次？朕意以为贾铉才可用也。”然竟用即康焉。

泰和二年，兴陵崇妃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门送丧之礼，以问铉，铉对曰：“故宋尝行此礼，古无是也。”遂已。改刑部尚书。泰和三年，拜参知政事。亳州医者孙士明辄用黄纸大书“敕赐神针先生”等十二字，及于纸尾年月间摹作宝样硃篆青龙二字，以诳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议宜准伪造御宝，虽遇赦不应原。已奏可矣。铉奏：“天子有八宝，其文各异，若伪造，不限用泥及黄蜡。今用笔描成青龙二字，既非八宝文，论以伪造御宝，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

明日，上谓大臣曰：“已行之事，贾铉犹执奏，甚可嘉也，群臣亦当如此矣。”

泰和六年，御试，铉为监试官。上曰：“丞相宗浩尝言试题颇易，由是进士例不读书。朕今以《日合天统》为赋题。”铉曰：“题则佳矣，恐非所以牢笼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难题窘举人，固不可，欲使自今积致学业而已。”遂用之。久之，铉与审官院掌书大中漏言除授事。上谓铉曰：“卿罪自知之矣。然卿久参机务，补益弘多，不深罪也。”乃出为安武军节度使，改知济南府。致仕。贞祐元年薨。

孙铎，字振之，其先滕州人，徙恩州历亭县。铎性敏好学，辽阳王遵古一见器之，期以公辅。登大定十三年进士第，调海州军事判官、卫县丞，补尚书省令史。章宗为右丞相，语人曰：“治官事如孙铎，必无错失。”初即位，问铎安在，有司奏为右都管，使宋。及还，除同知登闻检院事。铎言：“凡上诉者皆因尚书省断不得直，若上诉者复送省，则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断之。”上以为然。诏登闻检院，凡上诉者，每朝日奏十事。诏刊定旧律，铎先奏《名例》一篇。

承安元年，迁左谏议大夫，改河东南路转运使，召为中都路都转运使。初置讲议钱谷官十人，铎为选首。承安四年，迁户部尚书。铎因转对奏曰：“比年号令，或已行而中辍，或既改而复行，更张太烦，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将下令，再三讲究，如有益于治则必行，无恤小民之言。”国子司业纥石烈善才亦言：“颁行法令，丝纶既出，尤当固守。”上然之。泰和二年闰十二月，上召铎、户部侍郎张复亨议交钞。复亨曰：“三合同钞可行。”铎请废不用，诘难久之，复亨议诎。上顾谓侍臣曰：“孙铎刚正人也，虽古魏徵何加焉！”

三年，御史中丞孙即康、刑部尚书贾铉皆除参知政事，铎

再任户部尚书。铎心少之，对贺客诵古人诗曰：“唯有庭前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御史大夫卞劾铎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军节度使，复为中都转运使。泰和七年，拜参知政事。

蒲阴县令大中与左司郎中刘昂、通州刺史史肃、前临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户部员外郎李著、监察御史刘国枢、尚书省都事曹温、雄州都军马师周，吏部员外郎徒单永康、太仓使马良显、顺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私议朝政，下狱，尚书省奏其罪。铎进曰：“昂等非敢议朝政，但如郑人游乡校耳。”上悟，乃薄其罪。铎上言：“民间钞多，宜收敛。院务课程及诸窠名钱须要全收交钞。秋夏税本色外，尽令折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迤渐重钞。比来州县抑配行市买钞，无益，徒扰之耳。乞罢诸处钞局，惟省库仍旧，小钞无限路分，可令通行。”上览奏，即诏有司曰：“可速行之。”大安初，议诛黄门李新喜。铎曰：“此先朝用之太过耳。”卫绍王不察，即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既而复曰：“后当尽言，勿以此介意。”顷之，迁尚书左丞，兼修国史。议钞法忤旨，犹以论李新喜降浚州防御使。改安国军节度使，徙绛阳军。

宣宗即位，召赴阙，以兵道阻。宣宗迁汴，铎上谒于宜村，除太子太师。在疾，累遣使候问。贞祐三年，致仕。是岁薨。

孙即康，字安伯，其先沧州人。石晋之末，辽徙河北实燕、蓟，八代祖延应在徙中，占籍析津，实大兴，仕至涿州刺史。延应玄孙克构，辽检校太傅、启圣军节度使。即康，克构曾孙，中大定十年进士第。章宗为右丞相，是时，即康为尚书省令史，由是识其人。章宗即位，累迁户部员外郎，讲究盐法利害，语在《食货志》。除耀州刺史，入为吏部左司郎中。上谓宰臣曰：“孙即康向为省掾，言语拙讷，今才力大进，非向时比也。

“宰臣因曰：“即康年已高，幸及早用之。”上问：“年几何矣？”对曰：“五十六岁。”上复问：“其才何如张万公？”平章政事守贞对曰：“即康才过之。”上曰：“视万公为通耳。”由是迁御史中丞。

初，张汝弼妻高陀斡不道，伏诛。汝弼，镐王永中舅也，上由是颇疑永中。永中府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懑语涉不轨，诏同签大睦亲府事袴与即康鞫之。第二子神土门尝撰词曲，颇轻肆，遂以语涉不逊就逮。家奴德哥首永中尝与侍妾瑞云言：“我得天下，以尔为妃，子为大王。”袴、即康还奏，诏礼部尚书张暐复讯。永中父子皆死，时论冤之。顷之，迁泰宁军节度使，改知延安府事。

承安五年，上问宰相：“今汉官谁可用者？”司空襄举即康。上曰：“不轻薄否？”襄曰：“可再用为中丞观之。”上乃复召即康为御史中丞。泰和三年，除参知政事。明年，进尚书右丞。六年，宋渝盟有端，大臣犹以为小盗窃发不足恤。即康与左丞仆散端、参政独吉思忠以为必当用兵，上以为然。

上问即康、参知政事贾铉曰：“太宗庙讳同音字，有读作‘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当缺点画。睿宗庙讳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体，不若将‘示’字依《兰亭贴》写作‘未’字。显宗庙讳‘允’，‘充’字合缺点画，如‘统’傍之‘充’，似不合缺。”即康奏曰：“唐太宗讳世民，偏傍犯如‘{艹某}’字作‘贸’字，‘泯’字作‘泜’字。”乃拟“熙宗庙讳从‘面’从‘且’。睿宗庙讳上字从‘未’，下字从‘笪’。世宗庙讳从‘系’。显宗庙讳如正犯字形，止书斜画，‘沇’字‘鈗’字各从‘口’，‘兑’‘悦’之类各从本传。“从之，自此不胜曲避矣。进左丞。宋人请和，进官一阶。

旧制，尚书省令史考满优调，次任回降。崔建昌已优调兴

平军节度副使，未回降即除大理司直。诏知除郭邦杰、李蹊杖七十勒停，左司员外郎高庭玉决四十解职，即康待罪，有诏勿问。章宗崩，卫绍王即位，即康进拜平章政事，封崇国公。大安三年，致仕。是岁，薨。遣使致祭。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父余庆，三至廷试，不遂，因弃去。革颖悟，读书一再诵，辄记不忘。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真定主簿。察廉，迁韩城令。同知州事纳富商赂，以岁课军须配属县，革独不听，提刑司以为能。迁河北东路转运都勾判官、太原推官。丁母忧，起复，迁大兴县令、中都左警巡使、南京提刑判官、监察御史、同知昭义军节度事。丁父忧，起复，签南京按察事。

泰和六年，伐宋，尚书省奏：“军兴，随路官，差占者别注，阙者选补，老不任职者替罢，及司、县各存留强干正官一员。”革与签陕西高霖、签山东孟子元俱被诏，体访三路官员能否，籍存留正官，行省、行部、元帅府差占员数及事故阙员，老不任职，赴阙奏事。改刑部员外郎，调观州刺史兼提举漕运，陕西西路按察副使，大兴府治中。知府徒单南平贵幸用事，势倾中外，遣所亲以进取诱革，革拒之。贞祐二年，迁户部侍郎。宣宗迁汴，行河北西路六部事，迁知开封府事，河南劝农使，户部、吏部尚书，陕西行省参议官。

四年，拜参知政事。革奏：“有司各以情见引用断例，牵合附会，实启幸门。乞凡断例敕条特旨奏断不为永格者，不许引用，皆以律为正。”诏从之。是岁，大元兵破潼关，革自以执政失备御之策，上表请罪。不许，罢为绛阳军节度使。兴定元年，胥鼎自平阳移镇陕西，革以知平阳府事，权参知政事，代鼎为河东行省。是时兴兵伐宋，革上书曰：“今之计当休兵息民，养锐待敌。宋虽造衅，止可自备。若不忍小忿以勤远略，

恐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纳。太原兵后阙食，革移粟七万石以济之。二年，宣差粘割梭失至河东，于是晚禾未熟，牒行省耕毁清野。革奏：“今岁雨泽及时，秋成可待。如令耕毁，民将不堪。”诏从革奏。十月，平阳被围，城中兵不满六千，屡出战，旬日间伤者过半。征兵吉、隰、霍三州，不时至。裨将李怀德缒城出降，兵自城东南入。左右请革上马突围出，革叹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见天子！汝辈可去矣。”乃自杀。赠尚书右丞。

赞曰：《传》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单镒拱挹一语而宣宗立，厥功懋矣。贾铉、孙铎皆旧臣，铉久致仕，铎忤旨卫王，皆不复见用。徒单镒亦外官，惟孙即康诡随，乃骤至宰相。古所谓斗筲之人，即康之谓矣。铎论李新喜，其言似汉耿育，有旨哉。贞祐执政李革，可谓君子，其进退之际，有古人为相之风焉。

卷一百　列传第三十八

孟铸　宗端修　完颜闾山　路铎　完颜伯嘉　术虎筠寿　张炜　高竑　李复亨

孟铸，大定末，补尚书省令史。明昌元年，御史台奏荐户部员外郎李献可、完颜扫合、太府丞徒单绎、宫籍监丞张庸、右警巡使衮、礼部主事蒲察振寿、户部主事郭蜕、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中都盐铁判官赵皓、尚书省令史刘昂及铸十一人皆刚正可用。诏除献可右司谏，扫合磁州刺史，绎秘书丞，庸中都右警巡使，衮彰国军节度副使，振寿治书侍御史，蜕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益翰林修撰，皓都水丞，昂户部主事，铸刑部主事。累迁中都路按察副使、南京副留守、河平军节度使。

泰和四年，入为御史中丞，召见于香阁。上谓铸曰：“朕自知卿，非因人荐举也。御史责任甚重，往者台官乃推求细故，弹劾小官，至于巨室重事，则畏徇不言。其勤乃职，无废朕命。”是岁，自春至夏，诸郡少雨。铸奏：“今岁愆阳，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种之期，可依种麻菜法，择地形稍下处拨畦种谷，穿土作井，随宜灌溉。”上从其言，区种法自此始。

无何，奏弹知大兴府事纥石烈执中过恶，其文略曰：“京师百郡之首，四方取则。知府执中贪残专恣，不奉法令，自奉圣州罪解以后，怙罪不悛，蒙朝廷恩贷，转生跋扈。雄州诈夺人马，平州冒支己俸，无故破魏廷硕家，发其冢墓。拜表以调鹰不赴，祈雨聚妓戏嬉，殴詈同僚，擅令住职，失师帅之体。乞行黜退，以厌人望。”上以执中东宫旧人，颇右之，谓铸曰：

“执中粗人，似有跋扈者 。”铸曰 ：“ 明天子在上 ，岂容有跋扈之臣？ ”上悟，诏尚书省问之。

泰和五年，唐、邓、河南屡有警，议者谓宋且败盟。六年正月，宋贺正旦使陈克俊等朝辞，上使铸就馆谕克俊以国家涵容之意，果不详此旨，恐兵未可息也。使以上言达宋主。章宗本无意用兵，故再三谕之。

铸论提刑司改按察司，差官复察，权削望轻。下尚书省议。参知政事贾铉奏 ：“ 乞差监察时，即别遣官偕往，更不复察，诸疑狱并令按察司从正与决，庶几可慰人望 。”从之。

永丰库官不守宿，因而被盗，上召登闻鼓院官欲有所问，皆不在。上谕铸曰 ：“ 此辈慢法如此，御史台所职何事也 ！”复谕御史大夫宗肃及铸曰 ：“ 朕闻唐宰相宿省中 ，卿等所知也。台官、六部官、其余司局亦尝宿直。今尚书省左右司官宿直，余亦当准此 。”八年，除绛阳军节度使。至宁元年，复为御史中丞。

纥石烈执中作乱，召铸及右谏议大夫张行信俱至大兴府，问曰 ：“ 汝辈向来弹我者耶？ ”铸等各以正言答之。执中乃遣还家，曰 ：“ 且须后命 。”既而执中死，铸亦寻卒。

宗端修，字平叔，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讳上一字，凡太祖诸子皆加“ 山 ”为“ 崇 ”，改“ 宗 ”氏为“ 姬 ”氏，端修好学，喜名节，中大定二十二年进士第。明昌间，补尚书省令史。承安元年，监察御史孙椿年、武简职事不修举，诏以端修及范铎代之。是时元妃李氏兄弟干预朝政，端修上书乞远小人。上遣李喜兒传诏部端修 ：“ 小人为谁，其以姓名对 。”端修对曰：“ 小人者，李仁惠兄弟 。”仁惠，喜兒赐名也。喜兒不敢隐，具奏之。上虽责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复上书言事，宰相恶之，坐以不经台官直进奏帖，准上书不以实，削一官，

期年后叙。章宗知端修不为众所容，释之，改大理司直。泰和四年，迁大理丞，召见于香阁。上谓端修曰：“汝前为御史，以干能见用。汝言多细碎，不究其实，尝令问汝，亦不汝罪。及为大理司直，乃能称职，用是擢汝为丞，尽乃心力，惟法是守，勿问上位宰执所见何如，汝其志之！”知大同府纥石烈执中陈言，下大理寺议。端修谓执中言事涉私治罪。诏以端修别出情见不当，与司直温敦按带各削一官解职。久之，为节度副使，卒官。

端修终以直道不振于时，自守愈笃。妻死不复更娶，独居二十年，士论高之。汝州司候游彦哲将之官，问为政。端修曰：“为政不难，治气养心而已。”彦哲不达，端修曰：“心正则不私，气平则不暴。为政之术，尽于此矣。”

完颜闾山，盖州猛安人。明昌二年进士，累调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授都转运都勾判官，改河东南路转运都勾判官、南京警巡使。丁母忧，起复南京按察判官，累迁沁南军节度使，入为工部尚书。贞祐三年，知京兆府事，充行省参议官。四年，知凤翔府事。兴定元年冬，诏陕西行省伐宋，闾山权元帅右都监，参议诸军事。宋兵千余人伏吴寨谷，闾山率骑兵掩击败之，追袭十五里，杀三百余，获牛羊以千计。改知平凉府，败宋人于步落埚。迁官一阶。三年，召为吏部尚书。廷议选户部官，往往举聚敛苛刻以应诏。闾山曰：“民劳至矣，复用此辈，将何以堪。”识者称之。三年，朝廷以晋安行元帅府陀满胡土门暴刻，以闾山代之。是岁十月，卒。

路铎，字宣叔，伯达子也。明昌三年，为左三部司正。上书言事，召见便殿，迁右拾遗。明年，卢沟河决，铎请自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无修旧堤，纵使分流，以杀减水势。诏工部尚书胥持国与铎同检视。章宗将幸景明宫，是岁民饥，不可行。

御史中丞董师中上书谏，铎与左补阙许安仁继之，赐对御阁。诏尚书省曰：“朕不禁暑热，欲往山后。今台谏言民间多阙食，朕初不尽知，既已知之，其忍自奉以重困民哉。”乃罢行。

尚书左丞完颜守贞每论政事，守正不移，与同列不合，罢知东平府事，台谏因而挤之。铎上书论守贞贤，可复用，其言太切，召对于崇政殿。既而章宗以铎书语大臣，于是尚书左丞乌林答愿、参知政事夹谷衡、胥持国奏路铎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狂妄，不称谏职。右丞相，夹谷清臣也。上曰：“周昌以杰、纣比汉高祖，高祖不以为忤。路铎以梁冀比丞相耳。”顷之，守贞入为平章政事。五年，复与礼部尚书张暐、御史中丞董师中、右谏议大夫贾守谦、翰林修撰完颜撒剌谏幸景明宫，语多激切，章宗不能堪，遣近侍局直长李仁愿召凡谏北幸者诣尚书省，诏曰：“卿等谏北幸甚善，但其间颇失君臣之体耳。

是岁，郝忠愈狱起，事密，谏官不能察其详，议者颇谓事涉镐王永中，思有以宽解上意。右谏议大夫贾守谦上封事，铎继之，尤切直。上优容之，谓铎曰：“汝言诸王皆有觊心，游其门者不无横议，是何言也。但朕不罪谏官耳。”顷之，尚书省奏拟铎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事，诏再任右拾遗，谓宰相曰：“铎敢言，但识短耳。朕尝诘责而气不沮。”铎因召对，论宰相权太重。上曰：“凡事由朕，宰相安得权重。”既而复奏曰：“乞陛下勿泄此言，泄则臣齑粉矣。”上曰：“宰相安能齑粉人！”至是，章宗并以此言告宰相，虽留再任，宰相愈衔之。改右补阙。

自完颜守贞再入相，以政事为己任，胥持国方幸，尤忌守贞，并忌铎辈。铎辈虽尝为守贞论辨而不相附。铎论边防，守贞以为掇拾唐人余论，皆不行。及守贞持镐王永中事久不决，铎等亦上言切谏，并指以为党。上乃出守贞知济南府，凡曾荐

守贞者皆黜降，谓宰臣曰：“董师中谓台省无守贞不可治，路铎、李敬义皆称举之者。然三人者后俱可用，今姑出之。”上复曰：“路铎敢言，甚有时名，一旦外补，人将谓朕不能容直臣。可选敢言及才识处铎右者。”参知政事马琪奏曰：“铎虽知无不言，然亦多不当理。”上曰：“谏官非但取敢言，亦须间有出朕意表者，乃有裨益耳。”于是，吏部尚书董师中出为陕西路转运使，铎为南京留守判官。户部郎中李敬义方使高丽还，即出为安化军节度副使。诏曰：“卿等昨来交荐守贞公正可用，今坐所举失实耳。”

承安二年，召为翰林修撰，同看读陈言文字。上召礼部尚书张暐、大理卿麻安上及铎，问赵晏所言十事，因问董师中、张万公优劣。铎奏：“师中附胥持国以进，赵枢、张复亨、张嘉贞皆出持国门下，嘉贞复趋走襄之门。持国不可复用，若再相，必乱纲纪。”上曰：“朕岂复相此人，但迁官二阶使致仕，何为不可？”持国党闻之，怒愈甚。改监察御史。

参知政事杨伯通引用乡人李浩，铎劾奏：“伯通以公器结私恩，左司郎中贾益、知除武郁承望风旨，不详检起复条例。“涉妄冒，大夫张暐抑之不行。上命同知大兴府事贾铉诘问。张暐、伯通待罪于家。贾铉奏：“近诏书诘问御史大夫张暐。暐言路铎尝禀会杨伯通私用乡人李浩。暐以为弹绌大臣，须有阿曲实迹，恐所劾不当，台纲愈坏，令再体察。贾益言除授皆宰执公议，奏禀，不见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诏责铎言事轻率，慰谕伯通治事如故。

顷之，迁侍御史，主奏事。监察御史姬端修以言事下吏，使御史台令史郭公仲达意于大夫张暐及铎。暐与铎奏事殿上，上问：“姬端修弹事尝申台官否？”对曰：“尝来面议。”端修款伏乃云：“只曾与侍御私议，大夫不知也。”既而端修杖

七十收赎，公仲杖七十替罢。暐、铎坐奏事不实，暐追一官，铎两官，皆解职。顷之，起为泰定军节度副使。上谓宰臣曰：“凡言事者，议及朕躬亦无妨，语涉宰相，间有憎嫌，何以得进？”诏左司计铎资考至正五品，即除东平府治中。未几，景州阙刺史，尚书省已奏郭歧为之，诏特改铎为景州刺史，仍勿送审官院。铎述十二训以教民。诏曰：“路铎十二训皆劝人为善，遍谕州郡使知之。”迁陕西路按察副使。坐以纠弹之官与京兆府治中蒲察张铁、总管判官辛孝俭、推官爱剌宴饮，夺路一官解职。泰和六年，召为翰林待制兼知登闻鼓院，累除孟州防御使。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

铎刚正，历官台谏，有直臣之风。为文尚奇，诗篇温润精致，号《虚舟居士集》云。

完颜伯嘉字，辅之，北京路讹鲁古必剌猛安人。明昌二年进士，调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晋国夫人家奴买漆不酬直，伯嘉钩致晋国用事奴数人系狱。晋国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价，则奴释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宝坻丞。补尚书省令史，除太学助教、监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仆散揆。或曰：“与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职分如此。”迁平凉治中。累官莒州刺史。谳属县盗，伯嘉曰：“饥寒为盗，得钱二千，经月不使一钱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盗不获，诬以准罪耳。”诘之，果然。诏与按察官俱推排物力，召见于香阁。

大安中，三迁同知西京留守，权本路安抚使。贞祐初，迁顺义军节度使。居父母丧，卒哭，起复震武军节度使兼宣抚副使，提控太和岭诸隘。副统李鹏飞诬杀彰国军节度使牙改，诏伯嘉治之。贞祐四年三月，伯嘉奏：“西京副统程琢智勇过人，持心忠孝，以私财募集壮士二万，复取浑源、白登，有恢复山西之志，已命驻于弘州矣。近者靖大中、完颜毛吉打以三千人

归国，各迁节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余众，尽忠於国，百战不挫。臣恐失机会，辄拟琢昭勇大将军，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领一路义军，给以空名敕二十道，许择有谋略者充州县。”制可，仍赐琢姓夹谷氏。琢请曰：“前代皆赐国姓，不系他族，如蒙更赐，荣莫大焉。”诏更赐完颜氏。

是月，伯嘉迁元帅左监军，知太原府事，河东北路宣抚使。以同知太原府斡勒合打为彰国军节度使、宣抚副使。六月，斡勒合打奏：“同知西京留守完颜琢恃与宣抚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为侵掠。遥授太原治中，权坚州刺史完颜斜烈私离边面，臣白伯嘉，伯嘉不悦，遣臣护送粮运于代州。臣请益兵，乃以羸卒数百见付，半无铠仗。臣复为言，伯嘉怒臣，榜掠几死。臣立功累年，颇有寸效，伯嘉挟私陵轹，无复宣抚同僚之礼。臣欲不言，恐他日反为所诬，无以自明。”上问宰臣，奏曰：“太原重镇，防秋在迩，请敕谕和解。”诏曰：“太原兵冲，若以私忿废国事，国家何赖焉！卿等同心戮力，以分北顾之忧，无执前非，误大计也。”七月，伯嘉改知归德府事，合打改武宁军节度使。御史台奏：“宣抚副使合打诉元帅伯嘉以私忿加箠楚，令本台廉问，既得其事，遂不复穷治。若合打奏实，伯嘉安得无罪，伯嘉无罪，合打合坐欺罔，乞审正是非，明示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

初，河东行省胥鼎奏：“完颜伯嘉屡言同知西京留守兼台州刺史完颜琢，可倚之以复山西，朝廷迁官赐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岭。今闻诸隘悉无琢兵，盖琢挈太原之众，保五台剽掠耳。如尚以伯嘉之言为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内地，分处其众，以备不测之变。”宰臣奏：“已遣官体究琢军，且令太原元帅府乌古论德升召琢使之矣。当以此意报鼎。”无何，德升奏：“琢兵数万分屯代州诸险，拒战甚力，其众乌合，非

琢不可制 。”胥鼎复奏 ：“宣差提控古里甲石伦言，琢方招降人，谋复山西，盘桓于忻、代、定、襄间，恣为侵扰，无复行意。发掘民粟，并且。戕杀无辜，虽曰不烦官廪，博易为名，实则攘劫，欺国害民无如琢者。石伦之言如此，臣已令帅府禁止之矣 。”宰臣奏 ：“所遣官自忻、代来，云不见劫掠之迹，惟如德升言便 。”从之。

伯嘉至归德，上言，乞杂犯死罪以下纳粟赎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尝行之，盖一时之权，不可为常法 。”遂寝。俄改签枢密院事。未阅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时，甫经兵后，乏兵食，伯嘉令输枣栗菜根足之，皆以为便。兴定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几召为吏部尚书。二年，改御史中丞。

初，贞祐四年十月，诏以兵部尚书、签枢密院事蒲察阿里不孙为右副元帅，备御潼关、陕州。次渑池土濠村，兵不战而溃。阿里不孙逸去，亡所佩虎符，变易姓名，匿柘城县，与其妻妹前韩州刺史合喜男妇纥石烈氏及仆婢三人僦民舍居止。合喜母徒单氏闻之，捕执纥石烈，断其发，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孙复亡去。监察御史完颜药师劾奏 ：“乞就诘纥石烈及仆婢，当得所在。其妻子见在京师，亦无容不知，请穷治 。”有司方系其家人，特命释之，诏曰 ：“阿里不孙若能自出，当免极罪。“阿里不孙乃使其子上书，请图后效。尚书省奏 ：“阿里不孙幸特赦死，当诣阙自陈，乃令其子上书，犹怀顾望 。”伯嘉劾之曰 ：“古之为将者，受命之日忘其家，临阵之日忘其身，服丧衣、凿凶门而出，以示必死。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孙膺国重寄，握兵数万，未阵而溃，委弃虎符，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敌，又不能负斧锧而请罪，逃命窜伏，猥居里巷，挟匿妇人，为此丑行。圣恩宽大，曲赦其死，自当奔走阙庭，皇恐待命。安坐要君，略无忌惮，迹其情罪，实不容诛。

此而不惩，朝纲废矣。乞尸诸市以戒为臣之不忠者！”宣宗曰：“中丞言是，业已赦之矣。”阿里不孙乃除名。

五月，充宣差河南提控捕蝗，许决四品以下。宣宗忧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阳之精，旱乃人君自用亢极之象，宰执以为冤狱所致。夫燮和阴阳，宰相之职，而猥归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论，汝砺辈不知所职，其罪大矣。汉制，灾异策免三公，顾归之有司邪。臣谓今日之旱，圣主自用，宰相谄谀，百司失职，实此之由。”高琪、汝砺深怨之。礼部郎中抹捻胡鲁剌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显责之。明日，伯嘉谏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尧、舜而耻为桀、纣，盖尧、舜纳谏，桀、纣拒谏也。故曰：‘纳谏者昌，拒谏者亡’。胡鲁剌所言是，无益于身，所言不是，无损于国。陛下廷辱如此，独不欲为尧、舜乎？近日言事者语涉谤讪，有司当以重典，陛下释之。与其释之以为恩，曷若置之而不问。”宰相请修山寨以避兵，伯嘉谏曰：“建议者必曰据险可以安君父，独不见陈后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复为国乎？人臣有忠国者，有媚君者，忠国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为国谋。臣窃论之，有国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国也。”高琪、汝砺闻之，怒愈甚。

十二月，以御史中丞、权参知政事，元帅左监军，行尚书省、元帅府于河中，控制河东南北路便宜从事。兴定三年，伯嘉至河中，奏曰：“本路冲要，不可阙官，凡召辟者每以艰险为辞。乞凡檄召无故不至者宜令降罚，悉心干当者视所历升迁。”诏召不至者决杖一百，余如所请。廷议欲弃河东，其民以实陕西。伯嘉上书谏曰：“中原之有河东，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东不雄’，万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执意。

顷之，召还，罢为中丞。伯嘉入见，奏曰：“如臣驽钝，固宜召还，更须速遣大臣镇抚。”宣宗深然之。伯嘉上疏曰：

“国家兵不强，力不足以有为，财不富，赏不足以周众，独恃官爵以激劝人心。近日以功迁官赴都求调者，有司往往驳之，冒滥者固十之？，既与而复夺之，非所以劝功也。乞应军功迁官，宣敕无伪者即准用之。”又曰：“自兵兴以来，河北桀黠往往聚众自保，未有定属。乞赐招抚，署以职名，无为他人所先。”又曰：“河东、河北有能招集余民完守城寨者，乞无问其门地，皆超逾等级，授以本处见任之职。”又曰：“河中、晋安被山带河，保障关、陕，此必争之地。今虽残破，形势犹存，若使他人据之，因盐池之饶，聚兵积粮，则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

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东。奏曰：“亳州灾最甚，合免三十余万石。三司止奏除十万石，民将重困，惟陛下怜之。”诏治三司奏灾不以实罪。伯嘉行至蕲县，闻前有红袄贼，不敢至泗州。监察御史乌古孙奴申劾伯嘉违诏，不遍按视。又曰：“伯嘉知永城县主簿蒙古讹里剌不法，沈丘令夹谷陶也受贿，匿而不发。前谷城县令独吉鼎术可尝受业伯嘉，伯嘉讽御史辟之。”诏有司鞫问，会赦免。

五年，起为彰化军节度使，改翰林侍讲学士。伯嘉纯直，不能与时低昂，尝曰：“生为男子，当益国泽民，其他不可学也。”高汝砺方希宠固位，伯嘉论事辄与之忤，由是毁之者众。元光元年，坐言事过切，降遥授同知归德府事。二年三月，遥授集庆军节度使，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中，率陕西精锐与平阳公史咏共复河东。顷之，伯嘉有疾。六月，薨。

伯嘉去太原后，完颜琢寓军平定石仁寨，权平定州刺史范铎以阎德用充本州提控。德用桀骜，蓄奸谋，铎不能制，委曲容庇之。兴定元年，德用率所部掩袭，杀琢及官属程珪等百余人，遂据石仁寨。铎惧，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据平定州。二年

十月，诏诛范铎。

术虎筠寿，贞祐间为器物局直长，迁副使。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开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 。筠寿以其家所有鞠仗以进，因奏曰 ：“ 中都食尽，远弃庙社，陛下当坐薪悬胆之日，奈何以球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 。” 宣宗不怿，掷仗笼中。明日，出筠寿为桥西提控。

赞曰：孟铸、宗端修、路铎尽言于章宗，皆摈斥不遂。铸劾胡沙虎，可谓先知，虽行其言，弗究厥罚。厥后胡沙虎逆谋，胥持国终至于误国，而不悟也。宣宗时，完颜素兰、许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砺之手。匮土不能塞河决，有以也夫！完颜伯嘉以著功参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难也如是哉！术虎筠寿，所谓执艺事以谏者邪。

张炜，字子明，洺州永年人，本名燝，避章宗嫌名改焉。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葭州军事判官，再迁中都左警巡使。炜喜言功利，寡廉节，交通部民阎元翚，缙绅薄之。累官部员外郎。

承安五年，天色久阴晦，平章政事张万公奏 ：“ 此由君子小人邪正不分所致，君子宜在内 ，小人宜在外 。” 章宗问 ：“孰为小人？ ” 万公对曰：“ 户部员外郎张炜、文绣署丞田栎、都水监丞张嘉贞虽有干才，无德而称，好奔走以取势利。大抵论人当先德后才 。” 诏三人皆与外除，炜出为同知镇西军节度使事，转同知西京转运使事。是时，大筑界墙，被行户工部牒主役事。丁母忧，起复桓州刺史，奏请以盐易米事，且所言利害甚多，恐涉细碎，不敢尽上。诏尚书省曰 ：“ 张炜通晓人也，朕不敢缕诘，卿等详问之，毋为虚文 。” 充宣差西北路军储，自言敛不及民，可以足用。大抵募商贾纵其贩易，不问所从来。奸人往往投牒，妄指产业，疏邻保姓名，炜信之，多与之钱。

已而亡去，即逮系邻保，使之代偿，一路为之疲弊。以故旧氈罽缯絮皮革折给军士，皆弃于道而去。岁余，改户部郎中，迁翰林直学士，俱兼规措职事。左丞相宗浩奏：“张炜长于恢办，比户部给钱三十万，已增息十四万矣。请给钱通百万，今从长恢办，乞不隶省部，委臣专一提控，有应奏者，许炜专达，岁差干事官计本息具奏。”上从其请。

泰和六年，伐宋，炜进银五千两。诏曰：“汝干集资储，固其职也，毋令军士有议国家。人之短汝，朕皆知之，惟能兴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还，勾计诸道仓库，除签三司事。上问：“谁可代卿规措者？”炜举中都转运户籍判官王谦。谦至西北路，尽发炜前后散失钱物以巨万计，对狱者积年。大安三年，起为同签三司事。会河堡兵败，军士犹去张宣差刻我，欲倒戈杀之。累迁户部侍郎。贞祐初。迁河北西路按察转运使。

贞祐二年春，中都乏粮，诏同知都转运使事。边源以兵万人护运通州积粟，军败死焉，平章政事高琪举炜代源行六部事。以劳进官一阶，改河北东路转运使。宣宗迁汴，佐尚书右丞胥鼎前路排顿，及修南京宫阙。无何，坐事降孟州防御使。三年，迁安国军节度使。致仕。宣宗初以炜有才，既察其无实，遂不复用。贞祐四年卒。

高竑，渤海人。以廕补官，累调贵德县尉。提刑司举任繁剧，迁奉圣州录事。察廉，迁内黄令，累官左藏库副使。元妃李氏以皁弊易红币，竑独拒不肯易。元妃奏之。章宗大喜，遣人谕之曰：“所执甚善。今姑与之，后不得为例。”转仪鸾局、少府少监，改户部员外郎、安州刺史。大安中，越王永功判中山，竑以王傅同知府事。改同知河南府，充安抚使。徙同知大名府，兼本路安抚使。贞祐二年，迁河北西路按察转运使，录大名功，迁三官，致仕。兴定四年，卒。

李复亨，字仲修，荣州河津人。年十八，登进士第。复中书判优等，调临晋主簿。护送官马入府，宿逆旅，有盗杀马，复亨曰：“不利而杀之，必有仇者。”尽索逆旅商人过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谓之曰：“刀蔑马血，火煅之则刃青。”其人款服，果有仇。以提刑荐迁南和令。盗割民家牛耳。复亨尽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牵牛遍过之，至一人前，牛忽惊跃，诘之，乃引伏。察廉，迁临洮府判官，改陕西东路户籍判官，转河东北路支度判官。

泰和中，伐宋，充宣抚司经历官，迁解盐副使，历保大、震武同知节度事。丁母忧，起复同知震武节度，加遥授忻州刺史。贞祐间，历左司员外郎、郎中，迁翰林直学士行三司事。兴定三年，上言：“近日兴师伐宋，恐宋人乘虚掩袭南鄙，故籍边郡民为军。今大军已还，乞罢遣归本业。”从之。复亨举陈留县令程震等二十九人农桑有效，征科均一，朝廷皆迁擢之。

是岁七月，置京东、京西、京南三路行三司，掌劝农催租、军须科差及盐铁酒榷等事，户部侍郎张师鲁摄东路，治归德，户部侍郎完颜麻斤出摄南路，治许州，复亨摄西路，治中京实河南府，三司使侯挚总之。复亨奏：“民间销毁农具以供军器，臣窃以为未便。汝州鲁山、宝丰，邓州南阳皆产铁，募工置冶，可以获利，且不厉民。”又奏：“阳武设卖盐官以佐军用，乞禁止沧，滨盐勿令过河，河南食阳武、解盐，河北食沧、滨盐，南北俱济。”诏尚书省行之。九月，以劝农有劳，迁兵部尚书。再阅月，转吏部尚书，权参知政事。四年三月，真拜参知政事，兼修国史。

七月，河南雨水害稼，复亨为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副之，循行郡县，凡官吏贪污不治者，得废罢推治。复亨奏乞禁宣慰司官吏不得与州府司县行总管府及管军官会饮。又奏曰：

“诏书令臣 ，民间差发可免者免之 。民养驿马 ，此役最甚，使者求索百端，皆出养马之家，人多逃窜，职此之由。可依旧设回马官，使者食料皆官给之，岁终会计，均赋于民 。”又奏：“河南闲田多 ，可招河东、河北移民耕种 。被灾及沿边郡县租税全免，内地半之，以救涂炭之民，资蓄积之用 。”诏有司议行焉。还奏 ：“南阳禾麦虽伤，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田凡五百余顷，亩可收五石，都得二十五万余石。可增直籴稻给唐、邓军食。缘诏书不急科役即令免罢，臣不敢辄行，如以臣言为然，乞付有司计之 。”制可。无何，被诏提控军兴粮草。复亨奏 ：“河渡不通，陕西盐价踊贵，乞以粟互易足兵食 。”诏户部从长规措。

复亨有会计才，号能吏，当时推服，故骤至通显。既执政，颇矜持，以私自营，誉望顿减。五年三月，廷试进士，复亨监试。进士卢元谬误，滥放及第。读卷官礼部尚书赵秉文、翰林待制崔禧、归德治中时戩、应奉翰林文字程嘉善当夺三官降职，复亨当夺两官。赵秉文尝请致仕，宣宗怜其老，降两阶，以礼部尚书致仕。复亨罢为定国军节度使。元光元年十一月，城破自杀，年四十六。赠资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赞曰：大凡兵兴则财用不足，是故张炜、李复亨乘时射利，聚敛为功。大安，军士欲倒戈杀炜。复亨宣慰南阳，还奏稻熟可籴。所谓聚敛之臣者，二子之谓矣。高竑之守藏，君子颇有取焉。

卷一百一　列传第三十九

承晖本名福兴　抹捻尽忠　仆散端本名七斤　耿端义　李英　孛术鲁德裕　乌古论庆寿

承晖，字维明，本名福兴。好学，淹贯经史。袭父益都尹郑家塔割剌讹没谋克。大定十五年，选充符宝祗候，迁笔砚直长，转近侍局直长，调中都右警巡使。章宗为皇太孙，选充侍正。章宗即位，迁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蓝，世宗时以罪斥去，乙夜，诏开宫城门召之。承晖不奉诏，明日奏曰："吾也蓝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未几，迁兵部侍郎兼右补阙。

初置九路提刑司，承晖东京咸平等路提刑副使，改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台奏："承晖前为提刑，豪猾屏息。"迁临海军节度使。历利涉、辽海军，迁北京路提刑使。历知咸平、临潢府，为北京留守。副留守李东阳素贵，承晖自非公事，不与交一言。改知大名府，召为刑部尚书，兼知审官院。惠民司都监余里痕都迁织染署直长，承晖驳奏曰："痕都以廕得官，别无才能，前为大阳渡讥察，才八月擢惠民司都监，已为太优，依格两除之后，当再入监差，今乃超授随朝八品职任。况痕都乃平章镒之甥，不能不涉物议。"上从承晖议，召徒单镒深责之。改知大兴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宠用事，借大兴府妓乐。承晖拒不与，新喜惭。章宗闻而嘉之。豪民与人争种稻水利不直，厚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属承晖右之。承晖即杖豪民而遣之，谓其人曰："可以此报宣徽也。"复改知大名府

事。雨潦害稼，承晖决引潦水纳之濠隍。

及伐宋，迁山东路统军使。山东盗贼起，承晖言：“捕盗不即获，比奏报或迁官去官，请权行的决。”尚书省议：“猛安依旧收赎，谋克奏报，其余钤辖都军巡尉先决奏闻，俟事定复旧。”从之。及罢兵，盗贼渠魁稍就招降，犹往往潜匿泰山岩穴间。按察司请发数万人刊除林木，则盗贼无所隐矣。承晖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禅告代，国家虽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也。齐人易动，驱之入山，必有冻饿失所之患，此诲盗，非止盗也。天下之山亦多矣，岂可尽赭哉。”议遂寝。

是时，行限钱法。承晖上疏，略曰：“货聚于上，怨结于下。”不报。改知兴中府事。卫绍王即位，召为御史大夫，拜参知政事。驸马都慰徒单没烈与其父南平干政事，大为奸利，承晖面质其非。进拜尚书左丞，行省于宣德。参知政事承裕败绩于会河堡，承晖亦坐除名。至宁元年，起为横海军节度使。贞祐初，召拜尚书右丞。承晖即日入朝，妻子留沧州。沧州破，妻子皆死。纥石烈执中伏诛。进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帅，封邹国公。

中都被围，承晖出议和事。宣宗迁汴，进拜右丞相，兼都元帅，徙封定国公，与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晖以尚书左丞抹捻尽忠久在军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尽忠，悉以兵事付之，己乃总持大纲，期于保完都城。顷之，庄献太子去之，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其军出降，中都危急。诏以抹捻尽忠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三年二月，诏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中山、真定兵，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大名军万八千人、西南路步骑万一千、河北兵一万，御史中丞李英运粮，参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术鲁德裕调遣继发，救中都。承晖间遣人以矾写奏曰：“七斤

既降，城中无有固志，臣虽以死守之，岂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辽东、河朔皆非我有，诸军倍道来援，犹冀有济。”诏曰：“中都重地，庙社在焉，朕岂一日忘也。已趣诸路兵与粮俱往，卿会知之。”及诏中都官吏军民曰：“朕欲纾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祸，时尚多虞，道路久梗，音问难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风霜，思惟报国，靡有贰心，俟兵事之稍息，当不愆地旌赏。今已会合诸路兵马救援，故兹奖谕，想宜知悉。”永锡、庆寿等军至霸州北。三月乙亥，李英被酒，军无纪律，大元兵攻之，英军大败。是时，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晖成功，诸将皆顾望。既而以刑部侍郎阿典宋阿为左监军，行元帅府于清州，同知真定府事女奚烈胡论出为右都监，行元帅府于保州，户部侍郎侯挚行尚书六部，往来应给，终无一兵至中都者。庆寿军闻之亦溃。

承晖与抹捻尽忠会议于尚书省。承晖约尽忠同死社稷。尽忠谋南奔，承晖怒，即起还第，亦无如尽忠何。召尽忠腹心元帅府经历官完颜师姑至，谓曰：“始我谓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权畀平章，尝许与我俱死。今忽异议，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师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办未？”曰：“办矣”。承晖变色曰：“社稷若何？”师姑不能对。叱下斩之。承晖起，辞谒家庙，召左右司郎中赵思文与之饮酒，谓之曰：“事势至此，惟有一死以报国家。”作遗表付尚书省令史师安石。其表皆论国家大计，辨君子小人治乱之本，历指当时邪正者数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赋性阴险，报复私憾，窃弄威柄，包藏祸心，终害国家。”因引咎以不能终保都城为谢。复谓妻子死于沧州，为书以从兄子永怀为后。从容若平日，尽出财物，召家人，随年劳多寡而分之，皆与从良书。举家号泣，承晖神色泰然,方与安石举白引满，谓之曰：“承晖于《五

经》皆经师授，谨守而力行之，不为虚文。”既被酒，取笔与安石诀，最后倒写二字，投笔叹曰：“遽尔谬误，得非神志乱邪？”谓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门，闻哭声，复还问之，则已仰药薨矣。家人匆匆瘗庭中。是日暮，尽忠出奔，中都不守。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师安石奉遗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设奠于相国寺，哭之尽哀。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尚书令、广平郡王，谥忠肃。诏以永怀为器物局直长。永怀子撒速为奉御。

承晖生而贵富，居家类寒素，常置司马光、苏轼像于书室，曰：“吾师司马而友苏公。”平章政事完颜守贞素敬之，与为忘年交。

扶捻尽忠，本名彖多，上京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第，调高阳、朝城主簿，北京、临潢提刑司知事。御史台举廉能，迁顺义军节度副使。以忧去官，起复翰林修撰，同知德昌军节度事，签北京按察司、滑州刺史，改恩州。上言：“凡买卖军器，乞令告给凭验，以防盗贼私市。”尚书省议，“止听系籍人匠货卖，有知情售不应存留者同私造法。”从之。迁山东按察副使，坐虚奏田稼丰收请籴常平粟，诈称宣差和籴，降虢州刺史，改乾州。

泰和六年，伐宋，为元帅右监军完颜充经历官，坐奏报稽滞，杖五十。八年，入为吏部郎中，累迁中都、西京按察使。是时，纥石烈执中为西京留守，与尽忠争，私意不协。尽忠阴伺执中过失，申奏。执中虽跋扈，善抚御其部曲，密于居庸、北口置腹心刺取按察司文字。及执中自紫荆关走还中都，诏尽忠为左副元帅兼西京留守。以保全西京功进官三阶，赐金百两、银千两、重彩百段、绢二百疋。未几，拜尚书右丞，行省西京。贞祐初，进拜左丞。诏曰：“卿总领行省，镇抚陪京，守御有

功，人民攸赖。朕新嗣祚，念尔重臣，益勉乃力，以副朕怀。“二年五月，自西京入朝，加崇进，封申国公，赐玉带、金鼎、重币。二年，进拜都元帅，左丞如故。

宣宗迁汴，与右丞相承晖守中都。承晖为都元帅，尽忠复为左副元帅。十月，进拜平章政事，监修国史，左副元帅如故。宣宗诏尽忠善抚陡军，尽忠不察，杀陡军数人。已而中都受围，承晖以尽忠久在军旅，付以兵事，尝约同死社稷。及乌古论庆寿等兵溃，外援不至，中都危急，密与腹心元帅府经历官完颜师姑谋弃中都南奔，已戒行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是日，承晖、尽忠会议于尚书省，承晖无奈尽忠何，径归家，召师姑问之，知将以其夜出奔，乃先杀师姑，然后仰药而死。是日，凡在中都妃嫔，闻尽忠出奔，皆束装至通玄门。尽忠谓之曰：“我当先出，与诸妃启途。”诸妃以为信然。尽忠乃与爱妾及所亲者先出城，不复顾矣。中都遂不守。尽忠行至中山，谓所亲曰：”若与诸妃偕来，我辈岂能至此！”

尽忠至南京，宣宗释不问弃中都事，仍以为平章政事。尽忠言：“记注之官，奏事不当回避，可令左右司官兼之。”宣宗以为然。尽忠奏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可为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宫中出身，杂以他色，恐或不和。”尽忠曰：“若给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令预政，固宜慎选。”宣宗曰：“何谓预政？”尽忠曰：“中外之事得议论访察，即为预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许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请谒营私，拟除不当，台谏不职，非近侍体察，何由知之？”尽忠乃谢罪。参政德升继之曰：“固当慎选其人。”宣宗曰：“朕于庶官曷尝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实无才力者，视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蒲察七斤以刺史立功，骤升显贵，辄怀异志。蒲鲜万奴委以辽东，乃复肆乱。知人之难如此，朕敢

轻乎！众以蒲察五斤为公干，乃除副使。众以斜烈为淳直，乃用为提点。若乌古论石虎，乃汝等共举之，朕岂不尽心哉！”德升曰：“比来访察，开决河堤，水损田禾等，复之皆不实。”上曰：“朕自今不敢问若辈，外间事皆不知，朕干何事，但终日默坐听汝等所为矣。方朕有过，汝等不谏，今乃面讦，此岂为臣之义哉！”德升亦谢罪。纥石烈执中之诛，近侍局尝先事启之，遂以为功，阴秉朝政。高琪托此辈以自固。及尽忠、德升面责，愈无所忌。未几，德升罢相，尽忠下狱，自是以后，中外蔽隔，以至于亡。

尽忠与高琪素不相能，疑宣宗颇疏己，高琪间之。其兄吾里也为许州监酒，秩满，求调南京。尽忠与吾里也语及中都事，曰：“迩来上颇疏我，此高琪所为也。若再主兵，必不置此，胡沙虎之事，孰为为之！”吾里也曰：“然。”九月，尚书省奏：“遥授武宁军节度副使徒单吾典告尽忠谋逆。”上怃然曰：“朕何负彖多，彼弃中都，凡祖宗御容及道陵诸妃皆不顾，独与其妾偕来，此固有罪。”乃命有司鞫治，问得与兄吾里也相语事，遂并吾里也诛之。

仆散端，本名七斤，中都路火鲁虎必剌猛安人。事亲孝，选充护卫，除太子仆正、滕王府长史、宿直将军、邳州刺史、尚厩局副使、右卫将军。章宗即位，转左卫。章宗朝隆庆宫，护卫花狗邀驾陈言：“端叔父胡睹预弑海陵，端不宜在侍卫。”诏杖花狗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丁忧，起复东北路招讨副使，改左副点检，转都点检，历河南、陕西统军使，复召为都点检。承安四年，上如蓟州秋山猎，端射鹿误入围，杖之，解职。泰和三年，起为御史大夫。明年，拜尚书左丞。

泰和六年，诏大臣议伐宋，皆曰无足虑者。左丞相宗浩、参知政事贾铉亦曰：“狗盗鼠窃，非举兵也。”端曰：“小寇

当昼伏夜出，岂敢白日列陈，犯灵璧、入涡口、攻寿春邪？此宋人欲多方误我，不早为之所，一旦大举入寇，将堕其计中。“上深然之。未几，丁母忧，起复尚书左丞。平章政事仆散揆伐宋，发兵南京，诏端行省，主留务。仆散揆已渡淮，次卢州。宋使皇甫拱奉书乞和，端奏其书。朝议诸道兵既进，疑宋以计缓师，诏端遣拱还宋。七年，仆散揆以暑雨班师，端还朝。

初，妇人阿鲁不嫁为武卫军士妻，生二女而寡，常托梦中言以惑众，颇有验，或以为神。乃自言梦中屡见白头老父指其二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廷，必得皇嗣。”是时，章宗在位久，皇子未立，端请纳之。章宗从之。既而京师久不雨，阿鲁不复言：“梦见白头老父使己祈雨，三日必大澍足。”过三日雨不降，章宗疑其诞妄，下有司鞫问，阿鲁不引伏。诏让端曰：“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后人谓朕信其妖妄，实由卿启其端，倪郁于予怀，念之难置。其循省于往咎，思善补于将来。恪整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诏释不问。顷之，进拜平章政事，封申国公。八年，宋人请盟，端迁一官。

章宗遗诏：“内人有娠者两位，生子立为储嗣。”卫绍王即位，命端与尚书左丞孙即康护视章宗内人有娠者。泰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章宗崩。二十二日，太医副使仪师颜状：“诊得范氏胎气有损。”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贾氏诈称有身。元妃、承御皆诛死。端进拜右丞相，授世袭谋克。

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与河南统军使长寿、按察转运使王质表请南迁，凡三奏，宣宗意乃决。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学生赵昉等四百人上书极论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诏迁都。明年，中都失守。宣宗至南京，以端知开封府事。顷之，为御使大夫，无何，拜尚书左丞相。三年，兼枢密副使，未几，进兼枢密使。数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帅行省陕西，给亲军三十

人、骑兵三百为卫，次子宿直将军纳坦出侍行。赐契纸勘同曰：“缓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遥领通远军节度使完颜狗兒即日来归，奏迁知平凉府事，诸将闻之，莫不感激。遣纳兰伴僧招谕临洮祇黎五族都管青觉兒、积石州章罗谒兰冬及铎精族都管阿令结、兰州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等，皆相继内附。汪三郎赐姓完颜，后为西方名将。

四年，以疾请致仕，不许，遣近侍与太医诊视。端虽癃老，凡朝廷使至，必远迓，宴劳不懈，故谗构不果行。宣宗闻之，诏自今专使酒三行别于仪门，他事经过者一见而止。初，同、华旧屯陕西军及河南步骑九千余人，皆隶陕州宣抚副使永锡，端奏：“潼关之西，皆陕西地，请此军隶行省，缓急可使。”朝廷从之。及大元兵入潼关，永锡坐诛，而罪不及端。

兴定元年，朝廷以知临洮府事承裔为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于凤翔。端奏：“陇外十州，介宋、夏之间，与诸番杂处，先于巩州置元帅府以镇之。今承裔以陇外万兵移居凤翔，臣恐一旦有警，援应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帅府于巩州。若以凤翔密迩宋界，则本路屯兵已多，但令总管摄行帅事，与京兆、巩相为首尾，足以备缓急矣。”从之。是岁，薨。讣闻，宣宗震悼，辍朝。赠延安郡王，谥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庙廷。

子纳坦出，为定国军节度使。天兴元年十一月，纳坦出之子忙押门与兄石里门及护卫颜盏宗阿同饮，忙押门诈以事出投北兵，省以刑部郎中赵楠推其家属及同饮人。时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处之，至於忙押门妻皆被讯掠。其母完颜氏曰：“忙押门通其父妾，父杀此妾，忙押门不自安，遂叛，求脱命而已。”委曲推问，无知情之状。省中微闻之，召小吏郭从革喻以风旨，从革言之。楠方食，掷匕箸於案，大言曰：“宁使赵楠除名，亦不能屈断无辜人。”遂以不知情奏，且以妾事上闻。上

曰：“丞相功臣，纳坦出父子俱受国恩，吾已保其不知情也。”立命赦出之。楠字才美，进士，高平人。

耿端义，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滑州军事判官，历上洛县令，安化、顺义军节度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汾阳军节度副使，改都转运司户籍判官，转太常博士，迁太常丞兼秘书郎，再除左司员外郎，历太常少卿兼吏部员外郎，同修国史，户部郎中，河北东路按察副使，同知东平府事，充山东安抚使。宣宗判汾阳军，是时端义为副使。宣宗即位，召见，访问时事，迁翰林侍讲学士兼户部侍郎，未几，拜参知政事。贞祐二年，中都被围，将帅皆不肯战。端义奏曰：“今日之患，卫王启之。士卒纵不可使，城中军官自都统至谋克不啻万余，遣此辈一出，或可以得志。”议竟不行。中都解围，端义请迁南京。既而仆散端三表皆言迁都事，宣宗意遂决。是岁，薨。宣宗辍朝，赙赠甚厚，遣使祭葬。

李英，字子贤，其先辽阳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进士第，调淳化主簿、登州军事判官、封丘令。丁父忧，服除，调通远令。蕃部取民物不与直，摄之不时至，即掩捕之，论如法。补尚书省令史。大安三年，集三品以上官议兵事，英上疏曰：“军旅必练习者，术虎高琪、乌古孙兀屯、纳兰头、抹捻尽忠先朝尝任使，可与商略。余者纷纷，恐误大计。”又曰：“比来增筑城郭，修完楼橹，事势可知，山东、河北不大其声援，则京师为孤城矣。”不报。除吏部主事。

贞祐初，摄左司都事，迁监察御史。右副元帅术虎高琪辟为经历官，乃上书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崤、函，蜀之剑门也。迩者撤居庸兵，我势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当遣官节制，失此不图，忠义之士，将转为他矣。”又曰：“可镇抚宣德、德兴余民，使之从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给，

是国家不费斗粮尺帛，坐收所失之关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门，而不能卫护，英实耻之 。”高琪奏其书，即除尚书工部员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关隘悉隶焉。二年正月，乘夜与壮士李雄、郭仲元、郭兴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缘西山进至佛岩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军民，旬日得万余人。择众所推服者领之，诡称土豪，时时出战。被创，召还。迁翰林待制，因献十策，其大概谓 ：“居中土以镇四方，委亲贤以守中都，立潘屏以固关隘，集人力以防不虞，养马力以助军威，爱禾稼以结民心，明赏罚以劝百官，选守令以复郡县，并州县以省民力。“颇施行之。

宣宗南迁，与左谏议大夫把胡鲁俱为御前经历官。诏曰：“扈从军马，朕自总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闻 。”宣宗次真定，以英为国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陇右边事。无何，召为御史中丞。英言 ：“兵兴以来，百务皆弛，其要在于激浊扬清，奖进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为虚文。大定间，数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当时号为得人。愿改前日徒设之文，遵大定已试之效，庶几人人自励，为国家用矣 。”宣宗嘉纳之。

自兵兴以来，亟用官爵为赏，程陈僧败官军于龛谷，遣伪统制董九招西关堡都统王狗兒，狗兒立杀之。诏除通远军节度使，加荣禄大夫，赐姓完颜氏。英言 ：“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难得为贵。比来醲于用赏，实骇闻听。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轻之，何以使人？伏见兰州西关堡守将王狗兒向以微劳，既蒙甄录，顷者坚守关城，诱杀贼使，论其忠节，诚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无负矣。急于劝奖，遂擢节钺，加阶二品，赐以国姓，若取兰州，又将何以待之？陕西名将项背相望，曹记僧、包长寿、东永昌、徒单丑兒、郭禄大皆其著

者。狗兒藐然贱卒，一朝处众人之右，为统领之官，恐众望不厌，难得其死力 。”宣宗以英奏示宰臣。宰臣奏 :“狗兒奋发如此，赏以异恩，殆不为过 。”上然其言。

中都久围，丞相承晖遣人以矾写奏告急。诏元帅左监军永锡、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兵，英收河间清、沧义军自清州督粮运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数万，驭众素无纪律。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英被酒，与大元兵遇于霸州北，大败，尽失所运粮。英死，士卒歼焉。庆寿、永锡军闻之，皆溃归。五月，中都不守，宣宗犹加恩，赠通奉大夫，谥刚贞，官护葬事，录用其子云。

孛术鲁德裕，本名蒲剌都，隆安路猛安人。补枢密院尚书省令史，右三部检法、监察御史，迁少府监丞。明昌末，修北边壕堑，立堡塞，以劳进官三阶，授大理正。丁母忧，起复广宁治中，历顺州、滨州刺史。坐前在顺州市物亏直，遇赦，改刺沈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帅左都监，迁左监军兼监潢府路兵马都总管。坐士马物故多，及都统按带私率官兵救护家属，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狱。遇赦，谪宁海州刺史，稍迁泗州防御使、武胜军节度使。贞祐二年，改知临洮府事，兼陕西路副统军。召为御史中丞，拜参知政事兼签枢密院事，行省大名。诏发河北兵救中都。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之，大名、河间、清、沧、观、霸、河南等兵，德裕将之，并护清、沧粮运。德裕不时发。及李英至霸州兵败，粮尽亡失，坐弛慢兵期，责授沂州防御使，寻知益都府事。兴定元年二月，卒。

乌古论庆寿，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书画充奉御，除近侍局直长，再转本局使。御边有劳，进一阶，赐金带。泰和四年，迁本局提点。是时，议开通州漕河，诏庆寿按视。漕河成，

赐银一百五十两、重币十端。

泰和六年，伐宋，从右副元帅完颜匡出唐邓，为先锋都统，赐御弓二。以骑兵八千攻下枣阳。顷之，完颜匡军次白虎粒，遣都统完颜按带取随州，遣庆寿以兵五千扼赤岸，断襄汉路。行与宋兵遇，斩首五百级，宋随州将雷太尉遁去，遂克随州。于是宋邓城、樊城戍兵皆溃，遂与大军渡汉江，围襄阳。元帅匡表荐庆寿谋略出众。上嘉之，进一官，迁拱卫直都指挥使，提点如故。

初，庆寿上书云：“汝州襄城县去汝州远于许州两舍，请割隶许州便。”尚书省议：“汝州南有鸦路旧屯四千，其三千在襄城，今割襄隶许州，道里近便，仍食用解盐，其屯军三千，依旧汝州总押。”从之。八年，罢兵，迁两阶，赐银二百五十两、重币十端。有疾，赐御药。卫绍王即位，改左副点检、近侍局如故。未几，坐与黄门李新喜题品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为保安州刺史，历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招讨副使，棣州防御使，兴平军节度使。

贞祐二年，迁元帅右都监，以保全平州功进官五阶，赐金吐鹘、重币十端。顷之，宣宗迁汴，改右副点检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阅月，知大兴府事。未行，改左副点检兼亲军副都指挥。数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都危急，改元帅左都监，将大名兵万八千、西南路步骑万一千、河北兵一万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溃。顷之，中都不守，改大名府权宣抚使。未几，知河中府，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四年，迁元帅左监军兼陕西统军使。驻兵延安，败夏人于安塞堡。战于鄜州之仓曲谷，有功。

兴定元年，与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伐宋，败宋兵于泥河湾石壕村，斩首三千级，获马四百匹、牛三百头，器械称是。

复破宋兵七千于樊城县。既而，以军士多被伤，奏不以实，诏有司鞫问，已而释之。历镇南集庆军节度使，卒。

赞曰：承晖守中都期年，相为存亡，临终就义，古人所难也。大抵宣宗既迁，则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则土崩之势决矣。仆散端、耿端义似忠而实愚，抹捻尽忠委中都，庸何议焉。高琪忌承晖成功，孛术鲁德裕缓师期，奸人之党，于是何诛。李英被酒败军，虽死不能赎也。乌古论庆寿无罚，贞祐之刑政，从可知矣。

卷一百二　　列传第四十

仆散安贞　田琢　完颜弼　蒙古纲　必兰阿鲁带

仆散安贞，本名阿海，以大臣子充奉御。父揆，尚韩国公主，郑王永蹈同母妹也。永蹈诛，安贞罢归，召为符宝祗候。复为奉御，尚邢国长公主，加驸马都尉，袭胡王爱割蛮猛安。历尚衣直长、御院通进、尚药副使。丁母忧，起复，转符宝郎，除同知定海军节度使事。历邳、淄、涿州刺史，拱卫直都指挥使。贞祐初，改右副点检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迁元帅左都监。二年，中都解严，河北州郡未破者惟真定、大名、东平、清、沃、徐、邳、海州而已。朝廷遣安贞与兵部尚书裴满子仁、刑部尚书武都分道宣抚。于是除安贞山东路统军安抚等使。

初，益都县人杨安国自少无赖，以鬻鞍材为业，市人呼为“杨鞍兒”，遂自名杨安兒。泰和伐宋，山东无赖往往相聚剽掠，诏州郡招捕之。安兒降，隶诸军，累官刺史、防御使。大安三年，招铁瓦敢战军，得千余人，以唐括合打为都统，安兒为副统，戍边。至鸡鸣山不进。卫绍王驿召问状，安兒乃曰：“平章参政军数十万在前，无可虑者。屯驻鸡鸣山，所以备间道透漏者耳。”朝廷信其言。安兒乃亡归山东，与张汝楫聚党攻劫州县，杀略官吏，山东大扰。

安贞至益都，败安兒于城东。安兒奔莱阳。莱州徐汝贤以城降安兒，贼势复振。登州刺史耿格开门纳伪邹都统，以州印付之，郊迎安兒，发帑藏以劳贼。安兒遂僭号，置官属，改元天顺，凡符印诏表仪式皆格草定，遂陷宁海，攻潍州。伪元帅

方郭三据密州，略沂、海。李全略临朐，扼穆陵关，欲取益都。安贞以沂州防御使仆散留家为左翼，安化军节度使完颜讹论为右翼。

七月庚辰，安贞军昌邑东，徐汝贤等以三州之众十万来拒战。自午抵暮，转战三十里，杀贼数万，获器械不可胜计。壬午，贼棘七率众四万阵于辛河。安贞令留家由上流胶西济，继以大兵，杀获甚众。甲申，安贞军至莱州，伪宁海州刺史史泼立以二十万阵于城东。留家先以轻兵薄贼，诸将继之，贼大败，杀获且半，以重赏招之，不应。安贞遣莱州黥卒曹全、张德、田贵、宋福诈降于徐汝贤以为内应。全与贼西南隅戍卒姚云相结，约纳官军。丁亥夜，全缒城出，潜告留家。留家募勇敢士三十人从全入城，姚云纳之，大军毕登，遂复莱州，斩徐汝贤及诸贼将以徇。安兒脱身走，讹论以兵追之。耿格、史泼立皆降。留家略定胶西诸县，宣差伯德玩袭杀方郭三，复密州。余贼在诸州者皆溃去。安兒尝遣梁居实、黄县甘泉镇监酒石抹充浮海赴辽东构留哥，已具舟，皆捕斩之。

十一月戊辰，曲赦山东，除杨安兒、耿格及诸故官家作过驱奴不赦外，刘二祖、张汝楫、李思温及应胁诱从贼，并在本路自为寇盗，罪无轻重，并与赦免。获杨安兒者，官职俱授三品，赏钱十万贯。十二月辛亥，耿格伏诛，妻子皆远徙。诸军方攻大沫堌，赦至，宣抚副使、知东平府事乌林答与即引军还。贼众乘之，复出为患。诏以陕西统军使完颜弼知东平府事，权宣抚副使。其后杨安兒与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击之，坠水死。

三年二月，安贞遣提控纥石烈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堌，及破马耳山，杀刘二祖贼四千余人，降余党八千，擒伪宣差程宽、招军大使程福，招降胁从百姓三万余人。安贞遣兵会宿州提控

夹谷石里哥同攻大沫堌，贼千余逆战。石里哥，以骑兵击之，尽殪。提控没烈夺其北门以入，别军取贼水寨，诸军继进，杀贼五千余人。刘二祖被创，获之，及伪参谋官崔天佑，杨安兒伪太师李思温。余众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后追击，杀获以万计，斩刘二祖。诏迁赏没烈等有差。诏尚书省曰：“山东东、西路贼党犹啸聚作过者，诏书到日，并与免罪，各令复业。在处官司尽心招抚，优加存恤，无令失所。”十月，安贞迁枢密副使，行院于徐州。

四年二月，杨安兒余党复扰山东。诏安贞与蒙古纲、完颜弼以近诏招之。五月，安贞遣兵讨郝定，连战皆克，杀九万人，降者三万余，郝定仅以身免。获伪金银牌、器械甚众，来归且万人，皆安慰复业。自杨安兒、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团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号“红袄贼”。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国用安、时青之徒焉。

兴定元年十月，诏安贞曰：“防河卒多老幼疲软不胜执役之人，其令速易之。”二年十二月，开封治中吕子羽等以国书议和于宋，宋人不受。以安贞为左副元帅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及唐、息、寿、泗行元帅府分道各将兵三万，安贞总之，画定期日，下诏伐宋。安贞至安丰，宋兵七千拒战，权都事完颜胡鲁剌冲击败之，追至淝水，死者二千余人。安贞至大江，乃班师。三年闰月，安贞至自军中，入见于仁安殿。胡鲁剌进一阶。久之，安贞燕见，奏曰：“淝水之捷，胡鲁剌功第一，臣之兵事皆咨此人，功厚赏薄，乞加赏以劝来者。”尚书省奏：“凡行省行院帅府参议左右司经历官都事以下皆迁一官，所以绝求请之路，塞奸幸之门也。安贞之请不可从。”遂止。

五年，复伐宋。二月，安贞出息州，军于七里镇，宋兵据

净居山，遣兵击败之。宋兵保山寺。纵火焚寺，乘胜追至洪门山。宋兵方浚濠立栅，安贞军亟战，夺其栅。宋黄统制团兵五千保黄土关，关绝险，素有备，坚壁不出。安贞遣轻兵分为左右军潜登，别以兵三千直逼关门。翼日，左右军会于山颠，俯瞰关内。宋人守关者望之，骇　骂不能立。中军急攻，宋兵溃，遂夺黄土关。遂入梅林关，拔麻城县，抵大江，至黄州，克之。进克蕲州，前后杀略不可胜计。获宋宗室男女七十余口，献之，师还。安贞每获宋壮士，辄释不杀，无虑数万，因用其策，辄有功。宣宗谓宰臣曰：“阿海将略善固矣，此辈得无思归乎？南京密迩宋境，此辈既不可尽杀，安所置之？朕欲驱之境上，遣之归如何？”宰臣不对。

六月甲寅朔，尚书省奏安贞谋叛。宣宗谓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曰：“朕观此奏，皆饰词不实，其令覆案之。”戊寅，并其二子杀之，以祖忠义、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缘坐。诏曰：“银青荣禄大夫、左副元帅兼枢密副使、驸马都尉仆散阿海，早藉世姻，浸驰仕轨，属当军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帅藩，擢居枢府。顷者南伐，时乃奏言，是俾行鳞介之诛，而尽露枭獍之状。二城虽得，多罪稔彰，念胜负之靡常，肯刑章之轻用。始自画因粮之计，乃更严横敛之期，督促计司，凋弊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顾利害之实深，尚优容而弗问。顷因近侍，悉露奸谋，盖虞前后罪之上闻，乃以金玉带而夜献。审事情之诡秘，命信臣而鞫推，迨致款词，乃详实状。自以积愆之著，必非公宪所容，欲结近臣之欢心，俾伺内庭之指意，如衅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图。因其方握兵权，得以谋危庙祝愿祐，事或不济，计即外奔。前日之俘，随时诛戮，独于宋族，曲活全门，示其悖德于敌仇，豫冀全身而纳用。”

初，安贞破蕲州，获宋宗室不杀而献之，遂以为罪。安贞

忧谗，以贿近侍局，乃以质成其诬 。安贞典兵征伐，尝曰 ：“三世为将，道家所忌。”自忠议、揆至安贞，凡三世大将焉。

初，安贞破蕲州，所得金帛，分给将士。南京都转运使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军节度副使纥石烈蒲剌都、大名路总管判官银术可因而欺隐。事觉，特立当死、蒲剌都、银术可当杖一百除名。诏薄其罪，特立夺三官、降三等，蒲剌都、银术可夺两官、降二等云。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中明昌五年进士，调宁边、茌平主簿，潞州观察判官，中都商税副使。丁父忧，起复怀安令，补尚书省令史。贞祐二年，中都被围，琢请由间道往山西招集义勇，以为宣差兵马提控、同知忠顺军节度使事，经略山西。琢与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飞狐还蔚州，用伏甲于路，将邀而杀之。琢知其谋，自别道入定安。用入蔚州，杀观察判官李宜，录事判官马士成、永兴县令张福，劫府库仓禀，以兵攻琢于定安。琢与战，败之。用脱身走，易州刺史蒲察缚送中都元帅府杀之。是时，劝农副使侯挚提控紫荆等关隘，朝廷闻蔚州乱，欲以挚就代琢守蔚州，令军中推可为管押者，即以魏用金牌佩之，以安其众。丞相承晖奏 ：“田琢实得军民心，谙练山西利害，魏用将士本无劳效，以用弄兵死祸，遽尔任用，恐开幸门 。”诏从之。

琢至蔚州，诛与用同恶数人。募兵旬日，得二万人。十月，琢兵败，仅以身免。招集散亡，得三万余，入中山界屯驻，而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荡析百姓，得万余人，皆愿徙河南。琢上书：“此辈与河南镇防 ，往往乡旧 ，若令南渡，择壮健为兵 ，自然和协，且可以招集其余也 。”从之。加沈思忠同知深州军州事。琢复遣沈思忠、宫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得五万余人，可充军者万五千人，分屯蔚州诸隘，皆愿得沈思忠为将。诏加思

忠顺天军节度副使，提控弘、蔚州军马，宫楫副之。顷之，西山诸隘皆不能守。琢移军沃州。沃州刺史完颜僧家奴奏：“田琢军二千五百人，官廪不足，发民窖粟犹不能赡。其中多女直人，均为一军，不可复有厚薄，可令于卫、辉、大名就食。”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抚副使，遥授浚州防御使，屯浚州。琢欲陂西山诸水以卫浚州。

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侯挚入见，奏：“河北兵食少，请令琢汰遣老弱，就食归德。”琢奏：“此辈岭外失业，父子兄弟合为一军，若离而分之，定生他变，乞以全军南渡，或徙卫州防河。”诏尽徙屯陕。琢复奏：“臣幸徙安地，然浚乃河北要郡，今见粮可支数月，乞俟来春乃行。”数日，琢复奏：“浚不可守，惟当迁之。”宰臣劾琢前后奏陈不一，请逮鞫问。宣宗不许。

琢至陕，上书曰：“河北失业之民侨居河南、陕西，盖不可以数计。百司用度，三军调发，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赡乎？春种不广，收成失望，军民俱困，实系安危。臣闻古之名将，虽在征行，必须屯田，赵充国、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课农桑以足民，黄霸、虞诩是也。方今旷土多，游民众，乞明敕有司，无蹈虚文，严升降之法，选能吏劝课，公私皆得耕垦。富者备牛出种，贫者佣力服勤。若又不足，则教之区种，期于尽辟而后已。官司圉牧，势家兼并，亦籍其数而授之农民，宽其负算，省其徭役，使尽力南亩，则蓄积岁增，家给人足，富国强兵之道也。”宣宗深然之。

陕西元帅府请益兵，诏以琢众与之。兴定元年，朝廷易置诸将，迁山东西路转运使。二年，改山东东路转运使，权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书宣差便宜招抚使。李旺据胶西，琢遣益都治中张林讨之，生擒李旺。八月，莱州经略使术虎山寿袭破李

旺党伪邹元帅于小堌，获其前锋于水等三十人，追击伪陈万户，斩首八百级。明日，复破之于硃寒寨。胶西、高密官军亦屡破之于诸村及海岛间。

是月，棣州裨将张聚杀防御使斜卯重兴，遂据棣州，袭滨州，其众数千人。琢遣提控纥石烈丑汉会兵讨之。聚弃滨专保棣州。诸军趣棣，聚出战，败之，斩首百级，生擒伪都统王仙等十三人。余众奔溃，追及于别寨，攻拔之，聚仅以身免。遂复二州。李全据安丘，琢遣总领提控王政、王庭玉讨之。宣差提控、太府少监伯德玩率政兵攻安丘，败焉，提控王显死之。琢奏：“伯德玩本相视山东山堌水寨，未尝遍行，独留密州，辄为此举，乞治其罪。”诏遣官鞫玩，会赦而止。既而昌乐县令术虎桓都、临朐县令兀颜吾丁、福山县令乌林答石家奴、寿光县巡检纥石烈丑汉破李全于日照县，琢承制各迁官一阶，进职一等，诏许之。

三年，沂州注子堌王公喜构宋兵据沂州，防御使徒单福定徒跣脱走，百姓溃散。琢奏：“去岁顾王二尝据沂州，邳州总领提控纳合六哥前为同知沂州防御事，招集余众攻取之，百姓归心。可用六哥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侯挚麾下，乞发还，取便道进讨。”制可。既而莒州提控燕宁复沂州，王公喜复保注子堌。琢奏：“沂州须知兵者守之。徒单福定已衰老，纳合六哥善治兵，识沂形势。”诏福定专治州事，以六哥为沂州总领。琢奏：“潍州刺史致仕独吉世显能招集猛安余众及义军，却李全，保潍州。六哥破灰山堌，沂境以安。守兖州观察判官梁昱尝摄淄州刺史，率军民力田，征科有度，馈饷不乏，保全淄州，土贼不敢发。前猗氏主簿张亚夫尝权行部官，主饷密州，委曲购得粮二万斛，兵储乃足，行至高密，征他州兵拒李全。”诏世显升职从四品，遥授同知海州事。六哥迁一官，升一等，充

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迁一官，同知淄州事。张亚夫迁两官，密州观察判官。

初，张林本益都府卒，有复立府事之功，遂为治中，而凶险不逞，耻出琢下。琢在山东征求过当，颇失众心，林欲因众以去琢，未有间也。会于海、牟佐据莱州，琢遣林分兵讨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即率众噪入府中。琢仓猝入营，领兵与林战，不胜，欲就外县兵，且战且行。至章丘，兵变，求救于邻道，不时至。东平行省蒙古纲以状闻。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驯致之，乃遣人召琢还。行至寿张，疽发背卒。

完颜弼，本名达吉不，盖州猛安人。充护卫，转十人长。从丞相襄戍边，功最，除同知德州防御使事，武卫军钤辖，转宿直将军、深州刺史。泰和六年，从左副元帅完颜匡攻襄阳，破雷太尉兵，积功加平南荡江将军。丁母忧，起复。八年，除南京副留守、寿州防御使。大安二年，入为武卫军副都指挥使。三年，以本官领兵驻宣德。会河之败，弼被创，马中流矢，押军千户夹谷王家奴以马授弼，遂得免。迁右副都点检。

至宁元年，东京不守,弼为元帅左监军，捍御辽东,请“自募二万人为一军，万一京师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驱市人以应大敌，往则败矣。”卫绍王怒曰：“我以东北路为忧，卿言京师有急何邪？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连姻，故相委寄，乃不体朕意也。”弼曰：“陛下勿谓皇后亲姻俱可恃也。”时提点近侍局驸马都尉徒单没烈侍侧，弼意窃讥之。卫绍王怒甚，顾谓没烈曰：“何不叱去？”没烈乃引起，付有司。论以奏对无人臣礼，诏免死，杖一百，责为云内州防御使。

贞祐初，宣宗驿召弼赴中都，是时云内已受兵，弼善马槊，与数骑突出，由太原出泽、潞，将从清、沧赴阙。会有诏除定武军节度使，寻为元帅左都监，驻真定。弼奏：“赏罚所以劝

善惩恶，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而后人可使、兵可强。今外兵日增，军无斗志。亦有逃归而以战溃自陈者，有司从而存恤之，见闻习熟，相效成风。”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后，有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县，皆以拘文不相应救，由此残破。乞敕州府，凡有告急征兵，即须赴救，违者坐之。”又曰：“河北军器，乞权宜弛禁，仍令团结堡寨以备外兵。”又曰：“今虽议和，万一轻骑复来，则吾民重困矣。愿速讲防御之策。”及劝迁都南京，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

宣宗将迁汴，弼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宣宗次真定，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盖军少则难守，军多则难养。”又奏：“将帅以阃外为威，今生杀之权皆从中覆。”又奏：“瑞州军颇狡，左丞尽忠多疑，乞付他将。”宣宗颇采用其言。

大名军变，杀蒲察阿里，诏弼镇抚之。未几，改陕西路统军使、京兆兵马都总管。宣抚副使乌古论兖州置秦州榷场，弼以擅置，移文问之。兖州曰：“近日入见，许山外从宜行事，秦州自宋兵焚荡榷场，几一年矣，今既安帖，复宜开设，彼此获利，岁收以十万计。对境天水军移文来请，如俟报可，实虑后时。”弼奏其事，宰臣以兖州虽擅举而无违失，苟利于民，专之亦可。宣宗曰：“朕固尝许其从宜也。”

三年，改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宣抚副使。是时，刘二祖余党孙邦佐、张汝楫保济南勤子堌，弼遣人招之，得邦佐书云：“我辈自军兴屡立战功，主将见忌，阴图陷害，窜伏山林，以至今日，实畏死耳。如蒙湔洗，便当释险面缚，余贼未降者保尽招之。”弼奏：“方今多故，此贼果定，亦一事毕也。乞明以官赏示之。”诏曰：“孙邦佐果受招，各迁五官职。”于是邦佐、汝楫皆降。邦佐遥授潍州刺史，汝楫遥授淄州刺史，

皆加明威将军。顷之，弼荐邦佐、汝楫改过用命，招降甚众，稍收其兵仗，放归田里。诏邦佐遥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遥授同知东平府事，皆加怀远大将军。梁聚宽遥授泰定军节度副使，加宣武将军。四年，弼迁宣抚使。已而汝楫复谋作乱，邦佐密告弼，弼飨汝楫，伏甲庑下，酒数行，钟鸣伏发，杀汝楫并其党与。手诏褒谕，封密国公。其后邦佐屡立功。元光末，累官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充宣差招抚使。

弼上书曰：“山东、河北、河东数镇仅能自守，恐长河之险有不足恃者。河南尝招战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闲训练。若迁签驱丁监户数千，别为一军，立功者全户为良，必将争先效命以取胜矣。武卫军家属尝苦于兵，人人怀愤，若择骁悍千余，加以爵赏，亦可得其死力。”又曰：“老病之官，例许致仕，居河北者嫌于避难，居河南者苟于尸禄，职事旷废。乞遍谕核实，其精力可用者仍旧，年高昏聩不事事者罢之。”又曰：“赋役频烦，河南百姓新强旧乏，诸路豪民行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无庸调，乞权宜均定。如知而辄避、事过复来者，许诸人捕告，以军兴法治之。”诏下尚书省议，惟老病官从所言，余皆不允。

大元兵围东平，弼百计应战，久之，乃解围去。宣宗赐诏，奖谕将士，赏赉有差。是岁五月，疽发于脑。诏太医诊视，赐御药。俄卒。

弼平生无所好，惟喜读书，闲暇延引儒士，歌咏投壶以为常。所辟如承裔、陀满胡士门、纥石烈牙吾塔，皆立方面功。治东平，爱民省费，井邑之间，军民无相讼，有古良将之风焉。

蒙古纲，本名胡里纲，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进士，累调补尚书省今史，除国子助教。贞祐初，自请招集西山兵民，进官一阶，赐钱二百万，迁都水监丞，寻加遥授永定军节度副

使。招捕有功，迁太子左谕德，除顺州刺史，迁同知大兴府事。三年，知河间府事，权河北东路宣抚使，屯冀州。军食不足，徙济南。纲欲徙河南，行至徐州，未渡河，尚书省奏：“东平宣抚使完颜弼行事多不尽。”乃以纲权山东宣抚副使。改山东路统军使，兼知益都府事，权元帅右都监，宣抚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帅府事。纲奏：“山东兵后，杨安兒党内有故淄王习显、故留守术罗等家奴，不在赦原，据险作乱，至今未息，民多归之，乞普赐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赎为良。

兴定元年，徙知东平府事，迁元帅右监军。久之，拜右副元帅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先是，东平治中没烈坐事削降殿年，诏仍从军，有功复用。纲遣没烈讨花帽贼于曹、济间，捷报，没烈乃复前职。兴定二年，诏曰：“卿以忠贞，为国捍难，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进官二阶，赐金带一重，币十端。”

兴定三年，奏曰：“济南介山东两路之间，最为冲要，被兵日久，虽与东平邻接，不相统属，缓急不相应，乞权隶本路，且差近于益都。”诏从之。纲奏：“恩州武城县艾家凹水泺，清河县涧口河泺，其深一丈，广数十里，险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御。请迁州民其中，多募义军以实之。”纲以山东恃东平为重镇，兵卒少，守城且不足，况欲分部出战，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见贞祐三年古里甲石伦招义军，设置长校，各立等差，都统授正七品职，副统正八品，万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谋克杂班，仍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设一总领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选，以益兵威。”制可。

是岁，益都桃林寨总领张林号“张大刀”，据险为乱，自称安化军节度使。纲奏：“林势甚张，乞遣河南马军千人，单州经略司以众接应。”左司郎中李蹊请令纲约燕宁同力殄灭，

单州经略使完颜仲元分兵三千人同往。宰相以粮运不给，益都以东，啸聚不止一张林，宜令纲设备御，俟来春议之。四年，张林侵掠东平，纲遣元帅右监军行枢密院事王庭玉讨之。至旧县，遇张林众万余人据岭为阵，庭玉督兵逾岭搏战。林众少却，且欲东走。庭玉踵击，大破之，杀数千人，生擒张林，获杂畜兵仗万计。招降虎窟诸寨，悉令归业。诏赐空名宣敕，听纲第功迁赏。遣枢密院令史刘颙莅杀张林于东平。张林乞贳死自效，请曰：“臣兄演在宋为统制，有众三千，驻即墨、莱阳之境，请以书招之，使转致诸贼之款密者，相为表里，然后以檄招益都张林，不从则合击之，山东不足平也。”所谓益都张林，即据府事逐田琢者也，事见琢传。纲以林策请于朝，枢密院请羁縻使之。制可，以为莱州兵马钤辖。久之，山东不能守，林乃降于宋云。

初，东平提控郑倜生擒宋将李资，纲奏赏倜。宰臣谓：“李资自称宋将，无所凭据，请详究其实。”纲奏：“臣自按问俱获宋将统制十余人，皆以资为将无异辞。此辈力屈就擒，岂肯虚称伪将，以重获者之功？今多故之际，赏功后时，将士且解体。凡行赏必求形迹，过为逗遛，甚未可也。”诏即赏之。纲奏：“辽东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间，乞置经略司镇抚。”从之。兴定五年二月，东平解围，宣宗曲赦境内。凡东平府试诸科中选人，尝被任使，已逾省试期日，特免省试。惟经童律科即为及第，似涉太优，别日试之。皆从纲所请也。诏以纲、王庭玉、东莒公燕宁保全东平，各迁一阶。

是岁，燕宁战死。纲奏：“宁所居天胜寨，乃益都险要之地。宁尝招降群盗胡七、胡八，用为牙校，委以腹心，群盗皆有归志。及宁死，复怀顾望，胡七、胡八亦反侧不安。臣以提控孙邦佐世居泰安，众心所属，遂署招抚使。以提控黄掴兀也

充总领，副之。此当先奏可，顾事势危迫，故辄授之 。”燕宁死而纲势孤矣。纲奏请移军于河南，诏百官议，御史大夫纥石烈胡失门以下皆曰 ：“金城汤池，非粟不守。东平孤城，四无应援，万一失之，则官吏兵民俱尽。宜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抹捻阿虎德奏曰 ：“车驾南迁，恃大河以为险。大河以东平为藩篱，今乃弃之，则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将为主，将以心为主，蒙古纲既欲弃之，决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选将士之愿守者擢用之，别遣官为行省，付以兵马铠仗，从宜规画军食 。”枢密院请用胡失门议，焚其楼橹廨舍而徙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决择，众议可者行之 。”枢密院颇采阿虎德议，许纲内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汉军五千人，行省邳州。元帅左监军王庭玉将余军屯黄陵冈，行元帅府事。于是，纲改兼静难军节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东事势去矣。

是岁六月，以归德、邳、宿、徐、泗乏军食，诏纲率所部就食睢州。纲奏 ：“宿州连年饥馑，加之重敛，百姓离散。镇防军遽征逋课，窘迫陵辱有甚于官，众不胜其酷，皆怀报复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苦其佃户，佃户愤怒，执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识缓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负并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征还，军人量增廪给，可也 。”诏议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经略司隶纲，令募勇敢，收复山东。

初，砀山首领数人，以减罢怀忿怨，诱胁余众作乱，引水环城以自固，构浮桥于河上，结红袄贼为援。同签枢密院事徒单牙剌哥会诸道兵讨之。纲云 ：“砀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东西二百里，大河分派其间，干滩泥淖，步骑俱不可行，惟宜轻舟往来。可选锐卒数千与水军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断浮梁，绝红袄之援。募胆勇有口辩者，持牒密谕之以离间其党，与臣已遣三人入贼中。复分兵屯要害，别以三百人巡逻。乞赐

空名告身，从便迁赏 。”枢密院奏 ：“已委监军王庭玉驻归德、宁陵备之矣。仍令牙剌哥水陆并进，先行招诱，不从，乃合击之。其空名告身，宜从所请，以责成功 。”

无何，砀山贼夜袭永城县，行军副总领高琬、万户麻吉击走之，杀伤及溺死者甚众，夺其所俘掠而还。诏纲并力讨之。纲遣降人陈松持牒招李全，全缚松将斩之，已而但黥其面遣还。纲奏 ：“全有归国意，严实、张林亦可招之 。”此谓益都张林也。诏拟实一品官职，封国公，仍世袭。全阶正三品、职正二品。林山东西路宣抚使兼知益都府事，与全皆赐田百顷。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职，赐银二十五两，事成迁五品。会纲遇害而止。

纲御下严，信赏必罚，邳州军不乐属纲。八月辛未朔，邳州从宜经略使纳合六哥、都统金山颜俊率沂州军士百余人晨入行省，杀纲及僚属于省署，遂据州反。枢密院奏请出空名宣敕，设重赏招诱。丞相高汝砺曰 ：“悬重赏募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得已，下诏罪纲，以抚谕六哥。六哥遣人送纲尸及虎符牌印，终不肯出。乃升经略司为元帅府，加六哥泗州防御使，权元帅左监军，副使乌古论老汉加邳州刺史，权右监军。顷之，邳州卒逃归，诣总帅牙吾塔言，六哥已结李全为助。遣总领孛术鲁留住等毁其桥梁，攻破承安、青阳寨，留兵戍守。六哥惶惧，乃言待李全兵入邳州，诱而杀之 ，以图报效。宣宗曰 ：“李全岂无心者，六哥能诱而杀之，殆诈耳。”十月壬辰，牙吾塔围邳州，急攻之。红袄贼高显等杀六哥，函首以献。诏加显三品官职，授世袭谋克，侯进四品，陈荣、邢进、边全、魏兴、孙仲皆五品，赏银有差。

必兰阿鲁带，贞祐初，累官宁化州刺史。二年，同知真定府事，权河北、大名宣抚副使。三年，保全赞皇，加遥授安武

军节度使，改昭义军节度使、充宣抚副使。阅月，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节度、宣抚如故。遣都统奥屯喜哥复取威州及获鹿县。既而诏择义军为三等，阿鲁带奏：“自去岁初置帅府，已按阅本军，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屡试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顾其家，心一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其处，不相谙委矣。国家粮储常患不继，岂容侥冒其间？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势方殷，分别如此，彼居中下，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且义军率皆农民，已散归田亩，趋时力作，征集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诏许之。阿鲁带缮完州县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迁徙其民，依险为栅以备缓急。

泽州旧隶昭义军，近年改隶孟州，阿鲁带奏：“泽州城郭坚完，器械具备，若屯兵数千，臣能保守之。今闻议迁于青莲寺山寨，距州既远，地形狭隘，所容无几。一旦有急，所保者少，所遣者多，徒弃名城以失太行之险，则沁南、昭义不通问矣。”诏泽州复隶昭义军。

是岁，潼关失守，阿鲁带趋备蓝田、商州，乃陈河北利害，略曰：“今忻、代撤戍，太原帅府众才数千，平阳行省兵亦不多，河东、河北之势，全恃潞州，潞州兵强，则国家基本渐可复立。臣已将兵离境，乞复置潞州帅府。”阿鲁带行次渑池，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败绩，逃匿不知所在。阿鲁带亦被创，收集溃卒，卧渑池。诏还潞州。

兴定元年，改签枢密院事。数月，以元帅左监军兼山东路统军使，知益都府事。未几，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益都。阿鲁带复立潞州，最有功，识辽州刺史郭文振，举以为将。既而去潞州，张开代领其众，与郭文振不相得，文振渐不能守矣。

赞曰：贞祐之时，仆散安贞定山东，仆散端镇陕西，胥鼎

控制河东，侯挚经营赵、魏，其措注施设有可观者。故田琢抚青、齐，完颜弼保东平，必兰阿鲁带守上党，皆向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砺固位，西启夏衅，南挑宋兵。宣宗道谋是用，煦煦以为慈，皦皦以为明，孑孑以为强。既而潼关破毁，崤、渑丧败，汴州城门不启连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为自守计，缮御寨以祈逃死。然后田琢走益都而青、齐裂，蒙古纲去东平而兖、鲁蹙，仆散安贞死而南伐无功。虽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无足言者矣。

卷一百三　列传第四十一

完颜仲元　完颜阿邻　完颜霆　乌古论长寿　完颜佐　石抹仲温　乌古论礼　蒲察阿里　奥屯襄　完颜蒲剌都　夹谷石里哥　术甲臣嘉　纥石烈桓端　完颜阿里不孙　完颜铁哥　纳兰胡鲁剌

完颜仲元，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李雄募兵，仲元与完颜阿邻俱应募，数有功。贞祐三年，与阿邻俱累功至节度。仲元为永定军节度使，赐姓完颜氏。仲元在当时兵最强，号“花帽军”，人呼为“郭大相公”，以与阿邻相别。顷之，兼本路宣抚使。八月，遥授知河间府事。数月，改知济南府事，权山东东路宣抚副使。

贞祐四年，山东乏粮，仲元军三万欲于黄河之侧或陕右分屯，上书乞补京官，且言恢复河朔之策，当诣阙面陈。诏曰：“卿兄弟鸠集义旅，所在立功，忠义之诚，皎然可见。朕以参政侯挚与卿素厚，命于彼中行省，应悉朕心。卿求入见，其意固嘉，东平方危，正赖卿等相为声援，俟兵势稍缓，即徙军附河屯驻，此时卿来，盖未晚也。尚思戮力，朕不汝忘。”未几，改河北宣抚副使。

仲元部将李霆等积功至刺史、提控，仲元奏赐金牌，霆等皆为名将，功名与仲元相埒。仲元屡有功，以本职为从宜招抚使，计约从坦等军图恢复。诏以仲元军猥多，差为三等，上等备征伐，中下给戍守，懦弱者皆罢去。红袄贼千余人据涟水县，仲元遣提控娄室率兵击破之，斩首数百，败祝春，擒郭伟，余

众奔溃，遂复涟水县。仲元兼单州经略使，娄室迁两阶，升职一等。未几，仲元遥授知归德府事。

是岁十月，徙军卢氏，改商州经略使，权元帅右都监。诏曰：“商、虢、潼关，实相连属，卿思为万全之计。”未几，潼关失守，仲元军趋商、虢，复至嵩、汝，皆弗及。仲元上书曰：“去年六月，臣尝请于朝廷，乞选名将督诸军，臣得推锋，身先士卒，粮储不继，竟不果行。今将坐甲待敌，则师老财殚，日就困弊。”其大概欲伐西夏以张兵势。又曰：“陕西一路，最为重地，潼关、禁坑及商州诸隘，俱当预备。向者中都，居庸最为要害，乃由小岭、紫荆绕出，我军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关。可选精兵分地戍之。”其后乃置秦、蓝守御，及用兵西夏矣。

兴定元年，复为单州经略使，败宋人二千于龟山，复败步骑千余于盱眙，败红袄于白里港，获老幼万余人，皆纵遣之。宋人围海州，仲元军高桥，令提控完颜阿邻领骑绕出其后夹击之。宋兵解去。赐金带，优诏奖谕。红袄贼陷曹马城，剽掠徐、单之间。提控高琬等分兵击之，俘生口二千。三年，仲元奏：“州城既固，积粮二十万石，集乡义军万余人，并闲训练，足以守御，乞以所部渡河。”诏屯宿州，与右都监纥石烈德同行帅府事。仲元有足疾，满百日，诏曰：“卿处置机务，抚存将士，出兵使李辛可也。”四年，兼保静军节度使，寻为劝农使。五年，为镇南节度使。

元光元年，知凤翔府事。凤翔被围，左监军石盏合喜来济军。仲元让合喜总兵事。合喜曰：“公素得众心，不必以官位见让。”仲元请身先士卒，谕诸将士曰：“凡有奇功者，即承制超擢。”及危急乃辄注四品以下。颜盏虾蟆力战功最，辄授通远军节度使。围解，奏请擅除拜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许之。

迁元帅右监军，授河北东路洮委必剌猛安，赐金五十两、重币十五端、通犀带，优诏褒谕。正大间，为兵部尚书，皇太后卫尉，卒。仲元为将，沈毅有谋，南渡后最称名将云。

完颜阿邻，本姓郭氏，以功俱赐姓完颜。大安中，李雄募兵，阿邻与完颜仲元等俱应募，数有功。宣宗即位，迁通州防御使。宣宗迁汴，阿邻改同知河间府事兼清州防御使，将所部兵驻清、沧，控扼山东。迁横海军节度使，赐以国姓。阿邻与山东路宣抚副使颜盏天泽不相能，诏阿邻当与天泽共济国事，无执偏见，妄分彼此。寻改泰定军节度使、山东西路宣抚使。是时，仲元亦积功劳，知济南府，赐姓完颜，与阿邻俱加从宜招抚使，诏书奖谕，且令计约涿州刺史从坦等军恢复中都。于是，仲元、阿邻部兵猥多，诏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备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罢去，量给地以赡其家。阿邻所部“黄鹤袖军“驻鱼台者，桀骜不法，掠平民，劫商旅，道路不通，有司乞徙于滕州。诏阿邻就处置之。顷之，破红袄贼郝定于泗水县柘沟村，生擒郝定，送京师斩之。

近制，赐本朝姓者，凡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以上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以上赐止其家。阿邻既赐姓，以兄守楫及从父兄弟为请。宰臣奏阿邻功止赐一家，宣宗特诏许之。至是仲元上奏曰：“臣顷在军旅，才立微功，遽蒙天恩，赐之国姓，非臣杀身所能仰报。族兄徐州讥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监三喜、前解州盐管勾添章、守兴平县监酒添福犹姓郭氏。念臣与僧喜等昔同一家，今为两族，完颜阿邻与臣同功，皇恩所加并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不许。改辉州经略使。

阿邻有众万五千，诏分五千隶东平行省，其众泣诉云：“我曹以国家多难，奋义相从，捐田宅，离亲戚，转战至此，誓

同立功，偕还乡里。今将分配他军，心实艰苦。乞以全军分驻怀、卫、辉州之间，捍蔽大河，惟受阿邻节制 。”阿邻亦不欲分之，因以为请。宰臣奏 ：“若遂听之，非唯东平失备，他将仿效，皆不可使矣 。”宣宗以为然。加遥授知河南府事，应援陕西。阿邻将兵八千，西赴至潼关，闻京兆已被围，游骑至华州，陕西行院欲令阿邻驻军商、虢，拒东向之路。阿邻上奏：“臣本援陕西，遇难而止，岂人臣之节？夫自古用兵，步骑相参，乃可以得志。今乃各有所属，临难不救，互分彼此。今臣所统皆步卒，愿赐马军千人，则京兆之围不足解矣 。”宣宗谓皇太子曰 ：“阿邻赴难不回，固善矣。而军势单弱，且驻内地以观事变，并以虢州兵五千付之，使乘隙而进，卿以此意谕之也 。”

兴定元年，迁元帅右都监，出秦州伐宋。宋统制吴筠守阜角角又作郊堡，城三重，据山之巅。阿邻分兵绝其汲路，克其外城，再克其次城。宋兵纵火而出，阿邻以骑兵邀之，遣步卒袭其后，宋兵败，生获吴筠及将校二百人，马数百匹，粮万石及兵甲衣袄。复败宋兵于裴家庄六谷中，斩五百级，坠涧死者甚众。又败之于寒山岭、龙门关、大石渡，得粟二千余石。复败之于稍子岭，斩首二千余级，生擒百人。是时三月，宿麦方滋，阿邻留兵守之。已而宋兵大至，金兵败，阿邻战没。赠金紫光禄大夫、西京留守。

完颜霆，本姓李氏，中都宝坻人。粗知书，善骑射，轻财好施，得乡曲之誉。贞祐初，县人共推霆为四乡部头。霆招集离散，纠合义兵，众赖以安。招抚司奏其事，迁两官。霆与弟云率众数千巡逻固安、永清间，遥授宝坻县丞，充义军都统。刘璋说霆使出降，霆缚送经略司。迁三阶，摄宝坻令，升都提控，遥授同知通州军州事。

中都食尽，霆遣军分护清、沧河路，召募贾船通饷道。遥授同知清州防御事，从河北路宣抚使完颜仲元保清、沧。遥授通州刺史、河北东路行军提控，佩金牌。旧制，宣抚副使乃佩金牌，仲元奏：“臣军三万，管军官三人，皆至五品，乞各赐金牌。”廷议霆辈忠勇绝人，遂与之。改大名路提控，复取玉田、三河、香河三县。徙屯滨、棣、淄，留副将孙江守沧州。江以沧州降于王楫，而江将兵围观州。霆乃诈作书与孙江，约同取沧州者。王楫得其书，果疑孙江与霆有谋，召江还，杀之。霆乃定观州而还。进官三阶，充滨、棣行军都提控。未几，遥授同知益都府事，加宣差都提控，迁棣州防御使，赐姓完颜氏，屯海州。俄权单州经略司事，充宣差总领都提控。

兴定元年，泰安、滕、兖土寇蜂起，东平行省侯挚遣霆率兵讨之，降石花五、夏全余党二万人，老幼五万口，充权海州经略副使。红袄贼于忙兒寇海州，霆击走之。二年，宋高太尉兵三万驻朐山。霆军乏粮，采野菜麦苗杂食之。宋兵栅朐山，下隔湖港，霆作港中暗桥，遣万户胡仲珪、副统刘斌率死士由暗桥登山，霆率兵四千人趋山下，约以昏时举火为期，上下夹击，宋兵大败，坠涧溺水死者不可胜计，斩高太尉、彭元帅于阵，余众溃去。迁安化军节度使，经略副使如故。以其子为符宝典书。逾月，宋兵复至，霆逆战，驻兵城外。夜半，宋人乘虚逾城而入。经略使阿不罕奴失剌率兵扼战，都统温迪罕五兒、副统蒲察永成、蒲察只鲁身先士卒，杀二百余人，城赖以完。诏五兒等各迁两阶。

四年，改集庆军节度使，兼同知归德府事。五年，改定国军节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擢其子为护卫。元光元年，陕西行省白撒奏：“京兆南山密迩宋境，官民迁避其间者，无虑百万人。可遣官镇抚，庶几不生他变。”宣宗以为然。十月，霆

以本官为安抚使，守同知归德府惟宏、大司农丞郭皓为副使，分护百姓之迁南山者。元光二年，卒。

乌古论长寿，临洮府第五将突门族人也。本姓包氏，袭父永本族都管。泰和伐宋，充绯翮翅军千户，取褷川寨及祐州、宕昌、辛城子，以功进官二阶。贞祐初，夏人攻会州，统军使署征行万户，升副统，与夏人战于窄土峡，先登陷阵，赏银五十两。战东关堡，以功署都统，兼充安定、定西、保川、西宁军马都弹压。诏录前后功，遥授同知陇州防御事，世袭本族都巡检。三年，赐今姓。攻兰州程陈僧，为先锋都统。夏人围监洮，扼渭源堡，内外不通。统军司募人侦候临洮消息，长寿应募，馘二人，擒一人，问得临洮及夏兵事势。以劳迁宣武将军，遥授通远军节度副使。招降诸蕃族及熟羊寨秦州逋亡者。复迁怀远大将军，升提控。兴定元年，夏人大入陇西，长寿拒战，迁平凉府治中，兼节度副使，充宣差巩州规措官。顷之，遥授同知凤翔府事，兼同知通远军节度事，提控如故。

兴定二年，迁同知临洮府事。与提控洮州刺史纳兰记僧分兵伐宋。长寿由盐川镇进兵，宋人守戍者走保马头山，合诸部族兵来拒。长寿击败之，复破其援兵四千于荔川寨。即趋宕昌县。破宋兵二千于八斜谷，拔宕昌县，进攻西和州，先败其州兵。明日，木波兵三千与宋兵合，依川为阵，长寿奋击，宋兵入保城，坚壁不复出，长寿乃还。凡斩馘八千，获马二百余、牛羊三万，器械军实甚多。纳兰记僧出洮州铁城堡，屡败宋人，完军而还。诏赏凤翔、秦、巩伐宋将士，长寿遥授陇安军节度使，同知通远军、提控如故。顷之，长寿升总领都提控，改通远军节度使。

夏人攻定西，是时弟世显已降夏人，夏人执世显至定西城下，谓长寿曰：“若不速降，即杀汝弟。”长寿不顾，奋战。

夏兵退，加荣禄大夫，赐金二十五两、重币三端。世显既降，二子公政、重寿当缘坐。宣宗嘉长寿守定西功，释公政兄弟，有司廪给之。诏长寿曰：“汝久在戎行，尽忠国事。世显之降，必不得已，汝永念国恩，益思自效。”未几，夏人复攻会州，行元帅府事石盏合喜发兵救未至，夏人移兵临洮，长寿伏精兵五千于定西险要间，败夏兵三万骑，杀千余人，获马数百。夏人已破西宁，乃犯定西，长寿击却之，斩首三百级。既而三万骑复至，攻城甚急。长寿乘城拒战，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数千，被创者众，乃解去。是岁卒。

完颜佐，本姓梁氏，初为武清县巡检。完颜咬住，本姓李氏，为柳口镇巡检。久之，以佐为都统，咬住副之，戍直沽寨。贞祐二年，飐军遣张晖等三人来招佐，佐执之。翌日，刘永昌率众二十人持文书来，署其年曰天赐，佐掷之，麾众执永昌，及晖等并斩之。宣宗嘉其功，迁佐奉国上将军，遥授德州防御使，咬住镇国上将军，遥授同知河间府事，皆赐姓完颜氏。诏曰：“自今有忠义如是者，并一体迁授。”

赞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汉以来乃有赐姓。宣宗假以赏一时之功，郭仲元、郭阿邻以功皆赐国姓。女奚烈资禄、乌古论长寿皆封疆之臣而赐以他姓。贞祐以后，赐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贵则贵，用之贱则贱，使人计功而得国姓，则以其贵者反贱矣。完颜霆、完颜佐皆赐国姓者，并附于此。

石抹仲温，本名老斡，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充护卫十人长、太子仆正，除同知武宁军节度使事、宿直将军、器物局使。坐前在武宁造马鞍亏直，章宗原之，改左卫将军，迁左副点检。坐征契丹逗遛，降蔡州防御使。复召为左副点检，迁知临洮府事。泰和伐宋，青宜可内附，进爵二级，赐银二百五十两、重币十端。诏曰：“青宜可之来，乃汝管内，与有劳焉。比与青

宜可相合，其间诸事量宜而行 。”顷之，诸道进兵，仲温以陇右步骑五千出盐川。八年，罢兵，改知河中府。崇庆初，迁陕西统军使。贞祐二年，宋人攻秦州，促温率兵败之。寻充本路安抚使，改镇南军节度使。致仕。兴定三年，卒。

乌古论礼，本名六斤，益都猛安人。充习骑，累擢近侍局直长，转本局副使、左卫副将军。坐受沁南军节度使兖王永成名马玉带，杖一百，削官解职。起为蒲速碗群牧副使，改武库署令、宿直将军，复为左卫副将军、顺州刺史，累迁武宁军节度。泰和伐宋，为山东路兵马都统副使兼副统军、安化军节度。八年，宋人请盟，罢兵马都统官，仍以节度兼副统军。大安三年，改知归德府兼河南副统军，历知河南府。至宁初，改知太原府事。贞祐二年，兼河东北路安抚使。三年，充本路宣抚使，顷之，兼左副元帅。四年，太原被围，未几围解，进官二阶。兴定三年，卒。

蒲察阿里，兴州路人。以廕补官，充护卫十人长、武器署令，转宿直将军，迁右卫副将军。宋兵犯分道铺，驰驿赴边，伺其入，以伏兵掩之。改提点器物局。泰和伐宋，从右副元帅匡为副统，攻宜城县，取之。八年，以功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大安元年，同知南京留守事，徙寿州防御使，迁兴平军节度使。崇庆初，迁元帅右都监，明年，转左都监。时都城被围，道路梗塞，阿里由太原至真定，率师赴援，抵中山，不克进。贞祐二年，移驻大名。征河南镇防军图再举，众既惮于行，而阿里遇之有厚薄，军变，遇害，众因逃散。宣宗诏元帅左都监完颜弼安集其军，赦首恶以下，河南统军司更加抚谕。

奥屯襄，本名添寿，上京路人。大定十年，袭猛安。丞相襄举通练边事，授崇义军节度副使，改乌古里颇详稳，召为都水少监、石州刺史。未几，为平南荡江将军，以功升寿州防御

使，迁河南路副统军兼同知归德府事、昌武军节度使，仍兼副统军。崇庆改元，为元帅左都监，救西京，至墨谷口，一军尽殪，襄仅以身免，坐是除名。明年，授上京兵马使。宣宗即位，擢辽东路宣抚副使。未几，改速频路节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为元帅右都监，行元帅府事于北京。五月，改留守，兼前职，俄迁宣抚使兼留守。

十一月，诏谕襄及辽东路宣抚使蒲鲜万奴、宣差蒲察五斤曰：“上京、辽东，国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协力尽公，以徇国家之急。及详来奏，乃大不然，朕将何赖。自今每事同心，并力备御，机会一失，悔之何及！且师克在和，善钧从众，尚惩前过，以图后功。”三年正月，襄为北京宣差提控完颜习烈所害。未几，习烈复为其下所杀，诏曲赦北京。

完颜蒲剌都，西南路按出灰必剌罕猛安人。充护卫，除泰定军节度副使。以忧去官，起复唐古部族节度副使，徙安国军，移陡详稳，累官原州刺史。坐买部内马亏直，夺官一阶，降北京兵马都指挥使、宁远军刺史，历同知临洮府、西京留守事。崇庆元年，迁震武军节度，备御有功，迁一官。贞祐初，置东西面经略司，就充西面经略使，上言：“管内大和岭诸隘屯兵，控制边要。行元帅府辄分臣兵万二千戍真定，余众不足守御，近日复简精锐二千七百人以往。今见兵不满万，老羸者十七八。臣死固不足惜，顾国家之事不可不虑，新设经略移文西京、太原、河东取军马，大数并称非臣所统。”诏真定元帅府还其精锐二千七百人。西京、太原、岚州有警急，约为应援。州郡皆不欲属经略司，遂罢经略官，入为签枢密院事，改左副点检。四年，迁兵部尚书，兴定元年，致仕。四年，卒。

夹谷石里哥，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进士，泰州防御判

官，补尚书省令史，历临潢、婆速路都总管判官，累除刑部主事，改蓟州副提控，驻军大名。俄迁翰林待制，为宿州提控。与山东宣抚完颜弼攻大沫堌，贼众千余逆战，石里哥以骑兵击之，尽殪。提控没烈入自北门，遂擒刘二祖。以功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坐前在宿州掠良人为生口，当死，特诏决杖八十。徙洺州防御使、山东路副统军。坐不时进兵，往宿迁取妻子，解职。起为东平行军提控。兴定元年，破宋兵于宿州，以功遥授安化军节度使，移定海军，卒。

术甲臣嘉，北京路猛安人，袭父谋克。泰和伐宋，隶陕西完颜纲麾下。历通州、海州同知军州事。贞祐二年，除武器署丞。救集宁有功，迁河南统军判官、拱卫直副都指挥使、河南治中，遥领绥州刺史兼延安治中，就迁同知府事，改同知河间府事。兴定元年，行枢密院于寿州，由寿、泗渡淮伐宋。二年二月，破宋兵三千于渐湖滩，斩三百级。有诏蹂践宋境上，毋深入。臣嘉驻霍丘楂冈村，纵轻骑钞掠，焚毁积聚。获宋谍者张聪，知宋兵二千屯高柳桥，老幼甚众，其寨两城，环之以水。臣嘉遣张聪持牒招之，不从。先令水军径渡攻之。军士牛青操戈刺门卒，皆披靡散去，遂登陴，大军继之，夷其寨而还。遇宋兵数千于梅景村。臣嘉伏兵林间，以步卒诱致之，伏发，宋兵溃，追奔十余里，生擒其将阮世安等五人，获器仗甚众。七月，赏征南功，升职一等，迁元帅右都监，充陕西行省参议官。四年，兼金安军节度使。五年，改知延安府事，转左都监，驻兵京兆。元光元年，卒。

纥石烈桓端，西南路忽论宋割猛安人，袭兄银术可谋可。泰和伐宋，充行军万户，破宋兵二千于蔡州，加宣武将军。自寿州渡淮，败宋步骑一万五千于鹞子岭，遂克安丰军。军还，除同知怀远军节度事，权木典阶详稳。大安三年，西京行省选

充合扎万户，遥授同知清州防御事，改兴平军节度副使，遥授显德军节度副使，徙辽东路宣抚司都统。败移剌留哥万五千众于御河寨，夺车数千两，降万余人。加骠骑卫上将军，遥授同知顺天军节度事。

贞祐二年，为宣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马都总管，行府事。贞祐三年，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三月，万奴步骑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统温迪罕怕哥辇击却之。四月，复掠上京城，遣都统兀颜钵辖拒战。万奴别遣五千人攻望云驿，都统奥屯马和尚击之。都统夹谷合打破其众数千于三叉里。五月，都统温迪罕福寿攻万奴之众于大宁镇，拔其垒，其众歼焉。九月，万奴众九千人出宜风及汤池，桓端率兵与战，其众溃去，因招奄吉斡、都麻浑、宾哥、出台、答爱、颜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邻十一猛安复来附，择其丁男补军，攻城邑之未下者。贞祐四年，桓端遣王汝弼由海道奏事，宣宗嘉其功，桓端迁辽海军节度使、同知行府事，宣差提控如故。婆速路温甲海世袭猛安、权同知府事温迪罕哥不霭迁显德军节度使，兼婆速府治中。权判官、前修起居注裴满按带迁两阶，升二等。王汝弼迁四阶，升四等。余将士有功者，诏辽东宣抚承制迁赏。是岁，改邳州刺史，充徐州界都提控。

红袄贼数万攻邳州，桓端破之于黄山。贼复来，桓端薄其营，走保北山，追击败之，溺沂水死者甚众。贼数万围沂州，同知防御事仆散撒合突围出求救，桓端率兵赴之。撒合还入沂州，与桓端内外夹击之，杀万余人，贼乃去。枢密副使仆散安贞上其功，因奏曰：“桓端天资忠实，深有计画，晓习军事，撒合勇而有谋，皆得军民心，乞加擢用。”桓端进金紫光禄大夫，兼同知武宁军节度事，提控如故。召为劝农副使，充都提

控，屯陈州。

兴定元年，自新息渡淮伐宋，破中渡店，至定城，以少击众，战不留行。未几，充宣差参议官，复渡淮，连破宋兵，获其将沈俊，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宋人城守不出，分兵攻其山寨水堡，杀获甚众。兴定二年，迁镇南军节度使，权元帅右都监。数月，改武卫军都指挥使，仍权右都监，行元帅府于息州。

徐州行枢密院石盏女鲁欢刚愎自用，诏桓端以本官权签枢密院事，往代之。四年冬，上言：“窃闻宋人与李全将并力来攻，当预为之防。”枢密院奏可，召桓端与朝臣面议。寻有疾，赐太医御药。五年正月，召至京师，疾病不能入见，力疾草奏，大略以南北皆用兵，当豫防其患，及防河数策。无何，卒，年四十五。敕有司给丧事。

完颜阿里不孙，字彦成，曷懒路泰申必剌猛安人。明昌五年进士，调易州、忻州军事判官、安丰县令。补尚书省令史，除兴平军节度副使，应奉翰林文字，转修撰，充元帅左监军纥石烈执中经历官。执中围楚州，纵兵大掠，坐不谏正，决杖五十。大安初，改户部员外郎、钧州刺史。执中行枢密院于西京，复以为经历官。改威州刺史。贞祐初，累迁国子祭酒，历越王、濮王傅，改同知平阳府事，兼本路宣抚副使。召为兵部侍郎，迁翰林侍讲学士。改陕西路宣抚副使，迁元帅左都监。改河平军节度使、河北西路宣抚副使。改御史中丞、辽东宣抚副使。再阅月，权右副元帅、参知政事、辽东路行尚书省事，赐御衣、厩马、安山甲。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奏其功，赐金百两、绢百匹。

兴定元年，真拜参知政事，权右副元帅，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承制除拜刺史以下。不协。是时，蒲鲜万奴据辽东，侵掠婆速之境，高丽畏其强，助粮八万石。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辽东兵势愈弱，五斤留江山守肇州，江山亦颇怀去

就。及上京宣抚使蒲察移剌都改陕西行省参议官，而伯德胡土遂有异志。宣抚使海奴不迎制使，坐而受诏，阿里不孙械系之。顷之，阿里不孙辄矫制大赦诸道，众乃稍安，而请罪于朝。

初，留哥据广宁，知广宁府事温迪罕青狗居盖州，妻子留广宁，与伯德胡土约为兄弟。青狗兵隶阿里不孙，内猜忌不协，蒲察移剌都尝奏青狗无隶阿里不孙。宣宗乃召青狗，青狗不受诏，阿里不孙杀之。胡土乃怨阿里不孙。既而胡土率众伐高丽，乃以兵戕杀阿里不孙。权左都监纳坦裕与监军温迪罕哥不霭、遥授东平判官参议军事郭澍谋诛胡土，未敢发，会上京留守蒲察五斤遣副留守夹谷爱答、左右司员外郎抹捻独鲁诣裕计事。裕以谋告二人，二人许诺，遂召胡土至帐中杀之。阿里不孙已死，朝廷始得矫赦奏疏，诏有司奖谕。未几，闻阿里不孙死于乱，诏赠平章政事、芮国公。纳合裕真授左都监，哥不霭进一阶，爱答、独鲁、郭澍迁官升职有差。

阿里不孙宽厚爱人，敏于吏事，能治剧要，识者以为用之未尽云。

完颜铁哥，性淳直，体貌雄伟，粗通书。年二十四，袭父速频路曷懒合打猛安。授广威将军。御下惠爱。察廉，除临海军节度副使，改底剌瓞详稳。丞相襄行省于北京，铁哥为先锋万户，有功。丁母忧，服除，迁同知武胜军节度使事，充右副元帅完颜匡副统，号平南荡江将军。攻光化军，王统制以步骑出东门逆战，铁哥击却之，拔鹿角，夺门以入，遂克之。进攻襄阳，为前驱，获生口，知江渡可涉处，阴植标以识之。大军至，铁哥导之济，屡战皆捷，以劳进官两阶。匡围德安，铁哥总领攻城，筑垒于德安南凤凰台，并城作甬道，立鹅车，对楼攻之，击走张统制兵。时暑，还屯邓州。兵罢，进官两阶，迁同知临潢府事，改西南路副招讨、宿州防御使。贞祐二年，枢

密使徒单度移剌以铁哥充都统，入卫中都。迁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

蒲鲜万奴在咸平，忌铁哥兵强，牒取所部骑兵二千，又召泰州军三千及户口迁咸平。铁哥察其有异志，不遣。宣抚使承充召铁哥赴上京，命伐蒲与路。既还，适万奴代承充为宣抚使，摭前不发军罪，下狱被害。谥勇毅。

纳兰胡鲁剌，大名路怕鲁欢猛安人。性淳直，寡言笑，好读书，博通今古。承安二年，进士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被诏括牛于临潢、上京等路。丞相襄有田在肇州，家奴匿牛不以实闻，即械系正其罪而尽括之。于是豪民皆惧，无敢匿者。使还，襄称其能。居父丧尽礼，御史举其清节。服除，转修撰。平章政事仆散端举廉能有文采，迁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从伐宋。以劳加朝请大夫，改礼部员外郎、曹州刺史。豪民仆散扫合立私渡于定陶间，逃兵盗劫，皆籍为囊橐，累政莫敢问。胡鲁剌捕治之，穷竟其党，阖郡肃然。改沃州。改南京路按察副使。贞佑二年，改泗州防御使。召为吏部侍郎，迁绛阳军节度使，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是时兵兴，胡鲁剌完城郭，缮器械，料丁壮为乡兵。延问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备御之策。盐米储偫，劝富民出粟，郡赖以完。赐诏褒谕，加资善大夫，官其次子吾申。改权经略使，被召，以疾不能行，卒于绛州。

赞曰：泰和、贞祐，其间相去五年耳，故将遗老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将皆斥外矣。高汝砺任职，旧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实疏之。故石抹仲温以下，以见当时之将校焉。

卷一百四　列传第四十二

纳坦谋嘉　邹谷　高霖　孟奎　乌林答与　郭俣　温迪罕达王扩　移剌福僧　奥屯忠孝　蒲察思忠　纥石烈胡失门　完颜宇　斡勒合打　蒲察移剌都

纳坦谋嘉，上京路牙塔懒猛安人。初习策论进士，大定二十六年，选入东宫，教郓王琮、瀛王瑰读书。以终场举人试补上京提刑司书史，以廉能著称。承安元年，契丹陀锁寇掠韩州、信州，提刑司问诸书史谁入奏者，皆难之，谋嘉请行。五年，特赐同进士出身，调东京教授、汤池主簿、太学助教。丁母忧，服阕，累除翰林修撰，兼修起居注、监察御史。贞祐初，迁吏部员外郎、翰林待制、侍御史。完颜宇举谋嘉才行，志在匡国，可预军政。充元帅府经历官。中都被围，食且尽，胥鼎奏："京师官民能赡足贫民者，计所赡迁官，皆先给据。"谋嘉不受据而去。中都危急，谋嘉曰："帅臣统数万众，不能出城一战，何如自缚请降邪？"宣宗议迁都，谋嘉曰："不可。河南地狭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当选诸王分镇辽东，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听。顷之，除唐州刺史。入为太常少卿兼左拾遗，迁郑州防御使。改左谕德，转少詹事，摄御史中丞，未几，摄太子詹事。兴定元年，潼关失守，迁河南统军使兼昌武军节度使，摄签枢密院事，行院许州，汰去冗食军士二千余人。上书谏伐宋，不听。三年，降颍州防御使。有告宋人将袭颍州者，已而宋兵果至，谋嘉有备，乃引去。有司上功，不及告者，谋嘉请而赏之。四年，召为翰林侍讲学士兼兵部侍

郎，同修国史。五年卒。

邹谷，字应仲，密州诸城人。中大定十三年进士第，累官沈王府文学。尚书省奏拟大理司直，上曰：“司直争论情法，折正疑难，谷非所长也。”宰臣曰：“谷有吏才，陕西、河南访察及定课皆称职。”上以谷为同知曹州军州事。召为刑部主事，转北京、临潢提刑判官，入为大理寺丞。尚书省点差接送伴宋国使官，令史周昂具数员呈请。左司都事李炳乘醉见之，怒曰：“吾口举两人即是，安用许为？”命左右揽昂衣欲杖之，会左司官召昂去乃已，詈诸令史为奴畜。明日语权令史李秉钧曰：“吾岂惟箠骂，汝进退去留，亦皆在我！”群吏将陈诉，会官劾奏，事下大理寺议，差接送伴官事当奏闻，炳谓口举两人，当科违制。谷曰：“口举两人，一时之言，当杖赎。揽昂衣欲加杖，当决三十，”上曰：“李炳读书人,何乃至是？”宰臣对曰：“李炳疾恶，众人不能容耳。”上曰：“炳诚过矣，告者未必是也。”乃从谷议。历济南、彰德府治中，吏部郎中，河东按察副使，沂州防御使。历定海、泰宁军节度使。泰和六年，致仕。贞祐初卒。

高霖，字子约，东平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符离主簿。察廉，迁泗水令，再调安国军节度判官。以父忧还乡里，教授生徒，恆数百人。服除，为绛阳军节度判官。用荐举，召为国史院编修官。建言：“黄河所以为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适逢隘狭，故致湍决。按《水经》当疏其厄塞，行所无事。今若开鸡爪河以杀其势，可免数埽之劳。凡卷埽工物，皆取于民，大为时病。乞并河堤广树榆柳，数年之后，堤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渐省。”朝廷从之。迁应奉翰林文字兼前职，改监察御史。丁母忧，起复太常博士。改都水监丞，签陕西路按察司事，体访官员能否，仍赴阙待对。时南征调发繁急，民稍稽滞，

有司皆坐失误军期罪。霖言其枉，悉出之。授都水少监。大安初，为耀州刺史。三年，迁河北东路按察副使，改韩王傅，兼韩林直学士。崇庆初，改工部侍郎兼直学士。至宁元年八月，霖奉储偫迎宣宗至新城，敕霖南迎诸妃。既至，赐钱千贯，迁官三阶。贞祐二年，除河平军节度使兼都水监。霖请城宜村为卫州以护北门，上从之。入为兵部尚书，知大兴府事，俄权参知政事，与右丞相承晖行省于中都。寻改中都留守，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平章政事抹捻尽忠弃中都南奔，霖与子义杰率其徒夜出，不能进，谓义杰曰：“汝可求生，吾死于此矣。”霖死，义杰伏群尸中以免。赠翰林学士承旨，令立碑乡里，岁时致祭，访其子孙录用，谥文简。

孟奎，字元秀，辽阳人也。大定二十一年进士，调黎阳主簿。丁母忧，服阕，调淄州军事判官，迁汲县令。察廉，改定兴令。补尚书省令史，从参知政事马琪塞澶渊决河，改中都左警巡使。平章政事完颜守贞礼接士大夫在其门者，号“冷岩十俊”，奎其一也。改都转运司支度判官、上京等路提刑判官。初，辽东契丹判余里也尝杀驿使大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辄系之狱，奎按囚速频路谳而出之，既而果获其杀司直者。迁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置行枢密院于镇宁，充宣差规措所官给军用。改签河东南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言三事，其一曰亲民之寄，“今吏部之选颇轻，使武夫计资而得，权归胥吏。每县宜参用士人，使纪纲其事。”未几，改曹州刺史，再调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旱，诏审录中都路冤狱，多平反。大安初，除博州防御使，凡属县事应赴州者，不得泊于逆旅，以防吏奸，人便之。改山东东西路安抚副使，迁北京、临潢等路按察转运使，以本官为行六部侍郎。劾奏监军完颜讹出虚造功状，讹出坐免官。诏以奎为宣差都提控。贞祐初，以疾卒，

谥庄肃。

乌林答与，本名合住，大名路纳邻必剌猛安人。充奉职、奉御、尚食局直长，兼顿舍。除监察御史，累官武胜军节度使、北京按察转运使、太子詹事、武卫军都指挥使。贞祐二年，知东平府事，权宣抚副使。改西安军节度使，入为兵部尚书。上言：“按察转运司拘榷钱谷，纠弹非违，此平时之治法。今四方兵动，民心未定，军士动见刻削，乞权罢按察及劝农使。”又曰：“东平屯兵万余，可运滨盐易粮刍给之。”又曰：“潼关及黄河津要，将校皆出卒伍，类庸懦不可用。乞选材武者代之。”又曰：“兖、曹、濮、浚诸郡皆可屯重兵，敕州县官劝民力穑，至於防秋，则清野保城。”下尚书省，竟不施行。新制科买军器材物稽缓者并的决，与奏：“有司必督责趣办，民将不堪，可量罚月俸。”从之。坐前在陕州市物亏直，降郑州防御使。寻召为拱卫直都指挥使，复为兵部尚书。兴定三年，卒。

郭俣，字伯有，泽州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调长子主簿、莱州观察判官、莱阳县令，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司直。丁母忧，起复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台举俣及前应奉翰林文字张楫、吏部主事王质、刑部主事抹捻居中、通事舍人完颜合住、弘文校理把扫合、吏部架阁管勾乌古论和尚、尚书省令史温迪罕思敬皆才干可用。诏各升一等，迁除俣平阳府治中、张楫国子博士、王质昭义军节度副使、抹捻居中大理司直、完颜合住侍仪司令、把扫合同知弘文院事、乌古论和尚利涉军节度副使、温迪罕思敬同知定武军节度事。久之，俣召为同知登闻鼓院兼秘书丞，迁礼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真定府事。上言：“每季合注巡尉官，吏、刑两部斟酌盗贼多寡处选注。”诏议行之。改中都、西京按察副使，迁国子祭酒。泰和

六年，伐宋，充宣差山东安抚副使。七年，迁山东宣抚副使。大安元年，迁辽东按察转运使，改中都路都转运使、泰定军节度使、陕西东路按察转运使。贞祐三年，罢按察司，仍充本路转运使，行六部尚书。改河北西路转运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温迪罕达，字子达，本名谋古鲁，盖州按春猛安人。性敦厚，寡言笑。初举进士，廷试搜阅官易达藐小，谓之曰：“汝欲求作官邪？”达曰：“取人以才学，不以年貌。”众咸异之。明昌五年，中第，调固安主簿。以忧去官，服除，调信州判官。丞相襄辟行省幕府。改顺州刺史，补尚书省令史，除南京警巡使。居父丧，是时伐宋兵兴，起复，给事行尚书省。大安初，迁德兴府判官，再迁监察御史。宣宗迁汴，以本职护送卫士妻子。复被诏运大名粟，由御河抵通州，事集，迁一官，转户部员外郎、左司郎中。遇继母忧，起复太常少卿，充陕西元帅府经历官。

兴定元年，召还，摄侍御史，上疏论伐宋，略曰：“天时向暑，士马不利，宜俟秋凉，无不可者。”又曰：“辽东兴王之地，移剌都不能守，走还南京。度今之势，可令濮王守纯行省盖州，驻兵合思罕，以系一方之心。昔祖宗封建诸王，错峙相维，以定大业。今乃委诸疏外，非计也。”宣宗曰：“一子非所爱，但幼不更事，讵能办此？”逾月，复上言：“天下轻重，系于宰相，迩来每令权摄，甚无谓也。今之将帅，谋者不能战，战者不能谋。今岂无其人，但用之未尽耳。”宣宗曰：“人才难知，故先试其称否，卿何患焉。所谓用之未尽者为谁？”对曰：“陕西统军使把胡鲁忠直干略，知延安府古里甲石伦深沉有谋，能得士心，虽有微过，不足以累大。”宰相高琪、高汝励恶其言。俄充陕州行枢密院参议官。二年，召为户部侍

郎。改刑部，兼左司谏，同知集贤院。改大理卿，兼越王傅。寻迁河南统军使、昌武军节度使，行六部，摄同签枢密院，行院许州。改集庆军节度使。

是时，东方荐饥，达上疏曰：“亳州户旧六万，今存者无十一，何以为州？且今调发数倍于旧，乞量为减免。”是岁大水，砀山下邑野无居民，转运司方忧兵食，达谩闻二县无主稻田且万顷，收可数万斛，即具奏。朝迁大骇，诏户部尚书高夔佩虎符专治其事，所获无几，夔坐累抵罪。达自念失奏，因感愧发病，寻卒。

王扩，字充之，中山永平人。明昌五年进士，调邓州录事，润色律令文字。迁怀安令。猾吏张执中诬败二令，扩到官，执中挈家避去。改徐州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同知德州防御使事。被诏赈贷山东西路饥民，棣州尤甚，扩辄限数外给之。

泰和伐宋，山东盗贼起，被安抚使张万公牒提控督捕。扩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举止不常，捕讯，果历城大盗也。众以为有神。再迁监察御史，被诏详谳冤狱。是时，凡斗杀奏决者，章宗辄减死，由是中外断狱，皆以出罪为贤。扩谓同辈曰：“生者既谳，地下之冤云何！”是时，置三司治财，扩上书曰：“大定间，曹望之为户部，财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今三司职掌，皆户部旧式，其官乃户部之旧官，其吏亦户部之旧吏，何愚于户部而智于三司乎？”既而三司亦竟罢。张炜职办西北路粮草者数年，失亡多，尚书省奏扩考按，会炜亦举王谦自代，王谦发其奸蠹，扩按之无所假借。炜旧与扩厚，使人诿扩曰：“君不念同舍邪？”扩曰：“既奉诏，安得顾故人哉！”

大安中，同知横海军节度事，签河东北路按察事。贞祐二年，上书陈河东守御策，大概谓：“分军守隘，兵散而不成军。聚之隘内，军合则势重。馈饷一途，以逸待劳，以主待客，此

上策也 。”又曰 ：“军校猥众，分例过优，万户一员，其费可给兵士三十人。本路三从宜，万户二百余员，十羊九牧，类例可知。乞以千人为一军，择望重者一人万户，两猛安、四谋克足以教阅约束矣，岂不简易而省费哉 。”又曰 ：“按察兼转运，本欲假纠劾之权，以检括钱谷。迩来军兴，粮道军府得而制之。今太原、代、岚三军皆其州府长官，如令通掌资储，则弊立革，按察之职举矣 。”又曰 ：“数免租税，科籴益繁，民不为恩，徒增廪给，教练无法，军不足用 。”书奏，不见省。

迁汴后，召为户部侍郎，迁南京路转运使。太府监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扩诘问。扩奏曰 ：“官无羊，皆取于民，今民心未安，宜崇节俭。廷议肥瘠纷纷，非所以示圣德也 。”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阅尚食物，谓扩曰 ：“圣主焦劳万机，赖膳羞以安养，臣子宜尽心 。”扩曰 ：“此自食监事，何劳宰相 !”高琪默然，衔之。有司夺市人衣，以给往戍潼关军士，京师大扰。扩白宰相，请三日造之。高琪怒不从。潼关已破，大元兵至近郊，遣扩行六部事，规办潼关刍粮。偕户部员外郎张好礼往商、虢，过中牟，不可进。高琪奏扩畏避，下吏论死。宣宗薄其责，削两阶，杖七十，张好礼削三阶，杖六十。降为遥授陇州防御使，行六部侍郎，规办秦、巩军食。逾月，权陕西东路转运使，行六部尚书。致仕。兴定三年，卒，谥刚毅。扩博学多才，梗直不容物，以是不振于时云。

移剌福僧，东北路乌连苦河猛安人。以廕补吏部令史，转枢密院，调滕州军事判官，历甄官署直长、豳王府司马、顺义军节度副使。部内世袭猛安木吞掠民妇女，藏之窟室，人颇闻之，无敢发其罪者。福僧请于节度使，愿自效，既迹得其所在，率众入索之，得妇女四十三人，木吞抵罪。徙横海军，转同知开远军节度事，签北京、临潢按察事，兴中治中，莫州刺史。

上言：“沿边军官私役军人，边防不治，及扰动等事，按察司专一体究，各路宣差提控严勒禁治。”诏尚书省行之。

大安初，改沃州，同知兴中府事。福僧督民缮治城郭，浚濠为御守备，百姓颇怨。顷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战其北，使备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备乃解去。寻改广宁。崇庆元年秋，福僧被牒如邻郡，大兵薄城，其子铜和尚率家奴拒战，广宁赖之以完。福僧还，悉放奴为良，终不言子之功，识者多之。未几，充辽东宣抚副使。岁大饥，福僧出沿海仓粟，先赈其民，而后奏之，优诏奖谕。至宁元年，除巩王傅兼吏部郎中。胡沙虎作难，福僧称疾不出。宣宗封胡沙虎泽王，百官皆贺，福僧不往，胡沙虎欲摭而罪之。诏除福僧寿州防御使。贞祐三年，迁山东西路按察转运使。是岁按察司罢，仍充转运使。久之，致仕。

兴定二年十一月庚辰，宣宗御登贤门，召致仕官，兵部尚书完颜蒲剌都、户部尚书萧贡、刑部尚书仆散伟、工部尚书奥屯扎里吉、翰林学士完颜孛迭、转运使福僧、河东北路转运使赵重福、沁南军节度使猪奋、镇南军节度使石抹仲温、泰定军节度使李元辅、中卫尉完颜奴婢、原州刺史纥石烈孛吉赐食，访问时政得失。福僧乃上书曰：“为今之计，惟先招徕陡人。选择陡人旧有宿望雄辨者，谕以恩信，彼若内附，然后中都可复，辽东可通。今西北多虞，而南鄙不敢撤戍，刍粮调度，仰给河南，赋役频繁，民力疲弊。宜开宋人讲和之端，抚定河朔，养兵蓄锐，策之上也。”又曰：“山东残破，群盗满野，官军既少，且无骑兵。若宋人资以粮饷，假以官爵，为患愈大。当选才干官充宣差招捕，以恩赏谕使复业。募其壮悍为兵，亦致胜之一也。”又曰：“自承安用兵，军中设监战官，论议之间，动相矛盾，不惩其失，反以为法。若辈平居，皆选材勇自卫，

一旦有急，驱疲懦出战，宁不败事？罢之为便 。”书奏，朝廷略施用焉。元光元年卒。

赞曰：宣宗急于求贤，而使小人间之；悦于直言，而使邪说乱之。贞祐、兴定之间，岂无其人哉。虽故直言蔽于所惑，群才诎于见忌耳。自纳坦谋嘉以下，可考见焉。

奥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幼孤，事母孝。中大定二十二年进士科，调蒲州司候，察廉，迁一官，除校书郎兼太子司经。三迁礼部员外郎。迁翰林待制，权户部侍郎，佐参知政事胥持国治决河，以劳进一阶。除河平军节度使，兼都水监，遂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鸡爪、孙家港，复开东明、南阳冈、马蹄、孙村诸河。忠孝常曰 ：“ 河之为患，不免劳民。复垒石为岸十余里，民不胜其病矣 。”改沁南军，坐前在卫州勾集妨农军借民钱不令偿，由是贫富不相假贷，军民不相安，降宁海州刺史。改滑州，历同知南京留守，迁定国军节度使，复为沁南军。入为太子少傅兼礼部尚书。

贞祐初，议降卫绍王，忠孝与蒲察思忠附胡沙虎议，语在思忠传。顷之，拜参知政事。中都围急，粮运道绝，诏忠孝搜括民间积粟，存两月食用，悉令输官，酬以银钞或僧道戒牒。是时，知大兴府事胥鼎计画军食，奏许人纳粟买官，鼎已籍者，忠孝再括之，令百姓两输，欲为己功。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疏论之曰 ：“ 民食止存两月，而又夺之，使当绝食，不独归咎有司，而亦怨朝廷之不察也 。”宣宗善行信言，命近臣与忠孝同审取焉。谓忠孝曰 ：“ 国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从民便可也 。”顷之，行信复奏曰 ：“ 参政奥屯忠孝平生矫伪不近人情，急于功名，诡异要誉，惨刻害物，忍而不恤。勾当河防，河朔居民不胜其病。军负民钱，抑不令偿。东海欲用胡沙虎，举朝皆曰不可，忠孝独力荐。及胡沙虎作难，忠孝自谓有功。诏议

东海爵号，忠孝请籍没其子孙，及论特末也则云不当籍没，其偏党不公如此。无事之时，犹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乃使此人与政，如社稷何！”宣宗曰：“朕初即位，当以礼进退大臣，卿语其亲知，讽之求去可也。”行信以语右司郎中把胡鲁，把胡鲁以宣宗意白忠孝，忠孝埙然不听。顷之，罢为太子太保，出知济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寻薨，年七十，谥惠敏。

蒲察思忠，本名畏也，隆安路合懒合兀主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文德、漷阴主簿，国子助教，应奉翰林文字，太学博士，累迁涿州刺史，吏部郎中，迁潞王傅。被诏与翰林侍读学士张行简讨论武成王庙配等列，思忠奏曰：“伏见武成王庙配享诸将，不以世代为先。后按唐祀典，李靖、李勣居吴起、乐毅上。圣朝太祖以二千之众，破百万之师，太宗克宋，成此帝业，秦王宗翰、宋王宗望、娄室、谷神与前代之将，各以功德间列可也。”思忠论多矫饰，不尽录，录其颇有理者云。迁大理卿，兼左司谏，同修国史。

泰和六年，平章政事仆散揆宣抚河南，诏以备御攻守之法，集百官议于尚书省。廷臣尚多异议，思忠曰：“宋人攻围城邑，动至数千，不得为小寇。但当选择贤将，宜攻宜守，临时制变，无不可者。”上以为然。顷之，迁翰林侍讲学士兼左谏议大夫，大理卿、同修国史如故。再阅月，兼知审官院正职，外兼四职自思忠始。宋人请和。赐银五十两、重彩十端。丁母忧，起复侍讲学士，兼谏议、修史、知审官院，转侍读，兼兵部侍郎。

贞祐初，胡沙虎请废卫绍王为庶人，思忠与奥屯忠孝阿附胡沙虎，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位以私己乎！”宣宗不从。顷之，迁太子太保兼侍读、修国史。二年春，享于太庙，思忠摄太尉，醉殴礼直官，御史台劾奏，降秘书监兼同修国史。顷之，迁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卒。

纥石烈胡失门，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除中都路支度判官，调河北东路都勾判官，累官翰林直学士、大理卿、右谏议大夫。兴定二年，伐宋，充元帅左都监纥石烈牙吾塔参议官。牙吾塔至楚州，不待行省仆散安贞节制，辄进兵。宋人坚壁不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复。安贞劾奏之，牙吾塔坐不奉诏约，胡失门不矫正，特诏原之。改同知彰德府事。五迁吏部尚书。五年，拜御史大夫。元光元年，兼大司农。二年，薨，宣宗辍朝，百官致奠。

完颜宇，本名讹出，西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累调河东北路提刑司知事，改同知辽州军州事，召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南京路转运副使。丁父忧，起复太府监丞，改吏部员外郎。大安初，除知登闻检院，累迁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兼侍御史。贞祐初，议卫绍王事，语在《卫绍王纪》。

中都围急，诏于东华门置招贤所，内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闾阎细民，往往炫鬻求售。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为大言，以诸葛亮为不知兵，宇荐于朝。诏署行军都统，募市井无赖为兵，教阅进退跳掷，大概似童戏。其阵法大书“古今相对”四字于旗上，作黄布袍、缁巾、镳牌各三十六事，牛头响环六十四枚，欲以怖敌而走之，大率皆诞妄。因与其众出城，杀百姓之樵采者以为功。贾耐兒者，本歧路小说人，俚语诙嘲以取衣食，制运粮车千两。是时材木甚艰，所费浩大，观者皆窃笑之。草泽李栋在卫绍王时尝事司天监李天惠，依附天文，假托占卜，趋走贵臣，俱为司天官。栋尝密奏白气贯紫微，主京师兵乱，幸不贯彻，得不成祸。既而高琪杀胡沙虎，宣宗愈益信之。

左谏议大夫张行信奏曰：“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参预机

务，甚无谓也。司天之官，占见天象，据经陈奏，使人主饬已修政，转祸为福。如有天象，乞令诸监官公同陈奏，所见或异，则各以状闻，不宜偏听也 。”上召行信与宇面计守信事，复与近侍就决于高琪。高琪言守信不可用，上乃以行信之言为然。

顷之，宇迁礼部侍郎，改东京副留守、陇州防御使，迁安化军节度使，兼山东路统军副使。兴定元年四月，诏宇以本官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和辑苗道润、移剌铁哥军事，语在道润传。十二月，密州破，宇为乱军所杀。

斡勒合打，盖州本得山猛安人。以廕补官，充亲军，调山阴尉。县当兵冲，合打率土豪官兵身先行阵。贞祐初，以功迁本县令。县升为忠州，合打充刺史。州被兵久，耕桑俱废，诏徙其民于太和岭南。合打遥授同知太原府事，仍领其众。俄以本官遥授彰国军节度使，权河东北路宣抚副使，督粮饷往代州。合打不欲行，因与宣抚使完颜伯嘉争辨。合打恐伯嘉奏闻，乃先奏伯嘉辱己。御史台廉得其事，未及奏，伯嘉、合打皆改迁。合打改武宁军节度使。数月，召为劝农使。久之，为金安军节度使。兴定元年，复为劝农使，历知河间府，权元帅右都监，行元帅府事，驻兵蔡、息间。权同签枢密院事，守河清，改知归德府事。合打屡守边要，无他将略，虽未尝败北，亦无大功。元光元年，卒。

蒲察移剌都，东京猛安人。父吾迭，太子太傅致仕。移剌都勇健多力，充护卫十人长，调同知秦州防御使事、武卫军钤辖，以忧去官。起复武器署令。从军，兵溃被执。贞祐二年，与降兵万余人俱脱归。迁隆安府治中，赐银百两，重币六端，遥授信州刺史。有功，迁蒲与路节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进三阶，改知隆安府事。逾年，充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再阅月，就拜尚书右丞。移剌都与上京行省蒲察五斤争

权，及卖隆安战马，擅造银牌，睚眦杀人，已而矫称宣召，弃隆安赴南京，宣宗皆释不问。除知河南府事，俄改元帅左监军，权左副元帅，充陕西行省参议官。无何，兼陕西路统军使。兴定二年四月，改签枢密院事，权右副元帅，行枢密院于邓州。御史台奏移剌都在军中，买沙覆道，盗用官银，矫制收禁书，指斥銮舆，使亲军守门，护卫押宿，拟前后卫仗，婢妾效内人妆饰等数事。诏吏部尚书阿不罕斜不失鞫之，坐是诛。

赞曰：读《金史》，至张行信论奥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与有为也如此！夫进退宰执，岂无其道也哉！语其亲知，讽之求去，岂礼邪？是故奥屯忠孝、蒲察思忠之党比，纥石烈胡失门之疲众，完颜宇之轻信误国，斡勒合打之诋讼上官，于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岂小惩大诫之道哉！

卷一百五　列传第四十三

程寀　任熊祥　孔璠子拯　范拱　张用直　刘枢　王翛
杨伯雄兄伯渊　萧贡　温迪罕缔达　张翰　任天宠

程寀，字公弼，燕之析津人。祖冀，仕辽广德军节度使。冀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号其家为“程一举”。冀次子四穆，辽崇义军节度使。寀，四穆之季子也。自幼如成人。及冠，笃学，中进士甲科，累迁殿中丞。天辅七年，太祖入燕，授尚书都官员外郎、锦州安昌令，累加起居郎，为史馆修撰，以从军有劳，加少府少监。熙宗时，历翰林待制，兼右谏议大夫。寀上疏言事，其略曰：“殿前点检司，古殿岩环卫之任，所以肃禁御，尊天子、备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从天子观时畋之礼。比见陛下校猎，凡羽卫从臣，无贵贱皆得执弓矢驰逐，而圣驾崎岖沙砾之地，加之林木丛郁，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独不知车驾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骑来报，皇帝从数骑已至行在。窃惟古天子出入警跸，清道而行。至于楚畋云梦，汉猎长杨，皆大陈兵卫，以备非常。陛下膺祖宗付托之重，奈何独与数骑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无斥候，后无羽卫，甚非肃禁御之意也。臣愿陛下熟计之。后若复猎，当预戒有司，图上猎地，具其可否，然后下令清道而行。择冲要稍平之地，为驻跸之所，简忠义爪牙之士，统以亲信腹心之臣，警卫左右。俟其麋鹿既来，然后驰射。仍先遣搜阅林薮，明立标帜，为出入之驰道。不然，后恐贻宗朝社稷之忧。”

又曰：“臣伏读唐史，追尊高祖以下，谥号或加至十八字。

前宋大中祥符间亦加至十六字，亡辽因之，近陛下亦受‘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十字。臣窃谓人臣以归美报上为忠，天子以追崇祖考为孝。太祖武元皇帝受命开基，八年之间，奄有天下，功德茂盛，振古无前，止谥‘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将来？臣愿诏有司定议谥号，庶几上慰祖宗在天之灵，使耿光丕烈，传于无穷。”

又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无非事者。或省察风俗，或审理冤狱，或问民疾苦，以布宣德泽，皆巡狩之名也。国家肇兴，诚恐郡国新民，逐末弃本，习旧染之污，奢侈诈伪，或有不明之狱，僭滥之刑，或力役无时，四民失业。今銮辂省方，将宪古行事，臣愿天心洞照，委之长贰，厘正风俗，或置匭匣，以申冤枉，或遣使郡国，问民无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汉昭帝问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则和气通，天下丕平可坐而待也。

又曰：“臣闻，善医者不视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虽无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天下虽无事，不足矜也，纲纪而已矣。尚书省，天子喉舌之官，纲纪在焉。臣愿诏尚书省，戒励百官，各扬其职，以立纲纪。如吏部天官以进贤退不肖为任，诚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则纲纪理而民受其赐，前代兴替，未始不由此者。”

又曰：“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喾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嫔御有数。选求淑媛以充后宫，帝王之制也。然女无美恶，入宫见妒，陛下欲广嗣续，不可不知而告戒之。”

又曰：“臣伏见本朝富有四海，礼乐制度，莫不一新。宫禁之制，尚未严密，胥吏健卒之辈，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

淆混而无别。虽有阑入之法，久尚未行，甚非严禁卫、明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 。”

疏奏，上嘉纳之，于是始命有司议增上太祖尊谥。皇统八年十二月，由翰林侍讲学士为横海军节度使，移彰德军节度使。卒官，年六十二。宗刚直耿介，不谄奉权贵以希苟进，有古君子之风云。

任熊祥，字子仁。八代祖圜，为后唐宰相。圜孙睿，随石晋北迁，遂为燕人。熊祥登辽天庆八年进士第，为枢密院令史。太祖平燕，以其地畀宋，熊祥至汴，授武当丞。宋法，新附官不厘务，熊祥言于郡守杨皙曰 ：“ 既不与事，请止给半俸以养亲 。” 皙虽不许，而喜其廉。金人取均、房州，熊祥归朝，复为枢密院令史。时西京留守高庆裔摄院事，无敢忤其意者，熊祥未尝阿意事之。其后杜充、刘筈同知燕京行省，法制未一，日有异论，熊祥为折衷之。历深、磁州刺史，开封少尹，行台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天德初，为山东东路转运使，改镇西军节度使。是时，诏徐文、张弘信讨东海县，弘信逗遛，称疾不进，决杖二百。熊祥被诏为会试主文，以 “ 事不避难臣之职 ” 为赋题。及御试，熊祥复以 “ 赏罚之令信如四时 ” 为赋题，海陵大喜，以为翰林侍读学士。大定初，起为太子少师。时契丹贼窝斡窃号，北鄙用兵未息，上以为忧，诏公卿百官议所以招伐之宜。众皆异议，熊祥徐进曰 ：“ 陛下以劳民为忧，用兵为重，莫若以恩信招怀之 。” 上问 ：“ 孰可使者？ ” 对曰：“臣虽老 ，凭国威灵 ，尚堪一行 。” 上曰 ：“ 卿老矣 ，无烦为此 。” 七年，复致仕。熊祥事母以孝闻，母没时，熊祥年已七十，不食三日，人皆称之。卒于家。

孔璠，字文老，至圣文宣王四十九代孙，故宋朝奉郎袭封端友弟端操之子。齐阜昌三年补迪功郎，袭封衍圣公，主管祀

事。天会十五年，齐国废。熙宗即位，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天眷三年，诏求孔子后，加璠承奉郎，袭封衍圣公，奉祀事。是时，熙宗颇读《论语》、《尚书》、《春秋左氏传》及诸史、《通历》、《唐律》，乙夜乃罢。皇统元年三月戊午，上谒奠孔子庙，北面再拜，顾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大凡为善，不可不勉。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万世高仰如此。”皇统三年，璠卒。子拯袭封，加文林郎。

拯字元济。天德二年，定袭封衍圣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岁立国子监，久之，加拯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弟总袭封，加文林郎。

总字元会。大定二十年，召总至京师，欲与之官。尚书省奏：“总主先圣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阙。”上曰：“然。”乃授曲阜县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袭封，加文林郎。

元措字梦得。三年四月诏曰：“衍圣公视四品，阶止八品，不称。可超迁中议大夫，永著于令。”四年八月丁未，章宗行释奠礼，北面再拜，亲王、百官、六学生员陪位。承安二年正月，诏元措兼曲阜县令，仍世袭。元措历事宣宗、哀宗，后归大元终焉。

四十八代端甫者，明昌初，学士党怀英荐其年德俱高，读书乐道，该通古学。召至京师，特赐王泽榜及第，除将仕郎、小学教授，以主簿半俸致仕。

范拱，字清叔，济南人。九岁能属文，深于《易》学。宋末登进士第，调广济军曹，权邦彦辟为书记，摄学事。刘豫镇东平，拱撰谒庙文，豫奇之，深加赏识。拱献《六箴》。

齐国建，累擢中书舍人。上《初政录》十五篇：一曰《得民》，二曰《命将》，三曰《简礼》，四曰《纳谏》，五曰《远图》，

六曰《治乱》，七曰《举贤》，八曰《守令》，九曰《延问》，十曰《畏慎》，十一曰《节祥瑞》十二曰《戒雷同》，十三曰《用人》，十四曰《御将》，十五曰《御军 》。豫纳其说而不能尽用也。久之，权尚书右丞，进左丞，兼门下侍郎。

豫以什一税民，名为古法，其实裒敛，而刑法严急，吏夤缘为暴。民久罹兵革，益穷困，陷罪者众，境内苦之。右丞相张孝纯及拱兄侍郎巽，极言其弊，请仍因履亩之法，豫不从。巽坐贬官，自是无复敢言者。拱曰 ：“ 吾言之则为党兄，不言则百姓困弊。吾执政也，宁为百姓言之 。” 乃上疏，其大略以为 “ 国家惩亡宋重敛弊，什一税民，本务优恤，官吏奉行太急，驱民犯禁，非长久计也 ”。豫虽未即从，而亦不加谴 。拱令刑部条上诸路以税抵罪者凡千余人，豫见其多，乃更为五等税法，民犹以为重也。

齐废，梁王宗弼领行台省事，拱为官属。宗弼访求百姓利病，拱以减税为请，宗弼从之，减旧三分之一，民始苏息。拱慎许可，而推毂士，李南、张辅、刘长言皆拱荐也。长言自汝州郏城酒监擢省郎，人不知其所以进，拱亦不自言也。以久病乞近郡，除淄州刺史。皇统四年，以疾求退，以通议大夫致仕。斋居读书，罕对妻子。

世宗在济南闻其名。大定初，拱上封事。七年，召赴阙，除太常卿。议郊祀。或有言前代都长安及汴、洛，以太、华等山列为五岳，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 。寺僚取《崧高 》疏 “ 周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 ”。拱以为非是，议略曰 ：“ 轩辕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尝据所都而改岳祀也 。” 后遂不改。拱尝言 ：“ 礼官当守礼，法官当守法，若汉张释之可谓能守法矣 。” 故其议论确然不可移夺。九年，复致仕，卒于家，年七十四。

张用直，临潢人。少以学行称。辽王宗干闻之，延置门下，海陵与其兄充皆从之学。天眷二年，以教宗子赐进士及第，除礼部郎中。皇统四年，为宣徽判官，历横海军节度副使，改宁州刺史。海陵即位，召为签书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尝谓用直曰：“朕虽不能博通经史，亦粗有所闻，皆卿平昔辅导之力。太子方就学，宜善导之。朕父子并受卿学，亦儒者之荣也。”为贺宋国正旦使，卒于汴。海陵深悼惜之，遣使迎护其丧，官给道途费。丧至，亲临奠，赐钱千万。其养子始七岁，特授武义将军。

刘枢，字居中，通州三河人。少以良家子从军，屯河间。同辈皆骑射，独枢刻意经史。登天眷二年进士，调唐山主簿。改飞狐令，蔚州刺史恃功贪污无所顾忌，属邑皆厌苦之，枢一无所应，乃摭以他事系狱，将致之死。郡人有怜枢者，导枢脱走，诉于朝。会廉察使至，守倅而下皆抵罪废，独枢治状入优等，躐迁奉直大夫。张浩营建燕京宫室，选枢分治工役。迁尚书刑部员外郎，鞫治太原尹徒单阿里出虎反状，旬日狱具。转工部郎中，进本部侍郎。正隆末，从军还自江上。大定初，与左司郎中王蔚、右司员外郎王全俱出补外，枢为南京路转运使事。初，世宗欲复用枢等，御史台奏：“枢等在正隆时皆以巧进，败法蠹政，人多怨嫉之。”上以枢等颇干济，犹用之，戒之曰：“能悛心改过，必加升擢。不然，则斥汝等矣。”是时，阿勒根彦忠为南京都转运使，不闲吏事，故用枢以佐之。迁山东路转运使，改中都路转运使。大定四年，卒于官。

王翛，字翛然，涿州人也。登皇统二年进士第，由尚书省令史除同知霸州事。累迁刑部员外郎。坐请嘱故人奸罪，杖四十，降授泰定军节度副使。四迁大兴府治中，授户部侍郎。世宗谓宰臣曰：“王翛前为外官，闻有刚直名。今闻专务出罪为

阴德，事多非理从轻。又巧幸偷安，若果刚直，则当忘身以为国，履正以无偏，何必卖法以徼福耶？”寻命赈济密云等三十六县猛安人户，冒请粟三万余石，为尚书省奏夺官一阶，出为同知北京留守事。上曰：“人多言王翛能官，以朕观之，凡事不肯尽力，直一老奸耳。”二十四年，迁辽东路转运使。岁余，改显德军节度使。以前任转运使拽辱仓使王祺致死，追两官解职，敕杖七十，降授郑州防御使。

章宗即位，擢同知大兴府事。审录官奏，翛前任显德洁廉刚直，军吏敛迹，无讼狱。迁礼部尚书，兼大理卿。使宋还，会改葬太师广平郡王徒单贞。贞，章宗母孝懿皇后父也。帝欲用前代故事，班剑、鼓吹、羽葆等仪卫。宰臣以贞与弑熙宗诛死，意难之。于是诏下礼官议。翛言：“晋葬丞相王导，给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唐以来，大驾卤簿有班剑，其王公以下卤簿并无班剑，兼羽葆非臣下所宜用，国朝葬大臣亦无之。”上先知唐葬大臣李靖等皆用班剑、羽葆，怒曰：“典故所无，固可从，然用之亦不过礼。”一日，诏翛及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张暐诣殿门，谕之曰：“朝廷之事，汝谏官、礼官即当辩析。且小民言可采，朕尚从之，况卿等乎？自今议事，毋但附合尚书省。”

明昌二年，改知大兴府事。时僧徒多游贵戚门，翛恶之，乃禁僧午后不得出寺。尝一僧犯禁，皇姑大长公主为请，翛曰：“奉主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师肃然。后坐故出人罪，复削官解职。明年，特授定海军节度使。谕旨曰：“卿赋性太刚，率意行事，乃自陷于刑。若殿年降叙，念卿入仕久，颇有执持，故特起于罪谪之中，授以见职。且彼岁歉民饥，盗贼多，须用旧人镇抚，庶得安治。勉昼乃心，以图后效。”未几，表乞致仕。上曰：“翛能干者，得力为多。”不

许。复申请，从之。泰和七年，卒，年七十五。

翛性刚严，临事果决，吏民惮其威，虽豪右不敢犯。承安间，知大兴府事阙，诏谕宰臣曰：“可选极有风力如王翛辈者用之。”其为上所知如此。

杨伯雄，字希云，真定藁城人。八世祖彦稠，后唐清泰中为定州兵马使。后随晋主北迁，遂居临潢。父丘行，太子左卫率府率。

伯雄登皇统二年进士，海陵留守中京，丘行在幕府，伯雄来省视，海陵见之，深加器重。久之，调韩州军事判官。有二盗诈称贾贩，逆旅主人见欺，至州署陈诉，实欲劫取伯雄。伯雄心觉其诈，执而诘之，并获其党十余人，一郡骇服。迁应奉翰林文字。是时，海陵执政，自以旧知伯雄，属之使时时至其第，伯雄诺之而不往也。他日海陵怪问之，对曰：“君子受知于人当以礼进，附丽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

海陵篡立，数月，迁右补阙，改修起居注。海陵锐于求治，讲论每至夜分。尝问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贵？”对曰：“贵静。”海陵默然。明日，复谓曰：“我迁诸部猛安分屯边戍，前夕之对，岂指是为非静邪？”对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维，长策也。所谓静者，乃不扰之耳。”乙夜，复问鬼神事。伯雄进曰：“汉文帝召见贾生，夜半前席，不问百姓而问鬼神，后世颇讥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计，鬼神之事，未之学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释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书，记人死复生，或问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历，白日所为，暮夜书之，不可书者是不可为也。”海陵为之改容。夏日，海陵登瑞云楼纳凉，命伯雄赋诗，其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郁到，清凉会与万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语不忘规戒，为人臣当如是矣。

“再迁兵部员外郎。丁父忧，起复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迁直学士，再迁右谏议大夫，兼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

皇子慎思阿不薨，伯雄坐与同直者窃议被责，语在《海陵诸子传》。海陵议征江南，伯雄奏：“晋武平吴，皆命将帅，何劳亲总戎律？”不听。乃落起居注，不复召见。大定初，除大兴少尹，丁母忧。显宗为皇太子，迁东宫官属，张浩荐伯雄，起复少詹事，兄子蟠为左赞善，言听谏从，时论荣之。集古太子贤不肖为书，号《瑶山往鉴》，进之。及进《羽猎》、《保成》等箴，皆见嘉纳。复为左谏议大夫、翰林直学士。会太子詹事阙，宰相复举伯雄。上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东宫亦须辅导。”遂以太子詹事兼谏议。

六年，上幸西京，欲因往凉陉避暑，伯雄率众谏官入谏。上曰：“朕徐思之。”伯雄言之不已，同列皆引退，久之乃起。是年，至凉陉，徼巡果有疏虞。上思伯雄之言，及还，迁礼部尚书，谓近臣曰：“群臣有干局者众矣，如伯雄忠实，皆莫及也。”上谓伯雄曰：“龙逄、比干皆以忠谏而死，使遇明君，岂有是哉！”伯雄对曰：“魏徵愿为良臣，正谓遇明君耳。”因顾谓宰相曰：“《书》曰：‘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朕与卿等共治天下，事有可否，即当面陈。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扬名之时，偷安自便，徼幸一时，如后世何？”群臣皆称万岁。

十二年，改沁南军节度使，召为翰林学士承旨。丞相石琚致仕，上问：“谁可代卿者？”琚对曰：“伯雄可。”时论以琚举得其人。复权詹事，伯雄知无不言，匡救弘多。后宫僚有诡随者，人必称杨詹事以愧之。除定武军节度使，改平阳尹。先是，张浩治平阳，有惠政，及伯雄为尹，百姓称之，曰：“前有张，后有杨。”徙河中尹。卒，年六十五。谥庄献。弟伯杰、伯仁，族兄伯渊。

伯渊字宗之。父丘文，辽中书舍人。伯渊早孤，事母以孝闻，疏财好施，喜收古书。天会初，以名家子补尚书省令史。十四年，赐进士第，历吏、礼二部主事、御前承应文字，秩满，除同知永定军节度使事。召为司计郎中。知平定军，用廉，迁平州路转运使。知泰安军，有惠政，百姓刻石纪其事。四迁山东东路转运使。正隆末，群盗蜂起，州郡往往罹害，独济南赖伯渊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于家。

萧贡，字真卿，京兆咸阳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调镇戎州判官，泾阳令，泾州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旧例，试补两月，乃补用。贡至数日，执政以为能，即用之。擢监察御史。提刑司奏泾州有美政，迁北京转运副使。亲老，归养。左丞董师中、右丞杨伯通荐其文学，除翰林修撰。上书论：“比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识、操履，巧于案牍，不涉吏议者为工。用人不务因才授官，惟泥资叙。名器不务慎与，人多侥幸。守令不务才实，民罹其害。伏望擢真才以振浇俗，核功能以理职业，慎名器以抑侥幸，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后政化可行，百事可举矣。”诏词臣作《唐用董重质诛郭谊得失论》，贡为第一，赐重币四端。贡论时政五弊，言路四难，词意切至，改治书侍御史。丁父忧，起复，改右司员外郎，寻转郎中，迁国子祭酒，兼太常少卿，与陈大任刊修《辽史》。改刑部侍郎，历同知大兴府事、德州防御使，三迁河东北路按察转运使。大安末，改彰德军节度事。坐兵兴不能守城，亡失百姓，降同知通远军节度使。未几，改静难军节度使，历河东北路、南京路转运使、御史中丞，户部尚书。南京戒严，坐乏军储，诏释不问。兴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谥文简。贡好学，读书至老不倦，有注《史记》一百卷。

温迪罕缔达，该习经史，以女直字出身，累官国史院编修

官。初，丞相希尹制女直字，设学校，使讹离剌等教之。其后学者渐盛，转习经史，故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皆由此致位宰相。缔达最号精深。大定十二年，诏缔达所教生员习作诗、策，若有文采，量才任使，其自愿从学者听。十三年，设女直进士科。是岁，徒单镒等二十七人登第。十五年，缔达迁著作佐郎，与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张克忠译解经书。累迁秘书丞。十九年，改左赞善，以母老求养。显宗使内直丞六斤谓缔达曰：“赞善，初未除此官，天子谓孤曰：‘朕得一出伦之才，学问该贯,当令辅汝德义。’既数日，赞善除此官。自谓亲炙德义，不胜其喜。未可去也，勿难于怀。”久之，转翰林待制，卒。明昌五年，赠翰林学士承旨，谥文成。

子二十，章宗即位，以为符宝典书，累官左谏议大夫。贞祐四年，上疏，略曰：“今边备未撤，征调不休，州县长吏不知爱养其民，督责征科，鞭笞逼迫，急于星火，文移重复，不胜其弊，宜敕有司务从简易。兵兴以来，忠臣烈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湮没无闻者甚众，乞遣史官一员，广为采访，以议褒嘉。”兴定元年，迁武胜军节度使，改吏部尚书，知开封府。坐纵军人家属出城，当杖，诏解职。四年，复知开封府，复坐以事嘱警巡使完颜金僧奴，降为郑州防御使。未几，复为知开封府事。

张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隰州军事判官。有诬昆弟三人为劫者，翰微行廉得其状，白于州释之。历东胜、义丰、会川令，补尚书省令史，除户部主事，迁监察御史。丁母忧，服阕，调山东路盐使。丁父忧，起复尚书省都事、户部员外郎。大安间，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承裕行省戍边，翰充左右司郎中，论议不相协。处置乖方，翰屡争之不见省。承裕就逮，卫绍王知翰尝有言，召见抚慰之。

改知登闻鼓院，兼前职，迁侍御史。贞祐初，为翰林直学士，充元帅府经历官。中都戒严，调度方殷，改户部侍郎。宣宗迁汴，翰规措扈从粮草至真定，上书言五事：“一曰强本。谓当裒兵徒、徙豪民，以实南京。二曰足用。谓当按蔡、汴旧渠以通漕运。三曰防乱。谓当就集义军假之官印，使相统摄，以安反侧。四曰省事。谓县邑不能自立者宜稍并之，既以省官，且易於备盗。五曰推恩。谓当推恩以示天子所在称幸之意。”上略施行之。翰雅有治剧才，所至辄办。迁河平军节度使、都水监、提控军马使，俄改户部尚书。是时，初至南京，庶事草略，翰经度区处，皆有条理。是岁卒，谥达义。

任天宠，字清叔，曹州定陶人也，明昌二年进士，调考城主簿，再迁威戎县令。县故堡寨，无文庙学舍，天宠以废署建。有兄弟讼田者，天宠谕以理义，委曲周至，皆感泣而去。调泰定军节度判官。丁父忧，服阕，调崇义军节度判官。补尚书省令史、右三部检法司正，迁监察御史。改右司都事，迁员外郎。改左司谏，转左司郎中，迁国子祭酒。贞祐初，转秘书监兼吏部侍郎，改中都路都转运使。时京师戒严，粮运艰阻，天宠悉力营办，曲尽劳瘁，出家赀以济饥者，全活甚众。监察御史高夔、刘元规举天宠二十人公勤明敏，有材干，可安集百姓。迁户部尚书。三年，中都不守，天宠继走南京，中道遇兵，死之。谥纯肃。

赞曰：程寀、任熊祥，辽之进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齐，太祖皆见礼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张用直，海陵父子并列旧学。刘枢之练达，王翛之强敏于事，杨伯雄之善讽谏、工辞藻，萧贡、温迪罕缔达之文艺适时，之数人者迭用于正隆、大定、明昌之间。张翰、任天宠之经理调度，宣宗南迁，犹赖其用焉。金源氏百余年所以培植人才而获其效者，于斯可概见矣。

卷一百六　列传第四十四

张暐　张行简　贾益谦　刘炳　术虎高琪　塔不也

张暐，字明仲，莒州日照县人。博学该通。登正隆五年进士。调陈留主簿、淄州酒税副使，课增羡，迁昌乐令。改永清令，补尚书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国子助教。丁父忧，服除，调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入为太常丞，兼左赞善大夫。章宗封原王，兼原王府文学。章宗册为皇太孙，复为左赞善，转左谕德，兼太常丞，充宋国报谕使。至盱眙，宋人请赴宴，暐曰：“大行在殡，未可。”及受赐，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礼。使还，迁太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礼部郎中，修起居注如故。迁右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

明昌二年，太傅徒单克宁薨，章宗欲亲为烧饭，是时，孝懿皇后梓宫在殡，暐奏：”仰惟圣慈，追念勋臣，恩礼隆厚，孰不感劝。太祖时享，尚且权停，若为大臣烧饭，礼有未安。今已降恩旨，圣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从典礼，则两全矣。“章宗从之。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罢，暐上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无虑数十百条。提刑之设，政之大者，若为浮议所摇，则内外无所取信。唐开元中，或请选择守令，停采访使，姚崇奏‘十道采访犹未尽得人，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守令皆称其职？’然则提刑之任，诚不可罢，择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国家之长策也。”因举汉刺史六条以奏。上曰：“卿言与朕意合。”

拜礼部尚书。孙即康鞫治镐王永中事，还奏，有诏复讯，

群臣举暐及兵部侍郎乌古论庆裔。上使参知政事马琪谕暐曰：“百官举阅实镐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亏损国法。”上因谓宰臣曰：“镐王视永蹈为轻。”马琪曰：“人臣无将。”由是永中之狱决矣。霍王从彝母早死，温妃石抹氏养之，明昌六年温妃薨，上问从彝丧服。暐奏：“慈母服齐衰三年，桐杖布冠，礼也。从彝近亲，至尊压降与臣下不同，乞于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绢巾，既葬止用素服终制，朝会从吉。”上从其奏。

承安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暐至内殿，问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给，俟他年可乎？”暐曰：“陛下即位于今八年，大礼未举，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宁，致斋之际，有不测奏报何如？”对曰：“岂可逆度而妨大礼。今河平岁丰，正其时也。”上复问曰：“僧道三年一试，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对曰：“此辈浮食，无益有损，不宜滋益也。”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皆贤君，其寿不永，虽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对曰：“三君矫枉太过。今不毁除、不崇奉，是为得中矣。”是岁，郊见上帝焉。

顷之，翰林修撰路铎论胥持国不可再用，因及董师中趋走持国及丞相襄之门，上曰：“张暐父子必不如是也。”三年，为御史大夫，恳辞，不许。明年，坐奏事不实，夺一官，解职。起为安武军节度使。致仕，例给半俸，久之，暐不复请，遂止。

暐自妻卒后不复娶，亦无姬侍，斋居与子行简讲论古今，诸孙课诵其侧，至夜分乃罢，以为常。历太常，礼部二十余年，最明古今礼学，家法为士族仪表。子行简、行信，行信自有传。

行简字敬甫。颖悟力学，淹贯经史。大定十九年进士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丁母忧，归葬益都，杜门读书，人莫见其面。服除，复任。章宗即位，转修撰，进读陈言文字，摄太常博士。夏国遣使陈慰，欲致祭大行灵殿。行简曰：“彼陈慰非专祭，

不可 。”廷议遣使横赐高丽，“ 比遣使报哀 ，彼以细故邀阻，且出嫚言，俟移问还报，横赐未晚 ”。徒单克宁韪其言 ，深器重之。转翰林修撰，与路伯达俱进读陈言文字，累迁礼部郎中。

司天台刘道用改进新历，诏学士院更定历名，行简奏乞复校测验，俟将来月食无差，然后赐名。诏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等复校。怀英等校定道用新历：明昌三年不置闰，即以闰月为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时刻不同。道用不会考验古今所记，比登事迹，辄以上进，不可用。道用当徒一年收赎，长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罢去。

群臣屡请上尊号，章宗不从，将下诏以示四方，行简奏曰：“往年饥民弃子 ，或丐以与人 ，其后诏书官为收赎 ，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识认，官亦断与之。自此以后，饥岁流离道路，人不肯收养，肆为捐瘠，饿死沟中。伏见近代御灾诏书，皆曰‘ 以后不得复取 ’今乞依此施行 。”上是其言，诏书中行之。久之，兼同修国史。改礼部侍郎、提点司天台，直学士，同修史如故。

行简言 ：“ 唐制，仆射、宰相上日，百官通班致贺，降阶答拜。国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师、三公、宰执以下须群官同班拜贺，皇太子立受再答拜。今尚书省宰执上日，分六品以下别为一班揖贺，宰执坐答揖，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廷揖，亦坐答之。臣谓身坐举手答揖，近于坐受也。宰执受贺，其礼乃重于皇太子，巩于义未安。别嫌明微，礼之大节，伏请宰执上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贺，宰执起立，依见三品官仪式通答揖 。”上曰 ：“ 此事何不早辨正之，如都省擅行，卿论之是矣 。”行简对曰 ：“ 礼部盖尝参酌古今典礼，拟定仪式，省廷不从，辄改以奏 。”下尚书省议，遂用之。宰执上日，三品以下群官通

班贺，起立答拜，自此始。

行简转对，因论典故之学，乞于太常博士之下置检阅官二员，通礼学资浅者使为之，积资乃迁博士。又曰：“今虽有《国朝集礼》至于食货、官职、兵刑沿革,未有成书,乞定会要，以示无穷。”承安五年，迁侍讲学士，同修史、提点司天如故。

泰和二年，为宋主生日副使。上召生日使完颜瑭戒之曰：“卿过界勿饮酒，每事听于行简。”谓行简曰：“宋人行礼，好事末节，苟有非是，皆须正之，旧例所有，不可不至。”上复曰：“颇闻前奉使者过淮，每至中流，即以分界争渡船，此殊非礼。卿自戒舟人，且语宋使曰：‘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丁宁谕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诏曰：“每奏事之际，须令张行简常在左右。”

五年，群臣复请上尊号，上不许，诏行简作批答，因问行简宋范祖禹作《唐鉴》论尊号事。行简对曰：“司马光亦尝谏尊号事，不若祖禹之词深至，以谓臣子生谥君父，颇似惨切。”上曰：“卿用祖禹意答之，仍曰太祖虽有尊号，太宗未尝受也。”行简乞不拘对偶，引祖禹以微见其意。从之。其文深雅，甚得代言之体。

改顺天军节度使。上谓行简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伪，卒难臆度，如何治之则可？”对曰：“臣奉行法令，不敢违失，狱讼之事，以情察之，钤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镇静为务，庶几万分之一。”上曰：“在任半岁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简到保州，上书曰：“比者括官田给军，既一定矣，有告欲别给者，辄从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实取之民以与之，夺彼与此，徒启争端。臣所管已拨深泽县地三百余顷，复告水占沙碱者三分之二，若悉从之，何时可定。臣谓当限以月日，不许再告为便。”下尚书省议，奏请：“如实有水

占河塌，不可耕种，本路及运司佐官按视，尚书省下按察司复同，然后改拨。若沙碱瘠薄，当准已拨为定 。”制曰 ：“可。

六年，召为礼部尚书，兼侍讲、同修国史。秘书监进《太一新历》，诏行简校之。七年 ，上遣中使冯贤童以实封御扎赐行简曰 ：“朕念镐、郑二王误干天常，自贻伊戚。藁葬郊野，多历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复前爵，备礼改葬，卿可详阅唐贞观追赠隐、巢，并前代故事，密封以闻 。”又曰 ：“欲使石古乃于威州择地营葬，岁时祭奠，兼命卫王诸子中立一人为郑王后，谨其祭祀。此事既行，理须降诏，卿草诏文大意，一就封进 。”行简乃具汉淮南厉王长、楚王英、唐隐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谯王重福故事为奏，并进诏草，遂施行焉。累迁太子太保、翰林学士承旨，尚书、修史如故。

贞祐初，转太子太傅，上书论议和事，其略曰 ：“东海郡候尝遣约和，较计细故，迁延不决。今都城危急，岂可拒绝。臣愿更留圣虑，包荒含垢，以救生灵。或如辽、宋相为敌国，岁奉币帛，或二三年以继。选忠实辨捷之人，往与议之，庶几有成，可以纾患 。”是时，百官议者，虽有异同，大概以和亲为主焉。庄献太子葬后，不置宫师官，升承旨为二品，以宠行简，兼职如故。

三年七月，朝廷备防秋兵械，令内外职官不以丁忧致仕，皆纳弓箭。行简上书曰 ：“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贫之家及中下监当，丁忧致仕，安有所谓如法军器。今绳以军期，补弊修坏，以求应命而已，与仓猝制造何以异哉。若于随州郡及猛安谋克人户拘括，择其佳者买之，不足则令职输所买之价，庶不扰而事可办 。”左丞相仆散端、平章政事高琪、尽忠、右丞贾益谦皆曰 ：“丁忧致仕者可以免此 。”权参政乌古论德升曰：“职官久享爵禄，军兴以来，曾无寸补，况事已行而复改，天

下何所取信 。”是议也，丁忧致仕官竟得免。是岁，卒，赠银青荣禄大夫，谥文正。

行简端悫慎密，为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礼部，典贡举终身，缙绅以为荣。与弟行信同居数十年，人无间言。所著文章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会同、朝献、禘佩、丧葬，皆有记录，及《清台》，《皇华》、《戒严》、《为善》、《自公》等记，藏于家。

赞曰：张暐、行简世为礼官，世习礼学。其为礼也，行於家庭，讲於朝廷，施用於邻国，无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学有专门，金诸儒臣，唯张氏父子庶几无愧于古乎。

贾益谦，字彦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谦，避哀宗讳改焉。大定十年词赋进士，历仕州郡，以能称。明昌间，入为尚书省令史，累迁左司郎中。章宗谕之曰 ：“汝自知除至居是职，左司事不为不练，凡百官行止、资历固宜照勘，勿使差缪。若武库署直长移剌郝自平定州军事判官召为典舆副辖 ，在职才五月，降授门山县簿尉。朕比阅贴黄，行止乃俱书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实，其如选法何？盖是汝不用心致然尔。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复犯之 。”

五年，为右谏议大夫，上言 ：“提刑司官不须遣监察体访，宜据其任内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 。”上曰 ：“卿之言其有所见乎？”守谦对曰 ：“提刑官若不称职，众所共知，且其职与监察等，臣是故言之 。”上嘉纳焉。是年夏，上将幸景明宫清暑，守谦连上疏，极谏之。上御后阁，召守谦入对，称旨。进兼尚书吏部侍郎。时镐王以疑忌下狱，上怒甚，朝臣无敢言者。守谦上章论其不可，言极恳切。上谕之曰 ：“汝言诸王皆有觊心，而游其门者不无横议。此何等语，固当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当处，故免 。”既而以议镐王事有违上意，解职，削

官二阶。承安元年七月，降为宁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为山东路按察使，转河北西路转运使。泰和三年四月，召为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为定武军节度使。

八年六月，复为御史中丞。八月，改吏部尚书。九月，诏守谦等一十三员分诣诸路，与本路按察司官一员同推排民户物力。上召见于香阁，谕之曰：“朕选卿等随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销乏户，虽集众推唱，然销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贯，今蠲减二百五十贯，犹有不能当。新强者勿添尽，量存气力，如一户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宜各用心。百姓应当赋役，十年之间，利害非细。苟不称所委，治罪当不轻也。”寻出知济南府，移镇河中。大安末，拜参知政事。贞祐二年二月，改河东南路安抚使，俄知彰德府。

三年，召为尚书省右丞。会宣宗始迁汴梁，益谦乃建言：“汴之形势，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群盗并起，宜严河禁以备不虞，凡自北来而无公凭者，勿听渡。”是时，河北民迁避河南者甚众。侍御史刘无规上言：“侨户宜与土民均应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问宰臣。丞相端、平章尽忠以为便。益谦曰：“侨户应役，甚非计也。盖河北人户本避兵而来，兵稍息即归矣。今旅寓仓皇之际，无以为生，若又与地著者并应供忆，必骚动不能安居矣。岂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赏，曰：“此非朕意也。”因出元规章示之。三年八月，进拜尚书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郑州。

兴定五年正月，尚书省奏：“《章宗实录》已进呈，卫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实录》，纂集成书，以示后世。”制可。初，胡沙虎弑卫王，立宣宗，一时朝臣皆谓卫王失道，天命绝之，虎实无罪，且有推戴之功，独张行信抗章言之，不报，举朝遂以为讳。及是，史官谓益谦尝事卫王，宜知其事，乃遣编

修一人就郑访之。益谦知其旨，谓之曰：“知卫王莫如我。然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卫王为人勤俭，慎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设欲饰吾言以实其罪，吾亦何惜余年。”朝议伟之。正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贤卿、颐卿、翔卿，皆以门资入仕。

赞曰：贾益谦于卫绍王，可谓尽事君之义矣。海陵之事，君子不无憾焉。夫正隆之为恶，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綍之丑，史不绝书，诚如益谦所言，则史亦可为取富贵之道乎？嘻，其甚矣。《传》曰：“不有废者，其何以兴！”

刘炳，葛城人。每读书，见前古忠臣烈士为国家画策虑万世安，辄叹息景慕。贞祐三年，中进士第，即日上书条便宜十事：

其一曰，任诸王以镇社稷。臣观往岁，王师屡战屡衄，率皆自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朝廷不加诘问，辄为益兵。是以法度日紊，仓庾日虚，闾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驾南巡，远近相望，益无固志。吏任河北者以为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宝之末，洛阳、潼关相次失守，皇舆夜出，向非太子回趋灵武，率先诸将，则西行之士当终老於剑南矣。臣愿陛下择诸王之英明者，总监天下之兵，北驻重镇，移檄远近，戒以军政。则四方闻风者皆将自奋，前死不避。折冲厌难，无大于此。夫人情可以气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则万夫齐奋，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后威令也。

二曰，结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艰危之后，易于为惠，因其欲安而慰

抚之，则忠诚亲上之心，当益加于前日。臣愿宽其赋役，信其号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罢。时遣重臣按行郡县，延见耆老，问其疾苦，选廉正，黜贪残，拯贫穷，恤孤独，劳来还定，则效忠徇义，无有二志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危民易与为乱，惟陛下留神。

三曰，广收人材以备国用。备岁寒者必求貂狐，适长途者必畜骐骥。河南、陕西，车驾临幸，当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为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励风俗，缓急可以备驱策。昭示新恩，易民观听，阴系天下之心也。

四曰，选守令以安百姓。郡守、县令，天子所恃以为治，百姓所依以为命者也。今众庶已弊，官吏庸暗，无安利之才，贪暴昏乱，与奸为市，公有斗粟之赋，私有万钱之求，远近嚣嚣，无所控告。自今非才器过人，政迹卓异者，不可使在此职。亲勋故旧，虽望隆资高，不可使为长吏。则贤者喜於殊用，益尽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励矣。

五曰，褒忠义以励臣节。忠义之士，奋身效命，力尽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后，有司略不加省，弃职者顾以恩贷，死事者反不见录，天下何所慕惮，而不为自安之计邪？使为臣者皆知杀身之无益，临难可以苟免，甚非国家之利也。

六曰，务农力本以广蓄积。此最强兵富民之要术，当今之急务也。

七曰，崇节俭以省财用。今海内虚耗，田畴荒芜，废奢从俭以纾生民之急，无先于此者。

八曰，去冗食以助军费。兵革之后，人物凋丧者十四五，郡县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审权救弊之道。

九曰，修军政以习守战。自古名将料敌制胜，训练士卒，故可使赴汤蹈火，百战不殆。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

之 。”兵法曰 ：“ 器械不利，以其卒与敌也。卒不服习，以其将与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也。主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 。”可不慎哉。

十曰，修城池以备守御。保障国家，惟都城与附近数郡耳。北地不守，是无河朔矣，黄河岂足恃哉。

书奏，宣宗异焉。复试之曰 ：“ 河北城邑，何术可保？兵民杂居，何道可和？钞法如何而通？物价如何而平？ ”炳对大略以审择守将则城邑固，兵不侵民则兵民和，敛散相权则钞法通，劝农薄赋则物价平。宣宗虽异其言，而不能用，但补御史台令史而已。

论曰：刘炳可谓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试既不失对，而以一台令史赏之，足以倡士气乎？

术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护卫，转十人长，出职河间都总管判官，召为武卫军钤辖，迁宿直将军，除建州刺史，改同知监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备巩州诸镇 ，宋兵万余自巩州辘轳岭入，高琪奋击破之，赐银百两、重彩十端。青宜可内附，诏知府事石抹仲温与高琪俱出界，与青宜可合兵进取。诏高琪曰：“ 汝年尚少，近闻与宋人力战奋勇，朕甚嘉之。今与仲温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爵厚禄，朕不吝也 。”

诏封吴曦为蜀国王，高琪为封册使。诏戒谕曰 ：“ 卿读书解事，蜀人亦识威名，勿以财贿动心，失大国体。如或随去奉职有违礼生事，卿与乔宇体察以闻 。”使还，加都统，号平南虎威将军。

宋安丙遣李孝义率步骑三万攻秦州，先以万人围阜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阵山谷，以武车为左右翼，伏弩其下来逆战。既合，宋兵阳却。高琪军见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阵，宋兵复来。

凡五战，宋兵益坚，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骑为二，出者战则止者俟，止者出则战者还，还者复出以更。久之，遣蒲察桃思剌潜兵上山，自山驰下合击，大破宋兵，斩首四千级，生擒数百人，李孝义乃解围去。宋兵三千致马连寨以窥湫池，遣夹谷福寿击走之，斩七百余级。

大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飐军三千屯通玄门外。未几，升缙山县为镇州，以高琪为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所部飐军赏赉有差。至宁元年八月，尚书左丞完颜纲将兵十万行省于缙山，败绩。贞祐初，迁元帅右监军。闰月，诏高琪曰：“闻军事皆中覆，得无失机会乎？自今当即行之，朕但责成功耳。”

是月，被诏自镇州移军守御中都迤南，次良乡不得前，乃还中都。每出战辄败，纥石烈执中戒之曰：“汝连败矣，若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及出，果败，高琪惧诛。十月辛亥，高琪自军中入，遂以兵围执中第，杀执中，持其首诣阙待罪。宣宗赦之，以为左副元帅，一行将士迁赏有差。丙寅，诏曰：“胡沙虎畜无君之心，形迹露见，不可尽言。武卫副使提点近侍局庆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长撒合辇累曾陈奏，方慎图之。斜烈漏此意于按察判官胡鲁，胡鲁以告翰林待制讹出，讹出达于高琪，今月十五日将胡沙虎戮讫。惟兹臣庶将恐有疑，肆降札书，不匿厥旨。”论者谓高琪专杀，故降此诏。顷之，拜平章政事。

宣宗论马政，顾高琪曰：“往岁市马西夏，今肯市否？”对曰：“木波畜马甚多，市之可得，括缘边部落马，亦不少矣。”宣宗曰：“尽括边马，缓急如之何？”阅三日，复奏曰：“河南镇防二十余军，计可得精骑二万，缓急亦足用。”宣宗曰：“马虽多，养之有法，习之有时，详谕所司令加意也。”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问高琪曰：“所造军器往往不可用，此谁

之罪也？”对曰：“军器美恶在兵部，材物则户部，工匠则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将败事。”宣宗问杨安兒事，高琪对曰：“贼方据险，臣令主将以石墙围之，势不得出，擒在旦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战突围，我师必有伤者。

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自中都议军事还，上书求见，乞屏左右。故事，有奏密事辄屏左右。先是，太府监丞游茂以高琪威权太重，中外畏之，常以为忧，因入见，屏人密奏，请裁抑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权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复欲结高琪，诣其第上书曰：“宰相自有体，岂可以此生人主之疑，招天下之议。”恐高琪不相信，复曰：“茂尝间见主上，实恶相公权重。相公若能用茂，当使上不疑，而下无所议。”高琪闻茂尝请间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闻。游茂论死，诏免死，杖一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兰请密，召至近侍局，给笔札，使书所欲言。少顷，宣宗御便殿见之，惟留近侍局直长赵和和侍立。素兰奏曰：“日者元帅府议削伯德文哥兵权，朝廷乃诏领义军。改除之命拒而不受，元帅府方欲讨捕，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元帅府。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汝何以知此事出于高琪？”素兰曰：“臣见文哥与永清副提控刘温牒云，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文哥与高琪计结，明矣。”上颔之。素兰复奏曰：“高琪本无勋望，向以畏死擅杀胡沙虎，计出于无聊耳。妒贤能，树党与，窃弄威权，自作威福。去岁，都下书生樊知一诣高琪，言陡军不可信，恐生乱。高琪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使其党移剌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招陡军，已而无功，复以为武卫军使。以臣观之，此贼灭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

平治之意。惟陛下断然行之，社稷之福也 。”宣宗曰 ：“朕徐思之 。”素兰出，复戒曰 ：“慎无泄也 。”

四年十月，大元大兵取潼关，次嵩、汝间，待阙台院令史高嶷上书曰 ：“向者河朔败绩，朝廷不时出应，此失机会一也。及深入吾境，都城精兵无虑数十万，若效命一战，必无今日之忧，此失机会二也。既退之后，不议追袭，此失机会三也。今已度关，不亟进御，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为帅，以厌众心 。”不报。御史台言 ：“兵逾潼关、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复叩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而别兵攻击州县，是亦困京师之渐也。若专以城守为事，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况公私蓄积视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为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纵其别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拨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愿陛下察之。请以陕西兵扼拒潼关，与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为掎角之势 ，选在京勇敢之将十数人，各付精兵数千，随宜伺察，且战且守，复谕河北，亦以此待之 。”诏付尚书省，高琪奏曰 ：“台官素不习兵，备御方略，非所知也 。”遂寝。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驻南京以自固，州郡残破不复恤也。宣宗惑之，计行言听，终以自毙。

未几，进拜尚书右丞相，奏曰 ：“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余止坐专差者。任满日议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 。”制可。高琪请修南京里城，宣宗曰 ：“此役一兴，民滋病矣。城虽完固，能独安乎？ ”

初，陈言人王世安献攻取盱眙、楚州策，枢密院奏乞以世

安为招抚使，选谋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红袄贼及淮南宋官。宣宗可其奏，诏泗州元帅府遣人同往。兴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贺正旦使朝辞，宣宗曰：“闻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饥民沿淮为乱，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请伐之以广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高琪谢曰：“今雨雪应期，皆圣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国，天下幸甚，臣言过矣。”四月，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边，寻复下诏罢兵，然自是与宋绝矣。

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劝宣宗与宋议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寝。集贤院谘议官吕鉴言：“南边屯兵数十万，自唐、邓至寿、泗沿边居民逃亡殆尽，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烟绝少故也。臣尝比监息州榷场，每场所获布帛数千匹、银数百两，大计布帛数万匹，银数千两，兵兴以来俱失之矣。夫军民有逃亡之病，而国家失日获之利，非计也。今隆冬冱寒，吾骑得骋，当重兵屯境上，驰书谕之，诚为大便。若俟春和，则利在於彼，难与议矣。昔燕人获赵王，赵遣辩士说之，不许，一牧竖请行，赵王乃还。孔子失马，驭卒得之。人无贵贱，苟中事机，皆可以成功。臣虽不肖，愿效牧竖驭卒之智，伏望宸断。”诏问尚书省。高琪曰：“鉴狂妄无稽，但其气岸可尚，宜付陕西行省备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谏伐宋，语在鼎传。高琪曰：“大军已进，无复可议。”遂寝。

二年，胥鼎上书谏曰：“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总大纲，责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务，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为忧，右司谏吕造上章：“乞诏内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无讳。或时召见，亲为访问。陛下博采兼听，以尽群下之

情，天下幸甚 。”宣宗嘉纳，诏集百官议河北、陕西守御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时，筑汴京城里城，宣宗问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 ，如何 ？”高琪曰 ：“终当告成 ，但其濠未及浚耳 。”宣宗曰 ：“无濠可乎？”高琪曰 ：“苟防城有法，正使兵来，臣等愈得效力 。”宣宗曰 ：“与其临城，曷若不令至此为善 。”高琪无以对。

高琪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与高汝砺相唱和。高琪主机务，高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负材力或与己颉顽者，对宣宗阳称其才，使干当于河北，阴置之死地。自不兼枢密元帅之后，常欲得兵权，遂力劝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复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岁月，不肯辄出一卒，以应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欲发其罪，密召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谋之。石
鲁剌、胡鲁以告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惧高琪党与，遂不敢发。顷之，高琪使奴赛不杀其妻，乃归罪于赛不，送开封府杀之以灭口。开封府畏高琪，不敢发其实，赛不论死。事觉，宣宗久闻高琪奸恶，遂因此事诛之，时兴定三年十二月也。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以英王谋告高琪，论死。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杖七十，勒停。

初，宣宗将迁南，欲置陡军于平州，高琪难之。及迁汴，戒彖多厚抚此军，彖多辄杀陡军数人，以至于败。宣宗末年尝曰 ：“坏天下者，高琪、彖多也 。”终身以为恨云。

移剌塔不也，东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阁门使。二年，袭父谋克。泰和伐宋，有功，遥授同知庆州事，权迪列陡详稳。丁父忧，起复西北路招讨判官，改尚辇局使、曹王傅。贞祐二年，迁武宁军节度使，招徕中都陡军，无功，平章高琪

芘之，召为武卫军都指挥使。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尝面奏高琪党比，语在《高琪传》。寻知河南府事，兼副统军，徙彰化军节度使。上言：“尽籍山东、河间、大名猛安人为兵，老弱城守，壮者捍御。”又言：“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可尽调以戍诸隘。”从之。自是河东郡县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临洮府事，兼陕西副统军。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贺曰：“塔不也以少败众，盖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兴国皆赖忠贤，今兹立功，皆将率诸贤之力也。”乃以塔不也为劝农使，兼知平凉府事，进阶银青荣禄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灵、安、会等州。兴定元年，知庆阳府事。三年，迁元帅左都监，卒。

论曰：高琪擅杀执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为之说，以诏臣下。就其事论之，人君欲诛大臣，而与近侍密谋于宫中，已非其道。谋之不密，又为外臣所知，以告败军之将，因杀之以为说，此可欺后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尪羸病人，元气无几。琪喜吏而恶儒，好兵而厌静，沮迁阯之议，破和宋之谋，正犹缪医，投以乌喙、附子，只速其亡耳。使宣宗于擅杀之日，即能伸大义而诛之，何至误国如是邪。

卷一百七　列传第四十五

高汝砺　张行信

高汝砺，字岩夫，应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进士第，莅官有能声。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诏宰执，举奏中外可为刺史者，上亲阅阙点注，盖取两员同举者升用之。于是，汝砺自同知绛阳军节度事起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时侍臣皆回避，上所御凉扇忽堕案下，汝砺以非职不敢取以进。奏事毕，上谓宰臣曰：“高汝砺不进扇，可谓知体矣。”

未几，擢为左谏议大夫。以赋调军须，郡县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规取货赂，深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调发，有犯者乞权依‘推排受财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惧。”二年六月，定制，因军前差发受财者，一贯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贯处死，从汝砺之言也。时遇奏事，台臣亦令回避，汝砺乃上言：“国家置谏臣以备侍从，盖欲周知时政以参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俾预闻政事，冀其有所开说。今省台以下，遇朝奏事则一切回避，与诸侍卫之臣旅进旅退。殿廷论事初莫得闻，及其已行，又不详其始末，遂事而谏，斯亦难矣。顾谏职为何如哉？若曰非材，择人可也，岂可置之言责而疏远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谏官得以预闻，庶望少补。且修注之职，掌记言动，俱当一体。”上从之。

又言：“年前十月尝举行推排之法，寻以逾时而止，诚知圣上爱民之深也。切闻周制，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征令，三年则天下大比，按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检前后，迄今三十余年，其间虽两经推排，其浮财物力，惟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贫弱寡援者抑屈而无诉。况近年以来，边方屡有调发，贫户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缘去岁条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强之家预为请嘱狡狯之人，冀望至时同辞推唱。或虚作贫之，故以产业低价质典，及将财物徙置他所，权止营运。如此奸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难矣。欲革斯弊，莫若据实通检，预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条理，严立罪赏，截日立限，关防禁约。其间有可以轻重者斟酌行之，去烦碎而就简易，戒搔扰而事镇静，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于少息，则赋税易办，人免不均之患矣。”诏尚书省俟边事息行之。

是岁十月，上谕尚书省，遣官诣各路通检民力，命户部尚书贾执刚与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令诸路所差官视以为法焉。寻为同知大兴府事。四年十二月，为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转运使。二年正月，为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迁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进中都路都转运使。

六年六月，拜户部尚书。时钞法不能流转，汝砺随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语在《食货志》。上嘉其议，敕尚书省曰：“内外百官所司不同，比应诏言事者不啻千数，俱不达各司利害，汗漫陈说，莫能详尽。近惟户部尚书高汝砺，论本部数事，并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谕内外百司各究利害举明，若可举而不即申闻，以致上司举行者，量制其罚。”

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迁，次邯郸，拜汝砺为参知政事。次汤阴，上闻汴京谷价腾踊，虑扈从人至则愈贵，问宰臣何以处之。皆请命留守司约束，汝砺独曰：“物价低昂，朝夕或异，然籴多粜少则贵。盖诸路之人辐凑河南，籴者既多，安得不贵？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将闭而不出，商旅转贩亦不复入城，则籴者益急而贵益甚矣。事有难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难得者谷也，多而易致者钞也，自当先其所难，后其所易，多方开诱，务使出粟更钞，则谷价自平矣。”上从之。

三年五月，朝廷议徙河北军户家属于河南，留其军守卫郡县，汝砺言：“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强家耳，贫户岂能徙？且安土重迁，人之情也。今使尽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园，扶携老幼，驱驰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军人已去其家，而令护卫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尽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虽告以卫护之意，亦将不信，徒令交乱，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乞先令诸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熟论可否，如无可疑，然后施行。”不报。

军户既迁，将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论，上敕尚书省曰：“北兵将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共图保守。今既至矣，粮食所当必与，然未有以处之。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谕汝砺。既而所遣官言：“农民并称，比年以来，租赋已重，若更益之，力实不足，不敢复佃官田，愿以给军。”于是汝砺奏：“迁徙军户，一时之事也。民佃官田，久远之计也。河南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坟茔、庄井俱在其中。率皆贫民，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此言。及其与人，即前日之主，今还为客，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

地时，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无益於军，而民则有损，至于互相憎疾，今犹未已，前事不远，足为明戒。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粮之半，复以系官荒田、牧马草地量数付之，令其自耕，则百姓免失业之艰，而官司不必为厉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麦，今雨泽沾足，正播种之时，诚恐民疑以误岁计，宜早决之。”上从其请。

寻迁尚书右丞。时上以军户地当拨付，使得及时耕垦，而汝砺复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艺麦之时，彼知将以与人，必皆弃去。军户虽得，亦已逾时，徒成旷废。若候毕功而后拨，量收所得，以补军储，则公私俱便。乞尽九月然后遣官。”十月，汝砺言：“今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才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仍以系官闲田及牧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谏冯开等分诣诸郡就给之，人三十亩，以汝砺总之。既而括地官还，皆曰：“顷亩之数甚少，且瘠恶不可耕。计其可耕者均以与之，人得无几，又僻远处不免徙就之，军人皆以为不便。”汝砺遂言於上，诏有司罢之，但给军粮之半，而半折以实直焉。

四年正月，拜尚书左丞，连上表乞致仕，皆优诏不许。会朝廷议发兵河北，护民芟麦，而民间流言谓官将尽取之。上闻，以问宰职曰：“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枢密院遣兵居其冲要，镇遏土寇，仍许收逃户之田，则军民两便。或有警急，军士亦必尽心。”汝砺曰：“甚非计也。盖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麦耳。今已有流言，而复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惧也。不若听其自便，令宣抚司禁戢无赖，不致侵扰足矣。逃户田令有司收之，以充军储可也。”乃诏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

都阅视田数，及访民愿发兵以否，还奏：“臣西由怀、孟，东抵曹、单，麦苗苦亦无多，讯诸农民，往往自为义军。臣即宣布朝廷欲发兵之意，皆感戴而不愿也。”于是罢之。

汝砺以数乞致仕不从，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关隘、简练兵士之时，须得通敏经纶之才预为筹画，俾济中兴。伏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副使胥鼎，才擅众长，身兼数器，乞召还朝省。”不从。时高琪欲从言事者岁阅民田征租，朝廷将从之。汝砺言：“臣闻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最为政之善喻也。国朝自大定通检后，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贵简静而重劳民耳。今言者请如河北岁括实种之田，计数征敛，即是常时通检，无乃骇人视听，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体不同。河北累经劫掠，户口亡匿，田畴荒废，差调难依元额，故为此权宜之法，盖军储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见也。河南自车驾巡幸以来，百姓凑集，凡有闲田及逃户所弃，耕垦殆遍，各承元户输租，其所征敛，皆准通推之额，虽军马益多，未尝阙误，讵宜一概动扰。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赋，则有司检括亦岂尽实。但严立赏罚，许其自首，及听人告捕，犯者以盗军储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惧，而赋悉入官，何必为是纷纷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岁检括，则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间杂种亦且随时量之，一岁中略无休息，民将厌避，耕种失时，或止耕膏腴而弃其余，则所收仍旧而所输益少，一不可也。检括之时，县官不能家至户到，里胥得以暗通货赂，上下其手，虚为文具，转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与军田犬牙相错，彼或阴结军人以相冒乱，而朝廷止凭有司之籍，倘使临时少于元额，则资储阙误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举事，务在必行，既行而复中止焉，是岂善计哉。”议遂寝。

兴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请姑与宋人议和以息边

民，切以为非计。宋人多诈无实，虽与文移往来，而边备未敢遽撤。备既不撤，则议和与否盖无以异。或复蔓以浮辞，礼例之外别有求索，言涉不逊，将若之何？或曰：‘大定间亦尝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谓时殊事异，难以例言。昔海陵师出无名，曲在于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报谕宋主，罢淮甸所侵以修旧好。彼随遣使来，书辞慢易，不复奉表称臣，愿还故疆，为兄弟国。虽其枢密院与我帅府时通书问，而侵轶未尝已也。既而征西元帅合喜败宋将吴璘、姚良辅于德顺、原州，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败李世辅于宿州，斩首五万，兵威大振。世宗谓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请和，乘吾无备遂攻宿州，今为我军大败，杀戮过当，故不敢复通问。朕哀南北生灵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较细故，其令帅府移书宋人，以议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当时堂堂之势，又无边患，竟免其奉表称臣之礼。今宋弃信背盟，侵我边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请和，于理为顺，岂当先发此议而自示弱耶？恐非徒无益，反招谤侮而已。”

十一月，汝砺言：“臣闻国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是以王者必先爱养基本。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今省部计岁收通宝不敷所支，乃于民间科敛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以补之。近以通宝稍滞，又加两倍。河南人户，农民居三之二，今税租犹多未足，而此令复出，彼不粜所当输租，则必减其食以应之。夫事有难易，势有缓急。今急用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力，其来有限，可缓图。而易为者，钞法也，行于国家，其变无穷。向者大钞滞，更为小钞，小钞弊，改为宝券，宝券不行，易为通宝，从权制变，皆由于上，尚何以烦民为哉。彼悉力以奉军储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宝，苟不能给，则有逃亡。民逃亡则农事废，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远图而

贪近效，不固本原而较末节，诚恐军储、钞法两有所妨。臣非于钞法不为意也，非于省部故相违也，但以钞法稍滞物价稍增之害轻，民生不安军储不给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势，俯察臣言，特命有司减免，则群心和悦，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

时朝廷以贾仝、苗道润等相攻不和，将分畀州县、别署名号以处之。汝砺上书曰 ：“ 甚非计也。盖河北诸帅多本土义军，一时权为队长，亦有先尝叛亡者，非若素宦于朝，知礼义、识名分之人也。贪暴不法，盖无足怪。朝廷以时方多故，姑牢笼用之，庶使遣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则势浸弱，势力既弱则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与之，州县官吏得辄署置，民户税赋得擅征收，则地广者日益强，狭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并于强，强者之地不可复夺，是朝廷愈难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诸叛将，史臣谓其护养孽萌以成其祸，此可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羁縻和辑，多方牵制，使之不得逞。异时边事稍息，气力渐完，若辈又何足患哉 。”议遂寝。

上尝谓汝砺曰 ：“ 朕每见卿侍朝，恐不任其劳，许坐殿下，而卿终不从何哉？夫君臣相遇，贵在诚实，小谨区区，朕固不较也 。”汝砺以君臣之分甚严，不敢奉命。

三年，河南颇丰稔，民间多积粟，汝砺乃奏曰 ：“ 国家之务，莫重于食，今所在屯兵益众，而修筑新城其费亦广，若不及此丰年多方营办，防秋之际或乏军兴。乞于河南州府验其物价低昂，权宜立式，凡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散官及承廕人，免当暴使监官功酬，或僧道官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并听买之。司县官有能劝诱输粟至三千石者，将来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迁官一阶，万石以上升职一等，并注见阙。庶几人知劝慕，多所收获 。”上从之。

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劝上行

之。汝砺上言曰：“古无榷法，自汉以来始置盐铁酒榷均输官，以佐经费。末流至有算舟车、税间架，其征利之术固已尽矣，然亦未闻榷油也。盖油者世所共用，利归于公则害及于民，故古今皆置不论，亦厌苛细而重烦扰也。国家自军兴，河南一路岁入税租不啻加倍，又有额征诸钱、横泛杂役，无非出于民者，而更议榷油，岁收银数十万两。夫国以民为本，当此之际，民可以重困乎！若从三锡议，是以举世通行之货为榷货，私家常用之物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为良法，切为圣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请言之：河南州县当立务九百余所，设官千八百馀员，而胥隶工作之徒不与焉。费既不赀，而又创构屋宇，夺买作具，公私俱扰，殆不胜言。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之法，其课一亏，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贵贱所在不齐，惟其商旅转贩有无相易，所以其价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设官各有分地，辄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贵处常贵而贱处常贱，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转鬻者增取利息，则价不得不贵，而用不得不难，其害三也。盐、铁、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于分别，惟油不然，莫可辨记。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赏，则无赖辈因之得以诬构良民枉陷于罪，其害四也。油户所置屋宇、作具，用钱已多，有司按业推定物力，以给差赋。今夺其具、废其业而差赋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罢之便。”上是之，然重违高琪意，乃诏集百官议于尚书省。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议同高琪，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戩皆以为不可。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罢之。

十月，赐金鼎一，重币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

进拜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寿国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许。九月，上谕汝砺曰：“昨日视朝，至午方罢。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毕，用宝之际，可先退坐，恐以劳致疾，反妨议政也。”是月，复乞致仕，上谕之曰：“丞相之礼尽矣，然今廷臣谁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辅朕可也。”十月，躐迁荣禄大夫，仍谕曰：“丞相数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坚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犹未至二品，故特升两阶。”十二月，上复谕曰：“向朕以卿年老，视朝之日侍立为劳，令用宝时退坐廊下，而卿违之，复侍立终朝，岂有司不为设榻耶？卿其勉从朕意。”元光元年四月，汝砺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计。朕之责卿，惟在尽诚，何事小谨，自今勿复尔也。”

七月，上谓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俭者，或曰不尔则安得广畜积。章宗时用度甚多，而得不阙乏者，盖先朝有以遗之也。”汝砺因进言曰：“俭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谓宰臣曰：“有功者虽有微过亦当贷之，无功者岂可贷耶？然有功者人喜谤议。凡有以功过言于朕者，朕必深求其实，虽近侍为言不敢轻信，亦未尝徇一己之爱憎也。”汝砺因对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爱憎，不合公议。陛下圣明，故能如是耳。”

二年正月，复乞致政，上面谕曰：“今若从卿，始终之道俱尽，于卿甚安，在朕亦为美事。但时方多故，而朕复不德，正赖旧人辅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砺固辞，竟不许，因谓曰：“朕每闻人有所毁誉，必求其实。”汝砺对曰：“昔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尝毁誉者，由是群臣恐惧，莫敢饰非，齐国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砺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则憩于殿下，仍敕有司设榻焉。

三月，又乞致仕，复优诏不许。上谓群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处心不正者，终不足贵。”汝砺对曰：“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者也，虽古圣人亦未易知。”上以为然。他日复谓宰臣曰：“凡人处心善良而行事忠实，斯为难得。若言巧心伪，亦复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为平常。”汝砺对曰：“人材少全，亦随其所长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问宰执以修完京城楼橹事，汝砺奏：“所用皆大木，顾今难得，方令计置。”上曰：“朕宫中别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砺对以不宜毁，上曰：“所居之外，毁亦何害，不愈于劳民远致乎！”

哀宗初即位，谏官言汝砺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厉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当守先帝法耳。汝砺乃先帝立以为相者，又可黜欤！”又有投匿名书云：“高某不退当杀之。”汝砺因是告老，优诏不许。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庙。

为人慎密廉洁，能结人主知，然规守格法，循嘿避事，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贪恋不去，当时士论颇以为讥云。

张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庄献太子讳改焉。行简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第，累官铜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监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俄签河东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见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依旧移转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麦，税粟许纳麦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书省议行之。崇庆二年，为左谏议大夫。时胡沙虎已除名为民，赂遗权贵，将复进用。举朝无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残忍凶悖，跋扈强梁，媚结近习，以图称誉。自其废黜，士庶莫不忻悦。今若复用，惟恐为害更甚前日，况利害之机更有大于此者。”书再上，不报。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顾也。

是岁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无以系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为储副，必下诏以告中外。窃见皇长子每遇趋朝，用东宫仪卫，及至丹墀，还列诸王班。况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礼，可谓名不正言不顺矣。昔汉文帝元年，首立子启为太子者，所以尊祖庙、重社稷也。愿与大臣详议，酌前代故事，早下明诏，以定其位，慎选宫僚，辅成德器，则天下幸甚。”上嘉纳之。

胡沙虎诛，上封事言正刑赏，辞载《胡沙虎传》。又言：“自兵兴以来，将帅甚难其人，愿陛下令重臣各举所知，才果可用，即赐召见，褒显奖谕，令其自效，必有奋命报国者。昔李牧为赵将，军功爵赏皆得自专，出攻入守不从中覆，遂能北破大敌，西抑强秦。今命将若不以文法拘绳、中旨牵制，委任责成，使得尽其智能，则克复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时方擢任王守信、贾耐兒者为将，皆鄙俗不材、不晓兵律。行信惧其误国，上疏曰：“《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所以垂戒后世者，其严如此。今大兵纵横，人情汹惧，应敌兴理，非贤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参预机务，甚无谓也。”于是上皆罢之。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率兵五千护粮通州，遇兵辄溃，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无过赏罚，使其临敌有所慕而乐于进，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后将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讹可败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宽容，一切不问，臣恐御兵之道未尽也。”诏报曰：“卿意具悉，讹可等已下狱矣。”

时中都受兵，方遣使请和，握兵者畏缩不敢战，曰：“恐坏和事。”行信上言：“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顷北使既来，然犹破东京，略河东。今我使方行，将帅辄按兵不动，于和议

卒无益也。事势益急，刍粮益艰，和之成否盖未可知，岂当闭门坐守以待弊哉。宜及士马尚壮，择猛将锐兵，防卫转输，往来拒战，使之少沮，则附近蓄积皆可入京师，和议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上书言：“近日朝廷令知大兴府胥鼎便宜计画军食，鼎因奏许人纳粟买官。既又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括官民粮，户存两月，余悉令输官，酬以爵级银钞。时有粟者或先具数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复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数，民甚苦之。今米价踊贵，无所从籴，民粮止两月又夺之，将不独归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迩，人方危惧，若复无聊，或生他变，则所得不偿所损矣。”上深善其言，即命与近臣往审处焉。仍谕忠孝曰：“极知卿尽心于公，然国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从人便可也。”四月，迁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权本路宣抚副使。将行，求入见，上御便殿见之。奏曰：“臣伏见奥屯忠孝饰诈不忠，临事惨刻，与胡沙虎为党。”历数其罪，且曰：“无事时犹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可使斯人与政乎？愿即罢之。”上曰：“朕始即位，进退大臣自当以礼，卿语其亲知，讽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鲁白忠孝，忠孝不恤也。

三年二月，改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始至，即上书言四事，其一曰：“杨安兒贼党旦暮成擒，盖不足虑。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军讨贼，不分善恶，一概诛夷，劫其资产，掠其妇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敕有司，严为约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则百姓无不安之心，奸人诳胁之计不行，其势渐消矣。”其二曰：“自兵乱之后，郡县官豪，多能纠集义徒，摧击土寇，朝廷虽授以本处职任，未几遣人代之。夫旧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缓急之间，

启衅败事。自今郡县阙员，乞令尚书省选人拟注。其旧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资级未及，令摄其职，待有功则正授。庶几人尽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军官敢进战者十无一二，其或有之，即当责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职。”其四曰：“山东军储皆鬻爵所获，及或持敕牒求仕，选曹以等级有不当鬻者往往驳退。夫鬻所不当，有司罪也，彼何责焉。况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无所收，仓廪无所积，一旦军饷不给，复欲鬻爵，其谁信之？”朝廷多用其议。八月，召为吏部尚书。九月，改户部尚书。十二月，转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四年二月，为太子少保，兼前职。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言，参议官王浍尝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昔汉祖陶唐，唐祖老子，皆为立庙。我朝迄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无乃愧于汉、唐乎！”又云：“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阙而不讲，亦非礼经重祭祀之意。臣闻于浍者如此，乞朝廷议其事。”诏问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未闻出于高辛。今所据欲立黄帝庙，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绍之，当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谓也？况国初太祖有训，因完颜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变，乃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告宗庙而诏天下焉。顾浍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

八月，上将祔享太庙，诏依世宗十六拜之礼。行信与礼官参定仪注,上言宜从四十四拜之礼，上嘉纳焉，语在《礼志》。祭毕，赐行信宝券二万贯、重币下端，谕之曰：“太庙拜礼，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进奏章，备述随室读祝，殊为中理。向非卿言，朕几失之，故特以是旌赏，自今每事更宜尽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去官。

兴定元年三月，起复旧职，权参知政事。六月，真拜参知政事。时高琪为相，专权用事，恶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动遭窘辱，惟行信屡引旧制力抵其非。会宋兵侵境，朝廷议遣使详问，高琪等以为失体，行信独上疏曰：“今以遣使为不当，臣切惑之。议者不过曰：‘遣使则为先示弱，其或不报，报而不逊，则愈失国体。’臣独以为不然。彼幸吾衅隙，数肆侵掠，边臣以兵却之复来，我大国不责以辞而敌以兵，兹非示弱乎。至于问而不报，报而不逊，曲自在彼，何损于我。昔大定之初，彼尝犯顺，世宗虽遣丞相乌者行省于汴，实令元帅撒合辇先为辞诘之，彼遂伏罪。其后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复欲加兵，丞相娄室独以为不可，及刑部尚书梁肃衔命以往，寻亦屈焉。在章宗时，猖狂最甚，犹先理问而后用兵。然则遣使详问正国家故事，何失体之有。且国步多艰，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书生无甚高论，然事当机会，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复令尚书省议，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旧制，然今日之事与昔不同。”诏姑待之。已而高汝砺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议遂寝，语在汝砺传。

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间，监察坐罪大抵收赎，或至夺俸，重则外降而已，间有的决者，皆有为而然。当时执政程辉已尝面论其非是，又有敕旨，监察职主弹劾，而或看循者，非谓凡失察皆然也。近日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的决，以为大定故实、先朝明训，过矣。”于是诏尚书省更定监察罪名制。

史馆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旧制，凡修史，宰相执政皆预焉。然女直、汉人各一员。崇庆中，既以参知政事梁絪兼之，复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同事，盖行简家学相传，多所考据。今修《章宗实录》，左丞汝砺已充兼修，宜令参知政事行

信同修如行简例 。”制可。

二年二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谕之曰 ：“初，朕以朝臣多称卿才，乃令参决机务。而廷议之际，每不据正，妄为异同，甚非为相之道。复闻迩来殊不以干当为意，岂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职，卿宜悉之 。”初，内族合周避敌不击，且诡言密奉朝旨，下狱当诛。诸皇族多抗表乞从末减，高琪以为自古犯法无告免者，行信独曰 ：“事无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 。”又以行信族弟行贞居山东，受红袄贼伪命，枢密院得宋人书，有干涉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时为尚书省令史，亦命别加注授焉。

初，行信言 ：“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伏见大定间世宗敕旨，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然其后三十余年，有司论罪，未尝引用，盖非经久为例之事也。乞详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书省。至是，宰臣奏 ：“自今违奏条之所指挥、及诸条格，当坐违制旨者，其徒年、杖数论赎可也。特奉诏旨违者，依大定例 。”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尝谕宰臣曰 ：“自张行信降黜，卿等遂缄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岂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尽言，毋复畏忌 。”

行信始至泾，即上书曰 ：“马者甲兵之本，方军旅未息，马政不可缓也。臣自到泾，闻陕右豪民多市于河州，转入内地，利盖百倍。及见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市于洮州，以银百铤几得马千疋，云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广。盖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势陵夺，遂失其和，且常患银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闻蕃地今秋薄收，鬻马得银辄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艰食，马价甚低。乞令所司辇银粟于洮、河等州，选委知蕃情、达时变如桓端者贸易之。若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疋，机会不可失，惟朝廷亟图之 。”

又曰：“此者沿边战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谕，赐以官赏，莫不感戴圣恩，愿出死力，此诚得激劝之方也。然赠遗使者或马或金，习以为常，臣所未谕也。大定间，尝立送宣礼，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数，后竟停罢。况今时务与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迁散官者，亦不免馈献，或莫能办，则敛所部以应之，至有因而获罪者。彼军士效死立功，仅蒙恩赏，而反以馈献为苦，是岂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参以时务，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无伤大体，则上下两得矣。”

又曰：“近闻保举县令，特增其俸，此朝廷为民之善意也。然自关以西，尚未有到任者，远方之民不能无望。岂举者犹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诏内外职事官，益广选举，以补其阙，使天下均受其赐。且丞、簿、尉亦皆亲民，而独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给，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谓国用方阙，不宜虚费，是大不然。夫重吏禄者，固使之不扰民也，民安则国定，岂为虚费。诚能裁减冗食，不养无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军充役，举家廪给，军既物故，给其子弟，感悦士心，为国尽力耳。至于无男丁而其妻女犹给之，此何谓耶？自大驾南巡，存赡者已数年，张颐待哺，以困农民。国家粮储，常患不及，顾乃久养此老幼数千万口，冗食虚费，正在是耳。如即罢之，恐其失所，宜限以岁月，使自为计，至期而罢，复将何辞。”上多采纳焉。

元光元年正月，迁保大军节度使，兼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静难军节度使，兼邠州管内观察使。未几，致仕。哀宗即位，征用旧人，起为尚书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颇减。寻复致仕家居，惟以抄书教子孙为事，葺园池汴城东，筑亭号“静隐”，时时与侯挚辈游咏其间。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宫，年六十有九。初游嵩山，尝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终于此。

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虽两登相位，殆若无官然。遇事辄发，无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为动色，行信处之坦如也。及薨之日，虽平昔甚媚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犹康健，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中第居官，当世未之有也。

赞曰：高汝砺禔身清慎，练达事宜，久居相位，虽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宠遇不衰。张行信砺志謇谔，言无避忌，然一簉政途，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论事稍不及前，岂以汝砺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万全之策，行信谏，汝砺不谏，又沮和议。胡沙虎之恶未著，行信两疏击之。汝砺与高琪共事，人疑其党附。优劣可概见于斯矣。

卷一百八　　列传第四十六

胥鼎　侯挚　把胡鲁　师安名

胥鼎，字和之，尚书右丞持国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进士第，入官以能称，累迁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国卒，去官。四年，尚书省起复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为人甚干济。”上曰：“著作职闲，缘今无他阙，姑授之。”未几，迁右司郎中，转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递铺转送文檄之制，上从之，时以为便。至宁初，中都受兵，由户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贞祐元年十一月，出为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未赴，改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贫民阙食者众，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师官民有能赡给贫人者，宜计所赡迁官升职，以劝奖之。”遂定权宜鬻恩例格，如进官升职、丁忧人许应举求仕、官监户从良之类，入粟草各有数，全活甚众。四月，拜尚书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将南渡，留为汾阳军节度使，兼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权宣抚使。

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积军储、备黄河、选官谳狱、简将练卒、钞法、版籍之类，上颇采用焉。又言：“平阳岁再被兵，人户散亡，楼橹修缮未完，衣甲器械极少，庾廪无两月食。夏田已为兵蹂，复不雨，秋种未下。虽有复业残民，皆老幼，莫能耕种，岂足征求。比闻北方刘伯林聚兵野狐岭，

将深入平阳、绛、解、河中，遂抵河南。战御有期，储积未备，不速错置，实关社稷生灵大计。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师德号度牒三千，以补军储 。”上曰 ：“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数亟给之 。”

七月，就拜本路宣抚使，兼前职。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 ：“岭外军已皆南徙，代为边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损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阳以代为藩篱，岂可撤去。“尚书省奏宜如所请，诏从之。又言 ：“近闻朝廷令臣清野，切谓臣所部乃河东南路，太原则北路也，大兵若来，必始于北，故清野当先北而后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无所掠，则势当自止。不然，南路虽清，而谷草委积于北，是资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抚司矣，乞更诏谕之 。”既而大兵果出境，赐诏奖谕曰 ：“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镇方面，式固边防，坐释朕忧，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节，以收绥静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后宠 。”寻以能设方略退兵，进官一阶。

十月，鼎上言 ：“臣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趋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苟无训练统摄官以制之，则朋聚党植，无所不至。乞许臣便宜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仍每五千人设训练一员，不惟预为防闲，使有畏忌，且令武艺精熟，人各为用 。”上从之。

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骑六万围平阳，急攻者十余日，鼎遣兵屡却之，且上言 ：“臣以便宜立官赏，预张文榜，招还胁从人七千有奇，绩至者又六千余，俱令复业。窃谓凡被俘未归者，更宜多方招诱，已归者所居从便，优加存恤，无致失所 。”制可。二月，拜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行省于平阳。时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许，因进拜焉，且遣近侍谕曰 ：“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执政时，因有人言，遂以河东事

相委，果能勉力以保无虞。方国家多难，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虑社稷之计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

时河南粟麦不令兴贩渡河，鼎上言曰：“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况今累值兵戎，农民浸少，且无雨雪，阙食为甚。又解州屯兵数多，粮储仅及一月。伏见陕州大阳渡、河中大庆渡皆邀阻粟麦，不令过河，臣恐军民不安，或生内患。伏望朝廷听其输贩，以纾解州之急。”从之。

又言：“河东兵革之馀，疲民稍复，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馈饷所须，征科颇急，贫无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为盗发，盖绝无而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谋安集，而潞州帅府遣官于辽、沁诸郡搜括余粟，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箠械系，所在骚然，甚可怜悯。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费，招集流亡，劝督农事。彼不是务，而使疮痍之民重罹兹苦，是兵未来而先自弊也。愿朝廷亟止之，如经费果阙，以恩例劝民入粟，不犹愈于强括乎！”又言：“霍州回牛、夙楼岭诸厄，戍卒几四千。今兵既去而农事方兴，臣乞量留侦候，余悉遣归，有警复征。既休民力，且省县官，万一兵来，亦足御遏。举一事而获二利，臣敢以为请。”诏趋行之。

又言：“河东两路农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岁粮储常苦不继。臣切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诱之术，故进献者无几。宜增益其条，如中都时，仍许各路宣抚司俱得发卖，庶几多获贮储，以济不给。”于是尚书省更定制奏行焉。

又言：“交钞贵于通流，今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术

收之，不无阙误。宜从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所支已多，民不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然，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其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将误军储而启衅端。“时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南渡，致物价翔贵，权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罢之。

又言：“比者朝廷命择义军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帅必兰阿鲁带言：‘自去岁初置帅府时已按阅本军，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之余，屡试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顾其家，心一而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而不相谙矣。国家粮储，常恐不继，岂容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即为异境，日常备战，事务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虑恐因得测吾虚实。且义军率皆农民，已各散归田亩，趋时力作。若征集之，动经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从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臣切是其言。”时阿鲁带奏亦至，诏遂许之。

又言：“近侦知北兵驻同、耀，窃虑梗吾东西往来之路，遂委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领军赴援。今兵势将叩关矣，前此臣尝奏闻，北兵非止欲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虽已移文陕州行院及陕西邻境，俱令设备，恐未即遵行。乞诏河南行院统军司，议所以御备之策。”上以示尚书省，宰臣奏：“兵已逾关，惟宜严责所遣帅臣趋迎击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闻大兵已越关，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国恩擢列枢府，凡有戎事，皆当任之。今入河南，将及畿甸，岂可安据一方，坐视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奋以少宽陛下之忧乎。去岁颁降圣训，以向者都城被围四方无援为恨，明敕将帅，若京师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诏，先

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济河以趋关、陕，臣将亲率平阳精兵直抵京师，与王师相合。”又奏曰：“京师去平阳千五百余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图入援，须三旬而后能至，得无失其机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诏枢府督军应之。

初，鼎以将率兵赴援京师，奏乞委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以镇守河东，从之。至是，鼎拜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是时，大兵已过陕州，自关以西皆列营栅，连亘数十里。鼎虑近薄京畿，遂以河东南路怀、孟诸兵合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并力御之。且虑北兵扼河，移檄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而去。

鼎复上言：“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窃虑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将及畿甸，倘复诱此失职之众使为乡导，或驱之攻城，岂不益资其力。乞朝廷遣官抚慰，及令所司严为防闲，庶几不至生衅。”上从其计，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安抚捕盗官，巡行郡邑。大兵还至平阳，鼎遣兵拒战，不利乃去。

兴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统之西征。至是，鼎驰奏以为非便，略曰：“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遂止。是月，进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岚官军以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以状白臣，甚言

其失计。臣愚以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闻 。”诏付尚书省议之，语在德升传。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职，诏不从。

朝廷诏鼎举兵伐宋，且令勿复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乃上书曰 ：“窃怀愚恳，不敢自默，谨条利害以闻。昔泰和间，盖尝南伐，时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马蕃军锐，所谓万全之举也，然犹亟和，以偃兵为务。大安之后，北兵大举，天下骚然者累年，然军马气势，视旧才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属，亦多损弊，民间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师旅，远近动摇，是未获一敌而自害者众，其不可一也。今岁西北二兵无入境之报，此非有所惮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还，姑自息养，不然则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闻王师南征，乘隙并至，虽有潼关、大河之险，殆不足恃，则三面受敌者首尾莫救，得无贻后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备而后能取胜也。宋自泰和再修旧好，练兵峙粮，缮修营垒，十年于兹矣。又车驾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忧惧，委曲为防。况闻王师已出唐、邓，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军无所得，徒自劳费，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无恢复旧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窥其虚实，故未敢轻举。今我军皆山西、河北无依之人，或招还逃军，胁从归国，大抵乌合之众，素非练习，而遽使从戎，岂能保其决胜哉？虽得其城，内无储蓄，亦何以守？以不练乌合之军，深入敌境，进不得食，退无所掠，将复遁逃啸聚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发兵进讨，欲因敌粮，此事不可必者。随军转输，则又非民力所及。沿边人户虽有恒产，而赋役繁重，不胜困惫。又凡失业寓河南者，类皆衣食不给。贫穷之迫，盗所由生，如宋人阴为招募，诱以厚利，使为乡导，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则内有叛民，外有勍敌，未易图之，

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将兴，若进兵不还，必违农时，以误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计，岂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为止当遴选材武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至于士气益强，民心益固，国用丰饶，自可恢廓先业，成中兴之功，一区区之宋何足平乎 。”诏付尚书省，宰臣以为诸军既进，无复可议，遂寝。

既而元帅承裔等取宋大散关，上谕鼎曰 ：“ 所得大散关，可保则保，不可则焚毁而还 。”于是鼎奏 ：“ 臣近遣官问诸帅臣，皆曰散关至蓦关诸隘，其地远甚，中间堡垒相望，如欲分屯，非万人不可。则又有恆州、虢县所直数关，宋兵皆固守如旧，缓急有事，当复分散关之兵。余众数少，必不能支，而凤翔、恆、陇亦无应援，恐两失之。且比年以来，民力困于调度，今方春，农事已急，恐妨耕垦，不若焚毁此关，但屯边隘以张其势，彼或来侵，互相应援易为力也 。”制可。

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谕曰 ：“ 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旧人也，姑宜勉力以终之 。”鼎以宣宗多亲细务，非帝王体，乃上奏曰 ：“ 天下之大，万机之众，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则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纲、责成功而已。况今多故，岂可躬亲细务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则恢复之期不远矣 。”上览其奏不悦，谓宰臣曰：“ 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 ”高琪奏曰 ：“ 圣主以宗庙社稷为心，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 。”上喜之。

三年正月，上言 ：“ 沿边州府官既有减定资历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御边隘者，征行暴露，备历艰险，宜一体减免，以示激劝 。”从之。二月，上言 ：“ 近制，军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帅府不得辄行诛赏。夫赏由中出则恩有所归，兹

固至当。至于部分犯罪，主将不得施行，则下无所畏而令莫得行矣 。”宰臣难之，上以问枢密院官，对如鼎言，乃下诏，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决。

时元帅内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于是鼎上言 ：“承裔等奉诏宣扬国威，所谓‘吊民伐罪’者也。今大军已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乃汉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谕帅臣，所得城邑姑无焚掠，务慰抚之。诚使一郡贴然，秋毫不犯，则其余三十军将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师，乃宜有戮 。”上甚是其言，遂诏谕承裔。鼎以年老屡上表求致仕，上谓宰臣曰 ：“胥鼎以老求退，朕观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谕之。鼎尝荐把胡鲁，以为过己远甚，欲以自代。胡鲁固佳，至于驾驭人材，处决机务，不及鼎多矣 。”俄以伐宋有功，迁官一阶。

八月，上言 ：“臣奉诏兼节制河东，近晋安帅府令百里内止留桑枣果木，余皆伐之。方今秋收，乃为此举以夺其事，既不能御敌而又害民，非计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岂能尽去，使不资敌乎？他木虽伐，桑枣舍屋独非木乎，此殆徒劳。臣已下帅府止之，而左都监完颜阎山乃言尝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诏从鼎便宜规画。是时，大元兵大举入陕西，鼎多料敌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谕枢密院官曰 ：“胥鼎规画必无谬误，自今卿等不须指授也 。”寻又遣谕曰 ：“卿专制方面，凡事得以从宜规画，又何必一一中复，徒为逗留也 。”

四年，进封温国公，致仕，诏谕曰 ：“卿屡求退，朕初不许者，俟其安好，复为朕用尔。今从卿请，仍可来居京师，或有大事，得就谘决也 。”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谕鼎及左丞贾益谦曰 ：“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军用或阙，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当何以处之。欲召赴尚书省会议，恐与时相不合，难于面折，故令就第延问，其悉意以陈，毋有

所隐。”元光元年五月，上敕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贾益谦、工部尚书札里吉、翰林学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经练国事，当邀赴省与议利害。”仍遣侍官分诣四人者谕意焉。

六月，晋阳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枢府每檄臣会合府兵进战，盖公府虽号分封，力实单弱，且不相统摄，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为援，臣恐人心以谓举弃河北，甚非计也。伏见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将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东，人乐为用。今虽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总制公府，同力战御，庶几人皆响应，易为恢复，惟陛下图之。

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复，拜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行尚书省于卫州。鼎以衰病辞，上谕曰：“卿向在河东，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归附，须卿图画。卿先朝大臣，必济吾事，大河以北，卿皆节制。”鼎乃力疾赴镇，来归者益众。鼎病不能自持，复申前请，优诏不许。三年，复上章请老，且举朝贤练军政者自代。诏答曰：“卿往在河东，残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镇，敌不复侵。何乃过为嫌避？且君臣均为一体，朕待下亦岂自殊，自外之语，殆为过计。况余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劳于外，朕岂不知，但国家百年积累之基，河朔亿万生灵之命，卿当勉出壮图，同济大事。”鼎奉诏惶惧不敢退。是年七月，薨。

鼎通达吏事，有度量，为政镇静，所在无贤不肖皆得其欢心。南渡以来，书生镇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挚，初名师尹，避讳改今名，字莘卿，东阿人。明昌二年进士，入官慷慨有为。承安间，积迁山东路盐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课增四分，特命迁官二阶。八年七月，追官一阶，降授长武县令。初，挚为户部主事，与王谦规措西北路军储以

代张炜，挚上章论本路财用不实，至是降除焉。贞祐初，大兵围燕都，时挚为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擢为右补阙。二年正月，诏挚与少府监丞李向秀分诣西山招抚。宣宗南渡，转劝农副使，提控紫荆等关。俄迁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签枢密院阿勒根讹论等以谓“今车驾驻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动，且兵不在多，以将为本。侯挚有过人之才，倘假以便宜之权，使募兵转粮，事无不克，可升为尚书，以总制永锡、庆寿两军。”于是以挚为太常卿，行尚书六部事，往来应给之。

挚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总天下之纪纲，今随路宣差便宜、从宜，往往不遵条格，辄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于纪纲岂不紊乱，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帅府，所统兵校不为不众，然而弗克取胜者，盖一处受敌，余徒傍观，未尝发一卒以为援，稍见小却，则弃戈遁去，此师老将怯故也。将将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御寇，督民运粮，各有所职，本不可以兼行，而帅府每令杂进，累遇寇至，军未战而丁夫已遁，行伍错乱，败之由也。夫前阵虽胜，而后必更者，恐为敌所料耳，况不胜哉。用兵尚变，本无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辙，臣虽素不知兵，妄谓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肃诸郡据白沟、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阙员，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选勇猛才干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卫至海，宜沿流设备，以固山东，使力穑之民安服田亩。”其六曰：“近都州县官吏往往逋逃，盖以往来敌中失身者多，兼转输频并，民力困弊，应给不前复遭责罚，秩满乃与他处一体计资考，实负其人。乞诏有司优定等级，以别异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将帅轻敌妄举，如近日李英为帅，临阵之际酒犹未醒，是以取败。臣谓英既无功，其滥注官爵并宜削夺。”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

欲逃窜。加以溃散军卒还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优加矜恤，亟招抚之 。”其九曰 ：“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倚办。宜选骁勇过人、众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 。”上略施行焉。

时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谍者间挚，挚恐为所陷，上章自辩。诏谕之曰 ：“卿朕素知，岂容间耶。其一意于职，无以猜嫌自沮也 。”八月，权参知政事。俄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北。先是，挚言 ：“河北东、西两路最为要地，而真定守帅胡论出辄弃城南奔，州县危惧。今防秋在迩，甚为可忧，臣愿募兵与旧部西山忠义军往安抚之 。”制可，故是有命。十一月，入见。壬申，遣祭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复行省于河北。

四年正月，进拜尚书右丞。尝上言，宜开沁水以便馈运，至是，诏有司开之。是时，河北大饥，挚上言曰 ：“今河朔饥甚，人至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殍殣相属。伏见沿河上下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彼商人非有济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来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无有，谁复为之？是虽有济物之名，而实无所渡之物，其与不渡何异。昔春秋列国各列疆界，然晋饥则秦输之粟，及秦饥，晋闭之籴，千古讥之。况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为可哀，其忍坐视其死而不救欤！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 。”诏尚书省行之。

时红袄贼数万人入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生擒伪宣徽使李寿甫。讯之，则云其众皆杨安兒、刘二祖散亡之余，今复聚及六万，贼首郝定者兖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称大汉皇帝，已攻泰安、滕、兖、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又破邳州硇子堌，得船数百艘，近遣人北构南连皆成约，行将跨河为乱。挚以其言闻于上，且曰 ：“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实

有此谋 。”遂诏挚行省事于东平，权本路兵马都总管，以招诱之，若不从即率兵捕讨。兴定元年四月，济南、泰安、滕、兖等州土贼并起，肆行剽掠，挚遣提控遥授棣州防御使完颜霆率兵讨之，前后斩首千余，招降伪元帅石花五、夏全馀党壮士二万人，老幼五万口。

是年冬，升资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 ，挚上言 ：“山东、河北数罹兵乱，遗民嗷嗷,实可哀恤，近朝廷遣官分往抚辑，其惠大矣。然臣忝预执政，敢请继行，以宣布国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苏，是亦图报之一也 。”宰臣难之，无何，诏遣挚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抚事。既行，又上言曰 ：“ 臣近历黄陵岗南岸，多有贫乏老幼自陈本河北农民，因敌惊扰故南迁以避，今欲复归本土及春耕种，而河禁邀阻。臣谓河禁本以防闲自北来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验实放渡 。”诏付尚书省，宰臣奏“ 宜令枢府讲究 ”，上曰 ：“ 民饥且死，而尚为次第何耶？其令速放之 。”

四月，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破李全于密州。初，贼首李全据密州及胶西、高密诸县，挚督兵讨之。会高密贼陈全等四人默白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愿为内应，阿鲁答乃遣提控硃琛率兵五百赴之。时李全暨其党于忙兒者皆在城中，闻官军且西来，全潜逸去，忙兒不知所为。阿鲁答驰抵城下，鼓噪逼之，贼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余贼四千出走，进军邀击之，斩首千级，俘百余人，所获军实甚众，遂复其城。是夜，琛又用陈全计，拔高密焉。六月，上遣谕挚曰 ：“ 卿勤劳王家，不避患难，身居相职而往来山堌水寨之间，保庇农民收获二麦，忠恪之意朕所具知。虽然，大臣也，防秋之际亦须择安地而处，不可堕其计中 。”挚对曰 ：“ 臣蒙大恩，死莫能报，然承圣训，敢不奉行。拟驻兵于长清县之灵岩寺，有屋三百余间，且连接泰安之

天胜寨，介于东平、益都之间，万一兵来，足相应援 。”上恐分其兵粮，乃诏权移邳州行省。

九月，挚上言 ：“东平以东累经残毁，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户仅及八百，军以万计。夫古之取兵以八家为率，一家充军七家给之，犹有伤生废业、疲于道路之叹。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萧何、刘晏复生，亦无所施其术，况于臣者何能为哉。伏见邳，海之间，贫民失业者甚众，日食野菜，无所依倚，恐因而啸聚以益敌势。乞募选为兵，自十月给粮，使充戍役，至二月罢之，人授地三十亩，贷之种粒而验所收获，量数取之，逮秋复隶兵伍。且战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 。”诏施行之。

是时，枢密院以海州军食不足，艰于转输，奏乞迁于内地。诏问挚，挚奏曰 ：“海州连山阻海，与沂、莒、邳、密皆边隅冲要之地，比年以来为贼渊薮者，宋人资给之故。若弃而他徙，则直抵东平无非敌境，地大气增，后难图矣，臣未见其可。且朝廷所以欲迁者，止虑粮储不给耳。臣请尽力规画，劝喻农民趋时耕种，且令煮盐易粮，或置场宿迁，以通商旅，可不劳民力而办。仍择沭阳之地可以为营屯者，分兵护逻，虽不迁无患也 。”上是其言，乃止。

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廪将乏，扇其军为乱。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兼同知沂州防御使程戩惧祸及己 ，遂与同谋，因结宋兵以为外应。挚闻，即遣兵捕之，讯竟具伏，汝霖及戩并其党弹压崔荣、副统韩松、万户戚谊等皆就诛，至是以闻。三年七月，设汴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诏挚居中总其事焉。十月，以里城毕工，迁官一阶。四年七月，迁荣禄大夫，致仕。

天兴元年正月，起复为大司农。四月，归大司农印，复致

仕。八月，复起为平章政事，封萧国公，行京东路尚书省事。以军三千护送就舟张家渡，行至封丘，敌兵觉，不能进。诸将卒谋倒戈南奔，留数骑卫挚。挚知其谋，遂下马，坐语诸将曰："敌兵环视，进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宁死于汝曹之手，不忍为乱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诸将诺而止，得全师以还，闻者壮之。十一月，复致仕。居汴中，有园亭蔡水滨，日与耆旧宴饮。及崔立以汴城降，为大兵所杀。

挚为人威严，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荐士，如张文举、雷渊、麻九畴辈皆由挚进用。南渡后宰执中，人望最重。

把胡鲁，不详其初起。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迁，由左谏议大夫擢为御前经历官，上面谕之曰："此行，军马朕自总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闻。"三年十一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充行省参议官。

兴定元年三月，授陕西路统军使，兼前职。二年正月，召为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国家取人，惟进士之选为重，不求备数，务在得贤。窃见今场会试，考官取人泛滥，非求贤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旧制。"诏付尚书省集文资官杂议，卒依泰和例行之。

是月，拜参知政事。六月，诏权左副元帅，与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六月，平凉等处地震，胡鲁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灾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谕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纳之，遣右司谏郭著往阅其迹，抚谕军民焉。四年四月，权尚书右丞、左副元帅，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京兆。时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民力浸困，胡鲁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顺流而下，庶可少纾民力。"从之。时以为便。

五年正月，朝议欲复取会州，胡鲁上言：“臣窃计之，月当费米三万石、草九万称，转运丁夫不下十余万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费已如此，况未必耶。临洮路新遭劫掠，疮痍未复，所须刍粮决不可办，虽复取之庆阳、平凉、凤翔及邠、泾、宁、原、恆、陇等州，亦恐未能无阙。今农事将兴，沿边常费已不暇给，岂可更调十余万人以饷此军。果欲行之，则数郡春种尽废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飞挽之役，无时而已也。止宜令承裔军于定西、巩州之地，护民耕稼，俟敌意怠，然后取之。”诏付省院曰：“其言甚当，从之可也。”

三月，上言：“御敌在乎强兵，强兵在乎足食，此当今急务也。窃见自陕以西，州郡置帅府者九，其部众率不过三四千，而长校猥多，虚糜廪给，甚无谓也。臣谓延安、风翔、恐州边隅重地固当仍旧，德顺、平凉等处宜皆罢去。河南行院、帅府存沿边并河者，余亦宜罢之。”制可。

是年十月，西北兵三万攻延安，胡鲁遣元帅完颜合达、元帅纳合买住御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鲁以西北兵势甚大，屡请兵于朝，上由是恶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罢参知政事，以知河中府事权安抚使。于是陕西西路转运使夹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见知河中府把胡鲁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实朝廷之良臣也。去岁，兵入延安，胡鲁遣将调兵，城赖以无，不为无功。今合达、买住各授世封，而胡鲁改知河中府。切谓方今用人之时，使谋略之臣不获展力，缓急或失事机。诚宜复行省之任，使与承裔共守京兆，令合达、买住捍御延安，以藩卫河南，则内外安矣。”不报。

六月，召为大司农，既至汴，遂上言曰：“迩来群盗扰攘，侵及内地，陈、颍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阔，农事半废、蔡、息之间十去八九。甫经大赦，贼起益多，动计数百，驱牛焚舍，

恣行剽掠，田谷虽熟，莫敢获者。所在屯兵率无骑士，比报至而贼已遁，丛薄深恶，复难追袭，则徒形迹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为处置也 。”八月，复拜参知政事，上谓之曰 ：“ 卿顷为大司农，巡行郡县，盗贼如何可息？ ”对曰 ：“ 盗贼之多，以赋役多也。赋役省则盗贼息 。”上曰 ：“ 朕固省之矣 。”胡鲁曰 ：“ 如行院、帅府扰之何 。”上曰 ：“ 司农官既兼采访，自今其令禁止之 。”

初，胡鲁拜命日，巡护卫绍王宅都将把九斤来贺，御史粘割阿里言 ：“ 九斤不当游执政门，胡鲁亦不当受其贺，请并案之 。”于是诏谕曰 ：“ 卿昔行省陕西，擅出系囚，此自人主当行，非臣下可专，人苟有言，其罪岂特除名。朕为卿地，因而肆赦，以弭众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职守，且握兵柄，而纵至门下，法当责降，朕重卿素有直气，故复曲留。公家事但当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尔也，卿其戒之 。”是年十二月，进拜尚书右丞。

元光二年正月，上谕宰臣曰 ：“ 陕右之兵将退，当审后图，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鲁深悉彼中利害，其与共议之 。”寻遣胡鲁往陕西，与行省赛不、合达从宜规画焉。哀宗即位，以有册立功，进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诏加赠右丞相、东平郡王。胡鲁为人忠实，忧国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

师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国讳更焉。承安五年词赋进士。为人轻财尚义。初补尚书省令史，适宣宗南迁，留平章完颜承晖守燕都。承晖将就死，以遗表托安石使赴行在，安石间道走汴以闻。上嘉之，擢为枢密院经历官。时哀宗在春宫，领密院事，遂见知遇。元光二年，累迁御史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备御二事，其一曰 ：“ 自古所以安国家、息祸乱，不过

战、守、避、和四者而已。为今之计，守、和为上。所谓守者，必求智谋之士，使内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敌人之锐，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败之。其所谓和，则汉、唐之君固尝用此策矣，岂独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详议而行。”其二曰：“今敌中来归者颇多，宜丰其粮饷，厚其接遇，度彼果肯为我用，则择有心力者数十人，潜往以诱致其余。来者既众，彼必转相猜贰，然后徐起而图之，则中兴之功不远矣。”上嘉纳之。

九月，坐劾英王守纯附奏不实，决杖追官。及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为同签枢密院事。二年，复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书、权左参政。四年，进尚书右丞。五年，台谏劾近侍张文寿、张仁寿、李麟之，安石亦论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谓安石曰：“汝便承取贤相，朕为昏主，止矣。”如是数百言。安石骤蒙任用，遽遭摧折，疽发脑而死，上甚悼惜之。

赞曰：宣宗南迁，天命去矣，当是时虽有忠良之佐、谋勇之将，亦难为也。然而汝砺、行信拯救于内，胥鼎、侯挚守御于外，讫使宣宗得免亡国，而哀宗复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国也若是哉。胡鲁养兵惜谷之论，善矣。安石不负承晖之托，遂见知遇，以论列近侍触怒而死，悲夫！

卷一百九　　列传第四十七

完颜素兰　陈规　许古

完颜素兰，一名翼，字伯扬，至宁元年策论进士也。贞祐初，累迁应奉翰林文字，权监察御史。二年，宣宗迁汴，留皇太子于燕都，既而召之，素兰以为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从。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兰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则声势俱重，边隘有守则都城可无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实在灵武，盖将以系天下之心也。”不从，竟召太子从。

七月，车驾至汴，素兰上书言事，略曰：“昔东海在位，信用谗谄，疏斥忠直，以致小人日进，君子日退，纪纲紊乱，法度益隳。风折城门之关，火焚市里之舍，盖上天垂象以儆惧之也。言者劝其亲君子、远小人、恐惧修省，以答天变，东海不从，遂至亡灭。夫善救乱者必迹其乱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诚能大明黜陟以革东海之政，则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龙兴，不思出此，辄议南迁，诏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请留，启行之日，风雨不时、桥梁数坏，人心天意亦可见矣。此事既往，岂容复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车之辙不可引辕而复蹈也。”

又曰：“国家不可一日无兵，兵不可一日无食。陛下为社稷之计，宫中用度皆从贬损，而有司复多置军官，不恤妄费，甚无谓也。或谓军官之众所以张大威声，臣窃以为不然。不加

精选而徒务其多，缓急临敌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粮乏，故使车驾至此。稍获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备，万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复请陛下何之也 。”

三年正月，素兰自中都计议军事回，上书求见，乞屏左右。上遣人谕之曰 ：“ 屏人奏事，朕固常尔。近以游茂因缘生疑间之语，故凡有所引见，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无患不密也 。” 寻召至近侍局，给纸劄令书所欲言，书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见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长赵和和在焉。素兰奏曰：“臣闻兴衰治乱有国之常 ，在所用之人如何耳 。用得其人 ，虽衰乱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则治安亦乱矣。向者飐军之变，中都帅府自足剿灭，朝廷乃令移剌剌塔不也等招诱之，使帅府不敢尽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于伯德文哥之叛，帅府方议削其权，而朝廷传旨俾领义军，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辄拒不受，不臣之状亦显矣。帅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帅府。国家付方面于重臣，乃不信任，顾养叛贼之奸，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 。” 上曰 ：“ 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诚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于高琪？ ” 素兰曰 ：“ 臣见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刘温云：‘ 所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 ，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勿复遵中都帅府约束 ’。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罪人与高琪计结明矣 。” 上颔之。素兰续奏曰 ：“ 高琪本无勋劳，亦无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诛胡沙虎，盖出无聊耳。一旦得志，妒贤能，树奸党，窃弄国权，自作威福。去岁，都下书生樊知一者诣高琪言 ：‘ 飐军不可信，恐终作乱。’ 遂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 。宸聪之不通，下情之不达，皆此人罪也。及飐军为变，以党人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往招之，已而无成，则复以为武卫军使。

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观之，此贼变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昔东海时，胡沙虎跋扈无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独台官乌古论德升、张行信弹劾其恶，东海不察，卒被其祸。今高琪之奸，过于胡沙虎远矣。台谏职当言责，迫于凶威，噤不敢忤。然内外臣庶见其恣横，莫不扼腕切齿，欲一剸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顾臣父子迭仕圣朝，久食厚禄，不敢偷安。惟陛下断然行之，社稷之福也 。”上曰 ：“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 。”素兰复奏 ：“丞相福兴，国之勋旧，乞召还京，以镇雅俗，付左丞彖多以留后事，足也 。”上曰 ：“如卿所言，二人得无相恶耶？”素兰曰 ：“福兴、彖多同心同德，无不协者。“上曰 ：“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辍 。”素兰曰 ：“臣闻朝廷正则天下正，不若令福兴还，以正根本 。”上曰 ：“朕徐思之。“素兰出，上复戒曰 ：“今日与朕对者止汝二人，慎无泄也。“厥后，上以素兰屡进直言，命再任监察御史。

四年三月，言 ：“臣近被命体问外路官，廉干者拟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罢之，具申朝廷，别议拟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虽令罢去，不过止以待阙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盖徒有选人之虚名 ，而无得人之实迹 。古语曰：‘县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后官更劣,则为患滋甚，岂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举堪充司县长官者，仍明著举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赏罚，庶几其可。议者或以阂选法、紊资品为言，是不知方今之事与平昔不同，岂可拘一定之法，坐视斯民之病而不权宜更定乎 。”诏有司议行之。

时哀宗为皇太子，春宫所设师保赞谕之官多非其人，于是素兰上章言 ：“臣闻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

正本之要无他，在选人辅翼之耳。夫生于齐者能齐言而不能楚语，未习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习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为师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终之功光文、武，垂休无穷。钦惟陛下顺天人之心，预建春宫。皇太子仁孝聪明出于天资，总制枢务固已绰然有余，倘更选贤如周、召之俦者使之夹辅，则成周之治不足侔矣 。”上称善。未几，擢为内侍局直长，寻迁谏议大夫，进侍御史。

兴定二年四月，以蒲鲜万奴叛，遣素兰与近侍局副使内族讹可同赴辽东，诏谕之曰 ：“ 万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当得其详，然宜止居铁山，若复远去，则朕难得其耗也 。”又曰 ：“ 朕以讹可性颇率易，故特命卿偕行，每事当详议之 。”素兰将行，上言曰 ：“ 臣近请宣谕高丽复开互市事，闻以诏书付行省必兰出。若令行省就遣谕之，不过邻境领受，恐中间有所不通，使圣恩不达于高丽，高丽亦无由知朝廷本意也。况彼世为藩辅，未尝阙臣子礼，如遣信使明持恩诏谕之，贷粮、开市二者必有一济。苟俱不从，则其曲在彼，然后别议图之可也。“ 上是其言，于是遣典客署书表刘丙从行。及还，授翰林待制。

正大元年正月，诏集群臣议修复河中府，素兰与陈规等奏其未可，语在《规传》。是月，转刑部郎中 。时南阳人布陈谋反，坐系者数百人，司直白华言于素兰曰 ：“ 此狱诖误者多，新天子方务宽大，他日必再诏推问，比得昭雪，死于榜笞之下者多矣 。”素兰命华及检法边泽分别当死、当免者，素兰以闻，止坐首恶及拟伪将相者数人，余悉释之。

八月，权户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农卿，俄改司农大卿，转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权元帅右都监、参知政事，行省於京兆。未几，迁金安军节度使，兼同、华安抚使。既而召还朝，行至陕被围，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

素兰莅官以修谨得名，然苛细不能任大事，较之辈流颇可称。自擢为近侍局直长，每进言多有补益。其居父丧，不饮酒，庐墓三年，时论以为难。

陈规，字正叔，绛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词赋进士，南渡为监察御史。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参政侯挚初以都西立功，获不次之用，遂自请镇抚河北。陛下遽授以执政，盖欲责其报效也。既而盘桓西山，不能进退，及召还阙，自当辞避，乃恬然安居，至于按阅仓库，规画榷酤，岂大臣所宜亲。方今疆土日蹙，将帅乏人，士不选练，冗食猥多，守令贪残，百姓流亡，盗贼滋起，灾变不息，则当日夜讲求其故，启告陛下者也，而挚未尝及之。伏愿陛下特赐省察，量其才分别加任使，无令负天下之谤。”不报。又言：“警巡使冯祥进由刀笔，无他才能，第以惨刻督责为事。由是升职，恐长残虐之风，乞黜退以励余者。”诏即罢祥职，且谕规曰：“卿知臣子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

四年正月，上言：“伏见沿河悉禁物斛北渡，遂使河北艰食，人心不安。昔秦、晋为仇，一遇年饥则互输之粟。今圣主在上，一视同仁，岂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视困馁而不救哉。况军民效死御敌，使复乏食，生亦何聊，人心一摇，为害不细。臣谓宜于大阳、孟津等渡委官阅视，过河之物，每石官收不过其半，则富有之家利其厚息，辐凑而往，庶几公私俱足。”宰执以河南军储为重，诏两渡委官取其八，二以与民，至春泽足，大兵北还，乃依规请。制可。

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岁河北红袄盗起，州遣节度副使纥石烈鹤寿将兵讨之，而乃大掠良民家属为驱，甚不可也。乞明敕有司，凡鹤寿所虏俱放免之，余路军人有掠本国人为驱者，亦乞一体施行，庶几河朔有所系望，上恩无有极

已 。”事下尚书省，命徐州、归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隐匿者坐掠人为奴婢法，仍许诸人告捕，依令给赏，被虏人自诉者亦赏之。

四月，上言 ：“河北濒河州县，率距一舍为一寨，籍居民为兵。数寨置总领官一人，并以宣差从宜为名。其人大抵皆闲官，义军之长、偏裨之属尤多无赖辈，征逐宴饮取给于下，日以为常。及敌至则伏匿不出，敌去骚扰如初。此辈小人假以重柄，朝廷号令威权无乃太轻乎。臣谓宜皆罢之，第委宣抚司从宜措画足矣 。”制可。

七月，上章言：

陛下以上圣宽仁之姿，当天地否极之运，广开言路以求至论，虽狂妄失实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为缄默，何以仰酬洪造。谨条陈八事，愿不以人微而废之，即无可采，乞放归山林以惩尸禄之罪。

一曰责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边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战无不胜捷，以致神都覆没，翠华南狩，中原之民肝脑涂地，大河以北莽为盗区。臣每念及此，惊怛不已。况宰相大臣皆社稷生灵所系以安危者，岂得不为陛下忧虑哉。每朝奏议，不过目前数条，特以碎末，互生异同，俱非救时之急者。况近诏军旅之务，专委枢府，尚书省坐视利害，泛然不问，以为责不在己，其于避嫌周身之计则得矣，社稷生灵将何所赖。古语云 ：“疑则勿任，任则勿疑 。”又曰 ：“谋之欲众，断之欲独。“陛下既以宰相任之，岂可使亲其细而不图其大者乎。伏愿特同睿断，若军伍器械、常程文牍即听枢府专行，至于战守大计、征讨密谋皆须省院同议可否，则为大臣者知有所责，而天下可为矣。

二曰任台谏以广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议论之臣。政

事之臣者宰相执政，和阴阳，遂万物，镇抚四夷，亲附百姓，与天子经纶于庙堂之上者也。议论之臣者谏官御史，与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岂可偏废哉。昔唐文皇制中书门下入阁议事皆令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国朝虽设谏官，徒备员耳，每遇奏事皆令回避。或兼他职，或为省部所差，有终任不觌天颜、不出一言而去者。虽有御史，不过责以纠察官吏、照刷案牍、巡视仓库而已，其事关利害或政令更革，则皆以为机密而不闻。万一政事之臣专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见败事机，陛下安得而知之。伏愿遴选学术讠夹博、通晓世务、骨鲠敢言者以为台谏，凡事关利害皆令预议，其或不当，悉听论列，不许兼职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则从而黜之。

三曰崇节俭以答天意。昔卫文公乘狄人灭国之余，徙居楚丘，才革车三十两，乃躬行俭约，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为富庶。汉文帝承秦、项战争之后，四海困穷，天子不能具钧驷，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绨，足履革舄，未几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国家自兵兴以来，州县残毁，存者复为土寇所扰，独河南稍完，然大驾所在，其费不赀，举天下所奉责之一路，顾不难哉。赖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灾之余而去岁秋禾、今年夏麦稍得支持。夫应天者要在以实，行俭者天必降福，切见宫中及东宫奉养与平时无异，随朝官吏、诸局承应人亦未尝有所裁省。至于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今京师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旧，俱非克己消厄之道。愿陛下以卫文公、汉文帝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樽节，罢冗员，减浮费，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饰，庶皇天悔祸，太平可致。

四曰选守令以结民心。方今举天下官吏军兵之费、转输营造之劳，皆仰给河南、陕西。加之连年蝗旱，百姓荐饥，行赈

济则仓廪悬乏，免征调则用度不足，欲其实惠及民，惟得贤守令而已。当赋役繁殷、期会促迫之际，若措画有方则百姓力省而易办，一或乖谬有不胜其害者。况县令之弊无甚于今，由军卫监当进纳劳效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时贪纵，庸懦者权归猾吏。近虽遣官廉察，治其奸滥，易其疲软，然代者亦非选择，所谓除狼得虎也。伏乞明敕尚书省，公选廉洁无私、才堪牧民者，以补州府官。仍清县令之选，及责随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县令者一员，如他日犯赃并从坐。其资历已系正七品，及见任县令者，皆听寄理，俟秩满升迁。复令监察以时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职者究治之，则实惠及民而民心固矣。

五曰博谋群臣以定大计 。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致竭一路终岁之敛，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虽无边事，亦将坐困，况兵事方兴，未见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种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是徒烦有司征索课租而已。举数百万众坐糜廪给，缓之则用阙，急之则民疲，朝迁惟此一事已不知所处，又何以待敌哉。是盖不审于初，不计其后，致此误也。使初迁时去留从其所愿，则欲来者是足以自赡之家，何假官廪，其留者必有避难之所，不必强遣，当不至今日措画之难。古昔人君将举大事，则谋及乃心，谋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台谏及随朝五品以上官同议为便。

六曰重官赏以劝有功。陛下即位以来，屡沛覃恩以均大庆，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满一任而并进十级，承应未出职而已带骠骑荣禄者，冗滥之极至于如此，复开鬻爵进献之门，然则被坚执锐效死行阵者何所劝哉。官本虚名，特出于人主之口，

而天下之人极意趋慕者，以朝廷爱重耳。若不计勋劳，朝授一官，暮升一职，人亦将轻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愿陛下重惜将来，无使公器为寻常之具，功赏为侥幸所乘。又今之散官动至三品，有司艰于迁授，宜於减罢八资内量增阶数，易以美名，庶几历官者不至于太骤，而国家恩权不失之太轻矣。

七曰选将帅以明军法。夫将者国之司命，天下所赖以安危者也。举万众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间以决生死，其任顾不重欤？自北兵入境，野战则全军俱殃，城守则阖郡被屠，岂皆士卒单弱、守备不严哉，特以庸将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语云：“三辰不轨，取士为相。四夷交侵，拔卒为将。”今之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乱行，屯次则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责其畏法死事，岂不难哉。况今军官数多，自千户而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切闻国初取天下，元帅而下，惟有万户，所统军士不下数万人，专制一路，岂在多哉？多则难择，少则易精。今之军法，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谋克之下有蒲辇一人、旗鼓司火头五人，其任战者才十有八人而已。又为头目选其壮健以给使令，则是一千户所统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队伍矣。古之良将常与士卒同甘苦，今军官既有俸廪，又有券粮，一日之给兼数十人之用。将帅则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军士哉。伏乞明敕大臣，精选通晓军政者，分诣诸路，编列队伍，要必五十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五千户为一万户，谓之散将。万人设一都统，谓之大将，总之帅府。数不足者皆并之，其副统、副提控及无军虚

设都统、万户者悉罢省。仍敕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各举方略优长，武勇出众、材堪将帅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万户以上都统、元帅之职。千户以下，选军中有谋略武艺为众所服者充。申明军法，居常教阅，必使将帅明于奇正虚实之数，士卒熟于坐作进退之节。至于弓矢铠仗须令自负，习于劳苦。若有所犯，必刑无赦。则将帅得人，士气日振，可以待敌矣。

八曰练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贵精而不贵多，百农夫不能养一战士，奈何朘民脂膏养此无用之卒。苟健懦不分，众何以劝。”因大搜军卒，遂下淮南，取三关，兵不血刃，选练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壮健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取细弱以增虚数。”比者凡战多败，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为敌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独战而遂溃，此所以取败也。今莫若选差习兵公正之官，将已籍军人随其所长而类试之。其武艺出众者别作一军，量增口粮，时加训练，视等第而赏之。如此，则人人激厉，争效所长，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渐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军为上中下，凡临敌则观其强弱，使下当其上，而上当其中，中当其下。敌乘下军不过奔逐数步，而上军中军已胜其二军，用是常胜。盖古之将帅亦有以懦兵委敌者，要在预为分别，不使混淆耳。

上览书不悦，诏付尚书省诘之。宰执恶其纷更诸事，谓所言多不当。于是规惶惧待罪，诏谕曰：“朕始以规有放归山林之语，故令诘之，乃辞以不职忌讳，意谓朕恶其言而怒也。朕初无意加罪，其令御史台谕之。”寻出为徐州帅府经历官。

正大元年，召为右司谏，数上章言事，寻权吏部郎中。时诏群臣议修复河中府，规与杨云翼等言：“河中今为无人之境，陕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见屯军士量力补治，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也。”从之。未几，坐事解职。初，吏部

尚书赵伯成坐铨选吏员出身王京与进士王著填开封警巡判官见阙，为京所讼免官，规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补阙。十二月，言将相非材，且荐数人可用者。

二年正月，规及台谏同奏五事：一，乞尚书省提控枢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简留亲卫军。三，沙汰冗军，减行枢密院、帅府。四，选大臣为宣抚使，招集流亡以实边防。五，选官置所，议一切省减。略施行之。

四月，以大旱诏规审理冤滞，临发上奏：“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帅府五，皆得以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又曰：“雨水不时则责审理，然则职燮理者当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有为也。

十一月，上召完颜素兰及规入见，面谕曰：“宋人轻犯边界，我以轻骑袭之，冀其惩创告和，以息吾民耳。宋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当识此意。”规进曰：“帝王之兵贵于万全，昔光武中兴，所征必克，犹言‘每一出兵，头须为白’。兵不妄动如此。”上善之。四年三月，上召群臣喻以陕西事曰：“方春北方马渐羸瘠，秋高大势并来，何以支持。朕已喻合达尽力决一战矣，卿等以为如何？”又言和事无益，撒合辇力破和议，赛不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辍乎。”余皆无言，规独进曰：“兵难遥度，百闻不如一见。臣尝任陕西官，近年又屡到陕西，兵将冗懦，恐不可用，未如圣料。”言未终，乌古论四和曰：“陈规之言非是，臣近至陕西，军士勇锐，皆思一战。”监察御史完颜习显从而和之，上首肯，又泛言和事。规对曰：“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势不得不然。使彼难从，犹可以激厉将士，以待其变。”上不以为然。明日，又令集议省中，欲罢和事，群臣多以和为便，乃诏行省斟酌发遣，而事竟不行。

十月，规与右拾遗李大节上章，劾同判大睦亲事撒合辇谄佞，招权纳贿及不公事。由是撒合辇竟出为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与大节言三事：“一，将帅出兵每为近臣牵制，不得专辄。二，近侍送宣传旨，公受赂遗，失朝廷体，可一切禁绝。三，罪同罚异，何以使人。”上嘉纳焉。

初，宣宗尝召文绣署令王寿孙作大红半身绣衣，且戒以勿令陈规知。及成，进，召寿孙问曰：“曾令陈规辈知否？”寿孙顿首言：“臣侍禁庭，凡宫省大小事不敢为外人言，况亲被圣训乎。”上因叹曰：“陈规若知，必以华饰谏我，我实畏其言。”盖规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宫中举事，上必曰：“恐陈规有言。”一时近臣切议，惟畏陈正叔耳，挺然一时直士也。后出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论惜之。

规博学能文，诗亦有律度。为人刚毅质实，有古人风，笃于学问，至老不废。浑源刘从益见其所上八事，叹曰：“宰相材也。”每与人论及时事辄愤惋，盖伤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后，谏官称许古、陈规，而规不以讦直自名，尤见重云。死之日，家无一金，知友为葬之。子良臣。

许古，字道真，汾阳军节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词赋进士第。贞祐初，自左拾遗拜监察御史。时宣宗迁汴，信任丞相高琪，无恢复之谋，古上章曰：

自中都失守，庙社陵寝、宫室府库，至于图籍重器，百年积累，一朝弃之。惟圣主痛悼之心至为深切，夙夜思惧所以建中兴之功者，未尝少置也。为臣子者食禄受责，其能无愧乎！且闾阎细民犹颙望朝廷整训师徒，为恢复计。而今才闻拒河自保，又尽徙诸路军户河南，彼既弃其恒产无以自生，土居之民复被其扰，臣不知谁为此谋者。然业已如是，但当议所以处之，使军无妄费，民不至困穷则善矣。

臣闻安危所系，在于一相，孔子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事势至此，不知执政者每对天颜，何以仰答清问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满德仁、工部尚书孙德渊，忠谅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许告老，愿复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国家。太子太师致仕孙铎，虽颇衰疾，如有大议犹可赐召，或就问之。人才自古所难，凡知治体者皆当重惜，况此耆旧，岂宜轻弃哉。若乃临事不尽其心，虽尽心而不明於理，得无益、失无损者，纵其尚壮，亦安所用。方时多难，固不容碌碌之徒备员尸素，以塞贤路也。惟陛下宸衷刚断，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为拾遗时，已尝备论择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审思焉。

臣又闻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所系，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选，为将者亦必以天下为己任。夫将者贵谋而贱战，必也赏罚使人信之而不疑，权谋使人由之而不知，三军奔走号令以取胜，然后中心诚服而乐为之用。迩来城守不坚，临战辄北，皆以将之不才故也。私于所昵，赏罚不公，至于众怨，而惧其生变，则抚摩慰籍，一切为姑息之事。由是兵轻其将，将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御敌乎？愿令腹心之臣及闲于兵事者，各举所知，果得真才，优加宠任，由战功可期矣。如河东宣抚使胥鼎、山东宣抚使完颜弼、涿州刺史内族从坦，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或忠勤勇干，或重厚有谋，皆可任之，以扞方面。

又曰：

河北诸路以都城既失，军户尽迁，将谓国家举而弃之，州县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还，违者勿复录用。未尝离任者议加恩赉，如愿自效河北者亦听陈请，仍先赏之，减其日月。州县长贰官并令兼领军职，许择军中有才略胆勇者为头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长官，州县

亦如之，使人怀复土之心。别遣忠实干济者，以文檄官赏招诸胁从人，彼既苦于敌役，来者必多，敌势当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为清野计，事无缓急惟期速办，今晚禾十损七八，远近危惧，所谋可谓大戾矣。

又曰：

京师诸夏根本，况今常宿重兵，缓急征讨必由于此，平时尚宜优于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积，虽在私室犹公家也。今有司搜括余粮，致转贩者无复敢入，宜即止之。臣顷看读陈言，见其尽心竭诚以吐正论者，率皆草泽疏贱之人，况在百僚，岂无为国深忧进章疏者乎？诚宜明敕中外，使得尽言不讳，则太平之长策出矣。

诏付尚书省，略施行焉。

寻迁尚书左司员外郎，兼起居注，无何，转右司谏。时丞相高琪立法，职官有犯皆的决，古及左司谏抹捻胡鲁剌上言曰：“礼义廉耻以治君子，刑罚威狱以治小人，此万世不易论也。近者朝廷急于求治，有司奏请从权立法：职官有犯应赎者亦多的决。夫爵禄所以驭贵也，贵不免辱，则卑贱者又何加焉。车驾所驻非同征行，而凡科征小过皆以军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决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宽静可以措安，而专事督责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选，多由文行、武功、阀阅而进，乃与凡庶等，则享爵禄者亦不足为荣矣。抑又有大可虑者，为上者将曰官犹不免，民复何辞，则苛暴之政日行。为下者将曰彼既亦然，吾复何耻，则陵犯之心益肆。其弊岂胜言哉。伏愿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执以为不可，遂寝。

四年，以右司谏兼侍御史。时大兵越潼关而东，诏尚书省集百官议，古上言曰：“兵逾关而朝廷甫知，此盖诸将欺蔽罪

也。虽然，大兵驻阌乡境，数日不动，意者恐吾河南之军逆诸前，陕西之众议其后，或欲先令觇者伺趋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观望未遽进也。此时正宜选募锐卒并力击之，且开其归路，彼既疑惑，遇敌必走，我众从而袭之，其破必矣。”上以示尚书省，高琪沮其议，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贤所，令古等领其事。

兴定元年七月，上闻宋兵连陷赣榆、涟水诸县，且获伪檄，辞多诋斥，因谕宰臣曰：“宋人构祸久矣，朕姑含容者，众虑开兵端以劳吾民耳。今数见侵，将何以处，卿等其与百官议。”于是集众议于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强，将恃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其侮嫚之语，特市井屠沽兒所为，乌足较之。止当命有司移文，谕以本朝累有大造，及圣主兼爱生灵意。彼若有知，复寻旧好，则又何求。其或怙恶不悛，举众讨之，顾亦未晚也。”时预议者十余人，虽或小异而大略则一，既而丞相高琪等奏：“百官之议，咸请严兵设备以逸待劳，此上策也。”上然之。时朝廷以诸路把军官时有不和不听，更相诉讼，古上言曰：“臣以为善者有劝，恶者有惩，国之大法也。苟善恶不闻，则上下相蒙，惩劝无所施矣。”上嘉纳之。

古以朝廷欲举兵伐宋，上疏谏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屡败，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敕元帅府遣人议之，自是太平几三十年。泰和中，韩侂胄妄开边衅，章宗遣驸马仆撒揆讨之。揆虑兵兴费重不能久支，阴遣侂胄族人赍乃祖琦画像及家牒，伪为归附，以见丘崇，因之继好，振旅而还。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库充实，天下富庶，犹先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庙，书之史册，为万世美谈，今其可不务乎？今大兵少息，若复南边无事，则太平不远矣。或谓专用威武可使宋人屈

服，此殆虚言，不究实用。借令时获小捷，亦不足多贺。彼见吾势大，必坚守不出，我军仓猝无得，须还以就粮，彼复乘而袭之，使我欲战不得、欲退不能，则休兵之期殆未见也。况彼有江南蓄积之余，我止河南一路征敛之弊，可为寒心。愿陛下隐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知，则大兵闻之，亦将敛迹，以吾无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后经略朔方，则陛下享中兴之福，天下赖涵养之庆矣。惟陛下略近功、虑后患，不胜幸甚。“上是其言，即命古草议和牒文。既成，以示宰臣，宰臣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

监察御史粘割梭失劾榷货司同提举毛端卿贪污不法，古以词理繁杂，辄为删定，颇有脱漏，梭失以闻，削官一阶，解职，特免殿年。三年正月，尚书省奏谏官阙员，因以古为请，上曰：“朕昨暮方思古，而卿等及之，正合朕意，其趋召之。”复拜左补阙。八月，削官四阶，解职。初，朝廷遣近侍局直长温敦百家奴暨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于丹以避兵锋，州民重迁，遮道控诉，百家奴谕以天子恐伤百姓之意，且令召晋安兵将护老幼以行。众意兵至则必见强也，乃噪入州署，索百家奴杀之。胡撒合畏祸，矫徇众情，与之会饮歌乐尽日，众肩舁导拥，欢呼拜谢而去。既还，诏古与监察御史纥石烈铁论鞫之，谕旨曰：“百家奴之死，皆胡撒合所卖也，其阅实以闻。”奥屯胡撒合既下狱，上怒甚，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而古等颇宽纵之。胡撒合自缢死，有司以故出论罪，遂有是罚。

哀宗初即位，召为补阙，俄迁左司谏，言事稍不及昔时。未几，致仕，居伊阳，郡守为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间，留饮或十数日不归，及溯流而上，老稚争为挽舟，数十里不绝，其为时人爱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古平生好为诗及书，然不为士大夫所重，时论但称其直云。

天兴间，有右司谏陈岢者，遇事辄言无少隐，上尝面奖。及汴京被兵，屡上封事言得失，请战一书尤为剀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断，将相怯懦，若因循不决，一旦无如之何，恐君臣相对涕泣而已。”可谓切中时病，而时相赤盏合喜等沮之，策为不行，识者惜焉。岢字和之，沧州人，大安元年进士。

赞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继述世宗为志，而其所为一切反之。大定讲和，南北称治，贞祐用兵，生民涂炭。石琚为相，君臣之间务行宽厚。高琪秉政，恶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颜素兰首攻琪恶，谓琪必乱纪纲。陈规力言刀笔吏残虐，恐坏风俗。许古请与宋和，辞极忠爱。三人所言皆切中时病，有古诤臣之风焉。宣宗知其为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难矣。

卷一百十　　列传第四十八

杨云翼　赵秉文　韩玉　冯璧　李献甫　雷渊　程震

杨云翼，字之美，其先赞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乐平县，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恆，皆赠官于朝。云翼天资颖悟，初学语辄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登明昌五年进士第一，词赋亦中乙科，特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为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泰和元年，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见，章宗咨以当世之务，称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张行简荐其材，且精术数，召授提点司天台，兼翰林修撰，俄兼礼部郎中。崇庆元年，以病归。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阅之，记其姓名，起授前职，兼吏部郎中。三年，转礼部侍郎，兼提点司天台。

四年，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关失守，朝议以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为副元帅以御之。云翼言其人言浮于实，必误大事。不听，后果败。兴定元年六月，迁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兼前职，诏曰：“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议论忠谠，故特留之。”时右丞相高琪当国，人有请榷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诏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高夔等二十六人同声曰：“可。”云翼独与赵秉文、时戩等数人以为不可，议遂格。高琪后以事谴之，云翼不恤也。二年，拜礼部尚书，兼职如故。三年，筑京师子城，役兵民数万，夏秋之交病者相籍，云翼提举医药，躬自调护，多所全济。四年，改吏部

尚书。凡军兴以来，入粟补官及以战功迁授者，事定之后，有司苛为程式，或小有不合辄罢去，云翼奏曰：“赏罚国之大信，此辈宜从宽录，以劝将来。”

是年九月，上召云翼及户部尚书夔、翰林学士秉文于内殿，皆赐坐，问以讲和之策，或以力战为言，上俯首不乐，云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说解之，且曰：“今日奚计哉，使生灵息肩，则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

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诏云翼就鞫之，狱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细事，不足问。向大兵掠平凉以西，数州皆破，承立坐拥强兵，瞻望不进。鄜延帅臣完颜合达以孤城当兵冲，屡立战绩。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愿陛下明其功罪以诛赏之，则天下知所劝惩矣。自余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合达遂掌机务。

哀宗即位，首命云翼摄太常卿，寻拜翰林学士。正大二年二月，复为礼部尚书，兼侍读。诏集百官议省费，云翼曰：“省费事小，户部司农足以办之。枢密专制军政，蔑视尚书。尚书出政之地，政无大小，皆当总领。今军旅大事，社稷系焉，宰相乃不得预闻，欲使利病两不相蔽得乎。”上嘉纳之。

明年，设益政院，云翼为选首，每召见赐坐而不名。时讲《尚书》，云翼为言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章析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因举“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数条，一皆本于正心诚意，敷绎详明。上听忘倦。寻进《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凡二十篇。

当时朝士，廷议之际多不尽言，顾望依违，浸以成俗。一日，经筵毕，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礼，有事君之义。礼，不

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入君门则趋，见君之几杖则起，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受命不宿于家，是皆事君之礼，人臣所当尽者也。然国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陈之，则向所谓礼者特虚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献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献其可。言有不从，虽引裾、折槛、断鞅、轫轮有不恤焉者。当是时也，姑徇事君之虚礼，而不知事君之大义，国家何赖焉。“上变色曰：“非卿，朕不闻此言。”云翼尝患风痹，至是稍愈，上亲问愈之之方，对曰：“但治心耳。心和则邪气不干，治国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则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上矍然，知其为医谏也。

夏人既通好，遣其徽猷阁学士李弁来议互市，往返不能决，朝廷以云翼往议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谥文献。

云翼天性雅重，自律甚严，其待人则宽，与人交分一定，死生祸福不少变。其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御而欲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有言之者，不谓之与宋为地，则疑与之有谋。至于宰执，他事无不言者，独南伐则一语不敢及。云翼乃建言曰：“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城既得淮南之后。盖淮南平则江之北尽为战地，进而争利于舟楫之间，恐劲弓良马有不得骋者矣。彼若扼江为屯，潜师于淮以断饷道，或决水以潴淮南之地，则我军何以善其后乎。”及时全倡议南伐，宣宗以问朝臣，云翼曰：“朝臣率皆谀辞，天下有治有乱，国势有弱有强，今但言治而不言乱，言强而不言弱，言胜而不言负，此议论所以偏也。臣请两言之。夫将有事于宋者，非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缀之，则我三面受敌矣，故欲我师乘势先动，以阻其进。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来，此战胜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犹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广，虽无淮南岂不能集数万之众，伺我有警而出师耶。

战而胜且如此，如不胜害将若何。且我以骑当彼之步，理宜万全，臣犹恐其有不敢恃者。盖今之事势与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时之不同也。冬则水涸而陆多，夏则水潦而涂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举天下全力，驱飐军以为前锋，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议者徒见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难。请以夏人观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边者，一遇敌则搏而战、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虏守臣，败吾军而禽主将。曩则畏我如彼，今则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独如前日哉。愿陛下思其胜之之利，又思败之之害，无悦甘言，无贻后悔。”章奏不报。时全果大败于淮上，一军全没。宣宗责诸将曰：“当使我何面目见杨云翼耶？

河朔民十有一人为游骑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论罪当死，云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奸伪也。今平民为兵所迫，奔入于河，为逭死之计耳。今使不死于敌而死于法，后惟从敌而已。”宣宗悟，尽释之。哀宗以河南旱，诏遣官理冤狱，而不及陕西，云翼言：“天地人通为一体，今人一支受病则四体为之不宁，岂可专治受病之处而置其余哉。”朝廷是之。

司天有以《太乙新历》上进者，尚书省檄云翼参订，摘其不合者二十余条，历家称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周礼辨》一篇，《左氏》、《庄》、《列赋》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县象赋》一篇，《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著藏于家。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也。幼颖悟，读书若夙习。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调安塞簿，以课最迁邯郸令，再迁唐山。丁父忧，用荐者起复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章宗召问，言颇差异，于是命知大兴府事内族膏

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诘其仆，历数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尝与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私议。”庭筠等皆下狱，决罚有差。有司论秉文上书狂妄，法当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当时为之语曰：“古有硃云，今有秉文，硃云攀槛，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耻之。坐是久废，后起为同知岢岚军州事，转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阴晦连日，宰相张万公入对，上顾谓万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犹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极有理。若赵秉文曩以言事降授，闻其人有才藻，工书翰，又且敢言，朕非弃不用，以北边军事方兴，姑试之耳。”泰和二年，召为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用刑，每闻赦将至，先掊贼死乃拜赦，而盗愈繁。秉文为政，一从宽简，旬月盗悉屏迹。岁饥，出禄粟倡豪民以赈，全活者甚众。

大安初，北兵南向，召秉文与待制赵资道论备边策，秉文言：“今我军聚于宣德，城小，列营其外，涉暑雨，器械弛败，人且病，俟秋敌至将不利矣。可遣临潢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可解，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卫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败闻。寻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转翰林直学士。

贞祐初，建言时事可行者三：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书愿为国家守残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谓书生不知兵，颜真卿、张巡、许远辈以身许国，亦书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于国，犹胜坐糜廪禄为无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苑尤难其人，卿宿儒，当在左右。”不许。四年，拜翰林侍讲学士，言：“宝券滞塞，盖朝廷初议更张，市肆已妄传其不用，

因之抑遏，渐至废绝。臣愚以为宜立回易务，令近上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以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诏有司议行之。

兴定元年，转侍读学士。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又明年，知贡举，坐取进士卢亚重用韵，削两阶，因请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绌落，于是文风大衰。贞祐初，秉文为省试，得李献能赋，虽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擢为第一。举人遂大喧噪，诉於台省，以为赵公大坏文格，且作诗谤之，久之方息。俄而献能复中宏词，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

五年，复为礼部尚书，入谢，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须复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无以自效，愿开忠言、广圣虑，每进见从容为上言，人主当俭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纳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许。改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兼益政院说书官。以上嗣德在初，当日亲经史以自裨益，进《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通。

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严，上命秉文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陈义，辞情俱尽。及兵退，大臣欲称贺，且命为表，秉文曰：“《春秋》‘新宫火，三日哭’。今园陵如此，酌之以礼，当慰不当贺。”遂已。时年已老，日以时事为忧，虽食息顷不能忘。每闻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则拜章，小则为当路者言，殷勤郑重，不能自已。三月，草《开兴改元诏》，闾巷间皆能传诵，洛阳人拜诏毕，举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积官至资善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

正大间，同杨云翼作《龟鉴万年录》上之。又因进讲，与

云翼共集自古治术，号《君臣政要》为一编以进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著《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资暇录》一十五卷，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三十卷。

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字画则草书尤遒劲。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为人至诚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未尝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养如寒士。杨云翼尝与秉文代掌文柄，时人号“杨赵”。然晚年颇以禅语自污，人亦以为秉文之恨云。

赞曰：杨云翼、赵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论议以及政事皆有足传。云翼谏伐宋一疏，宣宗虽不见听，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为，兹事大愧高允。

韩玉，字温甫，其先相人，曾祖锡仕金，以济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经义、辞赋两科进士，入翰林为应奉。应制一日百篇，文不加点。又作《元勋传》，称旨，章宗叹曰：“勋臣何幸，得此家作传耶！”泰和中，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升两阶，授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

大安三年，都城受围。夏人连陷邠、泾，陕西安抚司檄玉以凤翔总管判官为都统府募军，旬日得万人，与夏人战，败之，获牛马千余。时夏兵五万方围平凉，又战于北原，夏人疑大军至，是夜解去。当路者忌其功，驿奏玉与夏寇有谋，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军节度副使，且觇其军。先是，华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绝，谋举兵入援，而玉恃其军为可用，亦欲为勤王之举，

乃传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祸有所基，始自贼臣贪容奸赂，继缘二帅贪固威权。”又云：“裹粮坐费，尽膏血于生民。弃甲复来，竭资储于国计。要权力而望形势，连岁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然。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而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以居人世。”公直一军行有日矣，将有违约、国朝人有不从者，辄以军法从事。京兆统军便谓公直据华州反，遣都统杨珪袭取之，遂置极刑。公直曾为书约玉，玉不预知，其书乃为安抚所得。及使者觇玉军，且疑预公直之谋，即实其罪。玉道出华州，被囚，死于郡学。临终书二诗壁间，士论冤之。

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禄仕。藏其父临终时手书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刚直之气，必不下沉。兒可无虑。世乱时艰，努力自护，幽明虽异，宁不见尔。”读者恻然。

冯璧，字叔献，真定县人。幼颖悟不凡，弱冠补太学生。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制策复优等，调莒州军事判官，宰相奏留校秘书。未几，调辽滨主簿。县有和籴粟未给价者余十万斛，散贮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败则责偿于民，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罢之，民大悦。

泰和四年，调鄜州录事。明年，伐蜀，行部檄充军前检察，帅府以书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吴曦，诏先以文告晓之，然后用兵。蜀人守散关不下，金兵杀获甚众，璧言：“彼军拒守而并祸其民，无乃与诏旨相戾乎？”主帅憾之，以璧招两当溃卒，璧即日率凤州已降官属淡刚、李果偕行。道逢军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马皆夺付刚，使归其家，军士则以违制决遣之。比到两当，军民三万余众鼓舞迎劳，璧以朝旨慰遣之。及还，主帅嘉其能，奏迁一官。五年，自东阿丞召补尚书省令史，用宗室承晖荐授

应奉翰林文字，兼韩王府记室参军。俄转太学博士。至宁初，忽沙虎弑逆，遂去官。

宣宗南迁，璧时避兵东方，由单父渡河诣汴梁，时相奏复前职。贞祐三年，迁翰林修撰。时山东、河朔军六十余万口，仰给县官，率不逞辈窜名其间。诏璧摄监察御史，汰逐之。总领撒合问冒券四百余口，劾案以闻，诏杖杀之，故所至争自首，减几及于半。复进一官。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坦军于孟州，军士欲谋变，本温惧不知所为。寻有旨，北军沈思忠以下四将屯卫州，余众果叛入太行。于是，密院奏以璧代本温竟其事。璧驰至卫，召四将喻以上意。思忠等挟叛者请还奏之，璧责以大义，将士惭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

六月，改大理丞，与台官行关中，劾奏奸脏之尤者商州防御使宗室重福等十数人，自是权贵侧目。

兴定四年，以宋人拒使者于淮上，遣兵南伐，诏京东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从命，乃率精骑由滁州略宣化，纵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萧条，绝无所资，宋人坚壁不战，乃无功而归。行省奏牙吾塔故违节制，诏璧佩金符鞫之。璧驰入牙吾塔军，夺其金符，易以他帅摄。牙吾塔入狱，兵士哗噪，以吾帅无罪为言，璧怒责牙吾塔曰：“元帅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礼恐不如此，使者还奏，狱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请死，璧曰：“兵法，进退自专，有失机会以致覆败者斩。”即拟以闻，时议壮之。

十月，改礼部员外郎，权右司谏、治书侍御史。诏问时务所当先者，璧上六事，大略言减冗食，备选锋，缓疑似以慎刑，择公廉以检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权贵严请托之科。又条自治之策四，谓别贤佞，信赏罚，听览以通下情，贬损以谨天戒。诏以东方饥馑，盗贼并起，以御史中丞完颜伯嘉为宣慰使，监

察御史道远从行。道远发永城令簿奸赃，伯嘉与令有违，付令有司，释簿不问，燕语之际，又许参佐克忠等台职。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

初，谍者告归德行枢密院言，河朔叛军有窃谋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门、都水监使毛花辇易其人，不为备。一日，红衲数百联筏南渡，残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将托疾营私，闻寇弛备，且来不战、去不追，在法皆当斩。或以为言："二将皆宠臣，而都水者赀累巨万，若求援禁近，必从轻典。君徒结怨权贵，果何益耶？"璧叹曰："睢阳行阙，东藩重兵所宿，门廷之寇且不能御，有大于此者，复何望乎！"即具所拟闻。

四年，迁刑部郎中。关中旱，诏璧与吏部侍郎畏忻审理冤狱。时河中帅阿虎带及僚属十数人皆以弃城罪当死，系同州狱待报。同州官僚承望风旨，问璧何以处之，璧曰："河中今日重地，朝议拟为驻跸之所，若失此则河南、陕西有脣亡之忧。以彼宗室勋贵故使镇之，平居无事竭民膏血为浚筑计，一旦有警乃遽焚荡而去，此而不诛，三尺法无用矣。"竟以无冤上之。

冬十月，出为归德治中。未几，改同知保静军节度使。又改同知集庆军节度使，到官即上章乞骸骨，进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归，又数年卒，年七十有九。

李献甫，字钦用，献能从弟也。博通书传，尤精《左氏》及地理学。为人有干局，心所到则绝人远甚，故时人称其精神满腹。兴定五年登进士第，历咸阳簿，辟行台令史。正大初，夏使来请和，朝廷以翰林待制冯延登往议，时献甫为书表官，从行。夏使有口辩，延登不能折，往复数日不定，至以岁币为言，献甫不能平，从旁进曰："夏国与我和好百年，今虽易君臣之名为兄弟之国，使兄输币，宁有据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论。宋岁输吾国币二十五万疋，典故具在，君独不知耶？

金朝必欲修旧好，非此例不可 。”献甫作色曰 ：“ 使者尚忍言耶？宋以岁币饵君家而赐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国君臣无一悟者，诚谓使者当以为讳，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议，以从赐姓之例，弊邑虽岁捐五十万，献甫请以身任之 。”夏使语塞，和议乃定。后朝廷录其功，授庆阳总帅府经历官。寻辟长安令。京兆行台所在，供亿甚繁，献甫处之常若有余，县民赖之以安。入为尚书省令史。天兴元年，充行六部员外郎，守备之策时相倚任之。以功迁镇南军节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于蔡州之难，年四十。

所著文章号《天倪集》，留汴京。献甫死，其家亦破 ，同年华阴王元礼购得之，传于世。

雷渊，字希颜，一字季默，应州浑源人。父思，名进士，仕至同知北京转运使，注《易》行于世。渊庶出，年最幼，诸兄不齿。父殁，不能安于家，乃发愤入太学。衣弊履穿，坐榻无席，自以跣露，恆兀坐读书，不迎送宾客，人皆以为倨。其友商衡每为辩之，且周恤焉。后从李之纯游，遂知名。登至宁元年词赋进士甲科，调泾州录事，坐高庭玉狱，几死。后改东平，河朔重兵所在，骄将悍卒倚外敌为重，自行台以下皆摩抚之，渊出入军中，偃然不为屈。不数月，闾巷间多画渊像，虽大将不敢以新进书生遇之。寻迁东阿令，转徐州观察判官。兴定末，召为英王府文学兼记室参军，转应奉翰林文字。拜监察御史，言五事称旨，又弹劾不避权贵，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誉，奸豪不法者立箠杀之。至蔡州，杖杀五百人，时号曰“ 雷半千“ 。坐此为人所讼，罢去。久之，用宰相侯挚荐，起为太学博士、南京转运司户籍判官，迁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

正大庚寅倒回谷之役，渊尝上书破朝臣孤注之论，引援深切，灼然易见，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为人躯干雄伟，髯张

口哆，颜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惩创，然亦不能变也。为文章诗喜新奇。善结交，凡当涂贵要与布衣名士无不往来。居京师，宾客踵门未尝去舍，家无余赀，及待宾客甚丰腆。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摄遂平县事，年少气税，击豪右，发奸伏，一邑大震，称为神明。尝擅笞州魁吏，州檄召之不应，罢去。后凡居一职辄震耀，亦坐此不达。

程震，字威卿，东胜人。与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声。兴定初，诏百官举县令，震得陈留，治为河南第一，召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荆王为宰相，家僮辈席势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蔑弃典礼，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令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于是，上责荆王，出内府银以偿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未几，坐为故吏所讼，罢官。岁余。呕血卒。

震为人刚直有材干，忘身徇国，不少私与。及为御史，台纲大振，以故小人侧目者众，不能久留于朝，士论惜之。

赞曰：韩玉、冯璧、李献甫、雷渊，皆金季豪杰之士也。邠、泾之变，玉募兵旬日而得万人。牙吾塔之凶暴，璧以王度绳之，卒不敢动。夏人援宋例以邀岁币，献甫以宋赐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语塞而和议定。渊为御史，权贵敛避，古之国士何加焉。玉以疑见冤，璧、渊疾恶太甚，议者以酷讥之，瑕岂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比踪冯、雷，然亦以群小龃龉而死，直士之不容于世也久矣。吁！